

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歟然東封西祀之不
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成太
平則公之力爲多也

張文定齊賢

公以布衣干太祖卒相太宗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
涉踈闊然大中祥符間請罷土木則其論功矣戚里
爭財甲乙相易此特公處事之細者

呂正惠端

公清靜簡易持重得大臣體定議立真宗上殿審視
然後拜奏事賞之不喜折之不懼屹然社稷之鎮也

請善視繼遷母於延州此謀雖萊公不及○糊塗讀
作鶻突太宗謂公大事不糊塗

錢宣靖若水

公自爲同州推官活寃獄二歲中擢置樞府先朝不
次用人如此哉廷爭李繼遷之誣奏面折趙銘之迎
合風節矯矯善謀能斷真足當大用而年不待惜矣

李文靖沆

真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事之人涵養成就以至
仁宗久享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爲國家計顧
不久大深長矣乎真宗欲以某氏爲貴妃手焚其詔

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爲使相三問不從國有社稷
臣行法自貴近始天下事尚何不可爲者劉元城有
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文字
專奏水旱盜賊爲證愚亦妄謂本朝名相度量無如
王公旦膽略無如寇公準公預慶禱祠土木之事作
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寇公準
所不及

王文正公旦

公靜密有謀遭值真宗厭兵國家無事爲相十年
一意休息納萬物於大度包荒之內天下陰受其賜

多矣使不作天書使豈不誠大臣歟

向文簡敏中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
昌言罷上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射
上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
士大夫苟賤取輕人主既久雖真宗不免於疑公
清節重德默動上心大耐官職之褒豈特公一身之
榮一時之譽而已哉

陳晉公恕

世言三司使以公爲稱首此以才言耳慮生人主侈

心不肯進錢穀大數此爲賢於人然當時東封西祀
皆公應辦力也

張忠定詠

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此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
兩鎮蜀易嚴爲寬蜀人畏愛入骨髓使還謂王旦太
平宰相卒以此不遇豈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
一疏至今光焰燁燁斗牛間天書迎合事千萬世賴
之雪恥矣

馬正惠知節

公智勇兼濟平蜀守邊多雋功廷叱丁謂王欽若輩

欺罔幾欲以笏擊死之祥符景德間全人也

曹武穆璋

公爲將四十年無敗衄招携戰守曲盡其智求之古
邊將殆頗牧李廣流亞歟其言臨敵斬不用命者非
治內郡法可覘公本心丁謂指以萊公黨斥之可覘
公素守特視其父武惠王寬仁之味差薄耳

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
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
之賜其妻子白金云

萊公

澶淵非萊公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至今我有也功孰與儔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掩之耶欽若無責也王旦平生愛助公爲何如一旦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朱能同詐故愚嘗謂王旦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不在晚年丁謂逐爲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一署字可使志士淚落也噫

高烈武瓊

高烈武協贊北代遂可與萊公同傳亦盛矣然猶武

臣職也衛士訴米腐禁切甚嚴一旦中貴人以聞人賜精米一斛公即歎而辭典軍嗚呼使將相人人如公又安有隳法市恩下陵上替使天下胥爲人情世界敗壞而不可容聲也哉惠於是尤三歎三詠於烈哉

楊文公億

公一代文豪性剛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渥卒以譖行然玉皇加尊號亦求陪預何耶萊公被誣卒賴公封留事迹仁宗用以昭雪公議遂明此功亦大

王文康晦叔

公治蜀尚嚴守洛陽御史如東濕雖歐陽公猶不免怨之決非苟徇人情者玉清昭應之災復能抗疏乞罷禱祠其正直如何哉而乃誘其婦翁某公獻天書何歟所未諭也

王沂公會

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仁宗幼冲能止劉太后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宮觀欽奉之說可謂社稷臣矣乃力薦呂夷簡卒爲其操入室之戈知人之難如此哉

李文定迪

諫立劉后保全東宮公蓋素以直著調陝西兵出內藏金攬墨熟水使八大王元儼者不敢留禁內公亦處事從容者而兩相人主始爲下謂逐後爲呂夷簡去人情之難防賢者之不可自信如此

魯肅簡宗道

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氏七廟獨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府七年務拊撓倖貴戚畏憚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嗚呼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

薛簡肅奎

公以嚴治京師以寬治蜀皆以最稱此猶吏能也力止太后冕服廷論大臣被酒欲繩天下事無細大入規矩不可其意輒憂愧卧家後世有此參政否耶

蔡文忠齊

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勳諭以參政事不依記止楊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爲后寬京師飛語之獄磔萊公被謗之碑兩居憲臺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然以天下爲憂公真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筮仕得賈同一詩即戒之終其身用心之剛若此易所謂風

雷益也將何嚮不濟

呂文靖夷簡

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皆爲公所忌其薦也或間之終身進退幾顛倒於其手三入中書皆善候主意預求去以得之仁皇帝亦終身悅其有餘不盡之意而不暇省然其間諸賢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以韓范西富公北其後使范公折而請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之類是也其結主知也如早策曹后以制中宮爲說如請刊章獻遺詔而止尊楊太后於禁中如臨終又能

薦韓范文潞公之類是也方章獻臨朝仁宗尚幼防
微杜漸有社稷功乞厚葬章懿間促召徐行請都知
押班保舉同罪而宦者之監軍遂絕皆術之用於正
者雖罵希文以賣宋庠易詔旨以班王洙賢者所必
不爲尺玉未可以微瑕指也公文穆猶子也公之用
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失其正
者乎然刺市井軍創南班官至今國用爲屈可惜也
必爲後訓其文穆乎

陳文惠堯佐

公爲太常丞十三年起居郎七年爲丁謂所絀在外
十五年其不苟進若此十典大州六爲轉運戮鱷魚
食飢民減課賦鑿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縱惡人而
京師無犯所至以善政顯及爲相以老成鎮撫其不
負進用又如此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次堯咨皆
進士第一人位至將相而公之德業尤著云

晏元獻殊

公爲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
者平生嚴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宋元憲庠

奏罷寺觀祈福奏絕內降私恩奏西師置大將內地

他帥各當一道自爲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及既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沉矣然公之言曰殘人逞才逆許恃明吾終身不爲也旨哉言乎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初公解省試皆第一及廷對太后又易其第祈居第十而擢公第一自布衣時二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爲謹飭云

韓忠憲億

公治郡多善政爲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薦參大政不喜據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初與李參政若谷力貧致成立清苦終其身

程文簡琳

公治蜀治開封有聲爲三司不肯併民稅名目不肯募商質渭米皆爲火達慮守延州不受元昊之誘元昊死諫止分攜三將之議以昭大信其參大政非幸會矣奈何請建劉氏七廟耶然仁宗卒相之可謂聖度如天也

杜正獻衍

公居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審官銓吏不得與爲宰相封還內降至人主藉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無露圭角惟默而行之無愧於心此意豈淺又夫可

識哉方議大與伐夏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爲必不可契丹與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爲必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不際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劾一官此又大臣之德量然也然公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而致仕寓居南京十年薨豈未嘗歸越歟公嘗言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甚至監司人尚不信越殆無以繫公之思歟爲浙人者可勉也

范文正公

本朝最多名臣然未有過於范文正者也而本朝名

臣之不過亦未有甚於范文正者也然則豈無任其咎者耶公爲言官以諫廢郭后罷爲開封推官以進百官圖又罷人皆知呂許公之爲而不知其後薦之者亦罷之也公任西事許公薦也外得長者名而實則陰間之幸公全材投之危地而名愈顯居二歲恩信大治方將決策取橫山靈武遽以召回功業已不及竟公悲之爲作閔古詩公參大政又許公薦也外得進賢求致太平之美名而實促之更張弊政使衆不悅而謗興纔一歲罷凡所施行事皆罷公雖參預與未嘗參預等猶未也遣公使河北尚猶許公既老

之密謀將行復佯問之若不知者諭以去則不復還而公卒老于行矣嗚呼公以命世之才事仁宗不世出求治之主使許公不先有以結主知而仁宗得以任許公者任公天章閣雖不必開太平自可以徐徐致奈何君臣離合之數終身陰制於許公操縱之手耶太平果可朞月致驟革弊果不犯衆怒許公自爲之矣何公之薦雲上天而離之此昌黎公所以訟風伯也○歐陽作墓誌稱二公釋憾交驩范氏子弟削其語不刊

种染院世衛

城清澗守環州羗戎皆悅服土人皆精射又行間殺野利天都二大將而元昊服矣西師惟公之勞第一

龐莊敏籍

公初爲御史沮章惠臨朝諫仁宗奢靡爲開封判官拒尚美人稱教旨奏范諷不遵禮法爲國家慮已深長矣其帥延安每不奉詔必欲屈元昊稱臣措置城築運聚糧芻無一事煩民可爲萬世法其爲樞密使贊韓公汰冗兵六萬餘人陝西民力爲蘇其爲相力主狄武襄平儂智高南方以寧出將入相功效卓然而成就司馬公之益尤大云

狄武襄青

帶銅面具大小二十五戰勝元昊易虎翼旗勝党項裨將事也立軍制明賞罰以翦平儂智高大將事也公兩得之其爲大將曰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此非將之大有識者不可及至若過故鄉下車趨謁縣令容狂生劉易叫怒不祖狄梁公而拜韓魏公廟庭下終身執門人禮雖古名將不及矣

吳正肅育

公爲政嚴簡審而後發行相矣以心疾不果方元昊欲叛獨公謂不若因之賜國號後卒如其議云

王文忠堯

體量兩事凡山川要害人物臧否後率如其言爲三司推見本末一爲條目轉耗弊成厚積爲樞副六年恩倖悉從裁抑賴上深知免禍云

包孝肅拯

公一笑比黃河清關節不行惟闔老包老而能恕人以情

王武恭德用

太后補軍吏公不奉行軍吏訴黑米公呼專副與軍士對剛執而善處事者至律已尤清謹惟名動天下

故人或忌之云

諫議田公錫內翰王公禹偁侍講孫宣公
爽

三君子皆太宗真宗時從班名臣也錫質重禹偁明
峭與剛正皆以直言聞當時然當是時太平日久所
最防者禱祠邪說也錫請封禪爽力諫禹偁不諫亦
不請風節雖相上下學識有不同者矣

李恭惠及

王文正公以公代曹瑋守秦謂重厚能守瑋規模也
守亦難哉有曹參然後能守蕭何之清淨有萊公然

後能守陳恕之條式能守必重厚之士哉公守杭中
貴人過之雖勢傾天下不爲動林處士怡然清談者
竟日嘗置白集一部猶自以爲恨以其守杭者觀乎
秦重厚謹守可知矣宜在戮一攫金之卒云乎哉王
文正公任人如此真足以相天下士也

孔中丞道輔

公自在寧州嘗笏斷妖蛇正直聞天下他日廷列曹
利用羅崇勳罪狀大呼諫廢郭后至切責宰相呂夷
簡視猶前日妖蛇耳治馮士元獄以張士遜故略全
程琳一綫情即坐黜感憤死矣故夫君子與小人殊

途小人行私無所不至君子必盡純手公而後可

尹師魯沫

公論郭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謀居多議訓土兵伐戍卒以減邊費此國家至計豈特西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屈鬱莫公爲甚涇原宜援也夏竦以專罪之洛水城不當築也鄭戩以沮格罪之孫用借俸錢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宰意鞠置獄以盜賊幾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各爲說賞罰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目擊其弊反其政以用之所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節義

則自有韓范歐陽公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疵

余襄公靖

諫貶范文正公諫修開寶寺舍利塔諫用張堯佐提點開封府事皆犯人所難出使契丹折其助討夏人之請西北二邊以寧始經制儂賊事賊平撫綏嶺海肅然其後交趾寇邕州公復移檄而定南方之寧又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凜凜也功烈如此其彰彰也布衣時不幸辱於忍忌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可以此疵公萬一耶公韶州人元名希古

待制王公質

訟昏無貲者與之俸爲盜迫寒者與之衣以術鉤私盜鑄者譏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于物者皆矜恕之轉運荆湖當用兵急財賦時使一路獨蒙福公寬仁人也從文正公家法來扶病獨送被謫范希文願預黨人爲幸斬斬出鋒稜此又文正公家所未有適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群賢公竟憤痛劇飲卒悲夫豈量之不文正若耶

侍讀孫公甫

公之用以祁公薦也保州兵變祁公不時發公乞罪祁公論宴殊懷安罷之薦富公相不用而相陳執中

公諫不聽遂行與凡所論宮禁事皆盡言無思公真諫臣也滕宗諒坐法杜公欲重其罪范公欲輕之富公兩不敢決公竊嘆謂當自人主一斷之法旣即憂慶曆諸臣致太平事已無望嗚呼此其識慮精深又豈真堪諫臣而已耶不受硯

希夷陳先生○穆修种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周世宗問黃白不對而對以蒼生爲念宋琪等問脩養道不對而對以合德爲治歷五季聞革命輒擊蹙太祖登極則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

雖隱豈忘世獨善者哉數學傳之穆伯長伯長豪士
不禮丁謂雖登第老益貧以古文爲天下倡又傳至
李挺之挺之亦登第個儻坦率不視勢輕重取重范
忠獻挺之傳之康節而學益顯象學傳之种放放隱
者也以骨相當貴致顯官晚節驕侈已不謹希夷之
戒放傳許堅堅傳范諤昌學益微矣魏野隱陝之東
郊林逋隱杭之西湖皆於希夷學無預而以詩名世
野之贄王旦詩譏以封祀禮畢逋之臨終詩自喜無
封禪書愚謂野與逋非詩人也超然高識之士也可
以一洗种放終南之羞矣

安定胡先生翼之

先生明體周之學用范文正公薦白衣召對教授湖
學及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
十年不歸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
服立已立人之難如此非篤實力行何以哉

泰山孫先生明復

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
皆師事之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給事中孔道輔
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爲直講行無隱
而不彰真精力久效固應爾此猶豈弟之士能之也

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無侵尋富貴心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歟嗚呼不可及也已

徂徠石先生介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侍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塋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爲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中

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爲姦邪過矣

老蘇先生洵

雷霆久蟄一旦迅烈天地爲之震動起視草木皆田圻矣先生特起之學有焉然先生之學不及用於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於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溫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爲姦但言不曉事又執物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勢特未知果能速致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韓魏公

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爲之冠冕者韓公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爲兩府責以朞月致太平革弊衆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乂寧功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貽禍無窮之初尚能極口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爲小人沮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富韓公

本朝以仁立國藝祖世又天下未盡一其後邊酋久任之法壞河東既下不思固圉反輕取幽燕以挑之故我朝所最患者在夷狄善論人臣之功者亦於此乎覩焉耳寇公首決策親征國家獲安靜者三十九年富公以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鏃前好蓋堅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塞上之安猶可保二公之功不其大矣乎而王欽若乃謂寇公以陛下爲孤注王拱辰亦謂富公但能增金帛厚夷狄二公之功高見嫉大略亦相似然真宗之疾寇公欲身任社稷安危

不幸中小人丁謂之禍富公當英宗被疾與韓公歐陽公議不合翩然絕去之至終其身不通問賴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既相神宗雖不幸值王安石得君公又能見幾而作卒以功名始終云

歐陽文忠公

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力辨范文正非辜坐貶夷陵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其後爲數郡皆寬簡不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

大河惟當增堤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爲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爲總目皆一仰天自誓之心推之歟故公於後學從游多談吏事且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公一代文章宗師東坡先生所尊事昌黎公以來一人而已所言猶若是後之欲爲文者可以觀矣

文潞公

公爲成都抑市價而十八處減價糶賣爲永興民疑鐵錢不用則私出縑帛召絲絹行人收鐵錢凡處小事類此爲參政請往貝州督戰潛穴城以擒王則

爲宰相值仁宗感疾託名設醮宿殿廡使中貴人悚息聽命以至疾瘳凡處大事類此皆不動聲色隨事密制於無形者也故能爲四朝元老位將相五十餘年壽九十有二名動四夷方初進用呂許公歎其爲大有福人自今觀之宗廟社稷之福也豈公一身福哉一安石得君文富韓歐諸老雖具在而力不及救悲夫

趙康靖公祭

歐陽公於公爲後進同在館意輕公躡知制誥歐陽公被謗獨奮身爭之重厚寡言盛德人也令清詐稱皇子考得其實而誅之庶幾仁者之勇云

吳文肅奎

公爲諫官褫奪僥倖舊恩如郭承佑戚屬如張堯佐皆彈劾不避神宗時爲參政地震之災獨公言小人黨盛退考其私則族有義莊子無居宅可謂正直無私者矣方天下盛推王安石可致太平公謂安石心強性根不可大用雖韓魏公亦歎其有識云

張文定方平

初元吳欲叛獨公與吳育勸順適之以其暇除器不聽兵旣用公勸屯河東示形勢入寇則自麟府不十

日擣其穴不聽已而禁兵皆西諸路兵揀赴關刺陝
西河東京東西弓箭手充宣毅保捷軍公爭之又
不聽四路連敗始聽公罷夏竦用兵六年上厭之始聽
公因赦招元昊降公雖不預西事始終謀議居多愚
嘗攷其故兵久不用驟用之必敗西事之始當從公
言歷戰既久智勇方奮元昊困不支決策取橫山靈
武西事之終當從韓范言公之謀始不用而終用兩
失之矣徒弊中國惜夫免權河北之鹽盡浚汴漕之
策料南詔必不與儂賊至斬妄言者而蜀晏然公之
爲國家謀類有大過人者辟王安石於貢院見其紛

更輒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欲天下士視
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烈爲姦邪
而溫公亦以姦邪論公必如公所是恐頗類秦漢無
復三代氣象爾蘇氏父子之顯公薦之也公之墓東
坡蘇公誌之也以雄文善論飾奇材壯志世莫得其
間云

胡文恭宿

公篤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言論樂當用舊
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群臣議更法開邊公一一力
爭議論率歸於忠厚而必不肯草楊懷敏之制必欲

加包拯三司吏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學云

蔡端明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亦因以預增置四諫之一權倖異歛裨益爲多唐介論文潞公罷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援之公又諫官之都護歟一不勝於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歛惠福州興經術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爲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爲士論所少豈朝端

風采施之外服或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於書不肯爲仁宗寫温成碑此其介然於中者何如也

王懿敏素

公文正公子起少年慷慨論天下事號獨擊鵲帥西邊吏士驩呼虜不敢犯公固偉人也然公平生淫侈蓄聲妓誇客乃必欲其君逐女口古稱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况於君耶

劉集賢敞

公仁宗信倚之臣也吳充以罰禮生罷敞之馮京以言事奪職敞之蔡襄歐陽脩乞外又救之諫温成之

立忌辨郭后之祔廟奪夏竦之美謚宦者石全彬除
觀察使則直對還其詞頭富丞相欲加上尊號既抗
疏力爭文潞公欲加龍昌期五品服則又力爭言無
不從皆犯人所難治楊治郢治長安所至寬簡而肅
清考公平生治行毫髮無媿焉公博學無不通仰觀
天文可知人事不溺偏曲而挺然以直大稱可爲後
學師表矣

唐質肅介

公論張堯佐并論文彥博嘗瀆於死再召居言路無
所避如前時究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樞密陳升之連
姻內侍公皆抗言之可謂剛也已或謂公居政府少
建明聲名減臺諫時不然也王安石得君元老大臣
如韓富諸公無所致其力於公何有公與安石屢爭
上前不能勝疽發背死不獨可爲公痛惜可爲世道
痛惜耳

趙清獻汴

公治虔州成都杭越爲政愷悌不嚴而肅雖古循吏
無以過之其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論
陳執中陳升之章至二十餘上及參大政會王安石
行新法極言其不可而去之平生出處之大要如此

公日所爲事夜必衣冠焚香九拜手告于天一身之間常以天自律此其所以終始無愧歟

呂中丞誨

當英宗披疾公委曲開陳兩宮劾讒人任守忠竄之當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諸賢交薦四海延竚公獨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其後猶忍死囑溫公再致元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廟隱然有社稷之功矣劾公主夜開門劾歐公王濮議未足盡公萬一也

彭中丞思永

帥成都盜賊爲絕帥河朔驕兵大戢爲御史痛抑張堯佐王守忠不得封卒以諫濮議攻歐陽公罷凜然大丈夫也公自童幼能還吏所失金釵冬處被則思天下寒宜其成就之大若此

范蜀公鎮

請約官吏兵財以賦入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請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而宰相制國用請免百官郊迎宰相而除其謁禁凡所陳關涉甚大首乞仁廟擇宗室爲皇儲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此爲天下孤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三致仕而去

迄不爲元祐一出此爲天下高節温公謂公異姓兄弟且作傳稱其大勇云

曾魯公公亮

公自嘉祐乘政至熙寧熟朝廷事嘗與韓魏公共政務去民疾若處西北邊事亦善謀畫年高而力不衰臺諫無非之者其後李復圭有老鳳之譏乃致仕去然公嘗薦安石或云以問魏公云

王荆公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謙不求用愈不用名愈顯神

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何哉正坐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耳愚謂此其爲安石之不學歟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奇之爲博也國朝開國元勳無如趙韓王守成賢相無如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文靖作相亦當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向未能行嗚呼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矣張乖崖譏萊公不學無

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語已怪而不倫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故愚嘗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積威人心素脅急凜凜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我仁厚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况安石乎猶賴我朝仁厚根本深固國以再延安石亦賴以免不然其弟安國蓋預嘗憂其滅門矣嘻若安石果讀書何至是耶○安石字介甫平生執拗稱其名字惜不曾思及下文見幾

而作一句耳

溫公

漢武帝好大嘉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誤以生財用兵幾亂天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爲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溫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溫公爲相數月薨繼之者反丙魏不如天下事遂不忍言日將暝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

嗚呼惜夫正安石引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溫公人心我怨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庵次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剝之復歟

公之子諫議大夫康

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姿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毀其要皆歸於誘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妄視議

論之出於權者宜非其所樂歟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溫公之闕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呂正獻公著

公初與溫公薦進王安石安石行新法二公皆以爭論去元祐初二公復並相共除安石新法溫公薨元祐之政尚賴公扶持如不肯與西夏地賜詔乾德而夏人服大臣韓維諫臣王覲之罷皆爭之然公慈恕多務包容進退廢置無復溫公剛大之氣公薨邦國悴矣

呂榮陽公希哲字原明

公遍師當世諸儒篤實踐履王安石謂有官而事科舉爲僥倖利達公遂棄不爲自小官不干薦舉進退必視其時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篤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爾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間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轎卒溺死不爲動夫子廡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又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效之者乎

曾中書鞏弟翰林學士文昭公肇

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兄文尤著世所號南豐先生也今觀南豐挺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閩皆有顯績寬期守信委任責成往往不辨而治可以爲進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微廟初切劘上聽保護善類辨

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兄弟豈徒以文鳴者哉不徒以文鳴而令徒以文鳴可爲世變長太息也已南豐好憑勢陵民嘗爲人所訟似猶不護細行文昭則端嚴可畏有大臣風歿之日闔門貧無所歸此又豈以文爲高下哉

東坡穎濱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亭之說起穎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穎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韓獻肅絳弟門下侍郎維

子華渾厚爲郡多善政嘗出將以慶州兵亂罷嘗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罷最精役法仁宗神宗哲宗朝皆力言之持國神宗潛藩宮僚也自英宗時力排濮議救呂誨范鎮諸賢議論凜凜事神宗爭新法因亢旱謂詔求直言上嘗感悟人情大悅矣卒以議不合罪去二聖臨朝忠言謹論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

傳獻簡堯俞

公在仁宗朝斥離間主壻之內臣窮誣告富人之皇城卒劾妄舉內臣之都水監英宗時黜讒間兩宮之任守忠神宗時罷鈴轄陝西之李若愚彼皆城狐社鼠公皆奮擊不顧若建儲若濮議若新法凡國有大事公又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哲宗登極拾遺補過而不摺摘人細故蔡確既貶乞置其餘議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黎陽倉草場迎拜州掾甚恭寒暑坐倉不少懈傳曰君子時中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吾於傳公見之

彭尚書汝礪狀元

公孝謹人也而諫中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河事尤力風節表表其仁者之勇歟嘗論呂嘉問治其獄則不阿執政嘗忤蔡確論安州詩所以爲羅織公真中立不倚者哉

范忠宣絕仁

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爲孝子事君爭新法爭紹述以罪去爲忠臣然公平恕人也溫公改新法公謂非所先章子厚鄧綰得罪公力爲救解 宣仁后上仙又首用李清臣鄧溫伯名調停原其用意慮反覆耳

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大抵上智下愚不移鴟鴞未嘗可化爲鸞鳳向使四凶不去堯之後豈有舜之治嗚呼元祐微溫公新法至泯泯胥敗無復爲我朝立赤幟者萬世羞也及復之禍繼溫公者弱耳豈溫公誤歟向使文正在吾知未必爲忠宣之爲也孝耶忠耶豈易盡者耶

王左丞存

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收拔熙寧後言事得罪者在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稱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蘇丞相頌

公爲政平恕論事謹審輔相多奉行故事使吏各守其職粹然君子人也以佐守成則有餘大略與范忠宣諸賢相類奈何以處元祐之後耶

劉忠肅摯

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忌公引楊畏論公交通邢恕及章子厚公遂罷相謫死新州然公實首論蔡確章子厚而邢恕又以文及甫私書示蔡謂感其稱父蔡確寃以訟公者也

王樞密巖叟

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
劉元城安世

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諫紹
述溫公爲相於人情久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
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
所謂元祐全人也

范內翰祖禹

本朝侍講無出於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乏公溫潤之
氣論事無出於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於不肯
自出其藁當元祐時已預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爲
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紹
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鄒侍郎浩

公諫立昭懷劉后得罪貶去田畫戒其無以此舉自
滿此又增人忠壯一等矣

陳忠肅公瓘

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
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
時所以救時不可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

辨蔡京姦邪蔡氏當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懾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

邵康節雍

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於其間然其言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此可爲憂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先生生治世而熙熙其爲超然之趣則同

陳宓學襄

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爲念失官錢不辨而出已俸償之固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副使同此一心又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似雖小事所識尤高

劉祕丞怒

公該給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絕介甫嘗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徐孝節積

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學也嘗謂
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
諸葛武侯

陳后山師道

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
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
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
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
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

其所行晦庵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
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
見其間矣如釋藩鎮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
李繼捧而狄患啓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
寇萊公決策親在而邊好久王文正苟且順從
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宗
初年韓魏公保祐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國危
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
幾危宣仁聖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范

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
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出此數者皆
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
愚嘗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爲篇春秋紀年以書
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
之史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五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蘓子古史

蘇子既爲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舊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蘓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爲爲宗此戰國處士好高無實之言聖人未嘗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旣曰推之以治天下則其迹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而可厚誣哉且旣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以明示後世其說亦自背馳矣惟其謂史遷不得聖人之意而自謂追錄聖賢之遺意則非參攷不可見故即古史與太史公所記參而錄之下方

五帝紀

太史公黃帝紀記載頗詳古史節略者大

半反增入醫家之說謂其師岐伯旣鄙矣又增入道家之說謂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爲宗其設施於世者皆其見於外者也然則蘇子正惟不以聖人之施於治者爲道而必欲他求其道於荒忽無形之中不以太史公載聖人之治爲足而必自指其荒忽無形者爲得聖賢之遺意此古史之所以作歟

史記曰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古史曰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以文法言之爲天子三字與是爲之是字恐皆不可去

史記曰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古史曰爲雲師而雲名文雖本其他類此甚衆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女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堯紀太史公不載茅茨土階之說而古史增之愚意茅茨上階殆墨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浮實之言恐非盛帝垂衣裳氣象史記於堯舜全述二典而間易古爲今如以疇咨若時爲誰可順此事已非二典之比古史勦而裁之似又非史記比矣

史記載堯妻舜之後瞽叟尚欲殺舜古史本尚書瞽亦允若堯聞其賢然後妻之於理爲長哈從古

史

夏本紀史記謂禹名文命古史刪之按諱名而用謚法始於周以堯舜禹皆爲謚而反用尚書所謂放勳重華文命爲三聖之名蓋漢儒之未攷古史刪之爲是史記又以鯀爲顓頊之孫古史以其世太促而祖班固律曆志以禹父鯀爲顓頊五世孫亦當從古史史記載禹全用禹貢等篇而古史刪之或者史遷之世書未盡出故須兼載至古史之作則事在尚書不必重述也兩皆無害

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古史載羿遂

太康而立其弟仲康按薛常州士龍說書謂仲康乃在五子之數篋于洛泗不在禹河北舊都非羿所立愚意若果遂太康而立仲康則不待太康之既崩太康崩而後仲康立蓋傷宗國之墜祀而兄弟在外者自以次續之於義爲順於經亦合當從史記

史記止載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史載羿既放太康羿又爲寒浞所奪浞滅帝相相后逃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誘殺浞二子而後中興愚按二史詳略不同豈史遷之世未有寒浞

滅夏之說耶抑未備耶古史可以補遺

殷本紀史記稱契封商古史作封殷按初封本商也古史不必改爲殷史記載伊尹以鼎說湯古史云之史記不載禱兩事古史增之皆當從古史武丁學于甘盤既乃遊於荒野史記不載而古史載之舊說遊于荒野者爲甘盤而古史指爲武下曰欲以習知民事與無逸書及近世朱文公書說合此其於義爲精西伯陰修德古史止云修德足明聖人之心斬紂之事古史不載其亦爲賢者諱耶

周本紀史記載堯舜棄爲農師舜封棄於郟號曰后

稷古史改云堯舉以爲后稷封之於郃佐禹治水
愚按禹言暨稷播奏乃治水後種穀未聞佐禹治
水之事封郃亦在播奏艱食有功之後非封郃而
後播奏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史記載
公劉復修后稷之業自添沮度渭取材行者有資
居者有畜積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豳土然猶
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美愚按詩詠公劉遷豳有曰
弓矢斯張乃遷豳特衛儀有曰其軍三單乃遷豳
後生聚公劉初無征伐之事又陶復陶穴乃太王
事非公劉事公劉既卒子孫中微故詩人形容太

王復興之初艱難如此安有公劉遷豳止基廼理
國家方興而身處復穴之間者未詳古史何見而
改然於經不合蘓子謂史記踈略而作古史而乃
如此何也戰國策載齋求九鼎之說謂顏率稱周
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九九八十一萬人
齊王乃止此游士飾虛之言殆類小說史記不載
而古史增入又何取乎

秦本紀古史於史記所昭襄十一年六國攻秦

之事即其未書之年衰爲據改爲齊韓魏三國攻
秦雖世遠難知其詳然即史記攻史記史遷若在

亦自無辭又其贊論謂戰國苟能自修而不爭如
商周先君庶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齊君王后爲證
是可垂訓兼足輔孟子仁義之說

秦始皇紀史記載始皇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
古史作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語簡而意益明
特本知增旦之一字何所據豈因其名而意之歟
其餘多襲史記之舊無以議爲惟太史公贊論全
載賈生之語宏肆駿逸而蘇子去之乃特爲李斯
雪不師古始使秦孤立之譏謂秦已削平諸侯雖
建子弟君民不親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

卷而去愚謂秦劫天下而帝之自無可久之理耳
向使不至於甚失天下心則安有天子爲民置君
而民不親者乃謂已削諸侯難建子弟耶且其謂
秦若能與民休息可與三代並隆此又史遷責子
嬰之遺論漢明帝嘗闢其不然者也秦之得天下
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吳太伯世家史記載太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乃
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據左傳
謂太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後文身斷髮愚按古
史之駭史記多以左傳爲據然去古旣遠安知左

傳者必爲是而史記者必爲非耶若據論衡之言則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恐必有自來况太伯兄弟遠入吳若不容不從俗則太伯即斷髮文身矣若我可以易俗則太伯旣嘗端委以治仲雍亦將端委以繼之不應於國家旣立君臣旣定之後復人斷髮文身自

同於民庶也大率古史之作實祖索隱索隱不敢輕議史遷而特以異同者隨事疏其下俟來者擇焉使蘇子亦如之則盡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記惟繼上文句踐伐吳之語書曰遂圍吳古史則增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必亡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按公子慶忌者王僚之子吳越春秋載闔閭二年已刺殺之今方於夫差二十一年稱越人殺之而史記不載未詳孰是若夫差之死史記以爲自剄吳越春秋以爲伏劍伏

劔亦自剄也古史改曰縊亦未知何據

夫差與晉會黃池越乘虛伐之也史記載曰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古史易之曰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雖本左傳不若元文明曰此類極衆

齊太公世家史記載太公以漁釣干西伯古史去之而載聞西傳善養老往歸之善矣然下文即綴以隱於漁者西伯因獵得之乃與上文往歸之說正相反何自背馳之速耶文記於太公歸周之後復兼述功者數說以存疑規模宏術非古史可

望矣呂伋爲周虎賁古史據經增入爲是史記載相公之入先表以相公元年而後追叙其事古史連叙相公之立於公子無知見殺之下桓公遂無元年法殆未然文亦不及史記載雍林人殺無知古史改爲雍廩此亦據左氏以改史記實則當兩存以攷異耳餘多類此

魯周公世家史記首載周公輔翼武王耳古史載其迨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詩有周

南召南此不惟周公之始事瞭然其所以發明二南之義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獨其以既獲仁人爲指周召則未必然耳周召何侯於獲也哉史記以成王出郊爲改葬周公而古史易之此其授經而得之者也史記不載僖公治兵牧馬修泮宮闕宮而古史增之此則信經而未之詳者也詩乃歌頌之詞豈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書之久矣何侯古史

燕召公世家古史北史記頗多增修其考訂史記之誤蘇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論燕吳皆起於僻陋之

中而奮於諸侯之上非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故皆爲禍其說亦當

蔡曹世家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皆於大誼無關惟古史論贊謂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此却異乎所聞蓋食粟衣帛人事之常聖人豈有異於人蘇子平生服氣求真想自視以爲不得已耳而以誣聖人乎

陳杞世家右史據左傳改史記者二處史記以佗爲蔡出蔡爲佗殺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傳謂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躍也佗殺太子免自立

蔡爲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史記載靈公死太子
午奔晉微舒自立爲陳侯左傳靈公死明年陳侯
盟辰陵是太子未嘗奔晉而微舒未嘗爲君

衛世家古史北史記增入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微
於國之事及衛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也
惟增入滅邢得兩似不足爲訓討有罪可也滅人
之國不可也兩持偶然耳豈以興師殺滅之故哉
宋世家史記先載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未決謀
及太師少師而後叙太師箕子以及少師比干又
然後再合其事於微子舒徐明盡萬世如見古史

乃裁節而總言之首曰微子紂之庶兄也其父師
曰箕子少師曰比干文意不白幾若以箕子爲微
子之父師餘亦文窒而意不全其不迨史記遠乃
自疏其說以爲史記所載徒見三人各以其意行
而未見其所處之義不知所行即其義之所在也
事具而義見尚何義也求哉惟太史公贊宋襄公
泓之師爲禮讓蘇子辨之謂襄公凌虐小國至使
邾人用鄫子于社雖桀紂有不爲乃欲以不鼓不
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此其剖
析瞭太史公不及也

晉世家平王命晉文侯爲諸侯伯史記不載古史據尚書增入是也餘多以左傳之文而黜史記之文則是非相半焉如史記載獻公私謂驪姬欲廢太子立奚齊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此事正足以見驪姬之奸而古史據左傳以刑之又史記載驪姬謂太子祭齊姜歸釐於君獻公時出獵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三日公還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然後

及祭地地墳等語方有理脉今古史直曰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文雖省而失事情矣晉悼公之立史記載誓衆之語極有禮而文古史所易亦淺薄少味他多類此惟太史公論晉之衰由御下失道而推其原於志介子推似未得晉事之要領古史論晉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二合諸侯未嘗一與楚戰子孫長久終必賴之其說殆過史遷夫晉以諸侯伯天下則晉之卿以私門強公室其勢則然而介推持從亡中一碌碌者祿未及而忿然自絕獨僻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據左氏傳注

謂推爲文公微臣此亦何至傷晉文大體而遽謂
晉之御臣失道始此耶然以文論則史遷之贊山
峭水潔不可尚也矣

楚世家古史比史記多用左傳國語增入如史記以
楚之先爲重黎古史謂重黎爲二人重少昊之後
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高陽之後爲火正司地以
屬民楚之先實黎而非重至帝嚳之世始以黎兼
重是史記稱重黎本無害古史辨釋之則明矣古
史以左傳爲據改楚文王十三年爲十五年堵敖
五年爲三年二書不同固未詳其孰是史記載簡

王八年周以韓趙魏爲諸侯古史據世家年表而
改入聲王之五年史記載懷王二十年合齊古史
據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記一書而自爲抵
牾合從攷異之例君史記以懷王十一年六國攻
奉爲蘓秦而古史刪之則此時蘓秦已爲齊人所
殺也史記以考烈王六年爲遣景陽救趙而古史
改稱春申君則春申平原傳與年表皆言春申也
此可改之而疑

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
而友封鄭封三十三年百姓愛之而幽王以爲司

徒周氏說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氏故諸侯畔之而桓公謀於太史伯始言於王遷民雖東史記之所載如此古史皆節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年封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幾於沒桓公之賢矣又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史記之所載如此古史亦節略之止曰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爲襄公又幾於沒公子去疾之賢矣其他類比甚衆不可枚舉大抵史記古

史二書單看古史自成一家參看史記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風流蘊藉貴公子之側矣太史公何可當也蘓子輕以疎略目之哉

古史贊曰鄭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叔段之亂明足以制之釋而不問俟其惡成加以大戮此非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深其心書曰克段于鄆而兵明謂之鄭志愚按莊公叛周射王中肩何賢之有封段乃迫於母命段之罪未形莊公不敢輕動蓋亦母子之間有難處者固非不忍亦豈可言忍之至書克段者克者勝之名兄弟之惡自見孔子

書其寔非探其心而爲春秋傳者又非丘明之左氏也近世呂東萊祖此說爲博議蓋東萊最年少時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深考

越世家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語爲謂之越子殊非本旨豈以奉祀非支庶事耶記句踐射傷闔閭於攜李史記止數句而語潔意明古史雖增多不迨遠甚句踐平吳誅太宰嚭史記吳越兩世家所載同古史據左傳而盡刪之是亦主一而廢一史記贊句踐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主國東南爲不可

有爲至下取六朝蔡謨之說夫事變無常敗在人烏可以六朝爲監而槩謂東南不可立國且以遠證事哉

趙世家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史記載而古史刪之按此列子寓言也刪之爲是程嬰杵臼脫趙孤史記載而古史刪之按屠岸賈何人敢援及公宮之姬殆俗傳也刪之亦是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載扁鵲傳者按此妄誕無理殆好事者爲之古史姑以備伎術之異聞亦庶幾乎是史記載張孟談爲張孟

同此避父史談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談皆是

魏世家史記以畢爲周同姓古史據左氏以爲文王之
子又據尚書增入畢公相康王及保釐成周
補史記之缺古史謂魏文侯可比漢文帝却恐不

同

韓世家史記載聶政刺俠累在烈侯三年韓嚴弒哀
侯又後二十六年本是兩事不同時也古史據戰
國策嚴遂使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一語而盡反
之且自謂嚴遂是時去韓已久而今書嚴遂弒哀
侯者亦春秋書趙盾弒君之義愚按聶政刺俠累

於相府非刺於君所也何緣并中哀侯弒哀侯者
韓嚴也何以知即誘使聶政之嚴遂史記載事之
書而戰國策乃游士之誇辭頗多架虛非載事書
也何所致而可主彼以廢此且史記正義紀年亦
載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大事記謂韓
山堅即韓嚴是權臣弒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及
其君也蘇子去之千載之下輒書曰嚴遂弒哀侯
及相韓傀亦太果矣又自謂用春秋書趙盾之法
果合乎否耶然史記韓世家載烈侯三年聶政殺
俠累而刺客傳乃載嚴仲子事哀侯與俠累有郤

使聶政刺之亦自抵悟此則東萊大事記嘗攷之
以刺客傳爲誤

太史公贊謂韓以存趙而興固未必然蘇子又以
爲后稷濟饑之報尤覺遼邈大抵有德則興否則
亡豈可專指一事以求合報應之說哉

齊世家大史公紀載之法非蘇子所可改旣明矣田
氏齊之賊也而又每事輒爲之辯如史記書田乞
樹黨於諸侯則爲刪去之而爲之辯曰非樹黨史
記書陳成子弑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則
亦刪去之而爲之辯曰本非成子自完之計史記

書成子通賓客出入生子七十餘人則又刪去之
而爲之辯曰成子必不爲此失行嗚呼何其黨賊
至此耶

伯夷傳太史公載伯夷采薇首陽之歌爲之反覆嗟
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自
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
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令蘓子易之錄
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
其不辱以去周言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而
旨義則過史遷矣

管晏傳管仲傳先叙管鮑之交語精意婉讀之令人
三歎蘓子全祖史遷而不敢易是矣然史遷本祖
列子之文而節其後語若參以列子全文則史遷
所述尚有未盡者蘇子雖併增入之可也史記叙
仲之行事歸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蓋指仲以權
術成伯業而蘇子易之謂其夾之以禮服之以義
不以力勝幾於過其實惟其闕管仲之書爲戰國
諸子之所增益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足爲管
子辨誣真公論也晏子傳增入晏子處崔杼之變
知陳氏之奸諫煩刑諫誅祝史與言梁丘據同而

非和數事亦足補遺

柳下惠曾子臧吳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諸傳於史
記無之皆蘇子據左氏傳增立始末備具不以年
隔殆左氏類書之要者可觀也惟其於季札贊有
曰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愚
謂此異端之所謂養心非吾儒之所謂養心於子
產贊有曰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非子產之
寔愚謂此世俗之所以謂政非吾儒之所以論政
孔子傳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諸侯之列若
曰古昔聖王之後以位顯者如彼以德顯者如此

故本所自來而表異之也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爲可知蘓子乃降之爲列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塋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侯卿大夫先竭然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爲萬世之典則故其反覆惻怛若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爲可知

蘇子乃略之止斷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誠言亦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贊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夫子廟堂低回留之不能去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惟夫子常無窮可謂至聖矣若曰自開闢以來惟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爲可知蘇子乃反之獨以其求用於世而不已爲孔子之所獨又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嗚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

何繪畫若叙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爲庶幾
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語謂夫子由野合而生爲可
鄙耳蘓子不能本家語顏氏擇壻之事以易之而
徒紛紛亂其不可易者蓋蘓子雖假夫子之說以
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學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傳蘓子辨宰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亂
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贊子夏則曰異哉今世
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
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太言以相
欺天下之僞由是而起此則陰詆程氏之學而後

來僞學之禁殆本此也若夫傳首舉孔子四科之
說而斷之曰其賢者凡十人而已此語亦未然其
傳有若也常斥太史公載有若貌類孔子而弟子
師事之說至授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說以爲此
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論孔子其說正矣及其傳梁
鱣也正載夫子言商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其事
乃太史公之所未嘗載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老子申韓傳太史公作老莊傳辭簡意足曲盡老莊
之本旨而又即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爲其勢
必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勢必不得不以法繩之

而老子之無爲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術
莊子之寓言破壞尋常甚矣於口者已無忌憚以
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處不得不以法繩
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老莊而
惟太史公能窮極源委而言之嗚呼可謂卓識已
蘇子於其傳多所增損已不知太史公之本旨而
又於老子之贊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
而晦其道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
器王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其所以異者體道
愈遠而立於世之表其說又老氏之渺也嗚呼異

哉是何言歟於列子之贊曰今觀穆王與化人游
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
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常
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嗚呼異哉是
何言歟班孟堅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愚謂
大史公本未有此失也蘓子古史則不惟有此失
而又甚焉

孟子荀卿傳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
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
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其

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蘇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論贊獨以仁義爲可化強暴又於孟子之言仁義獨取不嗜殺人一語殆所謂窺豹一斑者耶若其謂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反稍譽田駢悼到之徒而又謂其爲佛家所謂鈍根聲聞者且謂曰駢之徒既死而後荀卿得爲祭酒何哉蘇子之立言也

伍員傳史記載伍員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史遷史記贊伍員弃小義雪大耻而古史罪之史遷

不及蘓子

孫武吳起傳

蘇子於孫吳傳全祖史遷惟據左傳無燕晋代齊之事而刪穰苴傳

范蠡大夫種傳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蘓子擷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葉公傳葉公史記無傳蘇子采左傳而增立之葉公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存國之利是不可以不傳

商君傳古史傳商君皆本史記惟贊文易其舊然視史記費辭矣

蘇秦傳蘇秦傳亦本史記而贊不及其高古

張儀傳張儀陳軫公孫衍同傳文皆因史記然以二

史之贊參之文章之高下瞭然矣

樛里子甘茂傳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女

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

似似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史

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

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

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增入戰國

策按史記戰國策兩各成書雖不混爲一亦可若

蘇子此贊特借以譏人視史記贊之雅潔又遠矣

穰侯傳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不必損益亦可也

史記贊蓋有所託以歎君臣始終之難古史贊責

范雎則正論然甚矣滿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翦傳古史多因史記蓋其紀攻戰之事工矣

史記贊謂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贊二人持論之不

妄然其殺戮之慘開闢以來所未有尚忍言之而

惜其死耶

孟常君傳孟常君自滅其家自削其國太史公謂其

閭里多暴桀蓋譏之矣而古史誇其與韓魏伐秦

爲壯

平原君傳古史不改史記平原君傳贊亦推行其說
皆是而改同傳之虞卿以附魯仲連尤善區別
公子無忌傳古史傳無忌文皆因史記而論斷尤精
曰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
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傳古史此傳亦因史記而贊不同然亦因史
記并言呂不韋亂秦之微意而發之耳

范雎蔡澤傳古史於范雎蔡澤傳不敢易史記之舊
惟於范雎憂懼事增入戰國策所載雎亡封邑欺

昭王謂不憂而爲蒙騫探得其情一事耳然昭王
之踈雎本由雎殺白起而用鄭安平王稽敗事昭
王憂及楚患雎計無所出遂爲蔡澤乘間昭王非
以語言之不惟遽踈母舅也史記載雎之亡入秦
也謂秦謁者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
古史節之曰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去一西字
失其本意矣史記載雎之將見遂也謂昭王欲以
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古史節之曰欲以激
勵雎懼不知所出省一雎字無所分句矣他多類
此太史公頗稱二字羈旅遭遇而古史罪其自爲

身謀於秦無益其說過史遷然范雎遠近文攻之說雖發於間穰侯之取剛奇實於秦之兼并最爲要術未可盡謂無益於秦若蔡澤真以口舌攘擢富貴又豈可與范雎同日語顧其以此而得以此而失則螳螂黃雀之勢啓之者范雎

樂毅傳古史樂毅傳多遵史記時節略一二字似不必也毅一舉而下齊七十城齊爲無道毅乘諸侯共怒之心也毅五歲而不能下莒即墨二城毅自爲無道適以堅齊人必死之心也二史乃皆譽毅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

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田單傳古史用史記田單傳而增入戰國策所載田單三事惟魯仲連教之攻翟一事可垂訓後世爲將者

屈原傳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疏於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離騷之意復叙屈原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

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見有得於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古史謂作離騷當在懷王末年故以其見讒及勸殺張儀諫勿入秦三事連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離騷之說至其形容屈原惓惓宗國與人君知人之難者則刪之太史公文章之妙破碎不全矣

虞卿傳太史公先叙虞卿謀趙事而後及其棄趙相印赴魏齊之急困於大梁作虞氏春秋以終焉古史反之謂先困大梁而後謀趙是虞卿相趙既棄去後窮而復歸相趙似非虞卿烈丈夫之氣且太

史公嘉其謀趙之工責其以匹夫窮交而一旦棄趙當矣蘇子反贊其爲義俠亦各有是歟

魯仲連傳古史魯仲連傳襲用史記間刪其字耳太史公謂魯連指意雖不合大義蘇子謂戰國一人而已愚按魯連不肯帝秦最合大義射聊城則聊城人寔由之而死二史之贊可以參攷若以其無一亭利心其間則信乎戰國之士無與並者

呂不韋傳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爲奇貨而居之竊寵利既多禍敗乃宜太史公以爲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蘇子斷以嬴氏先亡蓋亦一說而傳

則全用史記

李斯傳史記責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邵列殆於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爲近之趙高雖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夫蘇立胡亥已爲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歸子嬰耳李斯不知其心而與之事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奪餘二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耳尚何足論云

蒙恬傳蒙氏於秦世以凶德參會誅死已晚矣太史公責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而古史亦費辭扁鵲傳古史謂於趙世家刪所記簡子妖夢而歸之扁鵲傳然史記於扁鵲傳固自兼載其事古史特去一而存一耳

刺客傳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稱其立意較然名垂後世蘓子非之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嗚呼偉哉惜不併四人者刪之耳彼凶愚小人狂感輕生何足垂世而以傳爲雖曰豫讓去在報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其執迷至死晏子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滑稷傳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止優戲耳西門
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
之優戲之列何哉褚氏不足責也蘇子明言西門
豹非滑稽而不與分置列傳然則何以改作古史
爲

附抄 初縣秦武公十年伐邽莫戎初縣之納粟秦
始皇初立三年蝗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私學
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言私學相與非法殺人追
刺衛武公作抑追刺厲王焚尸衛出公之亂掘褚
師定子之墓而焚之韃而登席褚師比有足疾韃

而登席公怒欲斷其足立子立弟宋世家涇口謂
殷人立弟周人立子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
弟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近世誤以爲立
時君之子弟臧孫謂御說有恤民之心御說者宋
桓公也嘗大水對魯之弔故云及立未嘗有恤民
之事疾日晉師曠云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君撤宴
鄭突與相同名索隱謂鄭掘突厲公名突豈有
與祖同名者愚恐二名不偏諱時質或然耳中山
中山無世家散見史記者三處趙獻侯十年云中
山武公初立魏文侯十七年云伐中山使子擊守

之樂毅傳云樂羊取中山其後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魏惠王二十八年又云中山君相魏 戰國策又云犀首立五王齊王羞與中山並王秀才趙公子成諫武靈王胡服書云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陘陘者山陘之名見趙世家徐廣註刑棄灰李斯傳

堯舜三代之事可爲萬世法者孔子於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爲萬世戒者久約一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爲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似無責然太史公生長

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蘇子悲其不得聖人之意爲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於聖人者及今參攷乃不過於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爲爲宗其書與老子書相出入耳於老子傳附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耳太史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諱非其歸本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爲說凡其

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正學嗚呼以是爲得聖人之意古史不若石作之愈也此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歟咸淳六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後學慈溪黃震敬書於紹興府貢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倣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豎政臣之書

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正學嗚呼以是爲得聖人之意古史不若石作之愈也此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歟咸淳六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後學慈溪黃震敬書於紹興府貢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二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倣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也王佩鮮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
終之以器服鮮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
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
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
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
無日矣

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萬
物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言兆民所奉者天子也

○文傳鮮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
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大武開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
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
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武順鮮

水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稱賢使能
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
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聚鮮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日月俱
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

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凡四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雪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周月解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謚

一而義不同如此曰武者五曰恭者九其他類此○時訓解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殆哉禍發於人之攸忽咎起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以言取人人飾言無庸飾言事王王貌受之面相誣蒙難至而悔將安及○芮良夫解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尊在慎威○王佩解
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右明白有理可讀者

謂惡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獨不往謂五年之積者
霸愚恐周初興時無此說謂武王既勝殷庶方不
服者分師俘之凡懋國九十有九服國五百六十
有二愚按此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說相反然
孟子亦自言滅國者五十又謂殷之五子亡伯禹
之命用胥與作亂是與五子之歌相反謂湯將放
桀先居中野民皆歸之桀乃致國於湯湯不受桀
南徙千里民復奔歸湯桀又徙魯民歸湯如初桀
復去湯乃放桀而復薄又以國讓三千諸侯而後
即位是夏商乃禪也非伐也恐亦未必然

右可疑者如此

謂文王受命九年謂文王忌商謂文王在鄆聞密命
甯人將爲傑謀周謂武王將起師伐商召周公曰
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夢爲商所伐

右可參訂按周自太王肇基玉迹實始剪商商
周勢不兩立勢或有之謂周無心得天下而非
漢人受命之說自歐陽始耳

子母弊祖輕乃作子以行其母○大廷解少
庭昧爽立于少庭○鄆保輕呂劔名武王伐
紂擊之以輕呂反玷乃立五宮咸有回阿反

玷注反玷外向室也○作雒解王會主王城
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繁露注冕之所垂也
○王會解文閭王會張赤纒於四隅諸侯欲
息者息焉命之曰文閭桴苴其實如李食之
宜子○同上曹子胥子成人能治上宮謂之
士注胤也

此書出汲冢多類兵書後多類周誥然伐
商遷雒之事多與今尚書合而文無一語
相合將戰國之士倣而爲之歟然不可曉
也

國語

國語起穆王伐犬戎說越旬踐滅吳分國以紀謀議
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焉其文宏衍精潔
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昭謂左丘明作述其事必
要禍福爲驗固與左傳類然考其歲月春秋傳以謚
載趙襄子已非出於孔子所稱之丘明今國語避漢
諱謂魯莊嚴公又果左丘明之作否耶惟事必稽典
刑言必主恭敬周衰之崇虛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
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芮良夫謂利當

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
之六經正不俟厲流彘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甚
弘之見殺特坐右劉文公以預晉范氏亂耳若曰
天之所壞不可支而罪其城成周則凡國家中微
皆當弃之不爲而爲之輒爲逆天乎且天亦何嘗
不欲支人之國耶

賓服者享荒服者王遠夷世一見王也農祥房
星也立春農祥正一墦一耜之墦也國王耕一
墦困三之料民料數也三川涇渭洛按戰國策
注謂義陽邑地震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烝杜伯射宣王于郭注謂殺杜伯非辜明年伯
射殺王穆王丹朱馮房后生穆王全烝全體升
之烝升也房烝半體殺烝解體而折之俎謂折
俎舌人導四方之志天根亢氏之間也天根見
而水涸謂寒露後五日呂呂姓呂膺也夏大也
成王不敢康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
能定武烈也 泉右曰泉轉曰錢母子相權物
輕而作重弊行之爲母權子物重而以輕弊權
之爲子權母榛桔濟濟作盛世氣象不作此興
曹好曹惡注曹群也立飫謂禮之立成不坐也

右周語

魯臣謀議雖必于典禮抑亦其文耳三家日強公室日卑禮於何在惟季冶爲季武子給使迎襄公而壘書繆以取卞爲卞人叛既而知其使予欺君也致祿不出此爲知禮

右魯語

管仲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異日卒以揮闔亂天下者此殆其作俑歟

右齊語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其臣趙衰

行年五十守學彌惇悼公之幼事單襄公也立無跛視無還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有不學而可以爲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女戎史蘓謂戎必以女戎報晉豕牢太姓少濬于豕牢而得又王注濬便也豕牢則也逆旅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跗注兵服也自要以下注於跗無德而隆猶無基而厚墉春秋司馬倓謂悼公曰羊舌盱習於春秋注云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之以天時謂之春秋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莊王使士壘傳太子申叔時告

之曰教之春秋以成勸其心九京趙文子與叔
向游于九京注京當爲原晉墓也怵日漱歲秦
后子言趙孟也注怵偷也漱遲也壘培荷寅所
作壁壘雀入海化爲蛤堆入淮爲蜃蛇成鱉龜
石首成鼈小曰蛤大曰蜃

右晉語

方幽王時變蘇謂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晉楚齊秦必將
代興謂楚之祖祝融司天齊之祖伯夷典禮虞之
祖伯翳能議萬物以佐舜晉則武王之後惟晉在

也已而皆然然其所由興者非其道矣其子孫之
責歟抑世變耶

祝融祝始也融明也九藏胃旁光腸膽并正藏
五爲九數極於亥萬女萬曰姦厭弧箕服實亡
周國宣王時有童謠云有夫婦鬻是器者王戮
之於路哀弃路之女夜收之長爲褒姒

右鄭語

觀射父對昭王重黎之問稱古者民神不雜自少皞
衰九黎亂夫人作享民匱于祀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是爲絕地天通其後三苗九黎之亂德堯乃育
重黎之後以至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別其分
主愚謂楚俗尚鬼淫祀至今觀射父之論極其本
本源源矣

芟菱也見嗜芟注三拜湫舉降三拜於蔡聲子

右楚語

古之迹讎人而見殺者齊騶馬縞以胡公入於具水
邠歌闔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
圍人犇殺子般於次

闔閭親見殺於越夫差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其子
女土木之陷此豈足與謀國而子胥依之不去復
強諫取禍意者進專諸以弑君僚進要離以戕慶
忌進孫武教兵禍楚以鞭親嘗北面平王之尸胥
之禍結在吳有不容道者歟

天王越之行成於吳曰昔者越國得罪於天王
注云尊之膠旁擊曰膠越五夫大舌庸苦成大
夫種范蠡舉屬

右吳語

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且
其言曰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陳誼堅謙而不可破吳滅即行魯不畱刻蠡真烈丈夫哉

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注松江錢塘浦陽也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又戰於五湖注云五湖太湖也五湖既即今太湖內分五名則三江必非書解所遠引之三江○又越絕書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越伐吳路也按五湖即今太湖則三江似指今吳松江口書注遠引他水者非又秦語越王禽

之於三江之浦

困鹿空虛貞曰困方曰鹿浹曰從甲至甲爲浹浹匝也周語注自今至于初吉上文先生春六日吉稷則初吉者孟春之初注引詩爲二月初吉合考

右越語

戰國策

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吳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

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
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命已非所恤
惟日夜齟齬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
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
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倏寒忽暑舉四海生
靈之命盡斃美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
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
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
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攷其所謂揣
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橫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

地於彼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
數說展轉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輒用有同套括如馮
章之獻漢中以給楚即張儀之獻商於給齊如陳翠
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即左師警之說趙太后以質子
獻耳立后昭惠所用伺楚即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
喻段產所用說新城君即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
進酒之喻蘇秦既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
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爲冠必使工爲國不使工而使
便僻媿牟說趙爲冠必待工爲天下不待工而使幼
艾他日客有謂買馬必待工者亦類此也淳于髡謂

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蘓代謂蚌鷄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後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爲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况於其餘固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稔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爲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

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前輩謂蘓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今觀戰國策謂齊之君王后事秦謹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毫之禍定則齊建日爲秦侵削至亡孟嘗亦亡滅無唯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爲之故類張皇欺世如此

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然封建非秦

所除井田非秦所壞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作丘甲田賦以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其井田之壞也以德相服諸侯無敢變法易令計不過五帝三代始興之時爲然人亡政息各逞其私自炎帝政衰以相侵伐自此暫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蠻僞蠱毒聚衆毒於一器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強毒之最後死者耳蓋自生民以來相生相養相保相聚之天下其弊於此乎極瀕洞瀾倒彼自莫知其所以然秦何能除封建壞井田而秦亦烏能久存於六國旣滅之

後哉

魏惠王問公叔痤病痤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弗能聽勿使出竟惠王謂其言悖鞅果之秦而魏日削策曰此非公叔之悖惠王之悖悖者固以不悖者爲悖愚謂戰國亦何事而非悖哉惠王不能信痤之言固悖矣痤爲人父而屬其君殺其子非悖乎鞅爲人子而削其父所事之國族非悖乎且史記載鞅爲痤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嫡庶之庶也策之所載亦自悖矣

戰國之臣惟簸美其君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

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竊祿其類以自禍其宗國忠於所事者惟虞卿國語之文出一手戰國策多脫誤不可曉韋昭注國語簡明高誘注戰國策不全而存者亦未必盡然如天下陰燕陽魏直以燕北魏南南北勢相表裏耳注乃云陰小而陽大誤矣如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勸秦取之以齊秦劫魏此謂魏出齊女而秦取之耳注乃云婦人大歸曰出誤矣如呂不韋謀立秦之質子異人而說太后弟陽泉君曰子異人賢才也注云子異人名語若以子異二字爲人之名而不以子字爲公子之子又不以異人二字爲公子之名語亦不白矣

柱國見東周第一卷府聚也見秦一注旗以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見秦一注孝已商高宗之子見秦一注三川義陽州見秦二注耨暴皆而轉見秦四注末路行百里者必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見秦五辭古伍字見秦五注上舍靖郭君善齊貌辨居之上舍見齊一猖虛喝之喝作獨見齊一注與國相爲黨與也見齊二注曲逆今濟陰縣見齊二注荼與鬱雷鬼門二人見

齊二注五大夫杜赫說楚取趙楚子之五大夫
又魏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其遣環高吾將
仕之以五大夫又秦使五校大夫王陵代趙見
中山安語助奉禍安移見趙一注塞本武后地
字而戰國策與鷓冠子亢倉子皆有之見趙四
注按手意猶拱也是趙四注忌盱夷姓名也魏
作于夷見魏一注欒音鸞漏流水也見魏二注
前和和謂棺之前也見魏二注孿子雙生也見
韓三摩箕山趙以姊爲代王妻因飯以食斗尾
擊殺代王其姊摩箕自刺白璧玉環也見衛注

吳越春秋

太伯三讓而周興季札三讓而吳亡以季札爲賢王
季其不賢者乎札周之後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區
區慕一曹子臧且闔閭爲亂札反爲之使晉以觀
諸侯之變曾不聞一語諫止何耶吳之有季札猶
宋之有公子目夷也目夷旣遜位襄公襄公用鄫
子諫圍曹諫求諸侯諫楚半濟而不擊又諫襄公
雖不用而目夷於宗國之義盡矣札徧憂他國之
存亡於宗國獨忘言焉又何耶然則札未得與目
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子胥之所當讎者費無忌也楚既爲之殺無忌滅其
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
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世豈有不忠而可言孝者
哉夫差不可與言功成不去而強諫取死且屬其
子於齊鮑氏以聞讒間者之口又幾於聞者之爲
何也

吳越春秋紀越王出師次第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
然多誣誕全類野史如謂湛廬之劍水行人楚如
謂公孫聖既死三呼三應如謂天美禹德使百鳥
還爲民田如謂越絕無祀有人生而言語自稱無

余君之苗裔如謂越之恠山自瑯琊一夕自來如
謂天生神木一夜而大二十圍如謂越女教劍見
袁公飛上樹化爲白猿如謂子胥之靈能拒越兵
以須髮射人誣誕至此豈作史垂世之義乎

作贈自閩閩燕功臣始 水厨越王食處

越絕書

越絕之義取句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
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十
八年何其自爲矛盾耶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秋而
文則雜而不倫矣

史記載楚滅越殺無疆諸侯子爭立於江南而吳越
春秋載無疆卒子玉立玉卒子尊立子親始失衆
自句踐後立八王皆稱霸徙瑯琊者二百二十四
年而徙於吳越絕則謂無疆名之侯之侯子尊尊
子親親失衆楚伐之走南止此爲不同

就李即史記稱雋李 越五劍勝鄢巨闕魚腸
純鈞湛廬

吳三劍龍淵秦阿工布又干將莫耶以鑄劍夫
婦姓名稱 金襪出越絕書計倪云太陰三年
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

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飢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目錄五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用付湖李參政韶所編抄其要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
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京師衆大之名
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反其正

齊威公

黜其義而錄其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
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



陳旅聶北而狄退獻捷過魯而戎弭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正孟子與其爲盛此凡威公定霸之目九國叛請萌振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隳霸功亦以不終矣

宋襄公

宋襄伐喪以立威則非仁致夷以謀無功而又階亂

晉文公

晉自武公并吞專立春秋黜晉不書文公復國無所稟承勤王特爲求諸侯之計春秋亦沒其行事爲國五年當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止一國之得失方六挈晉侯以書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也然以晉視齊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溫之事雖敏於葵丘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威公而威公得江黃不用於伐楚而文公則諸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威公會不邇三州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威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

所以有正誦之辨

晉襄公

襄之繼伯由毅之功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以喪不興戎義不可也方文公之沒敵國並興襄公夏戰毅以郤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霸者之略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會公孫敖則毀烈士毅主盟則權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其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晉靈成景厲悼公

晉靈公政墮柄分楚人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

方可圖也成公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合列國而楚人三歲三伐鄭不能興穰却之師景公蟲牢馬陵及蒲之盟雖得諸侯竟莫駕楚屬公文剛敗狄會京師伐秦戰鄆陵勝楚會鍾離成吳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蕭牆反危惟悼公年十四即位入國之明日遂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然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平公繼之五盟六會而溴梁之會授擢於大夫宋之盟後權於夷狄昭公一會一盟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晉日卑矣頃定之世私門強諸侯貳吳楚強然終乎黃池聖

晉文未霸以前別紀

晉自鄂侯後入春秋皆爲曲沃殺奪武公始并晉國春秋皆削而不書

魯

謂春秋多內魯之文尊魯之至者責魯以備也家法不設君柄不收故多變故

蔡

蔡

蔡自宣訖成十二君以宗盟之長汗於事楚而不知變惟文公嘗謀事至畏楚而不得行昭公遭拘郢之

辱絕楚事晉晉人求貨而辭蔡蔡乃假手於吳雖釋憾一時終爲楚所并

曹

曹在春秋十五君事夏盟最謹與諸侯敢睦惟偏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當哀八年

衛

衛在春秋十一君兵爭最少人才特多與魯俱稱望國而適庶亂兄弟乖父子睽變故繁興云

鄭

鄭近王畿而介齊晉楚之間蓋春秋要領之國其初

周鄭交惡爲王室之罪人其中堅於從楚爲霸者之
罪人其後轉移於七穆之手有罪不討又爲諸侯之
罪人

滕

滕之可老者讒五君其與諸侯睦其事霸主謹性偏
而無禮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

邢

邢滅於衛衛文之罪著矣而邢不度德不量力不親
親與秋伐衛以速其亡其罪尤大

邾

邾之書於經者四既降齊七十一年而奔魯是其不
得免焉必未有罪聖人以伯書明周公大封同姓之
意左氏以爲太子朱儒必不然矣

微國世紀

虞號焦滑之屬皆同姓自尋斧於本支

陳

陳舜之後國於荆河邇強楚而遠齊晉堅於事楚非
得已故聖人不忍貶絕而十二公悉著冊

杞

杞夏之後而用夷禮聖人不忍絕也故書子二侯三

人五伯二十八因其善惡而著之

宋

宋湯之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常書公以列於諸侯之上反覆十三君行事非有可稱而聖人拳拳焉特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爾

庶爵世紀

齊

齊自僖公入春秋參盟胥命諸侯以稍稍宗嚮之矣威公霸業雖墮乎孝公猶世爲諸侯之雄景公授政強家陳民得售濡沫之惠於民而齊國微矣

許

許初從齊猶未病也齊霸既衰一意從楚而終爲鄭所併

莒

莒近齊福於齊最甚而又怙其強暴首入人之國取人之地春秋夷之略見於經

薛

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爲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爲湯左相而居於薛然自入春秋以來役於宋福於齊臨之以齊晉微弱無以爲國矣

邾

邾小國也交鄰睦事霸謹君臣多賢庶幾守禮義者故能介數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邾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偏於宋乃能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焉叔孫昭子於其賦著我有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鄆

鄆微乎微者也立所出以爲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鄆紀

紀齊同姓紀爲齊弱而挾魯鄭以戰齊三邑既遷于紀季入齊紀侯去國矣

微國

微國如魯入極鄭取戴齊人降障之類聚以紀之以見周禮之衰

夷國世紀

楚

楚在春秋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蓋當時夷狄之爲中國患未有若楚人之暴且久有方城以爲城有漢水以爲池有申呂之田以禦外有申息之門

以備內有成莊共平康昭爲之君有子文孫叔子庚子木子蕩爲之臣所能世抗齊晉與春秋始終至靈康以後雖專令諸侯喪敗相尋矣然春秋書法之嚴則又以其私竊名號而夷之爾

吳

吳姬姓之長春秩以其假竊名號而夷之其始也晉方患楚未暇憂吳其後吳甚有意於駕晉又其後吳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楚亦不能強而吳之所患者在越矣

秦

秦自穆公以貪伐喪爲殺之戰遂有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暴兩國之衆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秦之爲狄其始於殺之戰歟

越

越少康之後入春秋百九十餘年始見經常不過以國稱僻陋甚矣獨句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蓋越自楚靈之強嘗從之伐吳而闔廬之立遂因以仇越是以夫差敗於檣李而懷必報之念及句踐困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讎仇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秦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

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所欲盡從興事造業者可
以略觀之矣

戎

戎之類有六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茅戎陸渾之戎
東遷以來恣睢冀甚齊威大振治戎之旅而戎始戢
及晉惠之反誘戎遷於伊晉襄之霸挾戎戰於穀其
勢不得不至於陸梁異時徐吾之役既平茅戎於周
而復敗王師是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

狄

狄比戎患尤甚春秋書狄者三十六有長狄赤狄白

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又赤狄之種惟獨名者最强齊
威畢力治楚置狄不問無損霸業之盛晉自景公諸
侯盡離而閉南關以北尋治狄之忿雖剪除之功名
多捨內事外霸業衰矣

夷

夷之微國如介如徐如舒如庸莊僖以後累累而書
巴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麇咎如以號稱皆聖人
預爲中國慮齊威之霸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
黃之伐晉文之霸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郟
六之不亡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夷狄故崇屬

於秦郊屬於吳沈徐胡頓屬於楚勢不免焉爾

春秋臣傳○因蜀人王當元編而以所見爲評

魯

臧氏

盛哉臧氏之代不乏人也僖伯諫觀魚哀伯諫取郟鼎至臧孫辰復能以言立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襄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治其後獨臧宣能斥以後之人可罪皆可謂賢也已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武子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而奔齊臧氏遂衰豈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之類耶

季孫

魯桓公生莊公復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殺叔牙而立閔公及慶父殺閔公季友復殺慶父而立僖公季友雖於次最幼而殺二兄立二君勢最强叔牙之後爲叔孫氏慶父之後爲孟氏與季氏爲三桓而季孫遂爲稱首季孫行父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最號賢者然強私家弱公室小廉適足爲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及宣公之死行父宣言於朝欲修怨焉曾謂賢者而有是乎莒僕弑逆以寶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命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固夫之矣然行父人臣蓋以
逆順告諸君以君命出諸境乃可耳君命而已反之
何其自專且自謂有舜大功二十之一亦豈臣子之
所宜言乎一傳而季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再
傳而平子遂逐其君使死於乾谿習於惡既熟不復
知惡之爲惡而勢亦駸駸難返矣故至季栢子之世
雖以夫子子路不能盡墮三都栢子生不用孔子而
死囑康子康子舍孔子而召冉子是皆習於惡之既
熟膠於勢之難返雖有良心亦陽爲空言而止爾

叔孫

莊公薨無適嗣叔孫欲以次立其兄慶父不果爲弟
季友爲酖莊叔嗣封傅子穆叔視三栢子孫爲最賢
季氏三分公室穆叔獨不可固請而後盟之猶使其
乘之人獨盡爲臣季氏獨盟伐莒穆叔使晉被執臨
危守節不以貨免既歸出見季氏指楹曰雖惡是其
可去乎是亦異於季孟之心矣雖以妖夢溺於豎牛
二子殲焉此私門之禍不足以掩其公室之義昭子
以庶獲繼不以豎牛立已爲勞而殺之日食不伐鼓
知季平子有異志乎子出昭公昭子實從于齊謀納
公不果而祈死其志爲可哀亦足世稷叔之賢矣叔

孫雖不賢子路之謀墮三都也尚能順之墮郈

孟孫

慶父以逆誅公孫敖以淫逐而子孫乃多賢敖之二子文伯惠叔兄弟相及其奔於莒已氏所生之二子亦恥以惡聲聞文伯之子蔑是爲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其後僖子亦恥不聞於禮聞正考甫鼎銘而囑懿子學禮於孔子斯皆可謂賢矣然郈氏伐季氏而共執郈昭伯殺之使季氏得逐公於齊者正懿子也仲由謀墮三都叔孫氏已墮郈季氏已墮費而孟氏獨不墮成使孔子不得成

相魯之功者亦懿子也豈僖子囑使之學禮者特威儀之爲禮而已耶

端木賜

子貢欲免齊伐魯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壑鄰國哉且田常欲爲亂而反教之以孤主制齊可乎謂賜而爲之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能僞爲此是當缺疑

子家羈

子家羈聞昭公將伐季子之謀而不洩既伐季氏季

氏請以五乘亡勸公許之不听公孫于外子家羈從
亡備嘗艱難公薨于乾侯季氏欲仕之而逃特心堅
正義不忘君進退審處動與理合魯之群臣未有賢
於子家羈者也

齊

管仲

商周之初伊呂皆得聖君而輔之而又諸侯皆未強
大故有德易以興其後諸侯爭強其勢不歸於并滅
不止而生民之禍烈矣管仲起其間先以法制富國
強兵爲威制張本然後教其君不肯曹沫之盟以示

信命燕君復納貢於周以示義伐楚不服則責以包
茅不貢而楚服鄭伯逃歸不盟則亦却其太子華之
讒而鄭伯請盟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
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其有功生民豈細哉然自
開闢以來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
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此君子所以不貴倖成
之功雖當世賴之而識者譏之歟

晉

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趙氏魏氏
晉稱六卿雖下陵上替之積子孫至於分晉名教誅

之然其初與皆才智有過人者君子取節焉未可盡
以下體廢也抑亦以才智而能守正者其范氏之士
燮中行氏之旬吳知氏之荀瑩趙氏之趙衰趙武魏
氏之魏絳乎士蕪教獻公盡殺游氏之族又以術驕
貌而滅之此小人之才耳士會得政晉盜奔秦其才
爲可知將老而戒其子燮以從二三子惟敬庶知本
原者然會晉人也在秦即侵晉仁者爲之乎惟燮也
不矜功不受賂謂外寧 有內憂而不事爭強視其
時爲獨能守正若句也以愛其子鞅之故盡殺欒氏
召亂以覆宗雖才何 焉此范氏惟燮爲可稱也荀

林父將伐晉伐齊而皆取其賂先殺違節制敗於楚
僅以滅潞爲功抑末矣如庾如偃才皆碌碌惟吳也
不受鼓之叛者鼓力竭而後取鼓再叛猶予之田而
使其忠臣相之視其時亦爲守正至寅即與范吉射
攻趙氏而覆宗矣此中行氏惟吳爲可稱也知氏之
有荀瑩迎立悼公修政施德再避楚師兩听鄭平皆
不責人而求之已功烈於晉爲中興而未嘗有一毫
苟以成之之意非守正而能爾乎趙衰審所可從而
獨從重耳視荀息里克等溝瀆愚見天壤不侔勤王
定霸未嘗不告君以正趙武承其餘烈幾漸復興薄

幣諸侯歸邑齊魯以信自將不虞楚之詐厥功茂焉
趙簡子殺趙午納陽虎慙德非少獨以受周舍之直
諫晉人懷之子孫勃興殆亦趙衰趙武之遺休爾魏
犖尚力不足以訓而絳事悼公戮公弟楊于之僕遭
值明主超將新軍三駕而諸侯平九合諸侯而尚勉
君以思其終殆皆於其正焉基之此趙之趙欒趙武
魏之魏絳皆可以守正稱也若魏舒舉十縣大夫謂
非賢於人不可也然滅公族而縣之舒實預焉縣大
夫得人正其植私之計左氏以爲孔子賢之吾斯之
未能信韓氏之可稱者韓宣子也然反戚田於衛致
闔田於周正矣易縣於宋求王於鄭何不能推其類
乎善乎蜀人王當之言曰豈禮義可爲於顯而於
幽耶否則國可弱而家不可以不强也

狐偃○諸臣附

狐偃重耳外祖而傳申生驪姬之難教申生逃不果
卒杜門不仕其子舅犯從重耳於秦偃雖死不敢教
之貳犯遂佐晉安天下功光前人其積有自來矣狐
夜姑乃不量已怨陽處父之易其位擅殺以逃復返
於狄豈夷之不可華也哉荀息從君於惡強立非所
當立之奚齊卓子皆陷之死里子傳當立之申生顧

受驪姬之間持兩可不救迨禍成事極奚齊卓子已立爲君乃犯大不韙以殺之之二人者之死曾自經溝瀆者不若也好忠而不好學其弊乃爾亦可悲矣慶鄭一諫惠公之背秦而不听卒誤其君而陷之敗此凶人耳瑕呂飴甥辨於秦以歸惠公其辭粲然足全國體於晉亦有一時之功冀芮教夷吾賂秦求入視舅犯之教重耳天淵不足以喻高卑矣文公既立尚執迷不悟而謀作亂宜一絕矣冀缺乃以敬德嗣興執晉國柄卻至不忍一婦人之笑而伐齊修怨卻至本無大過反以才辨自務與錡欒同稱三惡竟覆

其宗禍福無不自己豈繫其世也哉先軫以晚出之英超將中軍城濮之戰策勲第一乃以忠憤不顧而唾卒於自討識者悲之使其幸遇明君豈至是哉伯宗事君以忠用兵以義卒爲三卻所害豈亦不能善用其剛者歟州犁奔楚曲爲逆圍之謀忝厥父矣司馬女齊不瘠魯肥杞而能勸晉遊楚言必本理叔向所相與始焉終焉者可謂賢矣祈奚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親至公一忱可詔千載士伯瑕多知天道其子彌牟常勤王而責宋之不共亦足名家陽處父輕易夜姑之位而見殺幾於自取苗賁皇雖有功於晉

終不免楚人狙詐之習此無足云惟叔向也博多文
能以禮信爲國超然一時乃違母命以女禍覆宗悲
夫

介推

有功名之士有澹泊之士介推雖從亡特澹泊而沽
激之人耳出無共濟艱難之謀甫入而文公遭變祿
米暇及推即憤怨而去雖推不去亦豈若趙衰舅犯
革能佐其君以興晉哉推反譏二三子爲貪天之功
過矣

宋

公子目夷尚戍樂喜華元

公子目夷不受襄公之讓國賢矣襄公失德而履諫
不足以遏之其所能者在已其所不能者在人目夷
亦柰何哉向戍犇偃陽之邑以歸諸公乃自詭弭兵
而求公賞邑爲善不根於實心有時而必敗耳樂喜
責向戍之弭兵謂無威則驕亂生則滅凜然憂國之
盛心雖一介夫之死猶哭之哀良以不貪爲寶力辭
獻玉其心純乎公故也華元殺楚使而致兵未爲善
量勢者蕩澤之亂國賴以安

衛

石碣祁子孔達懼孫良夫林父甯莊子
武子殖喜北宮文子遽伯玉

石碣大義滅親此不幸處人道之變非所忍言石祁子執親喪不忍以嗣位故佩玉卜兆是不足以見人心本然之天乎孔達不量強弱挑晉取禍自經溝瀆曰利社稷恐善謀國者不爲也孔懼以舅甥之親出輒而立崩贖自衛而言父子之名雖順自懼而言君臣之分則乖夫亦當感輒以人心天理之正不可則去之耳孫良夫違衆犯齊旣放則又依晉以敗齊專而生事國何賴焉其子林父逐其君獻公以戚叛歸晉晉反爲臣而執其君何哉其爲盟主也甯莊子扶立文公衛以再造甯武子輔成公雖再出而不至失國調護於艱危之中庶幾世濟忠力者奈何甯殖旣逐獻公甯喜欲納獻公反弑殤公爲惡滋甚善惡固不繫其世耶北宮文子善覘人之國遽伯玉於獻公之去國復國也皆避而不與善處亂世殆東漢郭有道之徒歟然有道未嘗居其位

鄭

七穆

穆公之子十一人子然士子孔先卒子孔專而見殺

子羽不爲卿存而顯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
子游子邛子豐是也然多骨肉相殘惟子國之子子
產賢又惟子罕之孫子皮知其賢而授之政子產沒
後賢而有禮者子太叔

吳

季札

季札生蠻夷中以禮義智識聞天下聞樂而知古人
之治亂歷聘而知列國之興衰燭照龜卜莫喻其明
矣然吳至其父壽夢始大壽夢賢而欲立之不可其
兄諸樊讓之不可其兄餘祭餘昧以次相傳必欲致

位於季又不可餘昧之子王僚嗣立而諸樊之子闔
閭弑之曰致季可也否則我當立吳之暴亂遂自此
始

楚

令尹子文 孫叔敖 沈諸梁

楚介在遠夷而雄於中國夫豈偶然之故哉令尹子
文爲相四十年家無一日之積孫叔敖身已貴而意
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國有人焉若此國欲無與得
乎沈諸梁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父母一舉而
定之功成不居亦賢矣哉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滿尚幼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爲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間關險阻浮沉亂世一爲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既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後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滿尚幼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爲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間關險阻浮沉亂世一爲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既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後

又皆搜通鑑之所不載豈其意未以通鑑爲足哉然
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亦惟始於三晉大夫其事惟史
雖不以大事爲名而綱即所以繼春秋目即所以繼
三傳剪裁出入首尾貫通視大事記又不同矣顧大
事記多主戰國策而以史記汲冢書攷究異同其於
名義地理爲詳學者亦不容不考

周赧王四十一年四月書孔子卒是爲魯哀公十六
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
田恒滅齊族之强者解題云樂郤胥原不微則三家
不能分晉國高鮑宴不滅則田氏不能篡齊

越侵楚解題曰以誤吳也吳伐楚解題曰爲越所驕
也得其情矣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解題云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杜預曰耻從蠻夷盟意思康
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故病之與越將妻公
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一私心豈以盟蠻夷爲
耻哉

張孟談旣爲趙襄子滅智氏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
愚謂與范蠡泛五湖同風

貞定王二十八年崩哀王立三月弟思王弑之思王

立五月弟考王又弑之考王既立遂封其弟揭於河南爲河南桓公修周公之職其後遂爲西周而東周於是又有東西周之分矣初周之方興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東都之地有二其一在河南即郊鄆郊者山名鄆者地邑周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王城惟天子時會諸侯則居之否則虛其一在洛陽即成周成周本并河南之總名而遷殷頑民於成周寔在此洛陽周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下都則保釐大臣如君陳華公治事者居之幽王既失豐鎬平王遂

遷東都之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又遷東都之下都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惟曰河南桓公東西之名未分也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秉政三世益專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其惠公獨擅河南而不復奉王歟東都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而鞏者班之采邑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食采於鞏班亦稱惠公是爲東周惠公爲至顯王二年韓與趙分周爲二東西周始名爲列國不復相關顯王在東周持建空名於其上而韓趙分周之師意者爲西周而舉歟後五十三年

顯王之孫赧王立又自東周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惠公之子武公者專之赧王十五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末幾韓又微甲與粟於東周蓋東周時服於韓二十五年東周君朝秦五十九年赧王與諸侯欲伐秦秦使將軍樛伐之赧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又七年東周君復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河南洛陽東西周之地盡以封呂不韋自周武王至此合八百六十七年凡東西周之詳東萊隨年攷之而今摠錄於此

赧王之父慎覲王二年魏惠王命諸侯于白里將復尊天子不克東萊曰按韓非子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後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旣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

周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時先是秦襄公旣侯居西垂自謂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祭白帝後十六年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後八十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下時

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太史公續秦紀
至秦襄公作西時曰僭端見矣

威烈王八年越滅鄭鄭今海州方春秋時太皞之後
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少皞之後有莒鄭二國至
於戰國獨任國僅見於孟子

威烈王九年秦初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
之俗也鄴爲河伯娶婦西門豹禁止之魏與秦鄰
染其俗歟索隱君甥作君主謂取他女爲君主猶
公主也

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先是魯昭公十二年

晉假道於鮮虞以滅虢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始此及定公四年晉
合諸侯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是中山
是時勢已漸強至是武公初立意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歟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克中山後三
十八年其子武侯之世又與中山戰于房子其時
蓋已復國後七年中山築長城以備趙又後二十
六年魏以中山君爲相則此時中山服屬於魏又
二十年韓燕中山皆稱王則中山益強又十八年
趙武靈王攻中山中山獻四邑以和又五年趙再

攻中山又四年當赧王十九年趙遂滅中山戰國
惟中山世系不明惠故摠錄於此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解題云
春秋後河患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齊與韓魏以
河爲竟各去河二十五里爲隄水時至而去則填
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患遂成聚落時至漂沒
則湛溺自其宜也愚按此年乃岸崩壅水賈讓所
言乃河溢決堤事本不同而賈讓於河患極見本
末程尚書大昌作禹貢辨其說出此

秦初令吏帶劍又百姓帶劍解題曰佩玉三代也佩

劍秦也

威烈王十九年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政莫急於盜
賊故始於盜律賊律盜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
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
終以具律具其加減猶今之名例律也凡六篇商
君受之以相秦遂變法又置法官解題曰法始於
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略要之皆本於伏
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因有革要
之不能大異於秦也愚意揚雄稱法始於伏羲成
於堯者殆指典章法度而言今李悝所著商鞅所

用乃刻數戕民之具非法度之法也自蚩尤作五
虐之刑曰法至春秋如鑄刑書之類惟戮是聞及
李悝撰次諸國之法而加刻焉秦遂緣之立爲法
官愈傳愈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秦之所變豈變伏
義以來之所謂法而可並言哉

威烈王廿三年通鑑所始之年也通鑑始於三晉大
夫爲諸侯大事記始於九鼎震云三晉篡盜之應
周安王四年書列禦寇爲李耳之學場朱亦師耳與
墨翟春秋後各以其學行天下解題曰列子多引
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孔子定書始堯典

其有以哉愚按列子之言類楊朱而後世以黃老
並言者恐亦借古聖人爲重如神仙則言黃帝儉
則言堯許行並耕則言神農皆起於後世耳古豈
有此哉

安王十八年秦止從死秦自武公以人從死獻公耶
位始止之愚謂初政如此所以能徙治櫟陽修穆
公之政而興其國歟

顯王五年秦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級以萬計級自此
石門之戰始

顯王八年秦孝公下令求能出奇計強秦老公孫鞅

自魏入秦用之變法秦自此強東萊謂法之始行
民亦苦之及其既久能攻戰能告訐能損下益上
者皆得志宜孝公以爲百姓果使之彼貧弱者日
以失職怨氣滿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
顯王十九年秦壞井田開阡陌解題曰阡陌田間之
道也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
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
之不能掃滅其迹也東萊此語明矣又繼之曰變
井田爲阡陌爲之字義又與決裂相反當以朱文
公阡陌辨爲正

秦令民父子同室內息者爲禁解題曰內者納也息
者子也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也商君初
令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及是雖止有一
男納妻生子亦分異矣商君嘗謂趙良曰始秦戎
翟之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爲男
女之別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父子始異宮今商
君制禮乃過先王豈其情歟愚謂命士以上父子
異宮者屋室廣而侍者衆故於所居各爲自便非
分雜而各居也商君欲增戶口而使父子分離各
從征役耳非使男女有別也緣古說以欺人也東

英猶以正禮責之何待之厚耶

顯王二十年秦初置有秩史解題曰井田既廢比閭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漢百官表載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爲亭亭有長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亭停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一亭一鄉鄉有三老以德齒表率其鄉有有秩掌一鄉人有嗇夫鄉小者不置有秩則置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循禁賊盜皆

秦制也

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爲相愚按史無此事而列禦寇子華子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爲相而逃之其爲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尚攻戰權術未必有禮聘巖穴之事雖孟子之於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爲相而聘之就使欲聘爲相何關世道而乃以所未必有之事著之信史耶

封禪書載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時在楚興師求九鼎之後東坡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

以爲說也封禪書又曰秦滅周九鼎入秦東萊曰使鼎果入秦則秦皇過彭城何爲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泗水求九鼎哉

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解題曰古者凶事不豫壽陵之名始此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秦記載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

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解題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衆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註曰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

四郡戰國時縣屬於郡此云上郡十五縣是也秦孝公并小鄉爲大縣未有郡之稱魏納上郡後十餘年始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後元年解題曰本紀書更爲元年蓋如竹書紀年魏惠王復政元

慎靚王三年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奴始見於此報王二年屈原作離騷愚按史之所書者國事也前此書孔汲作中庸此已不待史而傳屈原作離騷又非子思作中庸比也不知止書楚放屈原而疏

作離騷於下何如

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解題曰丞相之名始此

赧王八年秦立芊八子爲太后聽政解題曰芊楚姓也八子婦官視千石後世婦人預政始此其異父弟魏冉爲將軍用事後世外戚預政始此

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李冰鑿離峯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解題謂江水出岷山東南過氏道縣人歷都安縣又徑臨邛縣江源縣又東北逕郫縣人東逕成都縣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沫水從東南來合而注之沫水一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

脉漂疾害舟李冰鑿平溷崖通正水路溷崖即離峯也

赧王十九年趙主父滅中山酺五日周禮族師祭酺註曰酺者爲人物赦害之神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橫賜得令群飲者謂之酺東萊據此謂群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謂酺爲祭神恐未可知而破群飲之禁以賜酺則始見於此爾

赧王三十二年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解題曰此後世人主求仙之始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文瀛洲世主莫不甘心焉

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澠池趙以藺相如爲上卿解題載龜山楊氏之言曰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乃欲以頸血澆之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愚按戰國策或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可謂得秦之情矣趙之危急非周太王方輿比也奉之強暴非狄之西陸

恍惚可遷避此也奪之璧脅之兵彼尚知趙有人而少紓其侵暴子之璧爲之擊缶而不敢較彼且臣妾我而禍又速矣藺相如烈士也處萬死一生之地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之論雖揆正誼我輩書生平居坐談但有媿嘆耳

秦昭王五十二年是歲秦既滅周以秦年統諸國然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嘗敢稱天子

莊襄王元年大赦解題曰秦漢以後初即位肆赦始此

始皇四年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解題曰

入粟拜爵始此

魏公子無忌卒初周赧王五十年魏破齊楚兵賴秦救而定欲親秦而伐韓無忌曰秦有虎狼之心非盡亡天下之國不休願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安魏當是時范雎爲秦謀主以破韓爲首務所以親魏者特欲孤韓之黨耳信陵君之言深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秦已滅周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

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向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雖雄之勢殆未可量也其收合諸侯以折強秦也實當秦莊襄王三年敗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公子威震天下明年公子即以毀廢蓋安釐王始畏公子賢能不赦任以國政魏趙唇齒國也秦圍邯鄲公子數請賓客辨士說王萬端豈獨爲其身計哉及奪晉鄙軍以存趙則遂爲魏王所深讎雖迫於危亡不得已而再用之然魏王之猜且闇猶夫人也故秦間得行公子既廢日夜飲酒四歲病卒秦聞

公子死蒙驚始攻魏拔二十城置東郡其後稍蚕食魏十八歲而滅之公子之存亡關魏之存亡如此故漢高祖自少時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十二年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愚按四公子惟無忌有功當世前史以矯殺晉鄙事短之東萊獨發明其韓趙媿存亡相依之情以白其心凡書公子事必再三致其意故摠錄於公子既卒之下

始皇六年楚徙都壽春命曰即解題曰楚都所至命曰郢晉都所至命曰絳

始皇九年毒嫪作亂夷三族解題載嫪矯發兵縣卒及衛卒及宮騎及戎翟君公及舍人蓋秦之兵制見此凡五也王攻毒嫪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一級亦者秦之宦者本無拜爵之法也

始皇十年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解題曰本紀載茅焦言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又戰國策載頓弱面詆始皇不孝始皇怒弱告以山東戰國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乃霽怒然則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特以諸侯倍秦恐之

非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以尉繚爲國尉解題曰大梁人尉繚說秦曰恐諸侯合從願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諸侯可盡卒用其策大略與李斯同不過以金啗之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用每中

始皇二十六年滅齊初併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爲首所治秦之三輔及弘農郡其後并南越閩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秦初三年一郊收太半之賦貧民耕豪民田以十五輸本田主愚按

田主得其半若官又收太半於其田主將何從出耶亦可疑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解題曰爲此阡陌之弊愚按阡陌乃井田之阡陌秦開而去之非爲之也東萊於孝公之下自載秦人之說以爲決壞阡陌令其自說乃以爲開創恐不相合此事朱文公攷之甚詳

大事記以義帝紀年恐別有見耳義帝本楚懷王之孫流落牧豎項羽以人心爲楚不平借之以從來望所謂弁髦耳豈真天下之共主哉

張良教太子致四皓高祖不敢廢太子伊川易傳用
爲納約自牖之證溫公以其爲脅君而刪之二說
不同而大事記載易傳愚謂兩說自可並存蓋高
帝懼太子羽翼有人廢之必有後患而止非喜太
子之能用賢可付託天下而不廢也爲史者但存
其事是非自見似亦不必刪

高帝既崩呂氏欲盡誅將相而後發喪賴酈商說其
所私審食其者乃獲免其後諸呂欲爲亂又賴酈
商之子酈寄說呂祿解將印之國導之出游臘而
太尉得入北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劉

氏宗社矣張良智高一世佐漢開基其子辟疆乃
教陳平啓呂氏王諸呂以保身幾滅劉氏一於機
智苟濟目前不復顧大體之所在其弊乃如此雖
謂良之不才子可矣鮮題謂高后欲王諸呂故諸
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
屠愚按呂氏以朱虛侯劉章爲材武而結之妻以
呂祿之女其後知諸呂之遂謀者正此女而手殺
諸呂者皆劉章此殆天意耳若呂氏之欲誅滅劉
氏其心豈可測哉

賈誼服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

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誣大事記移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且絳灌漢初醇厚賈生年少好議論絳灌非之亦老成者之常情縱有之不可言譖

謂賈誼政事疏引君當道者獨缺焉

論漢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各引其證甚詳可讀見文帝十年

除田租解題曰晁錯鬻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稅除戍役令用晁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不必勞民更戍

漢景二年申屠嘉死漢相之威權遂奪

中四年作德陽宮此景帝廟也諱不言廟故言宮

孝武元光二年立太乙祠解題曰太乙之名古無有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寔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今繆忌新奏太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教哉元鼎五年甘泉太乙祠壇而五帝祠壇圍其下又以太乙爲尊於天帝矣

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解題曰公孫卿謂乾封三年今四年而旱益甚不正其欺罔之

罪而行誅何哉愚謂縱非四年而旱益甚國家亦何利於三年之旱而必封禪以求之封禪豈爲祈天降災而設哉封禪二字已爲欺罔不待四年旱而後爲欺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解頴曰漢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奏詔條察州司隸校尉部豫州部冀州部兗州部徐州部青州部荊州部揚州部益州部涼州部并州部幽州部交州部凡十三

巫蠱按武帝好方士而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呪詛其禍遂至殺兩公主殺太子殺丞相公孫賀殺衛皇后之親黨武帝好神仙之效如此而道家所謂度厄亦略可觀矣

吳人樓句踐之地 南至句無今諸暨地北至

禦兒今嘉興地東至鄞今慶元地西至姑蔑今

衢州地○瑯琊 今沂州○徐州 即舒州見

史記正義又鄒亦音舒○南鄭 鄭桓死於犬

戎其民南奔故以南名即漢中地今興元府○

新鄭 鄭在宗周幾內幽王時遷於南河○臨

晉 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名○母丘 母音
貫即古貫字在今濟陰縣南○扞關 周安王
二十五楚爲扞關以拒蜀蘓秦云趙之扞關陸
道之關也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張儀脅楚曰
舫舡載卒不十日而拒扞關李熊說公孫述曰
東守四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正義謂在峽州巴
山縣○黃池 吳王夫差晉定公會處在今開
封府東平丘縣見顯王十二年○咸陽 在渭
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皆陽也故名咸陽舊亦
別名長安漢高六年逐改曰長安○商於 商

落縣在商州東本周之商國也於林在鄧州古
於邑也○汨羅 史記正義云在洪饒等州楚
之東境○三州 河洛伊也漢分爲河南河內
河東號三河○龍兌 兌音奪趙地名○遼東
秦漢皆爲郡漢末公孫度據司馬懿滅之西
晉慕容廆據後魏滅之其地尋入高麗唐李勣
平之置安東上都讓府至德後廢○荆 楚也
秦避莊襄王諱改云荆○鴻溝 浚儀縣西北
渠水東經大梁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東
南流爲鴻溝其一東經陽武縣爲官渡○汜水

有二一在成華城東者音祀一在濟陰高帝
即位處音敷劔反○京索 京故城在鄭州滎
陽東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蜀 始見於牧
誓周元王元年蜀始聘秦○三郡 高帝定天
下分三秦爲三郡渭南即景帝右內史武帝京
兆尹之地河上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左馮翊之
地中地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右扶風之地蓋秦
內史掌治京師項羽分其地爲雍塞二國高帝
分三郡復隸內史而景武之世更其名○楚有
三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爲南楚出漢食貨志○北河 秦築長城並河
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又云運芻粟北河蓋
河自西域注于蒲昌海隱淪不見復出於積石
山屈而東北流徑於析支東北逕歷燉煌酒泉
張掖南又東過隴西金城天水又東北過安定
朔方又屈而北流爲北河秦之轉輸率三十鍾
致一石○方輿 趙縣名音房豫○山東 秦
漢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皆主太行太行在
漢屬河內在今屬懷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

以表地勢見高祖十一年解題○羌道 凡縣
有蠻夷稱道

右地理

關內侯 有侯號而居畿內無國邑見顯王十
七年秦二十爵注○飲飛 秦時少府有注戎
漢武卽括蒼鮑氏曰郎與廊同戰國策帝改爲
飲飛良云至郎門而反郎秦官也掌守門戶中
郎侍郎郎中爲三郎○中丞相 趙高官者故
名中丞相○三老 奉法也漢置縣鄉三老民
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爲三老鄉

一人又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九賓 周
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謂王侯公卿二
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史匈奴侍子○臚句傳
上傳語告一爲臚下告上爲句見高帝七年注
○五百 晁錯言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東萊
注云五百之名始此○翁主 諸王女爲翁主
言其父自主之

右官稱

北闕 未央宮雖南嚮以北闕爲正門名玄武
門又有東闕東門名蒼龍門而西南兩向無門

缺蓋蕭厭勝之術○冀闕 冀記也記教令於
此門索隱云○顧成廟 制度卑狹若顧望而
成○杲愚 連闕曲閣也其形若杲愚○桶
周顯王二十一年秦平斗桶權衡丈尺鄭玄云
桶音勇今之斛也○屬車 周末諸侯有貳車
九乘秦滅九國廉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
幘 秦滅趙以其君之冠賜近臣名惠文冠所
謂貂蟬也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爲絳帕表
其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謂之幘○貂蟬 同
上○杓 音鈞皂也秦尚水德郊社服用皆以

杓玄○黃屋左纛 車以黃繒爲蓋又以毛爲
幢置車衡左方上爲纛此戰國以來稱王者之
儀漢遂爲定制○行 高七年本紀行如雒陽
秦漢謂乘輿爲行如始皇紀行所幸有言其處
者死○即阼 文帝即阼曲禮曰踐阼臨祭祀
阼東階也王人所升降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
所以答酬賓客○褚 竹呂反以綿裝衣曰褚
見文帝遺匈奴書○比余 漢遺匈奴之物辯
髮之飾也漢書作比踈○犀毗 胡帶之飾亦
曰鮮卑張晏曰鮮卑瑞獸名○銅虎符竹使符

銅虎符第一至第五文帝始以銅爲之竹使符皆以竹箭凡五枚長五寸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圭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予郡國郡用銅虎符之守國用竹使符之相國家當發兵遣使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尺籍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朱兩轡 轡音反車耳反出爲蔽也二千石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

右宮闕器物

龜貝 右以玉爲瑞龜爲寶貝爲貨戰國以後

尚金錢而龜貝委之泥沙不用矣○錢 高帝十一年定郡國之獻人歲六十三錢又漢爵一級直錢二千又漢律人出一筭百二十錢又民賦四十又景帝詔訾筭十以上乃得官今訾四得官注云訾方錢筭百二十七十筭十萬也○赤側 以赤銅爲錢之郭○縷 租工反八十縷也○租挈 溝洫志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然則今之租契○綺 今之細綾屬織也

右錢幣

蘭石 鐵蒺藜也○渠谷 城上雷石也墨子

曰城上二步一渠二步一谷○虎落 若今竹

虎以竹箴相連遮落之○穹廬 旃帳也其形

穹隆故曰穹廬○核 灞上核音廢三月上巳

鄭會溱洧祓除不祥漢祓霸上魏以後不用○

勸駕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云必身勸爲之駕

○縱橫 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縱○上

計 秦制凡郡以春行縣勸農桑振乏絕秋冬

遣無害吏問因歲盡上計見秦昭五十二年注

○法酒 以禮飲也高七年注○來置酒 始

皇十年齊王趙王來置酒解題曰凡諸侯相朝

至國設燕饗以禮之未有賓客反置酒者蓋齊

趙畏秦而然愚謂此近世移廚之始○頭會箕

歛 服虔云吏到其家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

○端月 秦楚之際月避始皇嫌名改正爲端

○彫 音而輕罪不至髡完其彫鬢○陸海

秦函之地以其膏腴號稱陸海○倍稱 晁錯

書謂舉一償二稱舉也今謂舉錢○舅 父母

之兄弟爲舅父齊王舅父駟鈞詳見文帝三年

注○薪 讀芟同○泰階六符 三合也每二

星上階爲天子中爲諸侯鄉大夫下爲庶人星皆明則太平故曰符○醑 周赧王十九年中山虜施大赍醑按周禮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春秋祭醑亦如之注謂醑者爲人物裁害之神因祭醑而與其民以長幼獻酬馬疏謂祭醑而民相獻酬必合錢爲之故禮記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東萊云漢三人無故群飲罰金四兩詔橫賜得令群飲謂之醑群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醑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

右雜類

東萊先生呂氏作大事記將以上續春秋下訖五代天不假之年修至漢武帝征和三年而絕筆矣大要括類史記漢書之事凡散見表志而不載本紀及其餘記傳涉秦漢事者總爲大事記及參訂諸書異同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及考究地理制度名物纖悉者別爲解題又始於書序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序胡五峰假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再爲通釋其書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訂

甚詳晦庵嘗見其書於身後答書於其子
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萊文
惟大事記有益此其大約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四

慈谿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爲誣誕如序稱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爲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者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淨



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謂河上公坐臺
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
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雍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
人非漢人也一本作裴楷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
上丈人爲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尙在文
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全類市井
小說略不知古今辟老子之書又甚矣姑辯其妄而
錄老子書之有補於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貨孰多其愛必太費多

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強強梁
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
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
天下先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治
太國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爲之於
兼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小曰明守柔
曰強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
棘出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後辯 其書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於絕仁棄義
者言之激翁張子奪者陰謀之之又云彼自
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
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
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踪固千萬世談諧小
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若子老子
之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
明白中節今隨其篇錄下方

內篇

爲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射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安時而處順

外篇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
而不可不擇者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
人利物之謂仁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
爲天下周此不易之道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
尚齒行事尚賢

雜篇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 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而財其
甚者也

後辯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理者
則又甚於老子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
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
之不常以亂其常如糜鹿食蕪則因謂民食蕪
粟者爲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滕防盜
者爲盜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
因謂文采鐘鼓爲無用於是乎混而殺之謂是
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
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
理盡絕於是乎又復引而神之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焦爲天下之至人嗚呼此誠亂世之書而
後出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
變之無人生而有血氣必知安得而使之無果
如其說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驚不悖猶可也
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無之理童子
猶將笑之柰何其文竒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
宿儒反或溺之耶嗚呼悲夫盡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上天謂老子西出關爲長生
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
聃之死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

經之名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盡出於莊子

荀子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

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闡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

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爲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
縱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
耶而謂蘇爲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

後辯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

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
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
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
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其失正坐不自
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
錄蓋彼所以僞者人爲之名而非詆僞之謂若曰

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
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
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
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
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
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
指爲小疵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
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
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
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

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績為當然而厚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泆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荀子注於驚馬十駕之下云有缺文愚按驚馬十駕功在不合此二句正相聯屬若曰馬驚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行而不止耳又於以孤父之戈觸牛矢注云喻以貴用賤其說未

聞愚按此章戒鬪謂好鬪者不足與之較也孤父之戈良器也牛矢至賤也而觸之是自襲其良也君子與小人鬪之譬也若曰千鈞之弩為鬪鼠發機云爾何未聞之有

揚子

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異為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粗淺首章謂倥傯顛蒙恣手情性是既不

知有物則秉彛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
教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
辨爲先而雄辯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盡
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爲言果可爲法言之首乎
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
之論止於事故不能知孟子之醇楊子當正論已明
之後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故雖以溫公之淳厚終
身爲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頌正統等而廿亦終
不謂操爲西伯謂雄爲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
豈一人之力可強而易置之耶

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爲二教蓋亦
六朝流習耳亦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
何以息諍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
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
主標效野鹿之說謂上無爲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
死不親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
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趨於治太古何嘗有治
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且上果無爲則下亦無能
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德與無爲而以
戰言雖老子夫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
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志長而晉亂非老莊
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
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盛詩書者乎嗚呼曾謂文中
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爾

曾子 近世劉子澄

子爲曾子與此不同之

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倣而爲之言雖雜而銜然其
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
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
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弘
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
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
以天圓地方之說爲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子華其字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

也事亦見孔叢子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蓋本其書多晏子答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之說而能自攻其徒欺誕之語且尊孔氏而其文亦蔚乎可觀賢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不遇余謂縱不生齊晉間亦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今釐其說之正偏爲二

公仲承開黃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

異於雲惡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千世之後必有
人主好高而慕大以父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
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甚
矣世之好譎怪也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
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憇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
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黃帝之鑄鼎是
井中人之譬也晏子曰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
氏休戒於塗髮子華子曰士階塗絲之說野
人之所稱道而傳所不傳者也夫堯舜之備

物也如此烏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
有所謂塗墍以自休戒者凡其辨誣如此皆說
之正者也

太初胚胎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
曰玄栖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
玄栖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精
又曰大道生三元縱而守之爲三極衡而施之
爲三紀上下貫焉爲三才通於一萬事畢凡皆
虛無而無言於理如此等語去亂未央也又曰
有意於治則亂矣凡其立異而自畔於理如此

皆說之偏者也

管子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
手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
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
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
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
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復熟再三而條列
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可爲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
道家以爲高侈廢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爲怪管

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
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者爾非管子之
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臣輕重之篇然牧民之
篇最簡明大臣之篇頗紛飾輕重之篇殆傳會牧民
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
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
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大臣之要曰
相公入國踐位之年欲修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
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祿

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
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
去國五十里爲閔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劫
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
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
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
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
何行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
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
請隰朋爲東國賈齊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

衛游季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
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連乎狄反不量德而伐
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
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
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
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
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
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
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
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

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
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
此之屑屑哉伐道新冬者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
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
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然
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所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
周采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
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
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
無貲之寶以贖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

千金焉凡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
他也則以石璧聘函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
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
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
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編素朝豪家使事燕
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張之
凡其轉虛爲贏博於足民如此通枕莊之水以致鳧
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游息農
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商重農輕則下令藏
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

三斗東雜穀三釜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得自粟

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力弓弩多臣也

也則下令聘鵠鷓之所住而民皆言遠反也

匡較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杜柴池使牛

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賤鄰

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來而盡

并其地魯梁出緜則身先國人以衣緜使魯梁皆弃

農而織綿俟其田荒則徹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紫則鑄金境上以

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條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
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
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
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
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裒百
姓之積凡此皆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
以富其國其在鄰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
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
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

積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

煠去

古人之教藝畜果不過使之自養今顏色鼓舞

之以為已利甚至璫計食口鍼刀未弔每加分以盡
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為
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
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鷹鴻飛四時三幣臨死戒勿
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
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
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
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

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
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
道家學故云爾

本書既雜然矣爲之註釋者復多抵牾四傷之篇
誤名百墜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
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
物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乎幼官五圖皆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

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是故忘主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
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
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殊爾比周何是之有乎
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
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
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
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
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乃釋云無禽獸之
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其他難解章版注篇

末云四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
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擗擗擗宅拊反擗丁壁反擗丁佳準字不似十草

封澤言澤之多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卷十三覆大

方地也十正監筴正統也當與征出見王篇筴

穀賊田中木也見冬終則有始與天壤乎言蓋也

券契券日券合曰契歲有四秋春秋鐵夏秋

卷二斤也卷二十四綫綯上息列反下直喬

五行高言益行注云益大

列子

列子才穎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寞然察造化

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

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

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

悔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遺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揚朱

故其書有揚朱篇凡揚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

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

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與

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

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

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遂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有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

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楚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與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爲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爲自苦謂桀紂之縱爲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辨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爲非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爲八篇之最舛 九淵之說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所本耶

墨子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吾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言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

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
與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
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
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
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爲尚親戚則不
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
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
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
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
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

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揚擇焉未精之辨
何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言凡二其後以
論稱者多彷彿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
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
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文子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文子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
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爲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
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一百

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老先能師老子耶范
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字耶此偽一也老
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
書述皇王帝霸而勸乃伯字後世轉聲爲勸耳平王
時未有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
之事而書以爲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爲之者殆即
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
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爲
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
召漁陽鞞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爲之辭然

用老子之說者文術意重淡於嚼蠟者又散漫無
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
今略類分其說如稱爲惠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
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
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
散雜類此旣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旣非
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旣非禮義矣又曰不知
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
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世
推移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贍者未

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恩意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禁姦偽則齊於道矣

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釋人譽則撲音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

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汗濼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篚帛有襪水旱之間謂熊羆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此傲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噫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字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鬼鬼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七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爲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爲是費辭哉如曰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爲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人
生惟以速死爲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立言哉

鵝冠子

鵝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顧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謳藉誅咄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宋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已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己言其才

商子名熊逢行珪序其書云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
王曰老矣熊曰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
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
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
語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忘如以
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
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
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日起語而以昔
者追述文王之間既託文王而又下又魯周公且不

未知自稱政曰者為誰逢行珪既不能明言而反釋
以為政術之間則非辭矣

商子

商子者公孫商鞅之書也始於報章督民耕戰其文
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
亂況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御史之號實用
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為斷者
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
應煩亂若此真偽殆未可知

書以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
惠十者皆避秦戰而禁之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
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
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踈遠一
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
秦獄愚莫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老聃氏自全自
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詭糾至此嘻亦可悲矣然
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
橫議往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
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
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柰何韓非

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
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
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
於異端有嘗詰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
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籥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濟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
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
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
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
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

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鈞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之鑿跡崖石之蹟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覆孽

即近世所謂盤量射隱即近世所謂精啞

見卷十韓路笑

射隱

卷十六齊在

嘆息

卷十五慎火塗隙

謂窳突也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二十年駟頴乃殺其人而用其書其說小有

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其書以無厚名自篇則其發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此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不當棄其人耶

真子

真子者例陽人真到之書也始於威德終於君人說五篇數百字各自斷其說大約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為天子民難處而各有所能因其長短而用之臣有事而君無事說無背理亦無過於人其書無叙古稱田駢慎到殆此爾

其言依法以治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爲均也所以塞怨望也愚謂此一斷於弊法者耳若以理爲斷則以吾心而裁輕重何嫌耶然子華子亦曰分財賄而投鈎策非以夫鈎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怨也蓋當時之論已然矣殆以戒人情之任私者耶

世俗分物折其物爲曲折而藏其中以折之多寡

爲說而作取之此鈎也今易以闕字當考

公孫龍子

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爲說者也其略有四一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

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其二曰物莫非指謂指者指斥是非之名物各相指是非混亂終歸於無可指也其三曰雞三足謂雞是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也其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手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與白爲二物其無稽如此大率類兒童戲語而乃祖吾天子正名爲言嗚呼天子之所謂正名者果如是乎若臧三耳之辨亦卒公孫龍然孔叢子與呂氏春秋載之此臯及焉

尹文子

尹文子二篇以大道自名而所學乃公孫龍之說九

流所列爲名家者也。因緣白馬非馬之說而生好牛好馬之說。復檢拾名實相亂之事以證之。無理而迂。不足言文。而頷以夫子正名爲據。嗚呼。夫子之所謂名者。果此之謂乎。道喪俗壞。士有謬用其心如此者。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時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竒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戒歟。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

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陳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爲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者怪而巳古語
有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
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于以汨天下之正理
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比類而於其紛然
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
曰橘袖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薺葉夏死而
人曰夏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
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氏爲本此爲反本之名言
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爲警世之精語
又云毀譽之於人猶蚊蠱之一羣此最爲誤人之

鄙論始作衣者一人耳十三卷以爲伯餘十九卷
以爲胡曹此則集衆爲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九方臯臯字作堙

見十一卷

文人謂老而杖於人者

見十一卷

蛤黎

見十一卷

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歛

見十一卷

介子龍蛇之歌

見十一卷

薦梅

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
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
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
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

謂理爲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
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爲道若以
道爲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
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怪也道固無
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
人作爲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弟
弟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
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爲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爲
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
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爲寓言而

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爲真有其人焉吁可怪也然
雖可怪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爲過高之人心之
妄爾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
人之道其間橋馱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
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
爲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
書而誰耶抱朴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
人則以龜鶴爲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耶天生萬
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
自陽動而陰蟄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爲壽龜鶴之生

也自以千歲爲壽柰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所
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
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
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
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
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
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
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金丹太藥導引之說欲
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爲息胎亦何息之有
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爲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

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暑推移時至亦
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
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
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爲可知是又
使人縱于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詣鍊他物
爲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
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
斤之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贓乎不
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爲禍福乎河
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賂

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
甚至謂煮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
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
具而顧乃力主其說說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
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三
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
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爲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
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
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放傳
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

使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
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
今元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
海之衆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
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
世之愚不肖者用其道引之術以欺僞道傍流落乞
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
黃白之術以燒煨煨僞終無一成徒產賣其祖父之
田廬以至貧窶過故曰抱朴子其僞書哉不然葛稚
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
有揚州稽史君信之嘗贈玉卮古強昏老易忘一
日爾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客
死壽春黃楚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以
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新易衣食困
劇自還給其家云爲老君牧龍崑崙山龍失得謫
而逃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
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給其家云謁
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爲斥仙人洛中
有道士忽自稱爲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
故併錄之

劉子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爲代往往雜
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爲證皆會粹而成
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錄
事凌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且謂五十五篇取五

行生成之數於義無攷焉然又謂劉子名畫字孔聖
而無傳記可憑或者淡孝政之自爲者耶

贅隅子

贅隅子者本朝仁宗時蜀人黃晞之書也效揚雄
法言而文則衍然其識有過於雄者雄之首章曰學
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晞則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
知而能行者尚矣其闢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
今竭其財以奉天猶割肉以啗其口其闢異端則曰
腐薪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
持天下或問扶蘇立則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

能技其將枯綿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
之勢亦已去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曰終日求道
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偽而浮僞入焉古之譚人
也其論君子曰小之於洒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
其論治道曰百官謬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
耳其論處世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又曰財
豐者用益勞而又謂使夫子之有餘蘊者子淵也性
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
諸子詭言而已凡皆切近於理雖王通亦雜於異端
不能及也豈義理至本朝類開明歟然其言性謂形

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繆矣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有也惜

宋齊丘化書

濂洛之門

始余端平甲午讀書餘姚見同舍生有宋齊丘化書覽之欣然輒用其氣之說答權政氣略策以氣貫權政略三事文亦竊效之主司漑太博驚喜及拆試卷手持草卷先聲之衆曰有卷合冥魁而文恠不可今實第四一時朋友亦爭傳視傳至漑太博監宅石橋孫氏此卷不還矣今夫之三十六年再閱化書乃大不然其書之目凡六一曰道化則竊用莊列之故智

借物類偶然之變以槩人事實然之常因謂彼可化此亦可化不思人與物異此非彼此也二曰術化則陰祖呪術之小見指蕩穢者能召五帝之氣與伏虺者能役五星之精因謂風雲可板江海可覆不知乞食之虛喝非立言之接證也三曰德化謂儒者之講五常如醯雞之遊大虛井蛙之浮滄溟必忘其名而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苟德可以將何必廣布帛有此理否耶其殆以儒爲戲之劇語耳四曰仁化謂德清淨也無以自明故授之以仁仁不足則義濟之木伐火也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鬪爭

有此理否耶其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狂論耳五
曰食化多爲之說以明食之重可也謂食爲五常之
六五常爲食之末既異於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之說矣其謂民事莫急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則君不
知有君是得許行之說而又推衍太過也六曰儉化
多爲之喻以明儉之益可也謂儉爲五常之本五常
爲儉之末既異於儉不中禮之譏矣其謂禮貴於減
儉貴於不盛則儉與禮相背是得墨子之說而又刻
畫太深也凡此六化謬妄顯然而昔乃嘗感焉蓋其
引類多巧造語多華其文簡縮絕與今異焉耳故各

章既標說其非而又總記其要以自誌其悔亦欲來
者毋蹈余之悔而已若齊丘者敢竊犯先聖之諱
至自謂能與之齊其人亦何足責且其對徐知誥畫
煙灰謀僭偽意莫急於兵與粟矣今謂兵必可廢粟
不必廣其說又何足辨然其仁化有謂異類懷仁義
之性人殺之反不仁不義儉化有謂奢者富不足儉
者貧有餘此雖老子慈儉之餘說亦足警愚俗不以
人廢言

子家子

子家子者近世眉山家願養正所著也謂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若不精一則流而
雜矣又謂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身也
其言之易如此此其所以著書歟然多律已處世之
言有補世俗如世所編省心雜言之類惟其言理義
勿於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却恐未安夫六經所
以載理傳註所以明經以此爲戒而求之性此不立
文字而見性之佛也

慈谿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終

應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耻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
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
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若直
為之序儒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
之聖刻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
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
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固以



以續史遷傳然樂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又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於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通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曆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畢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鴈雁來此則云候鴈北服蒼玉則云服青玉草木萌動則云草繁動草木蚤落則云草木早落風暴雨總至則云疾風暴雨數至○孟春紀之次曰木生言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官而反害生則失所爲立意謂孟春爲生之始因欲爲人上者保其人之生也次曰重己言以顯養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言處大官者不欲小察次曰去私以去私而後能

公也凡皆演所以生之之道也。○此卷載荆人遺弓而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愚謂亡弓而索之者人情也事理也亡而不索已非矣謂孔子爲欲去其荆已度越而爲奸高之說孔子必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高而爲湯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曾進一層覽者脫然此後出曠達之所從始以爲至公之證矣。○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元辰注元善也辰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爲元日三命家又有元辰與此不同

○螿人引車以螿也○螿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烏獲疾引牛尾絕力勳音單也而牛不可行逆也五尺孺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注之誤。○命之曰招蹇之機注云蹇機門內之位也遊翔至於蹇機愚按此章以車螿爲招蹇之機以酒肉爲爛腸之食以声色爲伐性之斧三條並列旨義甚明蹇者蹇蹇顛沛之意若曰自佚太過乃招致蹇蹇之機耳若以蹇機爲門內之位則下文以腸食爲一味以性爲一物可乎。○聲禁重色禁重禁声色太過耳注誤以聲爲聲譽之

聲不欲聞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害其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奮精神為說以春多雨則夏必為旱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歎染絲之說謂國亦有染乎亦有染欲所染者得當次曰功名謂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之者務務其所以歸凡又因貴生而展轉其說者也。彭祖在七。醜黃蚋聚之徒水則必不可以水致蠅雖工不能

以茹臭夫

蠅蠅合空

茹是也讀如

舍來

音道也初入

學官必札於經也

春紀次曰盡敬謂當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

便生而年行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

來次曰先已謂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故詩曰

執事知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謂其為

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害其天

則知精次曰國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

天道國法王法之而令國則無所擁矣凡又因貴

生盡數而後其說者也。此月薦菽衣注云春

皆尚青薦鞠衣未通按月令注黃桑之服將蚕祈
福也。○鑑

孟夏紀次曰勸學謂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
而始於尊師次曰尊師謂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
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
縣子石齊國之異者也學於墨子次曰誣徒謂人
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反諸
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次曰用衆謂善學者假人
之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
取之衆白也凡皆以學爲說。○魁士名人也。○

紂作胡粉以用衆

仲夏紀次曰大樂謂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道
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謂之太一次
曰侈樂謂亂世之樂愈侈而民愈奢宋之衰也作
爲千鍾謂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
音次曰適音謂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
心也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次曰古樂謂
古者襄氏發辟多風而陽氣畜積故士達作五絃
琴以來陰氣陶唐氏陰多歸伏作爲舞以宣導之
黃帝命伶倫作律呂堯立箬更乃拌粉五絃之琴

作十五絃之瑟命曰大章舜立又益之爲二十三
 絃凡皆以樂爲說○長至日注云夏至之日晝滿
 刻六十五故日長至愚按月令稱日長至此云長
 至日恐字誤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
 也長至者日長之極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
 乃短至也○舍桃桃也○太一勿疑○闕終也
見上文此時○谿虛也見適音○闕終也
未爲神名也○注之誤齊之哀作大呂注云陰律十二
八關注○注之誤齊之哀作大呂注云陰律十二
蓋齊初爲樂器之大
皆於十二月之律名

季夏紀次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分所生益之一

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
 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
 射應鍾爲下而分之十二月又極之十二月之人
 事始月令黃鍾也 注云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
 者下生次曰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爲南
 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爲周南召南昭王征荊涉漢
 梁啟辛餘蘇振王比濟發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
 颺實始作爲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
 有娥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搏璣璫復以玉篲少選
 發燕遺二妃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也甲

取民室之子以歸斧斫其足曰命矣夫作破斧之
歌始為北音凡皆載音之初也恐未必然耳次曰
制樂言周文王地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發
或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
以樂為說○干馬也音如○少選項史○盲風
音冥○穀生此書
也○
秋紀次曰湯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固剝林木以
戰勝者為長又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足治故
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又之立也出於長長
之立也出於爭惠謂此柳子厚封建論之所祖也

次曰振亂謂世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暴謂初
守之兵皆不義次曰懷寵謂先發聲兵以救民以
家聽者祿之家以鄉聽者祿之鄉以邑聽者祿之
邑凡以秋故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己則三軍可使一心次

曰簡選以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為證次曰決勝
以必義必智必勇為本次曰愛士謂秦繆公飲盜
駿馬者以酒而脫韓原之急趙簡子以白驃救其
臣陽城胥癘之疾而獲翟人之前凡以秋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順民謂湯禘祭林以身為犧牲文王歸

千里地爲民請炮烙之刑句踐有酒流之江而民
共之然愚恐皆未必有此事耳次曰知士謂靖鄭
君善觀貌辨劉貌辨以死而回齊宣王之怒得釋
相齊恐亦戰國策士之夸辭爾次曰審已謂澤王
越授皆不知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兔絲無根非無
根也伏苓是已慈不忍鐵或引之也月望則蚌蛤
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養白
基射光中石矢乃飲利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
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誠乎牛
也鍾子期夜聞琴聲而知其悲申喜聞乞人歌於

門而乃其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况及西兵而
及感動之道也。射石没羽此以爲養由基此事
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節後戒修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
狸之患水泉之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感哉
後葬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次曰安死
謂天墓無不相也而出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季孫
有喪以璣璠收夫子曰以寶玉收璣猶具骸中原
也次曰異賢今以百金與搏黍示兒子兒子必取
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示鄙人鄙人必取百

金矣以抑氏之璧道德之至言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次曰異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枯骨孔子荷
扶問人之公擗杖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
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隨兒文擊怒齊王

怒音

也皆代其君死次曰忠廉謂要離殺慶忌弘塗
報命於衛懿公之肝凡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
齊人好勇者相飲相啖其肉至盡愚恐無此事次
曰長見謂周公大王預知後世具起知去魏而魏
失西河之外公叔痤知衛鞅出境而魏不安凡以

附傳及之後不曉所謂

季友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騷謂晏子辭金而受粟後
以死報晏子愚恐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
推遷去爰旌目吐盜之食而死為介次曰誠廉謂
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歿武王使周公盟勝
鬲使召公盟微子聞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為正
史絕不同次曰不侵謂公孫弘為孟嘗君說秦昭
王凡亦於季友事無賴右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
意主豫讓云

八覽

有始竟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注天虛而能施地實而能化天有九野中央曰鈞

天東曰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

顯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各以二十八

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區至陽天星張翼軫地

有九州豫州周也冀晉也兗衛也青齊也徐魯也

揚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也九山則會稽太山

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大行羊腸孟門九塞則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般井陘今此句注居庸九數則越

之吳區楚之雲夢秦之陽晉之大陸梁之園田

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六川則

河水赤水河出崑崙崑崙東北赤水出東南遼水出嶺石山上黑水

崑崙江西北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次曰名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

火代火者必水又氣至而不知教備將徒是為秦

設也次曰去尤謂亡缺者意其鄰之子動見其竊

鉄此尤也初為甲裳以帛公息忌勸用組因令其

家為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毋以組此

亦尤也愚謂邾君固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

而身自利之亦何恠人之傷而君之惑耶次曰聽

禮記卷之五十一

言謂攻無辜之國以索地未不辜之民以求利而
欲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謂此語足
以觀國之情次曰堯舜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今
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次曰
諭大謂山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此篇載
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意
意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而世又以言周公

兼行鹽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載曾子言孝
及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聖正而又顯可讀也
次曰本味載伊尹說湯以至味備物產之美皆傳

會之言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是湯為口
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見秦惠
王三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
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
之而遠又之而近者時亦然次曰義魯魯晉文公
城濮之戰用密犯之言而實先雍季以雍季不肯
用詐百世之利也趙襄子晉陽之圍用張孟談之
謀而賞先高敖以高敖危殆中獨不失君臣之禮
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也次曰長攻載越
滅吳楚給蔡滅自趙襄子以姊妹代君飲酒而以

大金斗擊滅之然愚謂楚趙之事盜賊之事也次
曰慎人謂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
可次曰遇合載客善吹簫見越王越王不善為野
音而反善之人有大臭者規戒兄弟第妻妾知識無
能為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曰敢治讎陳侯甚悅
之使之楚又王怒毋師伐陳次曰必已載置豹好
術離俗齊陳示食穀竹六衣尚温滿絮身馭山林
岩壑以全其生不靈其年而虎食之。此篇載伊
尹生於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孕而有神告之

曰白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果走
十里而顧其邑居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空桑愚意空桑地各好事者因為之說耳此書第
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腹空桑則前乎伊尹之
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而自相背馳耶
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具起變之數之而見惡
氏菴之民其虜也不憂繫繫而憂死不得焚凡言
風俗之難變又載趙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
愚按正史云添為飲器非酒具也此恐弗考
又載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不知

何故

慎大覽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
尹馬恐未必然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
有憂色孔子賢之愚恐襄子之詐術孔子未必為
其所欺也次曰權欺以豎陽穀進子反以酒為小
忠大忠之賊虞受晉賂而假道為小利大利之害
又智伯欲伐中山鑄大鐘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
公齊相子產魏文侯為證次曰報更載鮑桑餓人
之言曰臣官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
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為孟嘗君說齊救薛云薛不

量力為生王立清廟故善說者豫其勢言其方豈
用強力哉次曰順說云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
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載北方
有獸曰羆羆居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羆又
距虛取耳草蹶有患也蝥又距虛必負而走此以
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載鮑叔管仲召忽三人謀
獨管仲謂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使鮑
叔傅小白次曰貴因云如秦者立至有車也適越
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賢者

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次日察今云有道之士以
近知遠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
翔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臠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劔自舟
墜水遽契其舟從其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
劔不行求劔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
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篇載孔子
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

其說可以訓。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夏
篇又此書不苟論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

見於顏面之意可左傳喜知也之證。車依輔輔

亦依車注車子也

先識覽載夏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晉商駁將
亡也內史向擊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
以圖法歸周周威公問孰先亡曰晉先亡居二年
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二年中山果亡又
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求諫臣
去苛令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

周分爲子白圭之中山辨去之齊又辨曰之二國
皆將亡次曰觀世云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
尚巍巍然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
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因載晏子
禮越石父爲客列子弊鄭子陽之粟次曰知接載
相公問疾倍仲言豎刁易牙啓方不可用之詳其
文可誦次曰悔過蔡繆公違蹇叔敗殺之詳其文
亦可誦次曰樂成載孔子用魯子產治鄭民皆始
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功魏
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決鄴水之功故物物之中

不可不味也次曰祭綴載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魯人不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必拯溺者矣愚謂此可與論語所記辭粟請
益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
而敗宋之師卻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曰去宥
載鄰父有言鄰之梧樹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因
讀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
清旦衣冠往鬻金之所攫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
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次

曰正名謂齊者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
潘王知說士而不知其所謂士國殘身危

先覽載武王言紂辟遠其子爰近姑與息然則姑
息二字也。此篇又載孝經曰高而不危之和其

民人然則孝經固古書也

審分曉謂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君於車上而任
驥則驥不勝人人生好治人臣之事是與驥俱走也
次曰君守以靜而無知爲君道次曰任數以耳目
心智爲不足時次曰勿躬謂聖人之所不能所
以能之也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能以盡五子之

能况人主子次曰知慮言其想志意靜虛以待愚

按此虛無之說而近世張橫浦諸人主之者也次

曰慎勢言吞舟之魚防戾則不勝螭鱗又載慎字

之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

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狗不欲兔也邑定

矣故泊在乎定分次曰不二謂聽衆議以治國

國危愚按此近世國是說所由出也次曰報一

謂一則治兩則亂。此篇載顏回攬食事謂孔子

望見與家語所載不同。選間選間領史也。二

十官自大統以下。象譯狄鞮東方曰羈虎曰狄

十官皆作始之人

象譯狄鞮

西曰狄鞮九曰譯

皆得也。○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審應覽謂人主言不欲先所執要矣次曰臯言謂人
主言不可不慎次曰精諭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
姬先知晉襄公欲襲周而襄弘先知與前篇所載
管仲欲伐莒東郭牙知同次曰離謂載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析之反覆一事
而兩爲之謀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
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

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
而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析蓋世所謂教訟者之
祖矣次曰淫辭載孔穿析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
王不辨善惡皆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
呼輿輿謂也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
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子
之爲舜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之作他行稱此
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次曰應言戴魏故誅魏王

入秦及凡辨說之事次曰具備載宓子賤治堂父
請吏二人書而勸掣其肘魯君使其自爲之三年
而漁人不敢欺於閭行。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
蜻者每朝居海上蜻之至者百教而不止其父告
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愚謂此以海
鷗之說移用未必有其事也。喙而不啗金關。

煙視媚行言新媚

離俗覽載舜讓石戶之農又讓北人無擇湯讓卞隨
又讓務光愚謂因莊子寓言竟讓許由而世因增
衍至此又黃帝身而之餘子亡載得示不實矣
畏而死今此將來必不此矣齊之實卑

嚴粲有壘其面不自決索其形不得死之次曰
謂此當務則未也其心之不辱有以加乎次曰
高義載子囊石渚之死然愚以爲義則未也次曰
上德載暴者孟勝爲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載閻閻試其民於五湖
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
火次曰逼威言桀紂之禁不可勝數者令煩也次
曰爲欲謂羣狗相爲君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曰貴
信以齊桓不背曹劌之盟爲證次曰舉難以齊桓
與寧威爲證。此篇載魯共公欲觀重耳駢脅履
袒而捕池魚爲左偏不同然恐無此理當從左氏

禹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侍君賢謂人之所以羣者以君道立也次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次曰知分載次非刺蛟禹濟江黃龍有舟之事次曰召類宋司城子罕南家之牆轉於前而不直兩家之漆徑其宮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曰達辯謂人皆說鏡之明已也次曰行論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爲事次曰驕恣謂人主之欲於謀事之當李相諫之齊宣爲太室春次曰觀表載郟成子受右宰穀臣之璧穀臣死於難喜之難使人迎其妻子閭室而異之次

祿而愈其子長而返其璧。此篇載列積之高類推之履注辭類也祛步堂下注祛步與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爲善說者之論惠施說媿太子緩葬期封人子高說段喬緹城築祈奚說范宣子釋叔尚皆善說者次曰察賢言媿文侯禮賢國治身逸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以星出入巫馬期間故宓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謂燿燿者務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火也次曰鑿爲載子

華子諫韓昭釐秋身傷生以憂爭地中山公子牟
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媯闕之下柰何
詹子曰重生次日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入楚轍不攻宋次日貴
卒謂所為貴驕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取之而
駑駘同荆王死貴人相為射吳起又伏尸揮矢而
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公子糾為小白爭先
入管仲射小白中鮑叔御小白僮管仲以為小
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凡
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猝○此篇

媯闕注媯媯高大故曰媯闕○又載禹疏河決江
為彭蠡之障愚按於地里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讒太子建慶封與崔杼弑君而又
殺崔杼之惡後皆族滅次日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
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交應侯去秦而莫之
與續經欺公孫與仕趙而人莫與同朝次日曰疑似
載黎丘夫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真子次日曰壹
行謂行人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
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
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而泥士乎次日曰求人載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嗚噫巢材不過一枚魚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已卑矣不過匹天知足耳次曰察傳載舜稱夔者一而足矣而世因謂夔一足宋丁氏穿井免人外沒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衛有讀晉師三豕渡河子夏證其爲已亥愚謂此則有合於察傳之義。此篇載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喻也。銘

乎金石

注金鐘鼎也
石禮碑也

貴直論謂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宣王援於齊湣燭過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寵厲矣次曰真諫載鮑叔奉杯爲壽勸桓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審威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真諫若葆申謂楚文王非當管愚恐曉人不當如是也次曰知化載子胥諫夫差不從次曰過理載齊湣王亡國居衛帶益三圍次曰壅塞載亡國之主不可直言之事次曰原亂載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請也罪之趙衰辟伐鄴之賞自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從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贊能謂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一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鮑叔薦管仲而齊霸沈尹筮薦孫叔敖而楚霸次
曰自知謂敗莫大於不自知有得鍾者欲負而走
不可以椎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之奪已也遷揜
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次曰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
皆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

罰爵祿之所加又主又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當宜
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次曰博
志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審越之事人休吾不敢
休人即吾不敢助步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
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戰則有善相者
謂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有好獵者不
得獸則狗惡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
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良狗則數得
獸矣

似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爲晉陽簡子曰往夷

而應釋生增之卒以免難之當賞并錄次曰別類
草有莖有莖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高
陽應將為室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
將燒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
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動塗益乾則輕以益動
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而為之室之始成
也善其後果敗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子夕則
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言時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次曰分職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
一曰千室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次

曰處方章子為齊將攻荆六月而不戰齊使周最
趣之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死於臣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
次曰慎小中勿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燔而焚
宮燒積人之情不感於山而感於水

上谷論謂一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氣脹然不濼次
曰務大務善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
知變為人臣而免於驚爵之智者寡矣次曰士農
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次曰任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

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昔謂水草也冬至後五十次七日始生則土發故耕

曰辨土謂地竊苗相竊草竊為三盜去三盜而後

粟可多次曰審時謂禾麻菽麥各欲得時。此篇

載唐尚敵五為史敵年者年相若之名也。肥者

欲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藥又。六盡耜所以

成畝其傳八寸所以成剛注耜六尺其刃廣八寸

居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愚意耜者今

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回亦廣六

尺而成一畝此之為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

總名其傳八寸所以成剛者

而起其長寬畝云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闊此之
謂剛注以三尺為剛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耨柄尺
其耨六寸注耨器也愚按今浙西耨尚用苗間之
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

曰遵義曰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為一體雖

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雜出多主於卑謙損節

背理者寡特非地上老人授子房乎亂世之書耳張

商英乃妄為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六本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至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子房家於至被中獲此書何其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

陸賈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金禹捐珠玉道取其甚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雖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有遇合八曰

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賈家儻士所言賈本以詩書董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恐不如是書組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鉅奸臣賊子之黨者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

篇成無焉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論秦興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卓。過秦下。謂天下向秦莫得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軀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位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并天下白風子嬰之世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世能反秦政天下或可求亂然千百年賦詩蓋及至

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當道論也

宗首。係治安策今或親弟謀為東帝一段文有略增趣

數寧。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流涕太息至射獵之娛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傷。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

藩疆。係治安策疆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係治安策尾大不掉一段而先引楚靈王大城陳蔡葉與不美的邑後遂作亂之事為證終之

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漢天子與諸侯無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儀號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大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曰后宮門皆曰司馬闌入者皆為城旦數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俱弃市曰今日陛下曰乘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為僕僕亦臣禮也然

稱僕而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足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禮儀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環。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此亦無山東之憂。權重。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之冠處文勿謂無敵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

五美。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感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而誦聖一段

制不定。係治安策體辭之喻一段先引黃帝誅同父母親第天帝以定天下為證

審徵。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子寧使齊寇得麥母使不耕者得獲為證

階級。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

俗激。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糞一段文補增

瑰璋。謂瑰政予民而民愈貧璋術奪民而民益富

蓋以抑末趨本為說

孽產子。係治安策窮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

云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其一也

臺通。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

定地勢

屬遠。謂遠衛之弊

親疏危亂。係治安策言諸侯王二段

憂民。係蓄積疏言三年耕餘一年食

解縣○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流涕者此也

匈奴○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羣于爭其民則不匈奴猶振槁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好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表錦綉車騎以壞其目一餌飲食醢醢以壞其口一餌婦人樂舞以壞其耳一餌堂宇園囿以壞其腹一餌佐酒戲弄以壞其心一餌凡以施之降者以誘其衆來下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南鄉歸漢猶水流下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

守遠期五歲近期三年匈奴亡矣

勢卑○歲致金繒是入貢職於蠻夷也勢既卑辱禍且不息以臣為屬國行臣之計休屠擊頭以草膝行頓額請歸陛下之義臣歸田廬不復滂末廷忠臣之志快矣

淮難○恐接王淮南王子以白公勝報父仇為戒無蓄○係積貯䟽亦終之曰可為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欲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傳職○保傳皆言教太子而保傳之文則治安策之文也

連證○說主從謀以紂死左右弗助為戒以陶朱公
決梁疑獄上璧異價厚者價貴為勸

輔佐○有上執政中執政下執政之分

禮○首載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
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又曲禮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至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一章在焉又訓釋
詩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
園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饋牲而
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故其嘆之也長曰
于嗟乎古之善為臣者亦若此而已

容經○志有四與容有四志言有四術朝廷祭祀軍
旅喪紀四者也○端股整足體不搖曰經立因

以整曰共立因以整拊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立容

○肅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
尊者之勝曰共坐仰首視不坐尋常之內曰肅坐

廢首低肘曰早坐坐容○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

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之而任行容○趨以微

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旋

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鸞儀其固復也穆如濯絲辭旋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拜以磬折之容

其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

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拜而未起候容

佩玉○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捍珠以細其間琚

鵠以頰之○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揅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

春秋○楚惠王食寒道得蛭而吞之鄒穆公食鳧鴈

必以糝寧二石粟以易一石糝晉文公見大蛇橫

道不忍攻之三日夢天誅蛇視之蛇魚鬪矣胡亥

為公子饗群臣視其覆狀善者因行殘敗及即位

皆知天下之棄也

先醒○懷王問賢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

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怵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

然先寤故曰先醒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

不醒者

耳痺○載子胥吳越事

論誠○文王嘗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

槁骨也速以玉禮葬我文王曰諾召吏視之信有

之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苑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民也
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肯禍晉况生人乎
退讓○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之邊
亭皆種瓜梁數灌瓜美楚希灌瓜惡楚亭惡梁亭
之賢已夜竊梁亭之瓜有死焦者梁亭請其尉亦
欲竊往救擷楚亭之瓜宋就教人往為楚亭夜
善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已灌矣瓜日以美察之乃
梁亭也楚王聞之乃謝重幣以交於梁吳楚之驩
由宋就始

勸學○以南榮千里重繭以問老聃為證

道術○謂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

六術○謂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也他事亦皆
以六為度六親始於父父有二親教以至從父兄
弟從祖兄弟曾祖兄弟曾祖兄弟又有子為族兄
弟凡六故六為制而止矣愚按此說則六親者諸
父也諸父兄弟也從父兄弟也從祖兄弟也曾祖
兄弟也族兄弟也

大政○脩政○叙黃帝至成王之言皆諸子之說

禮容語○載魯晉禮容之事多在傳所載者

胎教○言教子

立後義○言立子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長沙所論漢事皆見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眾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為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

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為虛以術為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指畫濶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為鑿靈沼得之此以為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干事情則此事為近之

新序

新序十卷漢劉向之所集本朝曾鞏之所校者也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足為世教者類在焉其前五卷皆曰雜事敬戒居多惟江乙謂昭奚恤為狐假虎威

此乃小臣離間之言恐不當錄使昭奚恤非其人而楚用之併楚君亦且與之俱輕矣北方豈其以君之故而畏之哉樂毅挾四國之兵屠齊七十餘城掠重器貨寶而去之此盜也縱惠王不信讒而易將殺亦必無以勝二城必死之守也乃以毅與管仲同稱何哉次六曰刺客自桀紂以來戒之詳矣惟孟獻子誇得顏回茲無虛二生爲富則未必然蓋顏子未嘗仕於大夫之家也次七次八曰節士曹子越致國於殺奪之成公亦異於太伯伯夷之讓矣季札乃慕而效之寧滅其宗國若魯公子勝不義宣公之殺奪而終

身不食其食此爲能審所處爾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劍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季離多殺不辜而自戕介之推怨懟而就楚申徒狄嫉世而沉河果其輕生如此此皆死非其所不可言節齊太史死於職此真是言守節之士屈乎不忍宗國之將亡而自殞其志爲可悲而餓者不食嗟來之食袁族自欲歐出其盜之食書之亦可厲天下後世之無耻者矣程嬰既立趙後自殺以下報杵臼劉向以爲過然使果有此事而爭定嬰不死是給杵臼使之先死也於義亦合有所處次八曰義勇晏子獨免崔杼之盟王子閻不受

白公之立最爲得義如弘演輩死非其所當死矣次九次十曰善謀戰國謀臣皆苟焉一時耳至漢張良始多善謀然封信越以分地所能助帝滅楚者此謀而殺信越者亦此謀召四皓以輔太子所能護惠帝者此謀而殺戚夫人者亦此謀以偶諸沙上者爲謀反於能封雍齒安一時者此謀而啓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此謀大抵機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焉殆亦權謀耳亦未得爲盡善也

偏袒

一卷詩
臣推車
龍種

龍種而退
三卷
二子乘舟詩

黍離

以爲壽
而作
皆第七卷

說苑

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字者而定爲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煩重與新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傳會如唐虞三代孔門問答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賢君而謂其筭小殺諫者七十一人秦皇嚴誅謗之誅而反謂其能受茅焦鮑白令與侯生三人之極諫凡欲言其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曾參

大賢謂其因耘瓜而擊其子幾死子路高弟謂其欲
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穀之祥既以爲太
戊又以爲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
章旣以爲介之推又以爲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
城濮之役耳鴻鵠六駟之喻新序以爲因桑告晉平
公說苑以爲古乘告趙簡子不屑扶君之事新序以
爲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爲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
致士之說新序以爲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爲田饒對
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胎之說新序以爲田單
說苑以爲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爲異同若嚴

則暗齋是訟一以爲公叔文子書楚以爲晏子告
齊是一書重出而亦自異同劉向自以爲去其複重
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編集時官書僅有五卷後於
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殘斷錯誤非
必皆劉向本文耳然其指歸皆出於勤善懲惡莫扶
世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
遠矣君子亦不可以不觀也而南豐乃譏其徇物者
多自爲者少

一枝梅

越使送

半棄酒

管仲

免相

謂傷相也

蟹與

蟹蟹巨虛二者相假相愛○龍化爲魚被射天帝

不罪射者大卷梟不更鳴東徙亦惡子之聲卷五

御呼駮亦呼同憂也承明東明堂率禮不越今詩

覆太公望老婦之棄夫八卷長年尊上之稱孔子

譽趙襄子管仲哭鮑叔此二事歲月三歸之臺管

必禮得民而作祠田之祝禮少求多

春秋繁露

楚莊王○楚莊王殺陳夏徵舒不予專討也靈王殺

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齊桓不予專地而封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靈

所以稱子而討也意謂諸侯專殺直書而罪自見

子者楚之爵非稱子以討其罪也凡例之陋說耳

○此篇又載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

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傳

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又接詩率由

仇匹今詩作羣匹

竹林○謂邲之戰楚莊舍鄭美矣而晉欲擊之故晉

變為夷狄楚變為君子○謂司馬子反為其君使

廢君命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謂鞍之戰

齊頃公彼獲自是恐懼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

百姓外敬諸侯終其身安寧是福生於憂○謂鄭

伐許伐齊叛盟故夷狄之

玉杯○謂機文公以喪娶公乃四十一年方娶納幣之月
在喪之分也○謂趙盾殺君四年而後別牘復見在不討賊而已猶子不嘗藥加之弒父

五英○謂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如公子目夷之類

精華○謂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謂大旱者陽滅陰也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謂齊桓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柯之盟見大信一年

而近國之君畢至甄幽之會是也後二十年尚未能大合諸侯救衛邢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而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其後矜功而不修德楚人滅弦而不憂江黃伐陳而不救不救陳而責陳不離不安鄭而必之以兵自是日衰九國叛矣○謂晉僖以亂即位親任季子而二十年安寧王道○歷言五帝三王之治桀紂之暴以及周衰而舉春秋災異爲言○又歷舉春秋君臣行事而總以觀乎二字條舉而斷之凡連用二十一觀乎字此篇粗有文法

滅國。言春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
主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天風疾雨

服制象。劍在左青龍之象刀在右白虎之象較在
前赤鳥之象冠在首後玄武之象

考功名。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
也各因其生之卜大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寫
之於海也各隨其勢之傾側

官制象天。天之大經三起而成三日而成規三旬
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
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

人之身有四枝每枝有三節十二節相持而形體
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
終矣官有四選每選有三人十二臣相參而事治
行矣四選者公卿大夫士

調均。凡衣裳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
者非以爲有益於養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
而明別上下之倫爲治也

爵國。謂天子千里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附庸
字者三十名者二十氏者十五里。萬人曰英千
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仁義公。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非之，人人所不能受也。目弗視，不見心弗慮，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弗知其義也。

身之養莫重於義。體莫貴於心，養莫重於義。有義者雖貧，能自樂無義者雖富，其能自存忘義而徇利以賤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知之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

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知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佐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因其所聞也。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許其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實性。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聖人言善人，吾不得見，使民性皆善，何爲不見也。

深察名號。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常獻於日光，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此。

五行○地出雲爲雨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

爲人者天○云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五行○爲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以相生而言

陽尊陰卑○謂天之數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至其功必成也積於十月人亦十月而生

王道通三○謂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畫著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

天容○謂聖人祖天而行

天辨在人○謂陰陽之會遇於南方以中夏遇於北

方以中冬者金木水火各奉所主以從陰陽相與

一力而并功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大陽

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

也大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陰陽位○陽以南方爲位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

南方爲休

陰陽終始○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陰陽義○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

陰陽出入上下○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

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

天道無二。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煖燠。○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其義。○謂凡物必有合。

四時之副。○謂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

人副天數。○謂天德施地，德生人，德義。

同類相勸。○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

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逆順。○水治五行並。

言隨時施政。

治亂五行。○言相干則災。

五行變救。○云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

五行五事。○言證應。

郊語。○言事天子之義，有缺文。

郊義。○言王者歲一祭天，必於正月上辛。

郊祭。○言喪不廢郊祭。

四祭。○四時祭先祖父，母此篇云已受命而王，必先。

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

文王之伐崇也。

郊祀。○言文王受命伐崇，又證以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

順命○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郊事對○戴漢遣廷尉湯問仲舒郊事問答

孰贄○謂鴟有行列之治羔有角而不任類仁殺之

不諱類死義者跪乳類知禮者羊之言猶祥王有

似乎君子

山川頌○山則龍從崑崙推嵬靡媿久不崩弛似仁

人志士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或養萬里

而必至

求雨○四時各以其日與其方隨其色爲土龍闡南

門置水其外而開北門○又止雨反此

祭義○五穀天所以賜人受賜而薦之宗廟

循天之道○天有兩和謂中春中秋

天地之行○言服食當順時

威德所生○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秋者天之平

冬者天之威爲政不可不察

如天之爲○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天者未嘗

滯礙在人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

天地陰陽○謂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與人而十人

超然萬物之上最爲天下貴

天道施。聖人見端而知本得一而應萬。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
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頗思古注皆其所
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七十卷八十二篇
與隋唐志卷目同且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
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
後人附著矣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
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
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
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

興國間編算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
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
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
世胡尚書類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此三十
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
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既刊之江東漕
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齊世遂以爲
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
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
置第二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

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
在右白虎象戟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
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其
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
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
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
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去
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
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
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

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恐隆古
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高主地法夏湯主天
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
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
禱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
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
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
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
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

言其非真而讓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
又李著所宜審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
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已助
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待論
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
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
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
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讖孔孟而尊老子抑殷



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蠟蠹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裨後學見

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姒高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姒薏苡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為姓 三卷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湊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

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清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淨谷為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崇涕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拂疾之波亦瀨役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

後耳桓公千歲一出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况於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徒三舍如有

十善言星徒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

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

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徒猶太卜之

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信其欺耳四卷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丸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

紂之惡射天歐地高宗之德政消秦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目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紂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公與韓戰。摩戈日返三舍。摩安能返日日一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此道日若何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因夏臺文王拘囚姜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歎而霜墮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與去矣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奇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去耳五卷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

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必別生於死之意也

卷七

辨稱孔子于七十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八卷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攢馭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十卷

辨謂蓬脯

弱苧莢

數

亟軼銜離

倉光

火獸皆安

附雜錄

孟子以眸子觀人正不曰眸子稟於天不同與性善之說自異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按今本作刻子

禮曰刻尊爲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

則鳴盛夏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

軫如以十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

宋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

剄而棄之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

法也 十卷

禹鑄鼎象物使不逢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

辨其不能辟除神姦非也
樹檀以五月生葉後於春祭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為
軸不崇朝輒成賈者其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性
天旦風巢居之虫動且雨亢處之物擾夜及坐而鶴

啖晨將旦而鷄鳴物應夫氣之驗也
雨自有時非雩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

知病之必不可治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禱

召醫和藥者惻痛殷勤冀有驗也雩祭者之用心

慈父孝子之心也 十五卷

鰥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 十七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 十八卷 又蜀富

人賣錢千願載於書子雲不聽 十九卷

龍龜舊六為七 十九卷

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

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燥炳。又曰祭

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陰氣遵

物而生故謂之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終而復始人
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

君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更知怨家之
謀竊舉持亡愚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去每疑棺
尸無亡去之理今論衡之說近之矣 二十一卷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

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夫
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去爲骨肉陽氣主
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其故骨肉堅精神強骨
肉精神舍錯相待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氣

孤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刑無骨肉有精神
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二十二卷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鳩蛇治葛巴豆皆生南方熱氣
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
曰言言與火有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爲毒也
謂諱而益宅考專長在西尊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
徒不上亡墓者爲想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
之忌

世諱作惡惡聞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 二十三卷
廣俗解除之祭先爲設膳食已驅以刃杖

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漢俗緣王爲主偶像鬼令巫祝之

識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按始皇實不至曹
詹何知牛介葛盧知牛楊翁仲知馬耿皆古射事之
類也

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
非演爲六十四也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

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持便也漢
自武帝得之孔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晉

人袂卿始曰論語

彈雀則失鷗射鵠則失鴈方真畫不俱成左右視不

並見

王眉蕭愆不取爲寶二十八卷

異家薄葬若鬼厚其精而薄其屍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外傳

公孫龍鄒衍書虛謬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

伐世表言帝王皆黃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玄鳥

大人之精氣亦兼紀

孔子失馬於野與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圖諧

說而喜物俗而以鳴文猶和神仙之說以合靈效
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故斷決知辜不必辜陶
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俟韶武里母之
祝不待大牢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鈇裁者益登
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

見三十卷終

兒生啼声鳴朗高陽者壽

人壽以百歲為正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

夫尊公嫗為丈人

一卷

歷陽之沉長平之坑同命俱死者國命勝人命

水潦降不厭魚鱉以蠱蛇新化魚鱉魚

物多變人獨不變者豈得正也刑不可變則壽不可
增牛壽半馬馬壽半人

陽烽取火五月丙午日中鍊五石鑄器磨石礪生光仰
以向日則火來至今以刀劍之鈎月磨拭向日亦
得火

伊尹母夢謂曰出水疾東走且如其言顧其鄉皆水
矣一卷

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往昌乎太伯知而避之文
王受命已在生時書稱天乃大命文王者與天合
同若天使之

周人土頌作養書謂人惟有善有惡在所養爲重仲
舒因孟荀言性不同作情性之說謂性生於陽情
生於陰曰性善者見其陽謂惡者見其陰則字致
反之以性在身爲陰以情形於外爲陽 三卷

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
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

日月行運天行疾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若蟻行
禮上

天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日月星辰之行皆施
氣 十一卷

頓在樞本磁石引針

漢制立春改耕立土象人男女各二
射布各候示射無道諸侯也

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

神農藏種方煮馬屎以汁漬種令未不虫

虞舜重瞳子亦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 十六卷

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

違失神之實。散者內氣也

漢宗靈星即古靈蔡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泰

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又或說為祭明星又曰歲星實龍星也龍星三月見則雩祈穀兩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愚讀論衡釋雩雩多名似矣實則古之雩祭止因龍見而雩此祭之候也未必祭其星也

雩 戴竹為筒 以爲 雩 賣 斷木爲 槩 槩之爲 板 亦 筆 墨 乃 成 文 字 片 加 刮 乃 成 奏 牘 也 見 十 卷 十 三 卷 云 樵 李 栲 杏 棊 立 穀 野 二 卷 菴 以 此 見 菴 之 爲 義 止 取 掩 故 耳 而 布 施 矣 孟 年 建 初 瓦 屋 集 之 瓦 屋 也 見 廿 七 卷 孟 年 孟 年 瓦 屋 原 二 十 九 卷

申鑒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

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體

亦不一設體第一特事第二多舉凡自頗用汲冢周

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楊

雄法言之體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賦無

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

有公怒無私怨如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

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

也而見御民之術道則飛踈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

入門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

而急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

子持自巨天之授而曰逃可乎或問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進忠有三術先其意而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臣可使與伯夷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性善惡善而當理理者殊少文亦頗卑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悅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

乾坤鑿度

鑿度不知誰所作晉黃帝而爲之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原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與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湯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言太宰詞遊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

篇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
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
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支頤明直是
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華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
者歟然以日之十十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
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
析當春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
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
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錄應河圖又謂消息
者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年
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
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隨小數不足番情其曰癸
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二歲乃加大初
元年殆誣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
七分此爲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

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爲之辭首云太皇之先与糴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爲無所考以相歎大率爲卦氣發然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爲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

之書謂与諸丹經理通而我合也然必冒周易爲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爲火候是爲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爻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文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李惲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与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

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
惑然者無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尚乎道書魏伯陽傳
言伯楊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作金丹丹成與犬大
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
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
有之人生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
在書幾何耶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
為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奏使京西得

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為偽固不待辨而知
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
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典之類也
今其書乃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氏連山
之書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書以
形墳又次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書愚按伏
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
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
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
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况於竊

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五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

孫子兵書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還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死於兵為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神俗情以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五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

孫子兵書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還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死於兵為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神俗情以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真情然後出實詠而反謬言誠者此也若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揚外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

慧 巨桿

蟻附

分數

分部曲 數什伍

率然

常山 蛇名

風起之

日 什部

吳子 兵書二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為孫子之亞矣嘗勸魏文侯饗賞者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奮發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乃發無功而不與饗

者五萬破秦者五十萬

天竈

大谷

龍頭

大山

司馬法 兵書三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禮軍容國容之義三代兵車旂章之別蓋述典刑之益備至其言兵則細矣非孫吾比矣至謂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兵書四

兵自黃帝立丘井法井字形開方為九五為陳法四

卷之五十八 兵書四

爲陣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數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太公實繕其法至管仲復脩太公法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五十軌爲理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數有九大將握竒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諸葛亮以布八陣圖李靖本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方以成六花名六花陣故靖言兵專本乎正自謂西討突厥越險數

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至於竒正相生如環無端靖謂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謂勇韓擒虎但以竒爲竒以正爲正爾蓋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兵家之講明亦無過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厭愛詰之靖必對以成克者一時誓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首矣古者齊廟授鉞蓋必不得已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曰假成於神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孫子首篇篇

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以與上同意至曹公注
釋亦云導之敬令是訓導之導非道德之道也靖
乃曰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溥皆則亦非
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
丘墓孫子謂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
問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
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
靖言張良學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地土老人授
書而言竊意韜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書若
其論高祖不善將將殆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亦

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保功臣
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

天地旗號風雲龍名
與龍虎鳥

三門

太公言太公

四種

權謀形勢射
除陽被術僕射
制五車置僕

射一

尉繚子

左書五

尉繚子謂對梁惠王而言其說欲絕拘忌嚴法令務
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譬之於水謂水
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摧者無異也性專
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為君戰必克者

歟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
立為什伍相揭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
殺卒之半為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况仁人乎
然其言曰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足警言
有國者云

物失守法

城一夫

田甯之士不拜

攝人之力

將主旗鼓

非帥事

金鼓鈐旗

鼓進金正鈐旗

別鼓之法

鼓節

一步一鼓

鼓步鼓也

十步一

鼓也

黃石公三略六韜

兵書六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也

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
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有韜三代
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
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
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
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
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
贅贅者秦始皇有之其書亦稱贅贅且自謂三略為衰
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況其書類
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

六韜言猶穽狐疑之戒巧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三繫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統教戰即其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兩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消又不絕等語又編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

二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盪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應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小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膏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小獵之說尚未定也況韜略可信其為太公之書乎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雉蕪後嬰

師不宿飢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然先之 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
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
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

陰符

凡八等主將錄
是遠使用之

天潢天缸

一物也以
滄江濟海壑

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

此條烈於貪
賊志之不可
免罪之上古之
賤賢者如此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
五行為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
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賊豈所以為昌盜豈所以為安即若謂人知其神而
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
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佛書者曰般若
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
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
之士撥捨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
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
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
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尔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

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聞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儀之去已也



元和聖德詩與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膾
脯等語異於文五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
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藩鎮
知懼

琴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
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云薺
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鮮約義精
尤當佩服蓋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
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儔伍惟歷變而後可知薺麥

處雪霜而茂者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
之傷乃是見君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至哉言乎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
縣宰官余實從之游聞其講詩至衛莊姜慨然幸
此章而言曰反已之切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
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爲婦之當順而不見其夫
之不義惟知爲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此
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不
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所以
指明此心也

南山詩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率之事爲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
知人生常理而弃其身身卓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歛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叙明密是記事體內有云早知大
理官不列三后傳何況親狂獄敲榜發姦偷此語
可警世俗蓋此有唐虞之朝者大禹臯陶稷契也
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爲三后獨

臯陶不預焉三后子孫爲三代享國長久雖益之
後爲秦亦綿延千百祀獨臯陶之後無聞焉或謂
臯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
如蕭曹韓信張良自之後爲蕭梁曹之後爲曹魏
張良好道家孝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
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臯陶明刑所以
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后
之儔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
盡心歟

醉贈張祕書謂座客能文性情浩浩爲得酒意而富

兒紅裙之醉如聚飛蚊可謂逸興卒章有云至寶
不雕琢神功謝鋤耘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
公之自得蓋如此

送憲師靈師皆叙其游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
將齋有懷自叙平生甚詳

岳陽樓叙洞庭之勝

薦士詩叙六朝之陋爲校卷摘花卉叙國朝之盛爲
奮猛卷海潦論文者可以觀矣

駕驥詩高自稱譽陋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戰

雜帶詩峻特有姿態

條山蒼簡浚有餘興

贈鄭兵部詩慷慨

桃源圖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變合叙事中間

云大蛇中斷喪前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

包盡六百年結云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或

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相應

皆明之以正理

贈侯喜以釣魚况人事捨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感既多興內云判司卑官不堪說來免捶楚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歟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之行法於人猶得以伸其嚴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榜殺中貴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兗庫監當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奈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閉繫世道謁衡嶽祠惻恒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

杏花詩鈞翰字釋云鷓鴣聲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東坡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爲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

孟東野失子詩云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慈往年見臨安無夢和尚說蟬散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齒落詩結以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翻說最佳赤藤杖歌赤龍拔鬚義和遺鞭等語刑容奇恠韓詩多類此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

送石處士赴河南幕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最工

辛卯雪方玉妃之句李花万堆雪之句寄盧仝猶上
虛空跨驂駟之句醉留東野爲雲爲龍之句皆立
恠以驚人者

招楊之果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稱
道士爲癡狂尤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尤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齒落詩參看

聽穎師琴有曰啞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皆工於
刑容

調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羨科第之榮

月蝕詩律玉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
厚有味

短檠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
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

病鴈詩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議留意園池猶尔雅注蟲魚枉思柯撫

營業孔顏愚謂此可鍼世俗之失蓋園池之適無非玩物仲舒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知汲汲於所當務者外談不期而絕也

路傍埃以下皆公南遷時詩乍食鱸魚章幸歎驚面汗惟蛇舊所識開籠縱之蛤即蝦蟇亦初不下喉也

寄李大夫以年 半百來日無多有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之句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譏文之鋪叙頓挫甚佳

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其於送虛師亦嘗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入之心在在不在獨惜具論太顛語少斟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答詩烹斡力健偃斡當作鮮茫漫華黑蘭華當作筆音釋序李少卿云○即聒耳垢也上都挺切下乃挺切

讀東方朔雜事譴瘡鬼二詩皆藉滑以諷瘡云顛頭子也

示兒詩以有屋自慰與符讀書詩正相終始

喜雪春雪詩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出無窮

蒲萄詩以馬乳對龍鬚今俗呼蒲萄為馬乳而竹之
有龍鬚亦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
字與過字同押

遠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贈鄭兵曹詩消除萬事無
過酒山谷詞各於其下云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慶結句安能從汝巢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
韻與間字連押當作山尤分明

詠荀與詠雪詩相類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

示姪孫湘以下諸詩皆貶潮州時作

雜文

原道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
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
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闡之昭如
矣奈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
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第尹和靖力排語錄
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
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
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
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

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
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
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仁與義亦
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
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
下止及止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
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爲恭而
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
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
異瑞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

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
之說三皆不過爲異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
爲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
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
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
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
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

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
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
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尔非他有面相授受之
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爲異說稱譽原道以爲
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
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
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悞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
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
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爲仁而
以竟爲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

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二法門而言道無精
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
摠老之言謂嘿而識之是識个甚麼無入而不自
得是得个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
所議原道之說程程類此愚故意其爲上蔡謝氏之
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
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論與生俱生而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
最爲端的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
移中來於理無毫髮之背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

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性包舉大體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柰何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說而後進喜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攻詆昌黎耶

原毀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爲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爲主之道故聖人一規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

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西銘
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性說亦工原之
爲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
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

行難之作嘉陸叅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傅子之義
定天下万世之常也

雜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鰲喻言治不可以
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
浴之賢

讀荀謂孟尊孔楊尊孟而荀在軻雄之間劑量審矣
是亦子其言而定之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尔若
不于其言而于其人揚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
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雖然荀又豈孟伍哉故又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劑量諸儒審矣
鵬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鵬似難以死
楚俗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欄鵬弁云

讀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掇其要

讀墨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
尊孟者也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

韓論其本心歟

獲譚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
蓋以自況而不直說遂成文法之妙

師說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
愚相形聖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似子且
從師況身乎末以巫鑿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
巫樂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之提誨後學亦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

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語卷之稀音喜備
也即木緒卷

本政論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尺窮古始以明
民不知古者神而化之不使知之也

守戒謂諸侯於君當為翰蕃譬之宅於山者施陌甯
宅於都者固宿鑰甚切其後譬以賁育之不戒童
子之不抗魯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支尤語工而意
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猶弱歟

巧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肯一以妻
子勞其心其過也捨鐵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
則為墟可為世戒也

五箴之作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特道德日負

於初心而游也言也行也好惡焉知名也名自為
之歲拳拳進德之心也

後漢王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潜天仲長統著昌
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贊之

諱辯既幸嫌名二名之不諱復幸周公孔子曾參不
諱而宦官宮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或變字然明
白然諛暗成俗至今諱者益甚何哉愚嘗攷諱之
所始乃周制子孫奉祀廟中不敢斥其父祖之名
而以謚易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壯無恙而
多方回避其名以為諱是敬之所以瀆之而預死

其人於生之日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爲之万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

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爲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听

釋言述人有讒公於鄭相國李舍人者而卒不行也

再三宛轉文法極妙

愛直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
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愚謂
今之實僚於所事猶古者卿大夫士於諸侯蓋有

君道焉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之吏自世卿易而爲
通遷之官萍梗相逢休戚無關而治道遂不可以
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闕李翰所爲張述傳而作也補記載
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登記工於
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盤齋之懷修滕王閣
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
之無拘也近世爲記者僅述歲月工費拘澁不成
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日此金石之文尚今文

異嗚呼異哉

猶相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奉一事之可疑者爲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體蓋如此今之問者徒爲疑辭而初無疑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總惟子於父母爲然

省試李生代齋郎議齋郎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者歲久命之官李生則以經藝爲司業將以贊教

化者也不可反代小勞之事

禘祫議謂獻懿二主宜居東向之位毀瘞始於晉媿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啓

與李祕書論小功須追服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較雜之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子東野書於書實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實尚書叙其政賀白兔辭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声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道會中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啓皆自訴所欲言

上宰相三書昌黎三上光範書世多譏其自強而然生

爲大丈夫正斬爲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尖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爲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如而可幾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真情此則不鬻而之鬻乃公罪人耳

答侯立書答崔立之書皆試黜時所作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卒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盲字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答李錫師就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

答陳生書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及及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感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万世而下為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

上張僕射書言制持節某諸軍事蓋以節度使統支郡之權而其屬為兩全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曹官唐州院也州院於今為錄事參軍之居使院於今為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封書在使院中小吏特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院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群書言交際之情宛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墻易踈之狀尤明切動人

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
之所傲其為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啻飲
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少行
乎其志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勢
求富貴以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
之本心一青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
陰求陽之心口為二妄意廉退之名真播間乞祭
之徒耳

諫張僕射述謂馳越於場蕩振撓不三四年無
全馬矣而人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心垂於曾

臆之間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危哉此說實真少俊
者所宜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恠下筆令人慚則人
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其公殆矯
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
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存而發為之否者
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
過野人議聲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
之持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
之自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

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梳筆則徃徃而非其体人莫不飲食辨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與陸負外薦士書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與邢尚書言謂布衣王公事務相須文極清快

爲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爲喻蓋公薦於司貢士者也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以性物困於窮涸自況而望其一牽手一投足轉之清波此又公之自薦者也

答劉正大書論爲文譬夏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觀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堆堆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

與孟簡書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嘗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答呂巖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

山人於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成也
其說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
行足下能樂道其善俱宜奉賜得書足下年尚彊
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晏書不一書文氣橫生可

愛也

與袁相公書薦樊宗師云奇寶橫奔道側而閣下篋
積尚有少缺不滿之憂理語也

與柳公綽書盛言其以書生率先揚兵淮右之壯形
容如見次書言遠調軍士淳寄孤懸形勢銷弱若

募士人愛護鄉里勇於自戰調兵滿万不如調募
数千此則万世可行之通論也

與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
深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出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
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
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
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將和其聲以
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

自鳴其不幸也歸宿有味而所以勸止東野之不
平者有道矣師友之義於斯乎汪而世徒以文觀
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耶。桴鼓之桴音浮
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
書出左傳

送許鄧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
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
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
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
則爲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一郡者也觀察使唐

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州則專行
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既專
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
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
府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
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豈
可使州與府同耶鄧爲襄陽支郡而爲襄陽者于
頓公主人也故勉鄧州以應襄陽之需殆非公論
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
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耶

送齊暉序齊暉之兄爲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子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李愿盤谷序按李少卿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盤之土土爲下宵而深深爲空今讀盤之土維子之稼韻不叶下與稼則協矣又下與中字對用有義也窈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與容則協矣又空則有容比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卿之說而讀之倘祥之倘音常。京尹不臺參於安人書

云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送中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

贈崔復州序謂宦至刺史亦榮矣民窮命急而連帥不以信此爲刺史之難也崔君爲復州而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乎愚謂此書善爲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鄧州序無其立語之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其所未學

送文暢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
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
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諭之切矣扶持正教開
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送楊儀之序知其客可信其主之說亦足見唐人之
辟官不于人情而于其才也苟于其人情而辟之
則亦足以覘其主顧賢否相反尔

送廖道士序謂郁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銀丹
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

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送王含序悲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
吾將強而拒

送王垔秀才序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壁壘之沿河而下苟
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
止終莫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息之声要妙惟
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張旭草書見山水崖谷為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侗使回鶻謂今之適數百里出師惻惻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以上皆借事形容此盡文字之妙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韋侍講序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

聲以上皆雜喻形容

亦同及文字之妙

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無駿也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以溫生為才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若是而稱曰大夫為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愈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其為吾以前
所稱為天下貧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死取曲

惟友

送鄭權尚書序叙事工密

送韓約待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李公所關侯喜公所教而愛之者

今形容二子屈服彌明之狀如此略不為喜掩覆
公之文不欺蓋如此

祭文

祭田橫墓感橫義高能得七心

歐陽生哀辭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詹死京師而
父母悲之公故為之辭以為解若曰詹在側雖無
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詹所
謂以志養志公宜特解其父母心亦善為詹解者
歎然詹固一時不幸而閩越之人違父母雖死不
歸今遂成俗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薛助教有後三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雪

盧風

出祭張

祭裴大常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
賓筵說貧而好客奇絕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語佳甚稻之穗與蚕之眠同時則南方氣候之早歟又祭云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具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犧罇青黃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妄塞悲

祭十二郎文堂成誦

墓銘

崔評事翰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

考功盧君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助教薛君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

為笑益弃奇與人為同

登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竟飢寒死

呂氏子昺弃妻謝母學仙王屋山李素為河南尹使

吏卒脫其道士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

豈正此呂歟

石洪本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從拓枝始獨姓石

韋丹舉明經授遠安令以讓其兄復通五經登科刺

洪州計口受俸教人為瓦屋築堤杆江銘有曰慊

懷為人矯矯為官

胡評事銘三字句

張法曹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
是而死亡於是耶

苗參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三月

遺腹

後夫人

繼室也見韋冊

誌又楊

前夫人從葬舅姑祧次

前進士見孔巖墓誌指韋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
有贏利

鄭儋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省諂嬖之大燕巖閣據

几終日不知有人。三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

劉統軍魁顏鉅鼻

可代隆準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強吞諸侯徐當

穆王無道諸侯咸賓穆王伐之不忍聞其民走彭

城秦鬼久飢徐有廟存仁與暴異也

偃王名說立廟者名故

○揭虔受靈。無惟風劇兩

並同

侈剝不治

侈池耳切

聲近此字俗云此

袁氏廟碑表出陳氏

房譽臨目濡耳染不學以能。材公之為。不相漁

劫同上姊婿以太原

曹成王李昇碑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學。耻一不通內外斬斬。伐之二年允張。

王適墓銘以恠文狀。獨士極可觀。今間節一二。懷

奇負氣名節。可以及契致。契煉結反。契苦結反。不喜聞生

語。一見輒戒門。以絕對語驚人。踏門告曰。天下

奇男子王適。如視法度。士妻上谷侯氏。與士高

女高固。奇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爲黃金服。

冀果不死。將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卒疽發背。死。山者。良良爲背裂。

而流赤黃。瓊家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

董溪故丞相子賓。接門下。推幸。人士侍側。無虛口還。

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爲詩。勸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

劫我。獨有餘。年踰五十。始選。爲深陽尉。卒於興元。

軍參謀。是曰貞曜先生。

劉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德登君於門。

歸以其子。此文贊評

張李友。自署其末。與封謂非張

劉昌裔與吳少誠交壤。曰。恨天子人。奚爲相傷。兩界

拼桑交跡。爽音霜慶音菴叶韻如此愚按詩有
德音不爽壽考不忘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又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詩
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劉昌裔之銘曰維德不爽後
人之慶惜二字禮韻未收入平声也

衛之文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燻爲黃金可
餌以不死即去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
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未幾
竟死

張署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胡珣音非其身力不以衣食自刻削不干人孤身旅
長安致宮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入
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声四歲能爲詩。薦
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
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考進士踵相
躡爲宰相達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肝
而起左餐右粥。惟斷乃成

南海廣碑多馮語。上兩旁風取具臨時。盲風恠
雨發作無節。雲陰解駁日光穿漏。闔廣旋艦

祥飈送颿旗，轟旌麾，飛揚掩靄，鏡鼓嘲轟，高管噉
譟，武夫奮棹，工師喝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

颿州孔子廡碑，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
當座，張文潛稱廡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

壇耳。

羅池廡碑，柳子厚既治柳三年，與部將魏忠謝宓，歐
陽翼飲酒，謂曰：「明年吾死死為神，三年為廡，祀我
及期而死三年，侯降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羅池。』」亦有新船。鵝之山

兮柳之水，桂樹團團，方白石齒齒。

黃陵廡，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水，以入洞庭，廡在瀟相

尾，洞庭口祠舜二妃，長娥皇曰：「君次女，英曰：夫人

王仲舒碑，銘讀書著文，其譽藹藹，與陽城過廷，鬱不
得相，德宗初，快快無柰，久嘉之，顧列曰：「第幾人必

王某也，果然為蘇州堤松江路賦，謂自為書與人

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禁淫屠，誑誘壞其舍，

以葺公宇。秀出班行，簡右而蔚。

韓弘帥汴，承五亂之後，苗嬖而髮，櫛之汴之南，則蔡

吳少誠為亂，北則鄆李師道為亂，弘助平二寇，歸

京師位中書壽八十。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詐窮旋軍。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願以柳易播。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余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目淚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負者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

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使子

厚在臺者。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

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

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

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爲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並墓誌

鄭羣不爲翁。翁熱亦不爲。塵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

與其所過逢飲酒舞歌費盡不顧問遇其空無時
客至請坐相看竟日不能設食

孔幾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
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
杖屨來往也。○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
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
萬六千人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
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磊洛賄及僕隸公皆羅之
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平北王威之孫姆抱幼子立側眉目如畫
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

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
少傅翠竹碧梧鶯鶯啼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
好靜秀瑤瓊瑤蘭茁其牙稱其家者也

樊宗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海舍地負。文從
字順

李邦銘愈下而微旣極復飛

微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世慕顧以行

于揭揭也。○猛厲音烈

寔金爲具州司法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

悉謹謹手瓦石需其出擊之司法君奮曰是何敢
尔属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署之曰刺史
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李干遇方士柳賁從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
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
今直取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爲世誠工部
歸登狂痛號呼唾血以斃殿中李虛中疽發其背
死刑部李孫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
無病死孟簡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
子一器別一年而病病一歲竟卒盧坦死特溺出

血肉李_車食貴藥五十死海上斲不死乃連得
死謂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
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
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紳知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_{光成之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王父

雜文

送窮事始顯項高辛時祖楊雄有逐貧賦○恹恹奇
奇蠅營御苟○延之上座

狀

丞相董晉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謚牒史館公自稱故吏○朱泚之亂託李懷光不與○天下安危宰相之龍興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未嘗言兵

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

論權停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舉選省費而足食也竊以十口之家益一二人未有所費今京師人不啻百萬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僮僕不啻京師之一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天旱人飢乞停稅至來年○唐制國子館生三百人大學館生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李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為宰相賀雪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春亦賀

進順宗實錄表李吉甫以章黜厚所撰令公重修

賀白龜狀謂獲蔡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益
○碑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
上致利則臣歸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
勸東巡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
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
悲矣夫○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之閱
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
之天地之間而無虧旋乾轉坤闕機闔開雷厲風

飛日月清照○公之貶潮佛者謂此禍福之報然
佛骨一入而憲宗已晏駕公即移衮榻未央也禍
福誰在耶

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諛語牽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
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正所不爲者

辨張平叔奏變益法利害較然言欺人糴益之擾也

○所由

外集

謂范滂君而去又招大夫種使竟承賜劍之詔無

事君之為人謀而不忠愚謂種方假疾句踐即
賜劍蠶絲不可與共安樂之言驗矣蠶不去與俱
死何益句踐豈能以夏禹之烈者哉明哲保身蠶
未為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蠶陷之使然而曰由
拔句踐之劍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
之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死處變之義也功成
身退處常之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蠶舍而去之
又招種欲使去之蠶則為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粗知自愛者不敢
為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皆不知

自愛耶

通解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哀天下之愚以
爭為能殛高揖解堯讓之教行許由之為師桀之
前千萬年不知忠龍逢哀天下之不仁魏君父百
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盡言就烹忠之教行龍逢
之為師周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故逃山而死義之教
行伯夷之為師嗚呼以天下讓舜者堯也謂許由
辭而不受者莊生之寓言以戲薄天下也無其事
也桀之前由禹以達五帝三皇皆治世未有君父

百姓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逢以諫死世道之不幸耳逢捷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特以身立教也龍逢能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爲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背其說也讓也忠也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矯自見其間者龍逢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三子者昉之耶

鄆人對

鄆胡古及京兆縣名

別股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

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爲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

薄耶謂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驕於政謂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別股以救母者疾未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醫於市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愆爲孝未聞以祖父無孝稱而子不可行孝者也况倉卒剔股偶然希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顏果卿罵賊

殺身殞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事之世豈嘗有是
事乎國史大書果卿之忠不聞其為刑祖父之不
忠豈旌孝子之孝為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為
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直諫表證三王已下治亂而謂開闢已來未有如大
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
迎佛骨臣上諫投荒州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
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全皇天滅先朝合尊
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
為也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
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
親收拾道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
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為之收拾耶五卷之多
惟論史一書柳州嘗辦之可審其為韓餘孰
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
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
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罷宮市禁選宮觀

婢禁五坊小兒張崔羅囊蛇之擾停監鉄使月進
出後宮并教坊妓女人情大恍然上自二十年九
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碁進東宮
杭人王伾侍書寢陋吳語上所寵狎至是植黨用
事章執誼倚之爲相叔文欲謀兵權遠近大懼未
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均嚴綬
等黨表而中官劉光奇等屏女以啓上八月傳位大
子貶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伾開州執誼崖州皆
死○載張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
卷載伾叔文執誼三不肖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

書不就用之爲傳而更他爲何或班固之用史記
全文於是不可及而李巽若石長編亦嘗以蘇所
紀先正言行於是爲善述矣○鹵莽此古不用心
貌與草莽之莽及音字皆從犬在兩升中○載人
子名云從水傍享溥字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在藟膏漢振古
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
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曾中所自得因之
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
也蓋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之不爲夷狄者

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一一條析
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
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
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
欲七者以爲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爲性人
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
則爲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造孔
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性
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

其根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
是以復析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
有相因理日以明譬言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
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
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爲文
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
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爲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美晉
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
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其言爲然者也

蓋人生一日必盡一日之事此即造化生生
不息之理今謂百年易盡而先自弃不為者
偷也異端之言也人生未有一日不由於斯道
此即盈天地間昭然著見之理今謂道為有
真而人不能識者誕也異端之言也世更八
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斥異端明聖道以
六經之文為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論者謂
功不在孟子下今臨川譏其無補枉費精神
者蓋其溺於異端之學所見然也不是疵昌
黎也且王氏雖習異端初未嘗褻馮山林恪

守朴陋求其所謂道之真者亦不過費竭精
神從事文墨正欲學為昌黎而特求不至耳柰
何身自為之而反以譏人邪近世大儒晦庵
先生校昌黎文乃取臨川之詩附其後愚觀
晦庵平日於昌黎實敬其人實愛其文獨以
其未免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而微有嘆息之
辭瑕瑜不相掩已極議論之公矣今附此詩
則所未曉且極費精神之說陸象山正以此
譏晦庵而其說正自臨川王氏來亦豈其然
乎又世傳昌黎嘗與大顛書其文陋甚昌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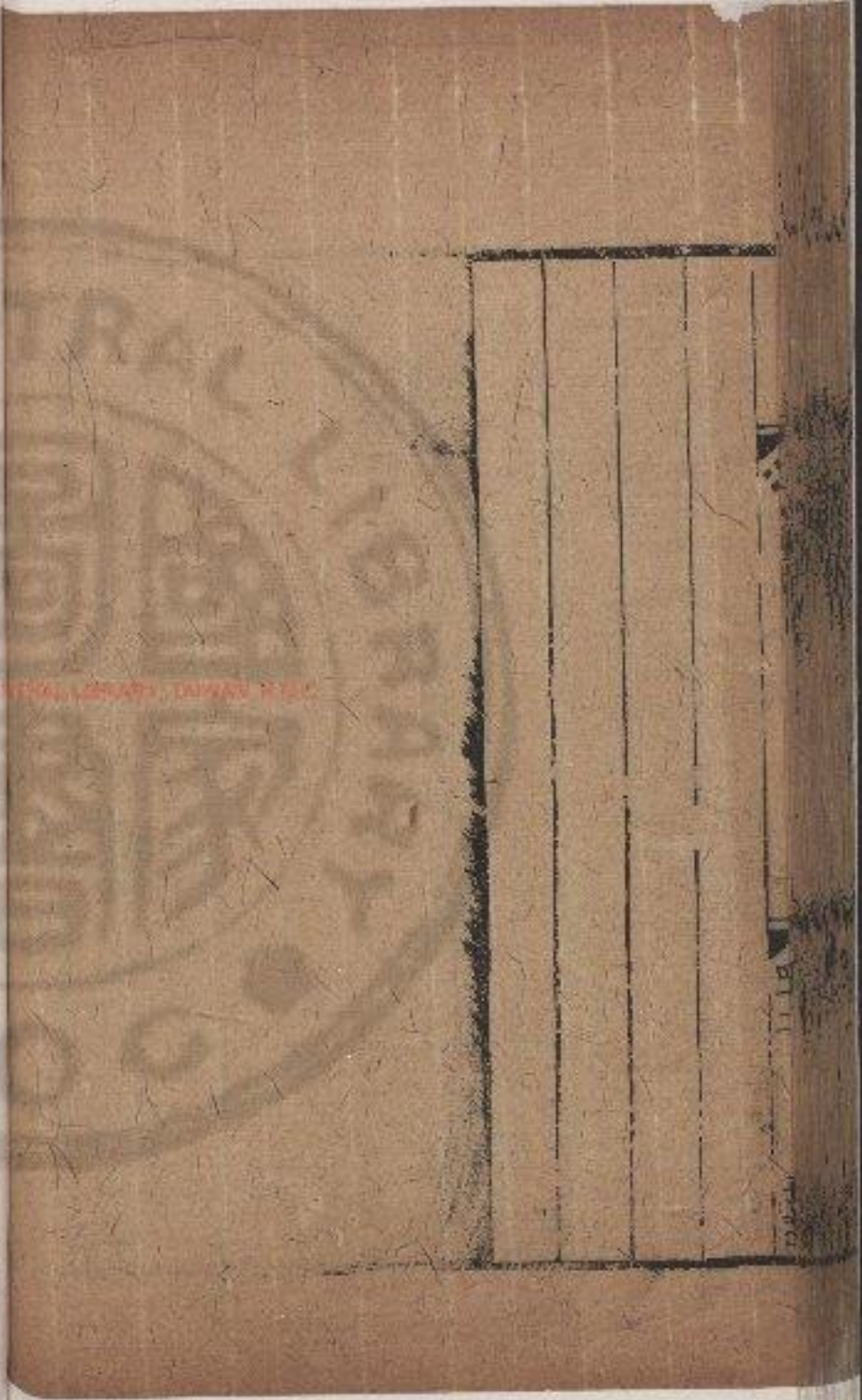
集無之東坡先生嘗辨其為偽矣昌黎本以
刑部侍郎到潮州還朝久之乃遷吏部歐陽
公所得大顛書石本乃稱吏部侍郎此可知
其為偽尤明梅庵亦以其書為真而錄於後
亦所未暇併書誌疑以俟來者察焉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
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
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庶不
當必有屋為勝於社稷陸放翁嘗議其詠石
鼓文不當謂刪詩時失編入凡此誠亦不免

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繆於聖
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

讀文集

柳文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斷

鏗詞炳耀溢人耳目威

命是荷之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

晉陽武

獸之窮李戰

武軍

王充

溼水黃

薛仁

怒飛飢嘯

奔鯨沛

輔

苞栢

河又平

李

鐵山碎

突厥之

厥

九勿

靖本邦

劉武

吐谷渾

平

高

李



昌

李靖賦

○東蠻

既克東蠻

謝氏吟嗚

下乙

視民詩

杜

貞符謂漢儒以瑞物為受命之符者非也惟人之初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
持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殺者軋兵良者殺然後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於是
有聖人曰黃帝堯舜禹湯武德實受命之符是故受
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縱史

上于勇切下音勇
出漢書薛山王傳

賦

佩靈賦謂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矣

中庸故作馬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

○韋三
皮繩

擬賦謂鴟夷敗衆不如瓶之挹索東坡注謂補揚子

雲酒箴之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

牛賦謂利滿天下有死莫保

解崇賦豁天淵而覆原燎

懲咎賦念往各作

閔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為真豈本冰家

書之說歟

夢歸賦惟夢之為歸

怡儼

上音史
下音毅

囚山賦曾不畝平而又高

側耕危穫

井咎

鳥九切

宣十三年

愈嘗盲疾賦是相謂不類柳文

愚前年到浦東場有澶所作憚字讀今觀柳文鏡

歌苞枿篇澶漫方里宣唐風杜詩亦云澶漫山東

二百州皆音憚散遠也音義與浦東所見並同

論

封建論生人之初羣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

罰廢置之遂因之爲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吞

而併于秦秦懲其弊而郡縣之治遂使然也子厚

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目覽矣然因而撫之者與

天下爲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爲私瞭然可知也

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未一而併之則三代爲私

勢旣併于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爲公矣今子厚

乃謂國之者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非也不然

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

直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

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

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抑愚又有感焉耳唐之欲

仕其入也有公焉旣仕其入也有考功故賢者可

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斥今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遂得志。然則今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台薦未可復。擇名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幾。

四維論天將論子厚謂廉與耻義之小節而病管子
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
子天爵之言夫廉與耻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
耻則當屬於禮又不當與指為義之小節也管子

之以維言者蓋指為治之範防身又非空言之
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耻之為大節耶夫仁義忠
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
指剛健純粹之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
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爽達之明且證之曰
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
之求之為之信皆人尔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
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夫以廉耻為小節而又
強明自真如之何不陋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
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

守道論以守道不知守官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爲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蓋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知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

時令論二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九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特贊史之語非出於聖人

者以爲口所以防昏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愚謂此正論也

新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辨侵伐論罪大而帥有鍾鼓曰伐罪小而無曰侵六逆論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三者誠爲亂矣賤妨貴言擇嗣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貴不足尚也遠間親新詩舊言任用也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

聖且賢不足與也舊不足恃也辨之良是

議

守原議守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駁復讎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者爲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

辨

對弟辨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

辨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

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文子十二篇本老子然駁書也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亂取其近似者

論語辨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吾意曾子弟子爲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謂堯日記唐虞禹湯有天下之事爲孔子常諷道之辭

辨鬼谷子謂劉向漢書無鬼谷子蓋晚出晚又

益出七術言益音而道益陋今元冀又文之以指
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辨鼻子春秋謂墨好儉安子以儉名於世疑墨之徒
為之直列之墨家非安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
道也

辨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
也錄書無亢倉子

辨鵬冠子謂盡鄙淺語也唯賈誼鵬賦所引用為美
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取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
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云云

不稱鵬冠子愚按所辨比當

碑

箕子碑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
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歎於寧向使桀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
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
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
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
道州文宣王廟碑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

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屠外說克壯厥居

柳州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迹

二妃碑二妃爲子而父竟爲婦而夫舜

饒娥碑饒娥父溺死娥走哭水三日不食耳鼻流血

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魚龍蛟浮死萬數

南雅陽厝碑記南靈雲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

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

作按柳碑多俳句非韓比近世時翁嘗以年

作考之乃子厚晚年作語自際以從俗耶
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理湯而不可究詰其辭

遁而不可明喻唯南嶽大明二碑儘明白可曉姑錄之南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善而理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繫其身佛所教人之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彌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何

苟無心殺人而殺人即殺人為無罪至罵其師瞿曇為乾矢橛為一棒打殺作死狗彘與亦為無心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憚而小之禪不出於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世之言佛者將安從乎

狀

段太尉逸事九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擾市者十
七人頭其二賈馬代償大將焦令謩所取早歲農
人穀其三朱泚致其塔其塔綾三百疋棲之司辰
梁上文高事盡其妙

柳渾行狀渾年十餘歲有稱神巫告曰若相法當矣

且賤辛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學益篤舉進士仕至宰相李元平有名公曰喋喋
御玉而費石者也貞元初上親撰即吏分宰京師
外部公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
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其音去聲者答也音謗者進
船也○葬令五品以上為磔跽跌躄首降五等為
碣方跌圓首見榜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
萬不試而一出焉呂君海禍謂窮死也出

呂君海禍謂窮死也出

表銘碣誄誌

馬君孟君凌君誌銘皆毀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

多俳語。○番禺音潘愚二山名在南海氣乘肺溢

為水浮膚孟嘗李中丞服紫丹暴下赤黑薨

卷十一誌碣誄皆老作狀善嬰戚里之態獨孤申叔

之文而大趙弘之弘來章哀而得其父之葬張因

去叩綬為黃老而哭猶子以死虞鳴鶴從鄉賦而

終逆旅吊慶交戶覃季子愛書而貧不仕皆事覈

文古傑然者也。○世札重侯浩浩呻呼華為和

華柳評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

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餅笑

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如遭孔子是有

兩顏氏也蜀訓直無切言二百舉武趙百郡

之選叢于京師美鳴

卷十二皆誌其族之葬惟其父諱鎮及從父弟宗直

者柳州時作。○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叔父兼校

誌父所友六十七人於碑陰

卷十三自母夫人以下終於雷五皆誌婦人雷五之

姨母為子厚妓妾故亦得誌。○子厚女和娘得病

更名佛婢既病去髮為尼號初心然不免死年十

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

對

設漁者對喻智伯以貪數

愚溪對設溪神援惡溪弱水濁溼黑水皆有其實而予不愚柳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汝獨招愚者居焉則汝之賢也因自陳其愚文極精妙此雖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辭而子

厚傑然文人也乃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悟其身之

愚可得辭耶

對賀者之末曰嘻笑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大痛無声者也雖博可追

天對不可曉

問答

晉問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鹽之富也文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

答問及起廢答自傷不復用起廢謂壁是浮圖病親駒

皆廢十年而有遭子厚之廢亦十年。舒翹揚英

問。抗首出臆。

起廢卷。謂其也。

說

天說以天地為無知喻諸果。厥怨天甚矣。其果何哉。鵲說鵲以鳥之盈握者。燠爪掌。旦則縱之。望其往。苟東矣。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朝日說。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莫肯朝夕。朝音潮。漢儀夕則兩。即向瑣闥拜。謂之夕。即

捕蛇說有益於世

措音說水旱蟲孺之方。則黜其神。不祭。然則事之不

治亦當黜其人

乘桴說。真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經乎。

說車亦有益處也

謫龍說。扶風焉。孺子見竒女墜地。謫龍也。化為白龍。登天文極佳。

後吾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亦怨。辭歎。羆說。楚有獵。能吹竹為百獸之音。致鹿而恐。則致羆。而鹿去。致羆而恐。則致虞。而羆去。虎致愈恐。則致羆。以去虎。虎去而羆食之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八駿圖謂駿馬馬之類聖人人之類求以異形者非
蝎音曷木中虫非螫毒音歇者見天說注。白羲之義
音蟻八驥馬名

傳

宋清傳清市藥燒券不責報報者益厚非市道交而
士大夫反爭為不已

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童區寄傳區寄十一歲賊豪掠賣之討殺二豪

梓人傳喻為相者之道也文字宏闊

李赤傳感於廁鬼而死反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居清

都世皆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決不為赤者
幾人耶

蝟蝮傳譏貪者

駢

乞巧文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將蹈石梁歎天津儼于

神天 抽黃對白 駢四儼六錦心繡口

罵尸蟲文道士言人有尸蟲髮腹中伺人隱微日庚

申讒于帝柳子特不信為文罵之

斬曲凡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為凡愚恐凡
乃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手其形抱身不容不

曲几非後世所用也

青螭蛇謂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猿異性擾人者

逐畢方文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

經

辨伏神文買伏神得老芋而病加甚

魁螭文零陵有螭室于江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

夕浮水上

哀溺文零陵善游者腰千錢遂溺死

招海賈文戒其貪利犯危也

弔替嚴戒

弔養弘弔屈原弔樂毅

伊尹五就桀贊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卒不可

梁丘據替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晏子窮相梁丘不毀愛其不飽告君使賜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

靈震琴樵明皇得異馬於河帝西幸馬入渭水化為龍

敵戒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臨江之麋 改得麋麋日抱就大習示之忘已之麋也與大狎三年麋出門見外犬走欲與為戲外犬殺食之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驢一鳴虎大駭然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日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以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飲食大率鼠之

餘也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假五六猶撒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常也哉

銘雜題

漢原廣銘登布衣於萬乘化環堵為四海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

安豐縣孝門銘李興刃服肉救父疾又盧墓書晝夜哭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涌出

舜禹之事 使堯一日得舜而與天下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至堯已忘於人舜已繫於人天下曰

父矣舜之君成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
咸宜興王之臣多起汗賤彼固公侯卿相器也獨其
始之不幸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亡王之臣多死
寇盜彼固劫戮困餓器也獨其始之幸其死後耳
而人猶禍之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鞭賈宜五十必曰五萬有富者子愛其黃而
澤酬五方濯之黃者施澤者臘也出郊焉蹊因大
擊鞭折為五六墜地傷焉令之扼其言臘其貌賈
於朝者驅之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責其大擊之
效烏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吏商 汗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利博

東海若二瓠喻學佛者

題序

題毛穎傳 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鼠竊取青
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倅者之讀之也
其大笑固宜

西漢文類序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若開群玉之府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王氏詩序 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

圍者咸不得攀而倫之。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

送獨孤書記序 曳裾戎幙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

聯句序 琅琅清響交動左右

送蕭鍊序 先禮而冠 賀聲盈耳

送薛存義序 謂吏蓋民之役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送辛生序 士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

宴南池序 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池

蓬屋序 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送婁圖南序 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又其於道何如也

元山人南遊序 黃鶴一去青冥無極

送僧浩初序 專關退之之闕併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異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尚不知愧而

反操戈焉子厚自以為智不遂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真愚耳

記

監祭使壁記 周禮有祭僕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以御史監祠曰監祭使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置虞庠於四郊後魏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唐始合于大學省助教至三人

盤屋縣新食堂記合羣吏食于堂謂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

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受命臨我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

也

嶺南鄉軍堂記文佳

邠寧進奏院記周有邑具湯沐漢有邸奉朝請唐有院備進奏

全義縣城北門或曰不利於吏塞之百年盧遵始復其舊

邕州茅亭記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零陵州復乳穴記石鍾乳必在深山窮林連之人告

盡者五載矣崔公至逾月穴人以乳復告以其不貪故以誠告也

道州鼻亭神象詞也河東薛公刺是州毀之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寺東北取堂之地隆然負墀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夷之而又高九持錘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史記及漢志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異書有記鮫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永州鐵炉步志永州北郭有步蓋嘗有鍛鐵者居之人去而炉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其冒於號有異於茲步者乎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

下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侈

游黃溪記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求最善其間名山水而材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黃與王声相迓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西山。鈷公魯。鈷潭。袁家湯首湯及反流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紛紅駭綠。民橋其上

書

寄許孟容與楊憑裝填蕭俛李建顧十郎諸皆貶所悲苦之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恥言者上也尔之而言之者次也無之而工言者賊也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又曰公卿之大任莫若

索士子厚初貶時年三十三重腿馳為也

與李建書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暫得一笑已復不

樂如囚居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

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與顧十郎書自稱門生

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主之名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蓋正論也

與呂恭書辯石書之偽老陽九老陰六在易正義

乾篇中非一行為之見與劉禹錫書僕之為文久矣然

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博奕之雄耳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以炳然誘後生是猶用文錄覆陷罪也

若蟻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為听之谷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一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

孟子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歟將劉禹

錫恐其重得罪名教為掩其惡歟

與友人論文書有目漁獵前作戕賊文史甚矣文之

不可不已出也

荅元饒州書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貧者

無貲以求於吏有貧之實不得貧之名富者燥其

龜以市於吏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况鍾乳直產於石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其土之信 愚按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文最可觀

荅周君巢書 文人盛譽山澤之臞以為壽且神今夫山澤之臞搗草煮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于百年誠所謂天

也不為方士所惑任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

與李駐州服氣書 兄由服氣以來貌如老而心少歡愉具武陵先作書道黃帝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令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擻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愚幼嘗嗜音不得碩師卒大慚及長嗜書亦不得碩師又大慚今兄之服氣果誰師耶去味以郎淡去樂以即愁悴焉膚日皴肌日虜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徒曰我能堅壁

拒境以為強天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憑按此

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精妙故節錄稍詳

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按今書

非傳說之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而

進不能取顯貴者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

多嫌也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蕩凡眾之疑慮舉

為灰埃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

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僕

與發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

也。滌息有隋息委切見。觀縷好觀也。曰委曲。王參元書。觀縷見下卷詩中批書。

荅韋中立論師道書 魏晉以下不學師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愈以是得

狂名蜀之南犬吠日嶺之南犬吠雪吠所恠也孫

昌胤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咸慙然京兆尹

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以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 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見卷五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知上下若
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快作
之加快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指意頗
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皆書
潔然盛服而為負塗者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
列此其戈矛矣合篇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
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答吳來州見
一刺史即周孔之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稱周孔
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謝夫曹沫
之沫莫具切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

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歸也

賀謝江陵宗儒臨
武者符武為記室

啓表奏狀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
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賀破東平蓋李師道所據淄青也 櫻桃即含桃

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 台州奏五色雲 名

例律官為父祖諱同者不居子厚以祖名察躬辭

監察御史奉勅二名不徧諱不合辭讓 訴苗損

狀恤人則深減數非廣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進

宸書 賀破東平 罪止一夫恩加百姓

祭文

楊馮詹事稱丈人自稱子壻然則謂外舅丈人其

來久矣。○狼荒

祭文

○濛泥

音蒙似日入變見祭崔入卿文

哭張後餘辭引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子厚怨天隨寓而發也

祭纛

禮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葺頭漢

宗虫尤亦作靈旗

祭六伯母自称姪男

祭丈母

祭弟自称八哥而

不具銜

詩

吳歛工折柳

俞音俞已微張也

鑿池曰活尊

汪鳥

齊諧笑

柏塗

音茶東方朔詩老柏塗

饒醉成

切慈此世俗所謂酒後併

吳人謂中以三並

同劉院

其餘韻蓋不用

其韻也奉和楊尚書休本詩韻此用其韻也古者

和詩不用韻

韋道安遇故刺史被盜文為所掠

道安縛致之刺史歸賄納女以報道安詩焉楊

白花

欵音乃雷

一声山水淥

魚

○蟬人長九寸

○蹙躄

非國語

子厚以國語文深闕傑異而說多誣淫作非國語愚

觀所作非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今節錄下
三女奔密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宣王不藉千畝虢公諫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然而存其禮為
勸乎農也未若時使而不棄其力節用而不殫其
財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三推之道存乎
亡乎皆可以為國矣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
恠而不屬也愚謂子厚論勸農之本善矣謂勸農
之禮可亡則過矣是禮也古人體夫愛民一念真

誠之發豈姑以是飾乎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
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或會或離
其孰能知之愚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不得其寧
而曰惡與乎我此子厚怨天之論所發也

宣王料民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是幽之博亂不足
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

劉康公聘魯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其
亡乎東門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秦穆之德惡矣其死亡也育之矣而孰能必

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
壽夭耶

邾至告捷于周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
乎明年死難 非曰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
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火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
矣

穀洛闕將毀王宮王壅之亂於是乎始生 非曰天
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
壅之誠是也王室之亂且早在德而又奚穀洛之
闕而懲之也

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是何取於鍾之

備也聖人既埋定作樂以象之非樂能移風易俗

也愚謂子厚之論是矣而立語易也禮樂皆由人

心生聖人因而文之還以導人心者也人生而有

舉動聖人因而舉動而約之禮否則肆矣人生而

有謳吟聖人因其謳吟而和之樂否則蕩矣約之

禮而和之樂隨其事而施之用上自朝廷下達閭

巷使人日習而悠然契焉非心邪念淫声慢色不

得以干其間此古人禮樂之用而治定作樂則又

子孫象祖宗之功德以薦之郊庶所謂隨其事而

施之用之大者也單子伶州鳩論樂之成政殖財
誠誕而無理子厚獨指其象治而謂不能移風易
俗又矯之大過故曰立語易也

長夕之役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劇曰可以一戰
非曰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
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其所聞者羊也 非曰孔
氏惡能窮物恠之形是必誕聖人矣史之記地坼
大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
狗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吳伐越濠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辨大骨石弩以
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

桓公輕幣諸侯垂索而入桓載而歸 非曰又奚控
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耶

申生敗狄讒言將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

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 非曰間君之惑排長嗣而
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
也

里克既殺卓子使告重耳曰盍入乎舅犯曰不可秦

穆公使弔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
之爲重耳謀者迹迂矣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
賢也夷吾昧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
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秦穆公獲晉侯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四不可
非曰向使穆公告于王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
則誰敢不服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
得已也秦伯乃行非禮以強乎人愚謂秦之歸固
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

之可也

鉏麇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宣子爲政之良麇胡
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愚謂麇之心特生於政
之良怵惕於將朝盛服之寐耳麇而賢必能諫其
君必不受君之命以賊宣子今爲之賊而不忍害
可言宣子之賢麇不足問也

公子揚干亂行魏絳斬其僕。非曰公子貴不能討
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
請君之命

逐嬖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

黃熊 非曰鮒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
之說好事者爲之

圓鼓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逃暴而附德者
麻之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反常以求利者
君子不受也

嗜芟 非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
米取賢乎尔也禮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

外集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叟以御物術進魯公內龍先備明年果大旱命劉

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志貞婦一敗於強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亂以
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難恃愚以爲士之砥節礪行
終不免移於富貴利欲者多矣正當引以自戒而
不必計其恩之可恃否也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本南康謳者善瑟葬湘水以
嗣靈音云

請復尊號表皆諛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爲京兆
時事業止此而已乎

與衛惟南石琴薦出當州龍壁灘下蓋石可薦琴者

以上外集
下卷

柳以文與韓竝稱然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
透徹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
於上所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
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
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九皆不根
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
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竒如明珠夜光見輒奪
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曾應不事諛不求
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

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
而非徒曰竝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
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
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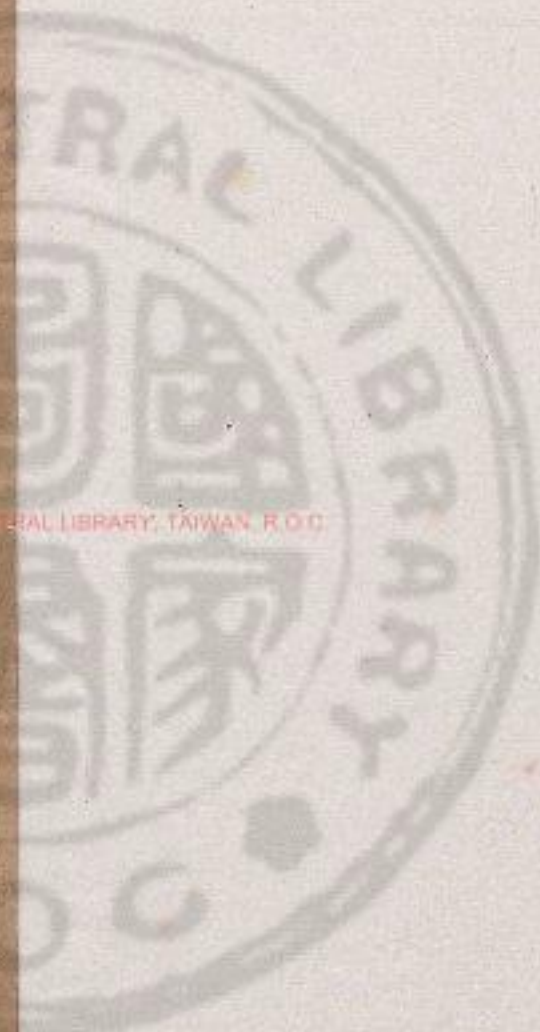
讀文集

歐陽文

詩

顏跖總說題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幹意蓋跖自以爲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味乃見

黃牛峽詩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在山也



憶山詩說三峽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崖闢

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關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叙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

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晚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

極工此詩說蘇子美詩雄梅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

爲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杜用圖有元化朴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

初譜之亦功其濶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

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

藻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鴟夷言之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

飄兀紅蕖漾浪插醉眠翻得絕佳

菱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橄欖

詩言忠愛蒼子華安無詩指陳治道之要者也橄

攬詩曰餽飽兒女甜遺味久則那奉谷子華詩曰
蠹弊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
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
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
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蓋
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南有草名鴨脚而
此果則自名銀杏

車螯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蚶無心

八卷怪竹辨

贈沈博士言歌言琴調醉翁吟也云我昔被謫看陰

山名雖爲翁實少年前詩又云我時四十猶強力

自號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甚暢

樂哉襄陽人逆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

其文騷以婉

洗兒歌爲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声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

歸歲將寒云云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此等善

觀時變感慨有味

白鷓鴣詩先將白堊說擺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焉
為文法最可觀○蝦蟆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韻歡情雖漸解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游之意寂工○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聲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其所以為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曲盡文章學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漢文亦甚妙

鷓鴣者催明之鳥京而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關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

劉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謂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為

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

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

偽莫究徒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戲石唐山
隱者末章

古賦

蟬聲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憎蒼蠅賦之布置皆
當成誦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模寫變化亦一
大奇

論

正統論費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三代秦果三代哉其
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固果誠心授有德者

哉謂紂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始皇
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
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欠者
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
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亦然
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
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樞不能入善矣復使當
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為確論今按佛生方當
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城而佛說

又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喜矣然人不爲佛之徒屋不爲佛之君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被之信是爲勝之今按齊梁元魏以來自萬東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爲其吞併立憲中國以賤吾民生之高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而反曰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矣必火其書廢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爲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

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頓眩厥疾不瘳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攻昌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声大呼以泄其憤石祖徠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止以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爲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曰我修政事

者尔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朋黨論謂君子有真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為君
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眾足以指萬
世人主之迷

易或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
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
是而言則非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
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各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
公非攝趙有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

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
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泰誓論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
王無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縱因論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矣
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 潮州戮鱷魚壽州活

饑民

自出米為倡

而浙堤錢塘

蘇士易於龍石

滑州築陳公堤

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路

如此爲大常丞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爲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竟叟堯咨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世家爲榮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若慨然有志於天下爲諫官以爭廢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質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非法意

文簡公程琳治益州燈夕火起預戒人救止不以白

有言軍謀變者笑曰吾自知之卒無事治關封數歲治益精明爲三司禁中有所取未嘗字爲參政每宰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北宿重其嘗任河北陝西之重威惠信著

王文正神道碑槩言其爲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爲相當元昊反請監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此最革弊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虜得其要領破懷智高經制五管十年移檄而交趾

張公羸而能父其衰贈以榮其親

周太傅行三年喪歐公發越甚至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祭

龍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請祭而豐不如養之焉

謂治死獄嘗求其生

丁寶臣喪其兄三年

薛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以讓王巖析富人皆爲三

以嫁其三女治蜀尹京寬猛異施參大政慚不

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歐公與王拱辰背其塔也

王拱辰之父爲潁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爲

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
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
可觀誌黃夢升支法亦類之

誌薛簡肅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
必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
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載誅浮圖誅民投水者○杜杞平蠻殺降○公

於程文簡旣爲神道碑又誌其墓

社祁公墓誌云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旣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錄謂其貧依濟陰室蓋初平流落事也

君源曾師之兄

梅護者詢之兄堯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祁公之壻以祠神會廢居滄浪今蘇州韓園也○鎮聽事載其誌云鎮其聽去舉進士王堯臣体量西事爲用韓范安撫涇原言將不中御權三司使去

濫恩

吳育治開封京師肅清元吳反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每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賈人入粟塞下者少公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庫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爲

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孫甫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爲杜祁公所薦尹洙所善言之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蘅良孺墓誌皆簡肅公奎之猶子

祖徠先生墓誌葬吾世未葬者七十喪作慶曆詩誌

貶大臣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與湖學築築塘封還揚懷敏詞諫書

謹重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厚少嘗善浮圖

謂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救唐介知泉福有惠政

興學校經術定表制禁虫毒教醫樂治京談笑無

留庫治財織悉皆可法不書溫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知制誌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虜

山川諫宗受尊號治揚鄆永興皆有惠政博

學無不通據九制

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維州有刻稅印者殺其獄丁謂欲斂

相拒不受不爲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
鹽禁沮陽太妃垂廉 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
後爲亂契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
按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然
則行狀爲謚謚設也不著三代姓氏
談秋行狀諭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
諭京湖蠻知揚州答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
代汝父兄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叙其修堤次饑勞之亭次通漕之

亭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了過陳見其川澤不
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爲
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爲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次
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叙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爲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蓋舫齋記始言爲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
歸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

不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皆禮之略者今於其略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又滁於互代被兵而今事事以歸德於上醉翁亭記以文爲戲者也

滁州菱溪石記僞吳時嘗將劉金園石六公取其二尚存者置郡治因以劉氏興衰爲戒使後來者不復取而去

凌許氏南園記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

材治數畝地以爲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馬枝之木不爭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

真州東園記爲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曠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爲上江次之井爲下浮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伯芻李季卿列水次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爲非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錢塘之兼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相州畫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榮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履得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
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章望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祕演詩集序惟儼文集序二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
卿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曆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
謂先儒之論非恃理害經者不必相詆訾盡其說

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集古錄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
不至古刻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九也自
序好之專一終不以彼易此

蘇氏文集序爲字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
焉則孰能禦

韻總五篇僧鑿華所類序其用心之專

送楊真序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

堅其守

國畫之祖為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畫以白衣試有司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學通經女弟希孟能詩

送讓唐民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後世士有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孫子後序注孫子者三家曹公杜牧陳皞而梅聖俞復為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惜聖俞幸生盛世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一詩

宋祕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世盡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

東倚謂無龜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銳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著考貢士六千五百絕不通人者五十日因相為歌詩以宣其底滯

內制集序論青詞齋文用釋老之說祈禳祕祝近里
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關太史公本紀之失允帝王事可法於
後世者孔子蓋論著之矣久遠難明不知不害為
君子者不道也

思穎序歸田錄序皆誌求閑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
依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譏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載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
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與已為六一以軒裳珪組
為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為適

書

通鑑司上書言治西域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
汴渠求裝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泝河而入渭以
通水運文自武昌漢陽襄郢公漢十一二州漕
頓之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鋪以入關以通陸
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閒田其
曰權商賈請大商不妬販夫之乞其利令國家反
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

准詔言事上書謂非無兵無將無財無禦戎之策無
可任之臣而患不謹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

答陝西安撫克龍圖辭命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
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謝書言性非學者所急宜釋中庸率性謂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爲訓矣

上杜中丞論舉石介爲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
切極可觀

與曾鞏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
疑中庸誠明之說恐未安又疑太極生卦之說

周禮詢事讀法一歲凡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
翹楚才嘗答聖俞詩云文會未余盟詩壇推子將
公以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踐苗爲戒而不捕者非

落頭詩

均州俗好鴈魚落頭詩見第六卷送黃通之詩

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二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若

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見第七卷

致仕後詩尤灑落見第七卷

賦

蝨蛉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皂隸是

蝨蛉之不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

富流當四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石鐘言農兵儲言屯耕塞垣言邊界

石鷄論請左氏以石隕為星鷄退為風公羊言視石

數鷄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蹈道則未愚按天子之言甚明無可

辨者公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易或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

詩解自是一家

誌銘

祁公碑銘云自材與命德者所身本不同

楊公誌始分以黨之籍籍錢塘

先君皇太后... 必立曰祭而豐不如養之
薄也御酒食又曰昔不之而今有餘其可及也
為其後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
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父記蓋有創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感
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
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夫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
公正論也不必百疑辭耳

東齋記為河南王簿張應之作也謂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故曰養每体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
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碑碣富偉麗之說
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体愚
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偃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澧黔蜀四會之
衝也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
而及于荆澧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迹之人皆蒙
其利焉則勝侯之惠利可以數詩哉夫事不思於
不成而患於妨壞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建與

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已往之心則
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
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
伯倫謂水七等又載羽爲李秀鄉論水有二十種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
者妄說也羽論水惡溇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
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
暢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和而有餘然惟石暉

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
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必弃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昔公孫
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
聞報罷而終爲漢各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
宜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翁之耶夫良工晚
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率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襟
囊中所蓄爾

送陳繼秀才序齊煬帝初營宮洛陽望邙山南望曰
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
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鑿山兩麓浸
流中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纒十八里然洛
陽多達宮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
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儂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
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
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能之

送楊子聰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
問能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郡不特頎然而出矣

送廖奇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相
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
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
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齊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
於世者乃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
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
光氣亦有煇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
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
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童蒙浸漬之爲益也
刪正黃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學仙
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
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蓋命
有短長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
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首魏晉
間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奇怪詭誕之書欲求生

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敢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
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
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亦
月石硯屏歌序張景山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
老勁鉅工畫者不能爲

傳

桑樸傳樸開封雍丘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穎間歲
凶汝旁諸縣盜賊傳白令召少年戒盜不可爲少

年皆諾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澤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覺明日縛之詰共盜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知城遇盜獨格殺數人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其事授郟城尉停惡盜王伯明道景祐之交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召澤至京使名捕澤變爲盜服入一婦家饋之如盜媼以爲真盜稍就語及羣盜曰彼聞桑澤來皆遁矣又聞澤閉營不出今皆還共在某處澤盡鈎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人一日

皆獲交趾撥叛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澤往盡手殺還授閣門祇候讓不受予謂曰讓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譏澤歎曰譏何累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已卒讓之

書

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臺諫失職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必爲諫官爲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得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叙有法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

與張秀才書謂古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貴者坐焉
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
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
其官位學行無動入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
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絕
後而反欲來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
者也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
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恠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正
今以言事觸宰相足下不能為辨其非辜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乃反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為當黜
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
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何不一
為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
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
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明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

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
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待罪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猶以希文為不賢而當
逐則予所言乃是朋邪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
丐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效也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聞于朝而公
貶夷陵令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
沈默異恠布在世門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

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恠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
人日日有也每身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下
避誅死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鮭翰文公
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
脩此語則愛之之心又可知矣。爭氣是以謝景翁

子云學氣者
不可與辯

答孫正之書三十年前尚好文章嗜酒歌呼聖人為
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
答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為儒崔先生

碑其題額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莫
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負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為
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為問好官府公事上而
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
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
問請謝曰牋記書答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
起因為之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
如公事口肩從齒序

答宋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按其迹也

問王深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為兩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宇高祝是為越至句踐五
世孫無疆為楚所滅楚封其子蹄於烏程歐餘山
之陽為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為氏其後君子乘者所
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堅
石名建趙王倫之亂見殺其族南奔長沙至歐陽

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琮八世生高又為吉州
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
公初孤母攜居隨州老居潁州惟尋母嘗一歸吉
州時年四十七

硯譜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
然十無一二發墨者歎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
有鋒鋷者尤佳大抵多發墨端又以此品為上龍
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相
州古无朽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埋土中久乃
用為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而直曰花以名之著
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黃曰魏花曰細
葉壽安曰韞紅曰牛家黃曰潛溪緋曰左花曰歡
來紅曰葉辰紫曰鶴翎紅曰添色紅曰倒烏檀心
曰朱砂紅曰九藥真珠曰延州曰多葉紫曰羅葉
壽安曰丹州紅曰蓮花壽曰百五曰鹿胎花曰
甘草黃曰一撒紅曰玉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
不進花其遲自留中幸迤雜花不接不佳其接以
社後直助前花木去地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淮

蒟蒻葉以薺草之兩向留小穴達氣至春乃去此接
花法也種花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蠟末一片扣
之以殺虫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
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法也花每
生每去其小者止留一二朶花落即剪其枝勿容
結子春初去蒟蒻即護以棘使氣暖此養花法也
讀李翱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亦期為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
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爲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墓誌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
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
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
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
師魯平生交而故爲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
猶爲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
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
非名花二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跋學士院題名云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也頃俾參政知思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

程文

斷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金真蠶去山雲表瓦鑄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疊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斷之雕且斷雕者史臣形容反撲之意然爾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年其學亦自黃老來也

易童子問

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

出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繫辭則謂與文言說卦皆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体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繼言集錄以備遐閑檢視嘆士大夫之盛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

也

表狀啓

謝宣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者驚傳豈
識朝廷之故事增紳諫歎以爲儒者之至榮恩既
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乞出表狀多然蔣之奇彭永思之攻已詆斥語多不
平繼乞根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
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三請云老將疾以借來形與
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鶴

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而歸○又
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
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礼者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
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又口誦退休之言身
貪榮進之宠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
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過○必也死之任愧然後
得以爲榮

上胥李士意啓等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
明白言意者比

回李舍人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

煥三代之文章雷動行敬言四方之耳目遂歸焉
筆增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莫
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非王吉不可苟善守則世任
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
故智也安邊之策莫此為上 河東一路突收錢
自足支遣乞罷錢鐵錢毋誘民犯死○河東緣
邊地禁不耕而仰采北界陳四害乞耕墾地○契丹
刈三撥自向化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學書論河北地產謂東負大海鹽稅弛以利民
西有高山產寶文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
少所助不過酒稅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
上于朝廷乞銀絹而配渡民歸為變轉爾准官減
費移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程浩程官相繼罷黜小人必讒為朋黨專權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皆因仲淹
掌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谷地界乃為元昊所敗當我乘虛
必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馬王安石言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廢頹未能整緝而務修祠廟託名祖宗張大事體要所歸共為小人圖利賄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乞寢罷慶基殿只令三司整補不理勞績奉先寺乞勸寺家自修

乞不幸温成廟

論陳執中不學無識乞罷相論狄青得軍情有詭言乞罷樞使皆極言無隱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為法從非尋常職也而言若此可謂無負論息之選矣嗚呼執中不以官職為名不物狄青不以智

高難辨之骸欺朝廷自今觀之皆庶幾大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略不少怨後世身位之臣豈復有執中狄青之比而稱功頌德者同然一辭亦累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然行故决注當順道防捍之李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用

水災疏乞立皇嗣去狄青用五行傳簡宗廟則水為災及水陰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張璠言注王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住

上供米枝兩浙旱

論賈島朝吟樞密管子謂聽言必先察毀譽之人
陛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
此語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學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
遵行

論郭皇后影殿說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僥求恩
賞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說充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
色此善於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舉直內降論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
陛下之過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犯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議諱

議學狀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
無異眾人苟欲異衆則必爲造僻竒怪以取德行
之名愚謂此天下名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曆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
見聞又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今乞並考驗書所
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二讓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恕

乞定兩制負數謂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平采折伐其位踐田奪牛
豈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極雖本無心而今
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諫諍之效因極而壞為朝廷
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臺諫官唐介等早奉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
難介等因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舉與
絳爭議徇公滅私乞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義叟蘇洵陳烈舉胡瑗居太學瑗堯叟元

直講蘇軾應制科章望之曾肇三回充館職劉

昌惠卿充館職乞與尹洙孤子並一官皆汲汲人

材忠厚盛心也蘇洵舉詞謂獲行溥固溥字似未

切或者學雖縱橫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雅豈其

初年心術未露亦飭躬盜各者耶

辭侍讀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薄朝恩添

請官以人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既已陳述若不

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

為矯偽之人

辭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凡士亡劄拳拳以乞便營緝墳墓為言

請權貴子弟衝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水入大社乞專大臣充修太社太稷使

契丹求御容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寶通禮自外而內

乞禁舉人懷挾

論西班之濫 于求內降人乞加本罪二等

乞相度權住所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

環守號動其其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

焚骨為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

火化其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

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館職官用崇文總目將見缺

書於三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禁雕文字

學士院舉臺官只獨負不肯隨衆同舉

舉丁寶臣因遭侵賤事停官也

馬牧劄子云唐世牧地西起隴石金城平涼天水外
暨河曲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橫煩皆
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唐樓
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為民間侵耕
地土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劄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及聚諸路
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
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
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慶曆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

沔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曆時恬
不知兵之比當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移前日所
擾我者授之

論館職兩劄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吏
事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
公之門廷然歟

翰林學士為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為外制并雜學
士待制通為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疇勞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
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又曰
夏料錢春中俵散青黃不接以爲濟患尚有說焉
秋科於五月俵散正是蚕麥登熟何各濟關直放
債取利爾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散此簡
切語也

辭更侍三劄 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濮議
爲呂誨諸人所攻也謝手詔兩劄蒙宣諭復留也
乞出劄辨臺官所論陰醜事也乞致仕劄既得請守
臺因以疾辭也上殿劄明司馬公乞立 英宗不

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毫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
辭其所除官也乞青州劄既到青州一年後也辭
太原府劄自青州易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
前請也次劄援 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六
十一致仕自是歸老類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錄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
而上益不豫

僕議

歐公晚年之營營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采苦至集爲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然滔滔數萬言皆以札記爲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爲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旣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之後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之後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旣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

崇文總目

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當人比耶

易類易三家田何雋顧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盛至後漢陳元鄭衆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亡及正弼爲注亦用卦象相雜之經其傳至今

書類伏生所傳爲今文尚書孔惠所藏屋壁女國所定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賾以伏生舜典足其篇唐季明不喜諫古更令文行於世

詩類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

帝時毛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皆毛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補綴得百餘篇王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樂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推三家盛行

于役志

貶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僧錄普寧後見程師不拜去佛

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庶幾在餅肆中一餅熟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

孫何為第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道靴價馮道左足曰九

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與右足曰

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

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為

三衙

仁宗至和二年木鐸兩府至後閣問聖體見與次唾
孟素藥食皆黃純色皆故暗宮人遷取新

金籙其上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像真遊殿而大內火遷玉清
玉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靈
靈懼改遷迎祥池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魏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齊賢休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
骨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
元牛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醜堪成八字亢應

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湯餅唐謂之不托晉東晉餅賦已有饅頭之物

注商糟蟹一器數十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經歲

不沙愚頃見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

提稅院珠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歐公又載

翡翠盞金又犀解為小塊紙裹實懷中待熱急

搗應手如粉

澎浪磯訛為彭郎小孤山訛為小姑而謂彭郎為小

姑之婿小姑立廟封聖母愚往歲聞平江村落有

伍子胥廟訛為好夫杜拾遺訛為十姨亦塑女形

而村民為佛廟云嫁姊夫世所謂神類此者衆
詩話國朝詩僧九人進士許洞會之分題出一紙約
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
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

筆說

老氏說謂老氏比諸子為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
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常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
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行之也又謂世
見人情尤精愚觀其翕張予奪皆揣摩之術也又
謂其治人之術為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鉤致之

術也公之書老氏者三說似皆可疑

富貴貧賤說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惟不思
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
之言

鍾廷說聲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意謂此
禪家風幡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
學書靜中至樂說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
於有益者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學書也君子
則自謂也而又有羨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為
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為戲言以薄聖人非果有

其人也至人之功爲真人其後有秦始皇魏大武
嘗實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菊說家菊性涼味甘野菊性熱味苦

道無常名說謂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此不可曉
愚恐道流行於萬物間非別爲一物在萬物之志

試筆

琴枕說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心也或
不知何說

王文康公戒子弟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佛書數十萬言可數談而盡意謂此名言也佛書初

無可言多作提頭敷衍耳

樂府

皆艷詞也

集言錄

多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自後漢以來公卿之門生故吏始立碑頌德以伸
感慕至唐而子孫立碑

苟有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蚩尤作五兵紂
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出
於李斯亦然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百餘字有海鹹河淡之類

吳季子墓銘世傳孔子書按孔子未常至吳開元殷仲遠撰塔以傳大曆中蕭何又刻于石

碑皆石柱耳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元稹稱修桐栢宮碑甚無謂也

漢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者綬也金銀乃其印章綬所以繫印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服紫衣而佩金

魚耳

李德裕立茅山三像老君孔子尹真人而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今之使額皆唐宦者之職社稷壇制見唐遷新禮記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衰媪

佛之徒曰無生者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苟免貪者不可苟得

附錄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爲行狀韓魏

公為誌銘皆典實蘇轍為伸道禮不及也論孔子
文不在茲乎而叙及漢唐文字殊未安語亦有未
安處如云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又云嘉
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不明言得者何事云歷七郡
守歷七郡可矣既曰歷又曰守似贅豈刊本誤耶
史傳凡四後二傳文方簡明

事也。公之子發等所述公平生之行事備焉凡傳
誌皆取此其載唐書成公不肯看詳列傳宋公歎
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未有也愚謂宋公
文溢語苦歐公不欲分受後世之譏耳宋公感之

盍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

墻清洞。謝絳游嵩山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

洞疑古者辭自成文

公之子燕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來居襄白
公私田園裝抑之坐貶後入黨籍

歐公年譜

公吉州永豐人綿州推官名觀之子四歲而孤隨母
鄭依其舅家於隨年十歲借書李氏得昌黎文於故
書中乞得之力學焉二十歲自隨州薦名禮部二十
歲當天聖八年以再薦魁禮部年二十歲責司諫

高若訥不救范文正坐貶夷陵今年三十四范公起
爲陝西經略辟公堂壽記不就三十七知諫院三十
八使河東回言麟州不可廢又使河北救隆卒幾被
殺者二千人三十九坐孤甥張氏置產事出知滁州
四十二知揚州四十三移潁州樂西湖之勝將卜焉
四十四知應天州四十六丁母憂歸潁州明年歸葬
母吉州冬復還居潁四十八爲翰林學士兼史館明
年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出使契丹五十一知貢舉五
十二知開封府五十三充御試詳定官五十四拜樞
密副使明年參知政事五十七輔 英宗即位年六

十爭濮議明年去國六十二知青州始令長子發蒸
室於潁六十四乞知壽州更號六一居士明年致仕
年六十六薨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盡掃八代之衰追配
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沒未幾俳語之習
已復如舊天下事創之難而傳之尤不易故治
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蓋徃徃而然矣歐陽公起
十歲孤童得文公遺文六卷於李氏弊籠酷好
而疾趨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今垂三百年如
公尚存時非有卓絕之資超絕前古疇克至此

迹其文詞益溫而自然暢達夫豈人力之所可
強宋興百年元氣胥會鍾之異人固應然爾蘇
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獎掖而與之俱歐陽公
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
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然蘇公以公繼
韓文公上達孔孟謂即孔子之所謂斯文此則
其一門之授受所見然耳公雖亦闢異端而不
免歸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繁辭非聖人之言謂
嬴秦當繼三代之統視韓文公原道原性等作
已恐不同況孔子之所謂斯文者又非言語文

字之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
於歐蘇盛哉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焉
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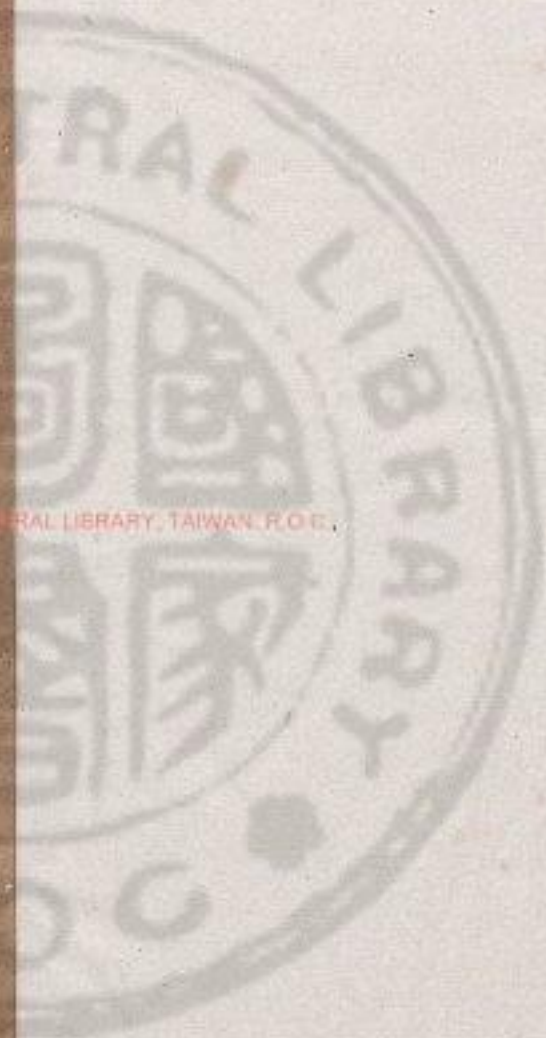
讀文集

蘇文

詩

土苴作平声押當考又噫去声本飽氣作嘆息用亦當考按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指糞草也當作上声若平声則别有義矣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声若去声亦别有義

徑山道中詩所筌本上声感也作去声押則義訓爲淨榜與諺同音本作榜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



不相通者前輩只取聲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
以近世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清齋二字出七卷惜花篇 蓬杏於潛女大銀櫛之
名也 罷亞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登玲瓏山詩
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又答任師中
家漢公詩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
次韻沈長官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恠君肥又
十卷中有次韻王鞏泛舟詩沈君清瘦不勝衣邊
老便便帶十圍皆肥瘦之對

次韻曹輔從來佳茗以佳人此句恰与若老西湖比

西子是夫生之對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是
作闕字讀俗只用闕字

論

論八首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
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
爲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
稱而無害而反斥章子賤曹媿之非恐亦文人之
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年中
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

策問

謂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弃祿之委而仕不
違者之所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
縣皆土木之像而像安出與南軒記離江堯山之
祠合謂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邊豆簋簠俯伏以
就與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漢因秦制不
害為漢唐因隋制不害為唐又况積安不事於變
此當坡老晚年監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
萬年書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
今其為說亦恐微過於因惟聖人通其變之說為
無弊歟

雜文

明正謂自悲者為感謂人之無為而不悲者為正善
於曉人者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
非人情殆類異端之說恐亦未得以為正也

稼說論厚積薄發自諭論道之難見蓋為不務學者
戒也

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精自得之趣也

虎畏不懼已者其證有三似有此理

謂六一翁均五物為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
人之情蘇子廣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

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絕而坐明皇之累以為抱器適
用不擇所處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字同義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

見蒙

體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盡至
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東坡博
學高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三君子以重道子也

叙說

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使倭者也形容精矣然猶以末
廣平鐵心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為之記巧倭之

感人雖明知者不免歟

張湯直無後以達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
此特為晁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
蔽賢盜名者耶雖然公之言不害其警世

叙顏亮繹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叙王定國
詩論流落而無怨誹以原古始議論闊涉論詩者
可觀也

聖散子治一切傷寒

叙田表聖奏義晏浴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
之聖尤高以賈太傅為比以待來者舉行意味深

深長矣

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崖絕重臣也蘇子引
二人以叙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
若是班也引伊尹太公管樂隄陰諸葛證范文正
公以事業之素定於賦畝材品雖不同文正真無
愧古人者也引孔孟昌黎證歐陽子以斯文之可
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闕異端追古作真與昌黎等
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濂洛在且非此之謂
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白為
比而不復言孔孟豈蘇子雖推本孔孟借以張大

之而其劑量則固自有在耶

字揚薦以尊已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學所當深
味為妄自尊大為尊者其說正相南北

表狀

徐州賀河平一聰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
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為散文無異
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表啓

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顧無
數之緇褐宜如散廩以活飢民此類皆說理不求

工於文近世表啓文雖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啓
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宣公
奏議體也

書

上韓太尉謂西漢之裴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
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富公與太
尉皆號爲寬長者而不可犯以非義

上富丞相書謂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
可進說也衛武九十有五猶日箴戒於國明公居
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越倭悍者

上曾丞相書謂鬻千金之璧者不於肆坐五達之衢
嗽又自以爲希世之珍則其所鬻者可知矣愚謂
此真喜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爲切也何近世士大
夫鑽刺其門者爲上賓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
問耶嗚呼此千金之璧不可得而見珍其所珍非
吾之所謂珍也

上而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

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
才以氣爲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
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

氣者人之所得以生才者足以有爲之各人皆可
與爲善是爲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爲故謂之不推
此以爲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
剛大故人才以氣爲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
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名二之亦不可今
以才爲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之
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權與民於擾攘急迫之
中行寬大閑暇必長之政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皆更數赦而曹吏不許

答安師孟書云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以
其既第也

上韓丞相論災傷云重復於獲則飢民索之溝壑聞
矣論均稅云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用一切之法
而民怨始有所歸矣又云其在錢塘每執斷犯贖
者未嘗不流涕也又云兩浙之民鹽鹽得罪者歲
萬七千人終不能禁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輕

上文侍中論權鹽謂禍莫大於作始

答舒煥黃魯直以下諸書皆道情契不及國事

與秦大虛書說在黃州挂錢梁上日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絕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樂善處困者也

答李琮問王天常論叛蠻乞第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又一瀘州知州經畫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羗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滅叛羗倒舉祝良張喬平交趾而不遣兵皆磨以歲月萬全之舉也初漢永和中遣中郎將尹就討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擾如此可不謹哉

與朱鄂州書論養子不舉之事甚悉

記

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其論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諷詠不盡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也

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劉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說務為不可知愚謂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

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

論竹至此斯不玩物矣

妙墨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真理到之言可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說

錢塘六井唐李長源所作清湖中相國井其西為西井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錢塘縣治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沈文通絕河而至美俗坊為南井其疏湧金池為上中下則熙寧五年陳述古

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

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聖泉記謂吁嗟以來雨而神應之吁嗟其所不獲而吏弗應為魏於神禹謂此反已之至而求神之本也吾平時哀吾民之吁嗟神其有不一且哀吾之吁嗟者乎

醉白堂記反覆將百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廉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為主食為輔而病藥之過以明蕭曹牧民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

其揚蓋公之清淨也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殆不減百戰嗚呼安得如蓋公之說而一沈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謂昔見書之難而今有書不讀

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畫有害其國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滕縣公堂記謂宮室有所從受而構之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未間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

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而思又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為心故勸言無思非孔孟教人意也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石氏畫苑記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必也必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敬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

碑

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載弄千古甚至武王
不見恕而李太白之失節孔北海之無成獨拳拳
痛惜杖拭而大書之蓋其平生備歷危難萬變不
懼專以氣爲主二子亦負其奇氣而不幸者神交
千載共一大息也

表忠觀碑先王之志我則行之匪私于錢惟以勸忠
此等識高理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真有如東坡
所言者非過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
言其美史責其全不可例論然唐末五代天下所

腦塗地獨錢氏全護百萬生靈之命若無事時越
百年米嘗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儔略無旌別於
其間不已寬乎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治軍
旅戰爭之世賦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容不然者此
豈可以承平事責之哉我宋混一而後可以薄
賦此太祖牧民之功所以爲大矣

宸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與孔老合者以寤仁

宗此論恐當於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
東坡嘗謂六經字同義異不可牽據矣何乃不充
其類耶賜龍腦鉢孟對使者焚之而用瓦鐵此則

鍾能自守其法然辭之則可焚之者慢上以取名
出理亦未安○函胡二字出石鍾山記

傳

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為墓誌而自輯公弼之
遺事為之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者然學
公弼不成吾恐其為到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
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方山子傳則公弼之
幼子名慥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澤者耳
非蘇子之善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後世耶

青詞祝文

清詞祝文皆必情尚神語

行狀

溫公德業二王佐坡老文章萬古奇凜又遺編生氣
在史述而不固無之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虜比遜公澶淵之功為宋
興百年安靖二公之力偉論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請在官守不專於寬在言責不專
於直善觀人者

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

此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
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
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爲
何如一旦 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新欲相而相之
凡天下之所善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
久望而決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
之一旦之頃而俄薨皆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
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
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位始終而天
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況相臣乎蘇子

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地其論高矣公
之事業鬱於安石欺 神廟之日而伸於 二聖
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 二聖之進用而尤
歸重 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繫已焉君實之救世同
科非蘇子其孰能察之

四十卷皆記偈佛家語

後集

銘

鼎銘謂禹鼎爲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雜文

外曾祖程公逸事直究報應可爲世訓

剛說辨太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甚壯

續養生論載鈇虎求龍之說

策

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

志林

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

法子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爲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者無此言也於武王孟子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爲蘇子惜耳

謂周之東遷爲一敗而彈由宅歷舉避寇遷都未有不止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爲證可爲萬世明戒矣我朝陽九之厄所失纔河北三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黃謀擁駕而南宗忠簡二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見听忠簡憂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

謂秦逐交近攻以次取齊爲巧空國以舉楚爲拙雖涉權術亦名言也

謂秦罷侯置守爲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爲萬
世法恐主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盛德爲天下
共主而听其人之自治秦始力戰而兼有之尺布
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爲私秦爲公孰公孰
私耶

論楊雄譏子胥種蠶爲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蠶不
強諫則過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荆王尸籍館之
事是預弒逆之謀也譏之未爲過又以論商鞅弘
羊之功爲史遷大罪此固有感之言然亦足爲萬
世警言

增勸羽兵義帝使爲楚謀歟事成將置羽何地爲羽
謀歟又將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勢不得不殺
義帝既殺義帝則身犯弒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
之拙諱莫此爲甚而蘇子以論增之功既誤矣增
實事羽爲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者乃謂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論春秋戰國之士爲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
變作亦足以見東坡曾次宏開闢足以包容天
之士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
徃多盜賊小人之爲若盡以爲天民之秀傑則恐

大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
以當世事責之耳

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甚精定以破歐
陽子隱公非攝之說

鄭子華論備載不以疑忌殺人者為盛德事其說甚
厚有補將來

表狀劄子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學事老成忠切極
可玩

啓

揚州到任啓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警
語也

書

杭州上執政兩書揚州上呂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
動人愚謂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闊陸宣
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間世人豪天佑人之
國家而篤生者也

合謝舉康一書論辟達之說謂楊雄以艱深文淺易
太元法言皆瑣蟲者而獨悔於賦

答劉沔書譏文選

記碑

通惠泉記謂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墓誌神道碑

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

滕元發墓誌銘王子立墓誌銘寶月師陸道士墓誌

趙康靖公

神道碑

又首論我朝以仁爲家法一時

鄉相大臣含垢匿瑕氣象使人爲之鄙吝消釋就館漣水以鄧餘慶不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到及身爲漣水捐公帑之利歲免殺魚十餘萬此其一念之仁又如何哉

釋教

東坡爲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爲佛者言談苦空去宛轉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老題名記援子思孟子之類是也

奏議

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

買燈狀內帑所儲孰非民力最為懿策語

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平生喜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再書尤極痛快如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此論痛快犁然當心不特朝廷行事為然人生一舉動以上皆可反觀矣

京東除盜狀欲權免三百斤以下鹽稅庶幾盡亦反

其本者不疾惡於末流之弊而已也

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又長太計區區於簿書

胡命是問者可以觀矣

乞醫病囚狀具載治平手詔熙寧劄子折衷其說毋坐獄官罪而課醫病者功罪

在登州日乞還水軍以禦戎乞罷權鹽以弭盜

給田募役狀乞毋取役法寬剩錢而陳差役五利二

弊條合行十二事

乞免給散責苗錢斛狀有云農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

可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惟
續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放債取利之謗皆
痛切之言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謂天子法天無言而治大事乃
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漢以下為制誥皆所以鼓
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褻慢王言莫此為
甚願重惜王言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敬應
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與溫公爭役法事

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重疆賊臣偽書求立執政
不審輕授節鉞而鬼章叛今雖得見章不足輒賀亦

不可輕殺當責其與溫溪心共討阿里骨
夷狄攻 又且乞戒邊吏毋擾郡縣諸羌之地
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

葉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覆考官定第五等
時東坡為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
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
是以論天下士哉

知貢舉備奏巡鋪內臣摧辱舉子而巡鋪始於練亨
父為試官凌忽致喧闐而然欲立法羅織舉人者
罰之

意榜得官貪冒者衆經明行修請記者衆並行廢
罷升甲舊出聖意今著定令則非矣

富弼母在殯 仁宗罷春燕

災沴狀說容託小人極切

周種乞用安石配享 神廟東坡悔舉自効力言小
人不可復縱之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惟恐養士之不廣近世為師儒言
屑又然惟務限節士子者可以觀矣

振顏益顏章禁勘而人戶並納好絹得禁戢之要領
也

乞度牒備解 一狀云孫沔作中和堂梅堦作有美堂
蔡襄作清且堂皆務創新不肯脩舊言或言乎足
以窮官解朽壤之原矣

論高麗進奉狀得光武閑玉闕之意相如張鷟輩小
人生事夷狄以弊中國者當愧死地下也

論役法狀辨差役崔役利害明白

奏西湖不可廢五事及申省六條既開封以復湖復
開閉江潮不得入鹽橋河而引湖水入清湖河者
凡五道以相灌輸可為杭州萬世功矣

奏戶部勾取度牒狀云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

糜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

應詔論四事狀有云民之疾苦州縣官日夜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歛怒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某人市易戶抵當積欠鹽錢產業當酒揀下縮賒欠錢數因雖多皆是空文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三五年後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

奏浙西災傷預於七月起請乞准來年賑濟其貼黃有云豐熟不須先知人又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

顧不言言哉言乎東坡陳乞痛快警切往類此至云如遂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各具保明結罪此則東坡之智所以防人之罔奏者也

乞禁商旅通外國狀備載慶曆以後編勅而許聽蕃國商販自元豐八年始

和變準滿賑齊狀云所乞數目雖廣而所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重勅則所費十倍無救於事凡四狀第四狀云開春纔見米價增長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墳廟奉忠厚之意見於
言外

奏開石門河以避浮山嶮用侯臨之策也奏鑿吳江
以疏太湖之溢繳筆鏹之書也集衆義以利無窮
用心之廣大如此

乞郡兩劄平生出處莫詳焉惜其氣之未平耳

筆鏹論吳中水利大略謂譬之一身五堰則首也荆
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
衆瀆則脈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五堰以上受宣
歙池陽九江之水使入蕪湖百瀆在宜與今存者

四十九條自西堰之下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
江以入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
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
水常溢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以吳江岸鑿其土
爲木橋十所以通糧運而隨橋設閘葺蘆爲港走
水

奏聞衆狀檢會編勅諸興販斛解雖遇災傷官司不
得禁止

乞備賑濟狀常平錢米只許糶糶以平市價全活自
衆若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本錢日耗

乞立法不得支用

汝陰尉李直方捕盜乞酬賞

論理積欠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吞食邑戶水旱不肯放稅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為依實檢放無異明堂赦放非獨失信於上帝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為先務不復以卹民為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轉運司臨州差官覆按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

鬼腊

出三以訖
論綱稍欠折狀載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

千繫人欺隱之資至杜侍御以一十石船分造三

百石船一隻吳堯卿又勘會每船物料估給無復寬剩船始敗壞而魏運不繼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慶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今糧綱欠折因點檢收稅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今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石

乞罷稅務賞格謂人二務為刻薄以希歲終之賞

乞罷宿州修城謂妨墳墓六千九百所乞免五穀力勝稅錢謂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

奏內中車子爭道謂婦女不當為齋祠

論高麗買書利害謂東平王子求書漢大臣不予晉
韓起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不許今若許買則文
書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使敵人周知山川
險要邊防利害為害至大不可許

上圓丘合祭六議謂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分祀有三
不可夏至不可舉大眾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神祇所素歆動則有吉凶禍福三也

乞改居喪婚娶條謂釋喪而婚鄰於禽犢

奏馬澂不可屏出學謂三學凡有進獻文字先經長

貳者訂可否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
意也

上進陸贄奏議謂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
才不踈

詩賦論題備錄上下全文始於元祐八年五月二十
六日東坡奏請不掩其所不知也無書不記如東
坡而待士之寬如此已則淺學而阻難他人者可
觀矣

赴定州以不得上殿朝辭遂上書勸處靜觀動守安
穩萬全之策

謂戰兵尚不足於守謂保甲不可驅之於戰惟弓箭
社人戶為強虜為鄰自守骨肉墳墓皆處必爭之
地世世結髮為虜戰再狀乞修整此社時契丹已
為達輟所叛

乞將陳損米乘饑年借貸上戶賑濟佃客愚恐借貸
必有追償之擾以陳損而求易新利官害民矣

乞修北嶽安天元聖帝廟

定州曲陽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歷叙 神廟朝諸臣用兵次第
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師徒喪敗方
且以敗為耻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童蒙浩運算於

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皆因弊腹心取無用之地
以為功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
死十六五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喜於一
勝凱捷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遠方之民肝腦
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声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以為膳
羞食者其美死者甚苦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
觀乎其言哀痛切至真可為萬世人主好用兵人
臣好生事者之戒

代滕甫論西夏書臣僚欲用兵西方醫人欲下一日

而愈者也。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代李璿論京東盜賊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使部內陰求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覈勸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

呂誨記溫公以後事無一言及家私惟云朝廷事尚可救願公竭力。

內制

安壽乞外郡不允。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其旨。

繳文彥博呂公著免拜劄子禮經八十拜君命者一坐再至謂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老至老無下拜謂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無明文馬燧延英不拜蓋臨時優禮。祖宗朝如呂端老病亦止臨時傳宣不拜。○生擒鬼章奏告歸功。祖宗○批荅文彥博乞致仕。○春帖。

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制○端午帖○阿里骨詔
首授制○太后手詔裁減蔭補○錫宴樂語

外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司馬公韓維三代封贈呂惠卿責
授皆題之顯文暢者可法也

和陶詩

頴濱之序謂東坡責居修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
於胸中謂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不為
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
麗而實腴則名言也

陶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
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
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
不為詩發也君子讀其和詩而悲之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二句見第四卷和烏鵲晉
安詩

淵明桃花源記叙武陵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則
漁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特其地深阻
與外人間隔耳非有神異東坡載蜀青城老人村
險遠不識鹽齏亦桃源之比仇池世稱福地而王

欽臣嘗奉使過之有九十九泉萬山所環可避世
如桃源然則世有增廣桃源之事為神仙者甚矣
其好怪也使果神仙安有不知今為何世而待問
漁人者乎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
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
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汎掃宿弊更張百變
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念
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

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亦
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
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歐陽文集卷六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類集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霽滋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慈溪黃氏日抄類集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霽滋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唐論歷數三代以後惟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未備也歛多就寡文極有法然太宗之未得與先王並者亦恐實德之有媿耳實德不先王法度則古今異宜豈必一一先王耶

為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豈謂濮議發即然亦正論也要必存本生之名可也濮即入濮大統又司公族議謂祖先以外盡當衣食於縣官意則厚矣恐禮法不無等殺而先王未嘗以天下私其族耳時如民生何

講官議謂古禮於朝則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議當時請坐講者為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禮命其君耶

救災議以頌予民不朝夕食之其說佳

洪範俱布置大抵與荆公相類

太祖皇帝總叙謂漢高不及者十事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三百九萬至元豐年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於是覆露生民之澤深矣

序

新序目錄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隋唐猶存今所見者十篇最為近古而不能無失

梁書目錄序梁六紀五十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廉所成南豐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都聖人之內

列女傳目錄序劉向以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八篇曹大家為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十五嘉祐中蘇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

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新儀三十篇韋公肅記開元至元和變禮南豐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謂此名言也

戰國策目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二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論詐之便而蔽其愚言戰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陳書目錄序陳書六紀三十傳亦姚察姚思廉父子

所成南豐謂兼權計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
所以興感邪臣溺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
亡莫非自己致者而士之安貧樂義亦不絕於其
間

南齊書目錄序江淹嘗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梁蕭
子顯別爲此書凡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改折彫刻
而文益下

唐令目錄序凡三十篇以常負定職官以府衛設師
徒以口分永業授田以租庸調賦役南豐謂庶幾
乎先王之意

徐幹中論目錄序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漢魏之間魏
太祖旌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孔孟之旨爲中論
二十餘篇唐太宗嘗稱其復三年喪一篇而今無
之則所存二十篇非全書也南豐謂其不合於道
者少

說苑目錄序劉向所序凡二十篇南豐謂所取往往
不當於理

鮑溶詩集目錄序溶唐人也南豐稱其清約謹嚴而
遠理者少

李白詩集後序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

齊嘗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
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
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
卧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罪薄
薦其才不報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水爲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
有超世之心南豐稱其實錄詩舊七百餘篇宋敏求
廣至九百餘篇南豐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先大夫集後序南豐之祖也事 太宗 貢宗

王深甫文集序深甫王回也福州候官人家於穎學
登第爲主簿即棄官弟向字子直固字容季兄弟
皆以文學名皆南豐序其文荆公稱許之亦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貫之名師道事 仁宗爲言官其子

世京集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
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爲誌

王平甫文集序平甫文百卷南豐許其兼文與詩之
工可比漢唐之盛不得志於時而求於內

強幾聖文集序幾聖名至錢塘人最爲韓魏公所知

其子浚明集其文二十卷屬而豐爲序

思軒詩序撫州通判林君當旱蝗作軒而能詩者賦

之

序越州鑑湖圖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所創南並山北屬漕渠東西距江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田九千頃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間二十七戶慶曆間二戶爲田四頃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復田爲湖治平間盜者八千餘戶田七百餘頃而湖幾盡矣自此蔣堂杜杞吳奎張次山刁約范師道張元長張伯玉陳宗

喜趙誠等各爲之計而廢日甚蓋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蝗湖爲田顛又不聽此湖繇漢接錢氏不廢而今乃曰廢豈非苟且之俗勝哉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已饒不知湖盡廢則湖之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不知會稽得尺山陰半之必也禁民爲田而歲以農隙濬湖則蔣堂以後諸公成說具在故南豐具載之以待來者其事可載國史而其文可成誦云

類要序晏元獻起童子至宰相在朝廷餘五十年常以文學謀議爲已任其子知止集其書名類要云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記說謂古之養其外者畢備琴其未嘗去左右者也而又內當得之心蓋南豐之學如此琴者洪規字方叔

張文叔文集序文叔名彥博常從南豐游其文未嘗輕出其後其子仲偉始求公之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謂此館閣之禮而他司所無

齊州雜詩序此公爲齊州時詩也愚按公詩多齊州

所作有放馬安之意徒爲他州詩不多作送作不樂之矣豈齊其壯年試郡而後則又困於外不滿其當出之志耶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謂龍也

叙盜說凶年人食不足之意

贈黎安二生序二生蓋東坡薦於公者說迂闊之弊宛轉可佳

送周屯田序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意

送江任序說仕於近土知風俗之意甚悉

送劉希声序言至道當不息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解仕南土者不安之心

送趙宏序謂平寇在太守而不在兵前輩謂此文峻
潔

送王希序叙江西游覽之勝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

大梵寺之秋屏閣

王無咎字序謂人欲苦其名字而未嘗善其行

送蔡元振序謂古之從事皆自辟而今命於朝然惟
其守之同者多矣為從事乃尔於朝不尔者其幾
耶

書

上歐陽學士書謂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又書謂食
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兵擇曠土而使之耕佛老止
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

上蔡學士書又薦王安石謂文甚古行稱其文知安
石者尚少公亦以此薦之歐公又進其文

上杜丞相書勸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上齊工部書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

與撫州知州書言心之獨得

與孫司封書孔宗旦策儂智高必反及反乃死之請

白其事

寄歐陽舍人書公謝其爲先相銘墓也理密文暢可觀

與王介甫第一書報以歐公賞其文也云歐公更欲足不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與介甫第二書云謗議之來誠有以召之又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余謂此可謂公忠於介甫之言也

謝章學士書自謂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愚謂此公道其中心所存者令人慨然又其答袁陟書云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某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久與王深甫書叙情尤悉雖然力踐固存乎人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公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

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
臣事與雄不同又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公辨
之曰雄之辱於仕莽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
不能易也愚按雄本漢臣既身受賊莽之僞命而
又稱頌其功德則爲雄者皆易於莽矣南豐所謂
莽所不能易者指何物耶又王介甫謂雄之仕合
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謂雄德不追聖人於仕
莽之際不能無差公復辨之曰孔子之無不可蓋
子所謂聖之時也雄亦爲太玄賦稱蕩然肆志不
拘攀兮愚按孔子無可無不可恐不可獨指其無

不可况蕩然肆志是直小人之無忌憚而可謂其
似聖人耶南豐大賢而議論若此所未諭也

福州上執政書接詩以述養親之意文甚賅

記

仙都觀三門記此記與鵝湖院佛殿記略同皆以正
義斥異端之益

禿禿記記孫齊溺雙龍殺子之事文老事覈尤卓然
爲諸記之冠視班馬史筆殆未知其何如耳

醒心亭記爲歐陽公守滁作灑然使人醒者也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取宣之三邑爲太平州而繁昌

在焉繁昌自唐昭宗爲邑百四十年當慶曆間夏
希道邑治始大備云

墨池記池在臨川城東之新城池之上今爲州學記
曰夫人之有一能而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
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宜黃縣學記記有云務使人人學其性此語似當審
也

南軒記說隨所處而樂之意淡靜有味
堯率院記說異端無常業所享已封君不如而或反
傾府空藏而奔向之

擬峴臺記模寫甚工前輩取以爲人法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切實無餘蘊

歸老橋記爲武陵柳侯作說人情之歸休甚佳

尹公亭記尹洙嘗謫隨州結芳爲亭其後知州李禹
卿增大之

廣德湖記湖舊名鰲脰源出四明山引北爲漕渠東
北入江鄞西七鄉之田仰漑焉大曆八年縣令儲
仙舟更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治而大之中
之後有請爲田者御史李後素驗視得不廢刺史
李敬方爲後素刻石見其事謂湖成已三百年則

湖之興在梁齊之際歟淳化二年民盜湖爲田至
道二年知州丘崇元復之自太平興國以後民冒
取之天禧二年李夷廣又復之天聖景祐間民又
請李照爲郡言其事請者始息康定間張岫爲令
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爲礮九埭二十亭二植
柳三萬一百愚按陂湖水利長吏急務公通判越
州記鑑湖及守明州記廣德湖皆根極始末其一
念在民爲何如秦檜當國時樓异守鄉郡乃廢廣
德湖至今反不若鑑湖猶有遺迹惜哉

齊州二堂記歷山堂以舜所耕之地樂源堂以春秋

相十八年所書之樂在焉考地里甚精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春秋之世曰隄水其後曰夷水
又曰蠻水白起壅水攻楚遂爲渠本朝孫承復之
民賴其利

徐孺子祠堂記詳孺子處亂世之義

道山亭記備述七閩之險而閩中獨夷曠城中之三
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玉山而道山亭
者閩山登覽之地也作於程師孟

越州趙公救災記救荒之委折備焉

制誥

制誥

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誥則編
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爲王介甫代發明者也

表

表多平澹說意

疏

熙寧轉運對疏勸講學而得之於心

劄子

移滄州過闕上殿謂自民生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
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
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請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

深矣然與警切規諫者恐又別是一體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引書因命及陸贄之說爲證且
曰非惟搜揚下位亦以閱試大官

請令州縣特舉士引歷代爲證甚悉令通一藝以上
充都事主事掌固之屬以士易吏也謂之特舉之
士愚恐風俗未易革弊或益甚耳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愚謂西北擇將如太祖法可
也東南益兵恐未易言也兵豈在多也哉

議浮費謂景德官一萬餘真皇祐二萬餘負治平總
二萬四千負則官倍於景德景德郊費六百萬里

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則郊費亦倍於景德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費如景德則省半矣請減五路城堡謂將之於兵猶夾之於基所保者必其地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減鎮兵數萬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則併力出戰回顧猶須斬之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所應者合其變也愚按此說精於益兵之說而讀可續誦

再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員止三百至天禧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今殆三倍於景德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浮者必求其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由而從之

請改官制前預習行吏務此以更新制之一端也劄中舉吏部言之以既其餘此外又有請整齊版籍之劄又請以新制如官大典爲書然恐泥於文爲矣六典果皆周公之書乎

史館申請三道別有英宗實錄院申請搜訪條例皆
爲史者當知

訪高麗世次夫餘王得河伯女生朱蒙居統升骨城
號高句麗以高爲氏傳子如粟至孫莫來當漢武
元封四年爲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莫來裔孫官
復爲王十七傳而至德武爲安東都督至後唐同
光王成問屢入貢明宗長興三年再復拜其主建
爲王建生武武生昭當建隆開寶來貢昭生仲生
治生誦生詢通立詢當真宗時入貢凡蓋公參之
國使如此

論中書舍人錄黃畫黃不書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
於檢而侍郎押字自後舍人遂不書竊尋故事未
有可據而然也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真宗東封三司使丁謂
奏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各與頭子使兵士骨肉
於各州請頒

任明州日有高麗界託羅國人失風奉旨安泊照管

奏狀

奏乞推恩狀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
德化尉不行 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推官不就

今年五十六欲照徐復王回孫李觀例官其子又
吳中後開說陳樞不磨勛皆公爲州時薦之朝者
乞賜唐六典狀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預天下
事至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開元十四年張說
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歸中
書而尚書但受成神廟印六典賜近臣其書稱中
書令張 撰疑張九齡所爲不過述先代遺法時
尚書已不得其職矣

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江綠興化方紅又
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枝周家紅泉之籃家紅漳

之何家紅泉之法石白福之錄核圓丁香皆以次
第著錄其外有虎皮牛心玳瑁硫黃朱柿蒲桃蚶
殼龍牙皆以形名之出福州水荔枝蜜荔枝丁香
荔枝雙唇小荔枝真珠荔枝無核荔枝所出不一
十八娘或謂閩王女好食此而得名將軍荔枝五
代時有此官種之斂頭荔枝以其小粉紅荔枝以
其淡中元紅以其晚右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
極品也在福州宅堂狀元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

國院

明州擬辭高麗饋送狀欲示小國以廉且寬其力

辭修五朝國史以非一人所能辨

啓

平易不華文章之正也

祭文 祝文 哀詞

祭歐公與王平甫二篇極注意祭黃君者歎其不過有味也

三十九卷之四十皆居官時初晴謝雨等作蘇明允哀詞二蘇請公爲之銘則請之歐公

墓銘

虞部戚公誌銘公舜臣也綸之子知湖縣言賦恭

之苛歲用萬枝願棄切探知撫州有祠號大帝者百餘悉除之南豐言其甚德以比唐柳氏舜臣之子師道亦公爲銘

都官陳樞誌銘令旌德州有所賦調獨曰非吾土所有也爭或至十反州聽然後止南豐曰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

翰林學士錢藻誌銘公錢王後自和徙蘇清約終其身

刑部王逵誌銘里胥捕罪人殺之君求其情爲奏獄得不死府史馮士元家富嗜諸貴人君治之竟其

事李京為諫官劾君及京罪斥監鄂州稅君為湖
北轉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與之歡其京
死又力賜京家奏官其子

司封孔延之誌銘廣西歲糴六百萬石實不過能致
數十萬石君計歲糴二十萬而足高其估以募商
販不糴於民儂賊平南方補虛名官者八百人皆
弛役而役歸窮下君復其故君孔子四十七世孫
三子文仲武仲平仲

都官魯誼誌銘建昌南城人其家學者自君始其家
故貧罷吏歸常闕門君或曰吳不得食同職欲增

賦役錢爭不得自請罷去

王容季誌銘容季名固與兄回向皆以文名當世南
豐為之序曰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
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
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
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
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愚謂此文之宛轉妙
處故特錄之

都官舒元衡誌銘此篇說盛衰之際文字可法
比部李不誌銘叙契舊與其起家處可法

職方蘇序誌銘君東坡之祖也東坡請公爲銘初蘇
祐生唐季至成都遇道士屏人謂吾術能變化百
物辟不顧祐生果以好施顯名果生序好讀書歲
凶賣田贖鄉里慶曆初立州縣學士爭欲執事學
中君獨戒子孫退避序生洙洵漁漁以進士起家
仕至都官洵即老泉云

庫部范端誌銘爲江都令會歲旱知揚州張若谷遣
吏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
谷不是之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自監雲安
軍鹽并議蠲鹽課以數萬

張允中誌銘允中名待以興游喜窮盡其是非得失
非其遊遇之温又惟謹

殿中丞徐元榆誌銘唐之亡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
州人徐温爲吳將有功温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
氏有江淮之地稱唐復姓李氏名昇温已子知誥
生遜又生元榆世事李氏宋受命傳李氏元榆亦
隨之歸京師棄官死公既序其次弟而復爲之言
曰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若此富貴
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由之不安其命者
方枉義挈又以觀幸而偶得之者又揣以怨夫之

是豈可以常處也哉

都官王益誌銘益即荆公父也督稅未嘗急愛其子
惟蒙劇吏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
安上

衛尉金君誌銘君兄弟皆舉進士諸子又皆舉進士
而已獨放山谷間以恩受封述其次弟處文字起
伏可讀

府率沈君誌銘以親戚恩得官叙述佳

寶月塔銘留僧也別脫處可法

曾氏銘回向同之母公亮妹也述其自處通寒之際

無不當理

錢氏銘劉凝之妻也述其夫婦相成之賢所謂筆端

有畫可以讀也三代白
父叙上

黃氏銘述其事夫教子教孫三節有味

吳氏銘荆公母也愛前母子曰甚於愛吾子然後愛
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其子有歸志以不足於
養為憂自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命也

許氏銘沈括之母

謝氏銘荆公祖母

秘書李迂誌銘有田百餘頃皆以與族人獨留五頃

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誌序李氏自臯陶以下甚詳多其妻王氏所為言

常博異詳誌銘衣食常不自足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或欲出錢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

光祿吳宗恪誌銘公之妻父也妻名文系別有銘太子賓客陳巽神道碑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黃金者公辭不受

祕監陳世卿神道碑知廣州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刑部張保雍神道碑李丞相迪用公通判永興蔡公代鎮因奏留之知漢州夜四卒告兵變捕以徇安

之至明鞠得卒實與謀併棄之帝為湖北曹漢鄂州漢陽應死者三十八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公迄代不問

行狀傳

刑部孫甫之翰行狀為華州推官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公取春之可棄者十纜一二吏遂得免錢數十萬而已知諫院言益兵之弊由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徙晉州近臣夜半叩城終不為開門論保州之變指杜公論益兵詆三大臣至於洛水又繼尹洙而伸劉滂皆平生所

友善者不偏所好如此

徐復傳復精星曆仁宗召見官其子賜復號冲晦處士人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復莆田人後家杭洪溼傳溼得官時兄老不可俱行至官量口用俸樹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傳末論豪傑士多過中庸如溼所存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課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吏升降興國初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雍熙間開班簿始詔雷德驥以群

臣功過俱對淳化中分京朝等考課為三久之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惟三班無改易訓兵周世高平之役命太祖取其驍勇為禁衛宋興益修其法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閱自此兵益廣簡練遠踈而黜廢之法怨矣

添兵唐罷府兵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汾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一萬人而觀察

國紳據要害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分裂區中
州地嘗至數十萬人養之既費教與用又不得其
理至周世宗始修兵制我太祖興中國之兵纔十
六萬人太宗伐劉繼元駕前兵蓋十餘萬自是兵
益廣其後曹彬敗於祈溝關在行者二十萬楊業
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沒焉沿
邊瘡痍兵不滿萬計河朔悉耕鄉民守城咸平間
又集近京諸州丁壯爲兵而西北邊請益兵不
張齊賢謂調江淮八萬以益西師劉原桂又取
慶諸州役兵升爲禁兵號振武李元昊反河西

丹謀棄約西方遂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
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龜山等
劫京西江淮皆警大臣又令天下益兵知謀院孫
甫言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爲甚又可益之耶

兵器太祖命魏丕王作每十日一進有南北作坊歲
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鎗械器鎗弩九三萬二千
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等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
歲造六百二十餘萬置五庫貯之景德中已可支
三十年權宜罷焉

城壘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立十二縣又葺祈州

及築海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
西山堡劉暹築保州等五城太宗命潘美移并州
於榆次又移於三交得戎人之咽喉

佛敎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不復興開寶令僧
尼百人許歲一人至道又令三百人度一人以
誦經五百紙爲合格

任將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防北
虜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禦大原趙贊姚
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備西戎此篇發前
太祖用將之術甚備可讀

水災實備論水診所興有數有政

汴水論歷代浚導

刑法淳化置審刑院防大理刑部二司之失事從中
覆下宰相再以聞始行

管榷言礬課則劉熙古嚴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
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錢幣江東鑄銅錢自樊若水始鈔錫雜鑄自張齊賢

始淳化鑄大錢於蜀自趙安易始然不便即罷之
南蠻有用兵伐而克之興國初翟守素平梅峒是也
有巴克赦而納之咸平間曹克明收撫水是也有

納以恩信章聖時謝德權之請宜州是也

契丹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其後天子伐晉虜始復爲中國患至真宗親征講和之策遂定

折中倉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端拱淳化皆曾復行

屯田自漢昭始田張撻趙充國耕金城曹操方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荆川蜀漢田東陽隋耕朔方唐岳振武皆能服夷兼敵宋興雅熙間始議方田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

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神宗遣議臣東出宿臺壽春西出許穎至襄鄧得田二十二萬頃任事者難之功不立

水利歷述史起以後興水利之臣至本朝不果行茶正元初趙贊興茶稅張滂繼之十取其一王播又增其數裴休立十二條我朝議以見緡金帛入中
天聖設三稅法景德增鹽利爲四說皇祐又用見緡之法

金石錄跋尾

第君碑三第名盈次固次衷云漢景時人梁普通中

張繹建碑孫文翰書

韓公井者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沒者死不
敢視開元中韓朝宗爲採訪使移書諭神飲者無
恙更今名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鄆也由梁太祖父
名誠避之今猶然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公按韶州圖經君以開武
溪有功立廟碑名訛缺而圖經不著其名碑首題
云神漢者猶言聖唐也南豐從知韶州王之才所
得此本之詳按曲江縣圖經名昕歐公蓋未之得
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陸字江夏亦作

紅蓋古字通用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
鼎銘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霸蔡君謨閏十四月者

何謂原父不能言南豐謂古字如亦字作𠂔人字
作𠂔皆字之重出則此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
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故并見於此凡皆
南豐之說也愚觀此說莫之曉長兒在側忽云籀
史載古者人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
此類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稱
故曰十有四月不可以一歲不過十二月而疑也
如南宮鼎文有十有二月之又周牧敦銘有爲王

十年十二月之文凡癸酉自銘有十九月之文商
已酉尊銘亦有十九月之文又姬鼎銘有十一月
又三之文凡皆以月起數之例愚因思之亦作矣
非重寫亦字人之作爰亦非重寫人字恐亦不可
爲例如曰商王即位之十有四月恐亦有此理而
四字古作三字凡古銘皆然以二字爲重寫二字
赫安姑記以俟知者

唐開宗元寺卧禪師碑銘自河隴沒於羗夷惟寺多
在商豐謂虞夏之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則能
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

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
王之德所以爲盛也余按此論其高前未之發
辱井銘銘十六字可見者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
乎又有陳後主辱井記大略以其而張孔二妃同
投井也愚按辱井可對貪泉

漢武郡太守阿陽李會西狄頌郡有問道通深益而
臨溪危峻李會與功曹李曼等鑿燒火石改高
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歐公集古錄以爲李會熙
寧十年馬城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南豐始知其
爲李翁漢元鼎以汧隴西南接巴蜀爲武都郡後

分爲興州成州云

南豐與荆公俱以文學名當世最相好且相延
譽其論學皆主考右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
皆纖悉於制度而主周禮荆公更官制南豐多
爲擬制誥以發之豈公與荆公抱負亦略相似
特遇於世者不同耶抑聞古人有言有治人無
治法三代之治忽各係其君之賢否法之詳亦
聞焉三代君臣之謀猷亦未嘗有一語及於法
者詳於法必昭於人秦法之密漢綱之疎其效
亦可觀矣周之所以爲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

之篇後千餘年至王莽篡位有所謂周禮六官
者出曰此周公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
官一篇注疏耳然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
否耶設果嘗行於周特異事殊亦可行於後世
否耶我朝以仁立國一切掃除煩苛承平日
久或者反以寬弛爲厭荆公遂勇爲新法嗚呼
不忍言矣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本朝政要
又責諫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
可觀者乎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
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

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亭曾南豐文乃特誇其
爲制諾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凌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三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王荊公

古詩

詠陶緝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渠養
腹各以所能爲物役愚謂荊公失言矣畫菜可言
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葉致遠詩極言變其之弊可爲世訓



桃厚行云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是不為世俗誕

語

酬王詹叔訪茶利害豈當推其子而為民父母愚謂

此二句語意精到惜其臨事之弗思

送裴如晦宰吳江當知耕牧地往往芟蒲青三江斷

其二泲水何由寧此四句說盡浙西水利之綱領

孔子詩孔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

語此本發於孔門高弟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

乃謂其蟻矐何足知天高雖欲尊先聖豈所以待

先師母乃自道耶

楊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伐燕伊尹干說毫為泲矣

新之比何哉其黨奸至辱聖賢耶其一謂聖賢樹

立自有師此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輕刑以全人之刑體短喪恐妨人於身後荆

公譏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露臺之費薄霸陵

之葬亦痛罵之何耶

秦皇天方獵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為

非耶

杜甫畫像說得公當

農具詩襍襖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懸邊城
戍糧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答陳正叔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雖非中道却是
大氣

收鹽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律詩

題芳祠堂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

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詳定試卷詩二首有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勸業安能
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廖廓未應迴首顧張羅

舉不足以得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

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蟲魚言

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

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

顛倒耳

雨過詩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寄育王詩人更天寒最靜使士大夫或自號靜便若

其取此果何等氣象耶

詠竹人憐直節坐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高蘇

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嚴陵祠堂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
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
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
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
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
無志於世者使其才足有為光武縱德薄於湯武
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奈何
子陵不輔中興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
子歷聘之志荒矣

絕句

謝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
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劇戲之巧如此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一聯甚工詩中
重見

殺風景三字見戲蔣穎叔詩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
知禱客夜相投

讀漢書詩墨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此語
為京房劉向發不晚荆公何見也

縉郎字見三十二卷詠淵師詩

揚子詩千秋止有一揚雄荆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
畧孟子此其爲荆公之見識也

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
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平生心事盡見
此詩矣然荆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
易言信之爲義必有其實徒來三丈而酬金百斤
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
信誠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爲驅民
之具何耶

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鼎歸如

公之言則竇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賦銘等皆淡古

書疏

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謂方今患在不知法度陛下

雖欲更革而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須復古昔教
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而後得其人古之人欲有
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
於天下孔子所至使君臣捐所習歸排逸而終不
變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

欲有變革則其事如此愚讀之駭然蓋公之昏復
妄作盡見此書使吾 仁宗而少信其言豈待熙
豐而後天下騷動哉且愚聞之有治人無治法而
公首言不知法度何也何世不生材何材不足用
於世而公首言人才不足何也文王不長夏以韋
孔子非甚不得已之事亦惟從衆為人爲長府則
曰何必改作而公誣文王以征誅得志誣孔子雖
排逐而不變何也昔賈誼嘗言治安於漢文之世
矣事理精確議論偉然文帝尚不爲之動況吾
仁祖重厚之德又過文帝而荆公陋弱之論遠慙

賈生薄而棄之正不待食釣餌而後知其詐也柰
何公清苦之行該博之學納交韓呂佯退求佳言
不用而名益顯 神宗以銳意斯世之心而卒聽
之公遂得以鄙夷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
朝廷竟以征誅爲威公亦卒爲排逐而不變悉如
前日所言悲夫

續集賢校理者四辭同修起居注者前七後五以後
不復辭

擬上殿劄子與上

仁宗書一詞獨於人才教養等

說差畧耳公平生所見想不出此

上五事劄子自言和元青苗免役保甲而易之利
議入廟劄子蓋以帝居諒陰臣僚言郊祀不當入廟
也公非其說以為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
禮之時愚謂吉凶不相參郊廟之禮皆吉禮也臣
僚言不當入廟而不能并者郊禮已有遺恨公又
併以入廟為無傷豈以道事君學古入官之義誠
且古禮久廢不過舉行而曰非可以制禮何耶
論館職劄子謂當試問日親近之說已當審本朝百
年無事劄子言 仁宗之為君得之歸之天助而
勸其君以大有為則非矣

言郊無二主及祭地無燎燔之禮皆是

進字劄子改三經義誤字劄子皆無義理公自沉

溺固覺耳

捨宅為寺捨田為供村夫野婦之事亦煩 聖聽公

之不學無識如此

乞解機務等劄子往往皆狠復不悛之言

內制

簡淡有古意惟劾勝交趾一篇考其時熙寧八年交
趾入寇以公新法擾民為說則公已不當內制之
職矣劾勝乃其所自為蓋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

彗星示變而勅榜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
果天意否耶

外制乃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為之以此知祖宗盛時
制誥尚存古意自免詞之名立而朝廷訓誥之文
遂同場屋聲病之習矣

表

百寮賀復熙河北率其徒以勸上者也

進洪範表謂陛下足以黜天下之鬼瑣而紀綱憲令
尚或紛如當考箕子所述以深發獨智此誤上之
言也除平章等謝表動斥人以姦回以譏訛此狼

復之言也而乞退之表曰任怨特多於前輩曰智
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此執迷終身之
言也

議論

郊宗議辯其不同之義甚悉

答聖問廣歌事釋尚書慎乃憲一句稱為法以示人
此正與經意相反蓋公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
也

看詳雜議凡十四條惟議不當廢又運及都水監為
正當餘皆特變他人之說議廢宮觀使副都監此

神宗偉舉也惜公不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而爲左道異端看管祠廟之理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繫空銜以素餐及一祠廟而數人重疊繫銜之理世俗習慣恬不爲怪公好紛更而此獨不能贊決何耶祿以酬勞者也不釐務於義何取而公乃曰等之無功罪釐務則計日得遷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爲不均此尤謬論也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 本朝許元爲轉運使諸路有米貴則全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年額易辦而所收錢米常以有餘

詳定十二事議溫公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王珪以爲難行而荆公併非之

易泛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於剛柔始交之屯輟轉次第用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內云中孚者至誠之卦无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

河圖洛書義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尚變天道也書以示人道洛中地而龜尚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常不相關而河通天之說恐難考

諫官論謂諫官之置爲非諫官士耳而責以三公之

事主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此公強狠自
任不恤人言之心所發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而
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伯夷論謂伯夷未嘗有叩馬諫伐之事而韓子之頌
爲大不然疑伯夷不過老死道路耳果如公言則
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說及餓死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又說果何爲而發哉甚矣公之好異
論疾正人而不觀經訓也

三聖人指伊尹夷惠言是謂各隨時制行以矯其弊
至孔子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乃出於聖之

時四人相爲終始而集成非孔子一人之方便三
人者當孔子時皆足爲孔子何哉公之舛談也

周公論謂荀子所載周公禮士之事無之不過修養
賢教士之法愚謂荀子所載固不免後世增飾之
說然養賢教士乃公治定後旋爲之制方其驅馳
艱難時安得而不下禮於士荆公之論適足以啓
後世富貴者簡賢之心非有識之言也

子貢論關史記所載說齊伐吳救魯之說理直文暢
可以成誦

揚孟論言性蓋公尊揚故牽合其說

材論謂天下未嘗無才與所上 仁宗書正相反而

此論爲正

命解謂孔子不得行道孟子不得行禮此不過終世
之言

對疑釋供奉官以下不得行親喪之意

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易象論解倣序卦言次第之義

周南詩次解亦倣序卦爲之

禮論謂荀卿不知禮自是曉然之理

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滿

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致一以論言安身

崇德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於理無背

九變而賞罰可言論蓋釋莊周之言所未曉也然其

言曰莊周古之荒唐人也聖人者與之遇約之不

聽殆將擯之海外不使疑中國此其言當書

夫子賢於堯舜論孟子此言不過以其集大成功施

萬世耳而公以制法爲言蓋借以發一己之私見

又以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四人相因而備殊覺

多事且謂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昔揚雄以法

爲言則可耳道豈有待而成耶且又謂繼而大之

於禹堯舜之道豈待禹而後大者耶

三不欺論古人之言自各有攸當於理未凝恐不必各指一事之偶不合者以難之也

王霸論明白可讀性情論雖間於理未合而謂情本非惡之說正勇惠論孟子之說已明不待言者也仁智論按里仁一篇已明白

中述之說平行述謂孔子非求行道恐是矯世愚按孔子嘗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弗食

夔說謂集禹稷等衆臣成功夔所以稱其樂之和美非以爲伐以美舜也

季子謂其葬子三號遂行既聘而反不盡哀爲非禮孔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

荀卿辯其仁智之說爲失次

楊墨謂楊子爲已近於儒墨子爲人遠於道公蓋有疑於孔子爲已爲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攸當孔子之爲已是務實楊朱之爲我是自私兩不相干此說只合以孟子之說爲正

老子辯其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爲用者必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必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

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愚
按此論甚工當寫出熟讀

莊周謂其矯枉過正

原性性說二篇關韓文公

對難說命

祿惡一篇專爲楊雄飾事卷之非然皆泛辭無說可
解

太古謂太古之不可行

原教謂善教者正己而不強民

原過謂改過則復得其性

進說謂揚叔明以父任得京官不必自枉爲進士然
謂進此者皆枉己則恐太過

取材欲策進士以經學爲謂人才皆可用顧人主用
之如何必欲求多於藝文間抑末耳

與賢一篇亦可讀謂商之興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

有三人周之興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誅

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

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亦有之說極精神

委任云不疑於物又亦識焉此名言也然愚謂行之

以明然後無弊若公於呂惠卿輩何嘗疑之彼

果以誠報公耶

知人

必備明察可讀謂貪人廉淫人察佞人直

風俗言示師奢侈之弊

閔習言父母死則燭而捐之水中

復讎解謂復讎之義為亂世之子弟言之

推命對言貴賤天所為但當力於仁義文極工當

寫讀

使醫以喻專任愚謂有專任而治者有專任而亂者

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亦說詆富貴人術士者文甚工可讀

議茶法謂鞭朴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商者

亦未嘗絕於道路昔洪羊權酷霍光罷其法蓋

之勝利久矣嗚呼方公為此議是非曉然何他日

之弗思耶

乞制置三司條例謂省勞費至重斂實民力然則公

之行此自以為可利天下也

相鶴經謂作於浮丘伯而淮南公得之嵩山恐未必

然

策問十一道皆簡易

許氏世譜許規嘗羈旅宣歙間旁舍有呻吟且死指

橐中有黃金十斤屬以骸骨者規負其骨千里并
黃土致死者家規蓋國初人生三子遂欲迥遠起
家云

傷仲永金谿農家子方仲永五歲能詩父日携之環
丐於邑人不使讀書十二三歲而詩不及前年二
十而泯然衆人矣教之不可已如此

書

答韓求仁書前一段說詩後說論語皆有可觀

答龔深父書謂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吾
斯之未能信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欲往

非真往也向使其真往必有正救之矣豈至如揚
雄從叛又復而歌頌之耶

答韶州張毅丞書文字宛轉可觀

答司馬公書執迷之說也答曾公立書恨懷尤甚答
呂吉甫王子醇書又相從於惡者也

與陳和叔內翰書謂其以券致饋喻令來取爲非交
際之道而不受陳誼甚正可以廉頑

答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嗚呼此
公之所以不能知大體歟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
佛嗚呼此公之所以自誤而亂俗者歟

上相府執政等書皆公初年以私計擇官其上相府
有云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按行葉詩乃牧
人禁止牛羊之辭故曰牛羊勿踐履或詩人感興
之言未必出於牧人也況可謂出於牛羊耶

與劉原父書畧梁王墮馬賈主悲哀淚魚傷人曾子
涕泣令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其所以
媿恨無窮也按公此言其良心之一復歎

答吳孝宗書孝宗謂詩禮不可以相解公謂惟詩禮
足以相解愚按詩言人情未必真有其事禮則制
度確然皆有其實鄭康成以禮解詩或多拘泥動

以託興之言求之制度至其解禮則的當精潔後
世雖有解者不過衍之耳吳孝宗之言恐不為無
見也

答錢公輔書公輔以先父屬公為銘欲有所增損而
公斥之至謂其甲科通判市井小人皆可得之何
足道蓋公之執物暴厲多類此

與王逢原書謂窮而憂世近於救鄉鄰之闕
上柱學士言開河書此公宰鄭時勤民之事也當錄
出

與李參書云闔門與其子市鉅盡得子之財猶不富

也其後公雖不能行亦可謂善喻然公本心以
權民之利爲非所行新法皆求所以利民而不知
適以擾之故公終其身不悟

答段繹書爲曾子固辨謗

上雖使縣司諫書諫其令吏民出錢募人捕盜謂海
旁之人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
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此
仁人之言也公時爲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
仁者之勇也

上人書云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又與祖擇之書

謂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孔子孟子書之
策皆聖人之所謂文也愚謂論文至此不其盛矣
乎

荅王諒書云不幸而無以養故自廢於此比公作邑
時言也讀之於我心有感焉他日公亦云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云苟居竊食動輒媿心

荅蔣穎叔書說佛家無性之義然不可曉

啓

賀韓魏公啓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此
確論也公之啓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数相若

以便讀耳自宏詞之科既設啓表遂爲程文各以格名無復氣象

記

君子齋記大畧云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其位無其德謂之君子稱其位也有其德無其位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子之而以觀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子之而心服之終篇反覆歸重於德可錄出讀誦

桂州新城記謂城郭非先王所恃以爲存又不當以爲後而歸重於得人理正文婉

敏當縣學記謂莫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古也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皆說得正大

芝閣記實題而寄興以及其大者意味無窮猶爲諸記中第一

歙縣經遊記爲浚渠作也當考

慈溪縣學記起頭謂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關涉大

揚州龍興講院記結句云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
有以也夫此文法之妙世所共稱道者也然邪說
誣民故浮屠之寺廟被四海此何足以稱其賢而
反借之以貶吾儒哉

石門亭記文之變體也

撫州見山閣記謂富王豪賈往往能廣宮室更亦當
因其餘力以自娛樂於理已短又貶召伯甘棠之
事爲非尤未安

九曜閣記揚州新園亭記撫州三清殿記皆隨事立
文法精確老蒼

序

周禮詩書三經義序皆公自主其說字說序謂知此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何過耶

老杜詩後集序云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

石仲卿字序謂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
爾少也

唐百家詩選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可謂高論
已嗚呼公才高千古無書不讀於詩特游戲且悔
之如此况庸衆人平生矻矻於詩者乎雖然惟其

不如公所以不知悔

送孫正之序以不以時勝道爲說以孟子韓文公爲證此正論也

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爲親榮而指示其在我之祭

祭文

祭堯文正始贊其力行終惜其不盡試祭歐陽公謂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爲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凡皆二公

實錄也

祭東向稱霜落之林豪鷹雉鷓鴣萬鳥逃避且摩蒼天
又稱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隨首與塞同爲此
言其才而不遇文皆精妙

行狀

曹瑋行狀載邊功詳可爲後世法

墓誌銘

孔道輔銘誌以擊蛇爲小事而附其後得體

曾致堯誌爲其孫南豐作也未論遇合處宛轉可法
蘇安世誌載其辨歐九見誣於首

節推陳之元誌無實事以虛文反覆可觀
贈光祿趙師曰儂賊時死節士也

李餘慶作革亭海鹽二監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
十里皆其倅秀州時也

仲訥權明州推官辯海賊數十

臨川吳子善爲家有篤行發明處極可觀

比部陳君銘工

傳立遺戒以質田券還田主

郭維知南豐治豪猾觀政者

奉化王文亮導之後也嘗渡浙江有志白金百斤者

留守三日以歸之

海陵簿許平誌亦以虛文發明

知興元王公爲通判真定時能化誘其帥王嗣宗之
暴載其他事皆可法

劉牧均稅江西期年而後反曰是役也朝廷豈以爲
也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
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

陳夫人生子余翼三歲而遊學四方不相聞在外十
二年以進士起家爲吏始歸見夫人於鄉世豈有
三歲而遊學四方者耶恐傳本訛耳

文人不護細行世有是言矣亦孰知博學能文其清修苦節有如荆公者乎然公之文有論理者必欲兼仁與智而又通乎命有論治者必欲養士教士取士然後以更天下之法度其文率暖昧而不彰迂弱而不振未見其有槩然當人心使人心開目明誦詠不忘者或者辨析義理之精微經綸治道之大要固有待於致知之真儒耶惟律詩出於自然追蹤老杜記誌極其精彩勢鬪昌黎雖有作者莫之能及公其文人之護細行者乎嗚呼文亦何補於世乃因細行而致大用以其論理論治之差者而施之天下則所傷多矣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此確論也因附此然公論治講理之文與題詠記碣之文如出兩手又不當例觀也咸淳八年十月再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
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骨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
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骨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

以志靡豈濂溪二子壽盡亦不詳家世之舊居以告耶

木之擗柳詩謂知人之微揚脩之取禍不如隰子之

止伐木隰子又不如百里奚之去虞也○郎罷

卷送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南窓讀書

韋詩○海牛押簾○錄續見卷○銀茄○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東坡移和靖配食水仙

見七卷詩註

暖足瓶名脚婆○唐婆鏡葉底開花號羞天花山

谷云此鬼曰也歲生一曰蒲十二歲可為藥今方

家所用乃鬼燈檠草耳

書磨崖碑後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趨取大物為○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見九卷寄黃

綬復詩○嘲小德詩學語翻春鳥塗窓行黃粉○

蓮蓬○竹夫人改各青奴○匹似無田過一生說

卷今俗以喪家狗喪本平声山谷詩云顧我今成喪

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乃作去声用○貓兒頭等

十二○在官而可行其私惟學而已十三卷○

行菴王良翰○川蕞見十四卷○人得交游是

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序

胡宗詩集序王定國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暢達變化可壓卷者也若成誦可長一格卷十六

伯夷叔齊廟記謂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迂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

楊惠之以翻土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山谷請東坡作文法云但熟讀檀弓

雜者以莊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斷論為第二謂義理之會也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三謂子雲知孟子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多

墓誌

狄遵禮知鄆縣縣無公築亭觀延閣人章望之講孝士子頗歸之

吳華為吉州先是楚周輔增監課二百萬民已失生

理而媿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請今後
所增鹽勿以爲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
竄僧籍中囊橐爲奸君隨其魁首置于法

劉禹爲德榮縣監井淡而征不除君爲歲蠲四十萬
四會縣民岑探爲妖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政部
曲多不法黃幾復言於經略謂一童政之禍百岑
探不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兄弟相繼周之

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晁補之父與劉道原

者宛轉尤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予所勸舍雖上兩倚風家本農耕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之虛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

救護歌是巴中賽神曲

又見別集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

菴非屋字不當從广三國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
是今菴後漢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
視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

列子書有深禪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慈覺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脫逢掖著僧伽黎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跋贈清老謂其忿愠欲祝髮曰免與俗子浮沉子曰夫而與祝髮者將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亦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乘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排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覺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兩耳
意天字 ○一

蕙 榦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華而香不足者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詩窓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龜形在皆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醉翁亭記山谷主之

歐公賞和靖疎影橫斜之句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纒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司馬談之子迂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銍之子慙姚察之子簡季穴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繼世汗簡

狂僧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二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顏魯公有韻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聖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人有嗜笑者道人云此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床卧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硃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角聞昔有太守李夷庚精道術嘗坐三江亭望船舟將至戲以荔子殼置酒盃而撥

之舟亦與之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有報我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閣州印其上俄有飛劍來缺印一角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遽尔耶作法沉荔子殼舟亦沉以今縣印事觀之則有之矣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

二十六
卷末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譏之顏回之具體

門人不如

贈李彥深上丁分膳一飯飽藏神夢斷羊

上蒙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茵生畫棋拱與拱各

字

送曹子方詩子魚通印蟾破山愚聞子魚出興化通

應港有通應侯廟故名此魚以小爲貴無通印者

東坡亦曾誤蓋傳聞以通應爲通印

泊舟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佳佳石谷水畏音委佳音甫

催公靜碾茶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爲惡

客出元次山集中又別詩云不用閑攜惡客來亦

注如此

挽李濠州未信斯言隔九京京本音原今如字與城

字連韻

寅菴詩大端夏栽鮮竹餘千箇春糞辰瓜蒲百區以

五月十三日竹醉及辰日種瓜也山谷自和師厚

栽竹根須辰日斲筭要上番成是竹亦辰日種

弈碁詩簿書堆積塵生案車馬淹留客在門言廢書

也

太和皇縣丞詩里多齊牘氏自注云牘氏漢書音閑

今濟南多此姓乃音諫

歐陽誌錄云古傳渤海歐陽堅石死趙王倫事其族
避地長沙故江湖諸歐陽皆祖堅石愚按此事詳

見歐陽公族譜

書九書研自黥其面

出子第戎

鹿啖九草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其草齊頭

蒿山耳薺芫皆解毒之草故解藥者勿食鹿肉

食時五觀謂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
俎則忘之愚謂此語切中人病而又豈惟飲食之
事為然哉然今作人受戒第六念全載此文豈竊

用之歟觀之為義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賤古無此禮近世李宗憲始以公
狀施於私敬如王元之楊大年皆不用故在高位
而不可望以相知者未嘗與書其可望以相知者
不修出俗之禮

潘坊酒肆即是道場見成都府請六祖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岫挿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岫為

山之穴古作山用者非而今云晴岫挿天幾自替
其說矣

椰榆作由音押

對雨寄趙正夫故人疊疊去宰木上女蘿愚按汪內翰作曾紆墓誌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家字用也

寄扶溝程太丞詩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轡所欣慕

會稽竹萌詩碩人俛俛舞公庭余友昔或謂余詩不用經句然則亦無此物也

王蹠蹠和作

雨甲

煙苗

飛

薩跋壘

雪中

次韻子高綠葉青陰啼鳥下將絲飛絮落花餘見晚

春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贖以象干

江南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贖生祀祀生元吉

始小築水上元吉生甲理中理生澹澹生庶嘗稱

康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擇學登治平四年

第調汝州葉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文

潞公留之再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莘

老家因以詩徃來蘇公以詩抵罪先生亦罰金直

差知太和縣移監德平鎮過泗洲僧伽塔作發願

文成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時元豐七年

三月也召入館修

神宗實錄丁母憂除同修國

史辭疾請郡 奉祠紹聖初謂實錄多誣責涪州
別駕黔州安置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
徽宗登極叙復又召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
平州九日而罷以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
舉採摘其語以為謗國除名編隸宜州卒焉年六
十一先生風韻灑落曾中恢疎享母孝有曾閔之
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濠鏡
樂山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
集其文李彤再為外集 諸錄皆近
為別集

別集

毀壁序叙山谷之女兄事孃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
五而卒姑惡之不以葬焚而投諸江山谷築亭廬
山而安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首深矣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
讀之亦思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

元名

名字如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日景仰
之者余不知其說也

黃彝字說酒善灑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有而不規者踈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轉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注常字去神鬼神帝先天光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理之正就其本文意儘明白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說矣

狂詩箋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咳苦革反○籠竹之籠音求蜀名大竹為蓐籠○竹葉出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峽中養鴉雞帶銅錫環獻神名烏鬼

荅王周彥書有云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殆不曉其

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絕

論作詩文云安樂溫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坡下文云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等耳

論俗呼字蓋首泥不熱也○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

也今人書或為橙非是樓音簇疑全之金橘是也

○異真音烈華務出獨見以珥迂人為賢者也○

傀儡或作魁壘象古魁壘之士○袈裟梵語本云

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略梵語也○鏡仲亮

雷雷切 使令人不便利也。論思禮醜食以酒

為餅若今發膠餅蓋吹餅也。旁曰唯上曰希合曰

下手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龍眼淮關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

不自知其失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虞部者官於蜀留居并研糞

鹽為富人凡巴蜀之青陽皆以并研為宗山谷誌

其墓者名希古

眉山史氏自李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

汙其亂有名褒與製者始皆登第

岫巖讀如苟壤山顛也

牧護歌已峽祭神刻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蓋木瓠字

誤為牧護

或謂范子政父祖皆名士故宜賢山谷曰文王割烹

武王飪鼎叔且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

陳端夫田武成學入仕其意常欲一自洗於祖豆之

間

題事業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

有此色

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淑中強人力到極欲
何之耶

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
庚戌夜沉醉作草皆在元豐發願不飲酒之後不
曉山谷之發願果何如豈輕諾者耶誰實強之而

輕諾也

跋音章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鼎
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未有也世
乃以為漢章帝書謬矣

繆篆音網繆之繆漢以來符璽書也

史絕封乞書為它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魯直即

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為贊耶

晉城劉仲更多用繆篆唐書天文地理書曆五行志
皆所更定諸公仰成而已

山谷作靜照禪師真贊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天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已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
悉如意也

到春鋤之股以嚼於菟豈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甚子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悖俗

證蓋古有短柄沈約四声云鑑蓋柄曲

平如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楚襄時有宋玉唐景

采孝王時有鄒枚某疑滕王閣會集主人有兄弟

俱是續人耳

人生須觀生事之平養一匡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

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僻

老工嘲詠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日之

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

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為內集不

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遺程

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

程伯淳為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而程子學術不

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

同方荆公欲挽俞清老削髮半山涪翁亦屢諫

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蘇門時諸人可望哉况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僧人游戲翰墨要不過消遣世慮之爲而究其所能垂方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者等於戲劇於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是知涪翁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謫皖

間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世蠻獠黃氏洞名翁黃氏也詎不當襲用但宜稱涪翁云



六十五

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

汪淨溪文

詩

石舟歎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
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
谿行則紀方臘之變

竹枯蕙覲

十月胡食班春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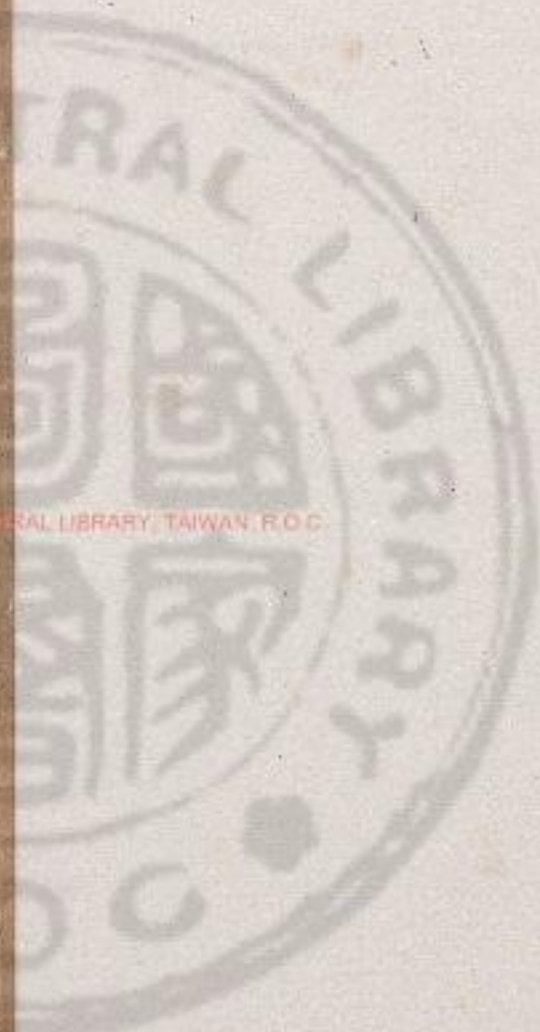
石班春謂勸農也

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

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



者奉爵各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紙紋

卷五

外制

錢汝士換武制謂雖唐近世二選亦選為之卷十

李綱落職制用驪堯少正卯為比得無已其乎大氏

誣賢之言多援此

洪皓鑄二官以出使未達而辭難合考

廣陵贈三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顏興既非所宜言

矣繼用陳太丘事而謂顏庶幾焉得無少貶顏氏

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見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王

言者有若而人也

韓世忠以妻梁氏私求恩澤而自効降詔贊論

奏議

繳孟忠厚文資援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謂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

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

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

俊實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而以王燾贊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

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船焚其
城郭為遁計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璣卒不為
用劉先世亦不出一兵方與韓柎朝夕飲宴則朝
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璣使
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迁六宮流離者劉先世使之
也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
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鴉犬為之一空韓
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軍糧
王璣自信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
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

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存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璣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璣不救當先
斬璣其他以次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
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道者俊也罪亦
安逃

乞修日曆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
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艦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遞
責至賤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

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繕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需用六十餘萬緡以爲不取之於民是欺陛下耳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謂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言懇切又欲精擇偏裨十餘人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劄子設四類求之一年表二宮闕三政迹四凡例

論僑寓州郡劄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充州則兗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歸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爲襄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多印榜文先行嚴布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歸我哉

論淮南屯田劄子虜師旣退國家非斷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

表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云方披棘以立朝適兩霜之在
候慮乘款段或至顛擠乃曲軫於脊怒俾獲安於
徐步愚按此亦南渡後百官乘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此郊禮成六表蓋北郊之禮惟 徽廟嘗行
之

啓

到徽州鄉郡謝啓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此瀟灑出塵之語也

蒼道七梁舟符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
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壞於以爲不足爲故陳以道
第不治單襄公知其必亡晉以隸人之垣廡諸侯
而子產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嶽盡心堂記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
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梓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
得食者乎輕用民死發何其不挽弓自射也

慶州神惠廟記以神之受職爲言得體

鎮江府月觀記劉岑季高之所更新也謂形貌之雄

足控制南北豈直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東曰
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逝也西曰瓜步嶼佛狸之
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
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合攬而納
諸數楸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五目中則李高
之志可知矣

嚴州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輕天下之
心於是若元間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
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時有四皓
莫能致連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爲帝留是五人者

出處相類然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減於功
名子陵終高卧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爲
不足道鋪叙既足又接以四皓學伊尹子陵學伯
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收焉其文學布置
極佳可爲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此伊尹子陵比
伯夷皆不同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爲主謂公立
朝如史魚汲直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
羊叔子雖庸人孺子知之獨筆仕之初有卓然大
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叙其事而終以排

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收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宮佛刹之立其徒志堅而材是有立既非事情矣又謂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何其卑耶大氏道佛之盛由世俗信耶爲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家可歸相與丐乞經營爲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之道乃民生日用之常安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張皇誘脅其學官乃朝廷所設以教育人士必待上之人甚崇重然後爲士者肯於違父母辭室家以從之游屋之成否蓋在朝廷非士之事也故成

之難是豈爲士考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哉夫子如天覆地載民無能名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爲功此何等議論甚矣文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言妄發之可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內一語宛轉發意文勢極可法

永州玩鷗亭記此浮溪賤所作也如曰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而無所示則鷗莫得而闕矣何爲而不可玩哉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胸中爲
浩然之寇

何山書之記謂指以其居爲寺者非也

殖齋記以苦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苑
翠微堂記凡煙霏空翠之過乎目泉石爲哢之屬乎
耳風雲露雨從橫合散於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
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古人有貴於山
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搗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
年而語哉

種德堂記謂君子非胥胥然置盛衰興廢於胸中知

修身以待其定而已未援王祥王覽隱居三十餘
年以孝悌著聞及晉而子孫蕃大更六朝清廟空
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德
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浮溪之過人遠矣

靖州營道記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齋
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

序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
之所得而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南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

書武成詩雲漢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其間其懼非懼聖人
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
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冥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
子以父學為非弟子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愚按
此說為有理至其序洪興祖春秋本旨直謂仲尼
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離封禪之
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學

郭茂傳求大名入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宗澤守京師
求為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澤欲求與大名帥杜充
相犄角求大喜即朝求謀戰守且因結東平
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虜震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
應官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謙代會
范瓊亦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孤處
其間力屈城陷虜欲啗求降之求戰手怒罵不絕
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是時死節者劉韜李
若水向子韶羅安國張克毅楊邦乂皆章章尤著
然誓賊不屈無如求

王氏贊 王氏屬時艱難散金陵正覺寺十八年而啓之棺衾皆腐敗獨夫人面如生自肩有蔓蘿覆之遂以爲奉佛之報而爲之贊愚謂棺衾之腐腐者艱難時敢殮器物不堅也面目如生者死而不化世俗徃徃有之皆不祥之事也蔓延其上棺壞而蔓及之可哀之甚也何_以爲

跋上舍題名 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頒三舍天下未暇也 徽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寧三年首命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愚按學校講明義理於鄉舉里選仕進之路無關也變學法以啗士子

捨義理而爭利祿壞前乎千萬年之學校禍後乎千萬年之士習蔡京平生之罪此爲第一而世乃習以爲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遺事公相仁祖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志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茲舉蓋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言興邦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記謂伯彥和相州 高宗以康王使齋

萬不軍至磁而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索
鞬以兵二十逆王河上王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爲
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獨決策出北門濟子
城於是出大名歷鄆濟二州達于宋覆勸進即位
南京未幾伯彥有疾乘輿南渡谷不由之愚按黃
汪謨國三尺孺子能言之而浮溪反許以中興功
臣此雖阿其所好之言然自昔大臣得罪萬世者
當時何嘗無可書之事大節一虧衆美俱失不可
不戒也自昔各人才士一失足於富貴之間唯見
其是而不悟其非卒與之俱辱而不自知亦不可

不戒也

汪澣開府。澣潁王安石釋經之識又首傳其說愚
按浮溪愛澣者而首譽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滕康樞密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
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
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季成力求淮南已頤浩歌
從之公命趣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劉
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處州御史張延壽論
之謫永州薨

蔣猷閣學誌。猷宜興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

今群臣無它能唯以善佞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六祭又言三省又官三四品又言近倖建壇寺論趙良嗣獻中燕喜爲狂妄論范之才謂滁水有罪可出爲狂妄論徐揚等進奉後苑建炎三避虜明州卒於昌國縣蓬萊鄉葬鄞縣學隱

傅嶺待制誌嶺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更張曰禍其始此乎首引去

賈謨閣學誌張邦昌僞赦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視莫敢發公遽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待制張擴誌公字彥實嘗爲中書舍人吳璘之觀之用團練承宣使因爲其子換文資公持不可璘光世疾革授例乞免其家差役科敷又持不可

曾權州府誌布第四子也爲兩浙轉運矯制招盜孫誠等隆祐皇后葬公爲修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此特殯言耳朝廷用其言

徽猷陳充誌金陵失守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虜君展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興宗之全訪其子歸之

中大夫陳彥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

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

徐師仁當

徽宗修道定時充潤文官凡四人董誥

淵尤長釋氏書爲章句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

書皆中國士人譾成此亦其一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大父母年

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年三十一

是年父父母恩及其祖妣以妻封及其母未幾復

以已得之服爲祖榮及卧山林久而朝廷落致仕

起之晚復以子之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

之其既起也提舉常平田疇之墾桑柘之植講方

之修者以千萬計嘗極論和買之弊以爲本路歲

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度五十萬

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給和

采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

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

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國東南上供額六百

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采以備非

常隨捕徐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

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爲

無窮之害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

司采本錢還發運司爲便遷轉運使會歲飢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絀縮之期連歲年無冬之蠶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乞以封樁鹽盡給和買還之民徒兩浙又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贍學宗室添置官兵及非泛拋買外茶鹽錢盡入推貨務耳若止分其半以予漕司諸路當亦少寬又乞罷土木及人臣賜節賜田產房廊賜金帛賜帶疏奏大臣權倖皆惡又因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柳州卒

張意其子李綱其婿愚按淳溪所撰諸賢誌狀行

事之可法未有如公者也故錄之詳如此

淳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後貌焉寡儔艱難
扈從之際敷陳指斥尤多痛快始有烈丈夫之
氣至其行責調則痛詆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
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涵習滅
沒人才一至此甚不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
所見而已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請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諉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徙

楚詞四首幽誓恐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富肴藪一物不登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請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諗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徙

楚詞四首幽誓恐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富肴藪一物不登

姐未負將軍腹

荆公墓六言本意治功徒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豈
教行劫作偷翻成不仁

姑惡詩東坡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石湖謂此
句可以泣鬼爲作後姑惡詩首云姑惡婦所云恐
是婦偏辭斷曰姑不惡婦不死

舟行驟雨云圓滴暈雨點濺滴走波面

後催租行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
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其
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復催

租苦

石湖初爲新安掾謂歛溪爲浙江之源王可言江述
黃君謨州學記云瀕江地卑自徽至嚴二百灘以
乳灘爲最險徽之黃山三十六峯以天都峯爲最
高有溫泉在黃山之朱砂峯下

次韻胡邦衡入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

贈倪文舉朱門不炙釣竿手萬卷難供拆腰具

會散夜步詩貪看雪樣滿街月不上籃輿步砌歸自
注云步砌吳語也

第十三卷律詩使虜道中作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

澗草木生之土人謂本朝駕回即開

西武本燕北種石湖謂今河南皆種之

黃河將決颶伏流先出名漸水

滑州為河淪在積水中

韓魏公墳無恙

曹操七十二疑塚詩聞說羣胡為封土世間墮事有紀

安肅軍北門外為出塞路十五里至白溝亦名白馬本

朝與遼人分界處渡江即與太行俱北至燕猶未斷

涿北燕南之間有灰洞兩旁皆高岡

謁鷓巾館伴所裹

燕宮宏侈過汴京亮所作也龍津橋以玉石為之

第十四卷游弁山石林故居已廢矣

餘詩皆浮湘入廣時所作題涪溪謂元結寓譏為非

游愚溪注鉅鉅犀也潭形似之

蠻茶出脩江治頭風老瘧留數年南人珍之故以蠻

茶對老酒一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交趾以象革為

地瑟又以蚺鼓對象整皆風土語也

石湖帥廣之明年乙未年五十矣是年正月二十八

日自廣易蜀五月二十六至遂寧紀行詩百三十

五首嚴關者桂之守險處至是出領矣(鐔)者

桂之興安縣五里秦史祿疊石壇前銳如鐮迎海
陽水分為南北即湘離二水南流為離北流為湘
言二水相合離羅江者嶺北初程北流入湘江趨清
湘將全州峽也入零陵縣來州界也去零陵十里
為湘口者營水來自道州營道縣湘水來自桂之
海陽至此合為一江按瀟水出九疑山至來與湘
水合豈即營水耶湖嶺之間相水貫之凡水皆會
之以瀟水合者曰瀟湘以蒸水合者曰蒸湘以沅
水合者曰沅湘沅溪在析陽縣南五里自永州界
入衡州過潭州為洞庭其南曰青草湖是為重湖

由是而至湖北之澧之江陵入蜀江泝峽州道始
艱有一百八盤有鑽天三里有蛇倒退有麻線堆
有胡孫愁有判命坡峽為蜀外第一州湖北之極
處由是入歸州為楚路矣長石截入歸州郭下三
分之二水極險為入鮪壑至巴東為峽口入巫山
峽其盤渦之大者名瀆淖其地乃耕火種斫山水
盡蹶候雨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有物名笮音
柞竹索渡水者自巫山邊陸避黑石諸灘過鬼門
關入瞿唐歷澧瀨為夔州萬州合州皆山也至遂
寧府始見平川遂寧則潼川路矣達成都淳熙四

年丁酉公出蜀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痛豈不懷歸畏簡書
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馬蕭蕭
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
豈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蜀音難曉反以京洛音爲虜語或是借僞時以中國

自居也既又諱之改曰魯語

見安海詩注

老宅即老人林也舊名獠澤石湖更今名

索橋以繩架空

萬州杏別核方賣以核爲杏仁

很石二字三見此冊湘口夜泊詩云很石蹲清漲土

門詩云很石卧中路

並十卷

堆行云殘山很石變

虎卧

十九卷北齊太守集云

又後冊二十

卷瞿唐行云盤峽疏川很石破是石湖行川湘間

皆以很名石愚按皇甫浚很石銘謂秦皇發石驪

山爲墳礎有石屹住人力莫施故老相傳遂以很

名此語雖不經而很石之名已有自來京口甘露

寺亦有很石乃傳爲三國孫劉事宴展轉附會耶

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旂三灘言

湍急過之速也有渡瀘亭有韋臯紀功碑○瞿唐

行注云灑灑拂髮不可犯一夕水漲沒之名青草
齊遂臨其頂而過。百塩赤甲皆峽口大山黃巖
黑石皆峽中至險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向之疾
呼曰人渴也泉即進下一杯許復乾。黃魔灘下
連入龍甕。秣歸縣治世傳宋玉宅旗亭題宋玉
東家。巫山不止十二峰其大者十二峰東西各
一峰最奇。黃牛峽廟爲黃牛神之居門有石馬
即歐公所夢者亦有盤高峰上方黃生跡此山名
假十二峯。扇子峽兩岸山尤奇至荆浩回望山
無一點矣。南樓在鄂州江州使樓後人以亮嘗

刺江故假鄂之名。大孤山激浪磯皆在湖口。
馬當伏即小說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
二十一卷還直玉堂與還吳所作

太湖靈祐觀有垂絲檜。林屋洞左又二門曰雨暘
谷洞。毛公壇刈根也身生綠毛故云。銷夏灣
吳王避暑處。華山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

嘲蚊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諫雷詩

二十二之二十六多帥鄞所作自鄞移金陵將行徧
游諸山至金陵而詩少其所游鐘山半山耳
歸吳有上元節物三子二韻工緻

釋氏謂常行為般舟之行

馬齒莧中有水銀雞頭菜也名水疏黃爲對

白鬚行載四十四歲出疆四十九使廣復使蜀又十

年垂雪幾幾作此

所藏小峩眉虛壁石也煙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

英石也皆歸休時閑玩

甲辰除夜吟多及閑適之意請息齋屢有作則絕交

之語當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談寶下

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舊雨非今

雨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起休盡穀生能幾履

莫言錢自此皆退閑消遣之作矣

吳燈詩等閑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初夏詩雪回茶紫紅費相商夢春色見薰風

田園雜興內槐樹云三公只得三株看明客清陰滿

北窓雪下菘云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

供。其閑居動息皆以牆外人物聲爲節

重陽後菊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一日花

送炭龔養正煩君笑領婆歡喜

靈巖雲浪長風三萬頃蒼煙古本二千秋

園田數四首言大家之妨細氏

素羹詩新法儂家膏羹羹

元日立春併煩傳菜手同捧頌椒盤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九忌乙酉

二十七卷 梅雨注 又忌

立秋雷 二十九卷 秋雷歌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冬春行 冬春 燈市行祭竈詞口

數粥行爆竹行燒火盆行照田畦詞分歲詞實癡

獸詞打灰堆詞 ○ 梧子能墮髮 二十三卷 雨後十

虎立石井在張又新東南水品第三久廢不知其處

石湖以大方井語壁老復之

白玉橫步虛詞序甚工類韓文畫記

愛琴歌 解夫披箋繡台鳳灘子說禪地素乳未勻云

源史不遂妨性命 童盡播風康綸

龔養正元日六言流年五十踰二明日半百過三石

胡次顯歲踰耳順有七年去者猶只三 五十三 六十七

奏狀

繳偽會齊仲斷案 為中書時所奏初乾道六年七月

四月 扣彈限三日毀印湖州齊仲以八月十七日

有犯斷以死罪謂在三日外也石湖謂七月七日

降指揮十一日方關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

同一曹局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關行而况傳至外

州合更審會湖州出榜的日子仍豁限三日勅限外
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斷愚謂此仁人之舉也
記之

主營親前司公事王友直奏男娶左留軍統制趙溼
女以溼分戍泉南免避親嫌石湖謂如溼比者始
可權免爾劉錡之於劉汜不避子姪之嫌吳璘之
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皆致敗三善兵官利害動
關生殺非若州縣官止於舉劾而已今諸軍不得
因令來指揮輒容合避親充將佐

節使知宗士錄乞照前王例全支米麥等因數稿

奏立愛禮親國聖人之用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
之先務貴近無尺寸者相習如此吳時勳臣戰士
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抑之

論宋貺召命貺蓋秦檜親魏者

廣西無酒稅商船所入 祖宗撥諸路錢物助之湖

北軍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純一萬五千疋綿一
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萬
斤韶州岑水場銅伍十二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
五萬貫總計一百一十餘萬貫並充廣西支遣運
炎兵興諸路不復撥到所藉者官賣鹽耳廣西漕

司歲發鄂州大軍經略司買爲靖州共二十一萬
貫歲撥諸經費及諸司循例支遣共五十二萬一
千八百貫通計七十三萬一百貫均撥鹽數諸州
出賣除收息充歲計外又別支鹽附賣以六分爲
大軍買馬及靖州歲計四分助諸州又計一十九
萬四千一百貫有畸紹興八年六月改官賣鹽行
密鈔利歸鹽司分隸起發時漕臣高繼止具舊來
經費已失四分所管十九萬四千一百餘貫之利
又使擬鈔法必及歲額以太半不可指準之錢爲
一路歲計以致諸州困乏軍無贍養後因鈔鹽不

行乾道四年六月四日復令官賣僞東鹽廢弛以
不得過西路爲說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復通
行密鈔石湖入蜀值宜州對境南丹州莫延甚大
省地作過請皆因官賣鹽爲第一事繼又條
所致力請於朝以復官賣鹽爲第一事繼又條
四事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厲效
用軍發起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
給據自便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動隔山川改戶長
法止以三十戶爲一料四以薄尉規避上司別差
無藉者擬之乞禁止又劾宜州兵官不之任及冒

極邊賞又轄鈐將副老者與祠乞改四月十五日科
舉為三月十五以免冒暑乞以銓試三場分日皆

時廣
時奏

奏四蜀酒課重 上為出上供錢四十七萬對減折
估成州東柯鎮太平監之間去虜境三十里有銀
坑恐啓戎心棧塞之論安撫司不當辟城寨官事
屬制司凡皆帥蜀時奏也

薦知繁昌縣鮑信叔詣州抱酒稅額而減酤價罷市
征商狹悅集縣計以充補解前官欠三年減饒民
戶猶有餘積愚謂必信叔為能吏則可耳後不可

繼必有受其弊者然揚萬里尤老皆薦之

知處州上殿陳日力國力人力之論謂稽古禮文之
事太繁承平盡費之習未甚又陳陳問事謂法云
人吏依旬宣讀無得隱漏人囚自通情以合其欺
詳此法意不止讀成案而已今離絕其文嘈囂其
語造次而畢欲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
責狀覆案無差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旬宣讀
又陳閱軍事按令惟鄴守兵官得說不堪披帶人
當直其餘專用廂軍今憚肄習而憲司局降就相
軍或徑降刺貪是簡閱木柱相也舊制然官及預漏兵

官不得替移霖兩經時有司先其營寨今有營無
屋雜處間井是營伍未立也

召對劉乞招閱弓手其後爲右史又直前奏之

論不舉子準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姬支常平米四
斗十五年改支一石又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収
生人皆徒罪先是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
石專儲以養棄兒

乞議減浙東丁錢

松陽縣創義役囑交代樓璩行之餘五縣其後上殿
取胡沂繕寫規約頒之天下後又以此義舉乞免

慶州丁鹽綱

乞除歸明歸正字以示一家

乞避兄成象立莊照慶曆八年李端懿復辟與德興
弟沂州防禦使端愿同班端愿以下之例從之又
元豐六年亦有兄任起居郎弟中書舍人班兄之

下

成象工部
石謝禮部

論重征莫甚於松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汭號大小
法場上而至荆峽往往有是名虛舟往來爲力勝
本無奇貨而妄呼名伴爲靈囑宜征百金先拋于
金之數爲花數客賣日多則物日湧錢日輕乞禁

沿江置場繫併井州縣於文港小路私置處省之
內殿論奏讞嚴限尅期報應謹準令給囚之物許支
錢其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許於贖罰等支米無
名色乞令運司下州縣苗米截撥關米則令支錢
收糴

應詔編進勤政故實首一條謂乾之所以爲天者自
強不息而已愚按本文自強不息乃主人事言之
非乾也法乾者也

內殿論左右史

即在舍
人右

侍立與故唐制凡御殿二史

立左右紫宸閣臨軒即立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國

朝淳化二年始置直崇政殿慶曆二年歐陽脩同
脩起居注移立御前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不
當立座後隆興元年胡銓乞復侍立故事御史臺
會到經筵例宰執臺諫奏事權立於殿臣僚奏事
時立御座前閣門契勘垂拱殿常朝自來二史無
侍立指揮今請比附後殿輪立之從之餘依舊

承平綸價不滿一貫而二貫滿疋定贖罪竟之也其

後兵興物貴紹興三年詔疋準三貫石湖以時價
已至六七千合更量增一貫和買取民財隨時增
價定民罪則減之聖政所大不忍也

論銅錢入比乞聚茶壩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
則錢之在比者必來以管仲藏石登來天下貨財
爲證又論著貨皆非吾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
泉寶以去欲權住明州蕃船及比使回又奏四明
溫陵商舶糴買山東麻豆彼減價而須見錢錢過
界者不勝計
使回奏謀者詭姪遁跡冒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
問一二而知十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
況遣用管遣人覘宋事
內殿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

論知人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
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

將帥爲其下告職乞此外一切原之

賑濟須分就遠鄉

論修史須立程限

奏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禮節
與二十六年施錕帥廣報謂移炮遂爲例至是絕
之

論馬政四弊邕州買馬大略二驢又先驅一二百瘦
病者爲馬樣邀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

半買馬司典吏與招馬人歲久爲弊也橫山寨
無草場支錢悉爲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
路損馬大弊二所至無橋道涉水貪程一也州縣
不與草料但計爲押人而去二也買之弊乞擇官
損之弊乞馬病隨萬留醫又奏請江府與安縣客
旅私販水銀入建陽邵武買異色錦私涉宜州蠻
界至邕州溪洞邀緝又教止易銀而以私錦售易
之官價錦每張三十五兩致官錦無用獨一色銀易
馬不足且誘省地民負荷而縛賣之或夾帶姦細
乞禁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淳熙元年指揮戰

馬買四尺四寸以上石湖乞四尺三寸以上帶分
亦選實至自紹興六年指揮買四尺二寸以上也
廣元無戰馬羅敏自祀諸蠻以錦線博之大理
大理即南詔也至橫山場互市每低一寸
減銀十兩如四尺四寸者銀四十一兩三寸即三
十一兩自橫山至邕州七程至經略司又十八程
其道自邕賓象靜江出湖南紹興十年三月指揮
經由州縣於經制錢立料應副湖南自全州至行
在並遵依而廣西科稅戶稅戶陪些小錢物折與
管押兵校而馬斃於餓渴矣石湖奏乞一體行又

買馬久弊銀則雜銅名四六銀盞則減斤百得七十皆爲邊吏乾沒石湖以乾道九年到任措置銀不爽帶盞足斤兩又印給支買憑由每量到盞足即批上尺寸斤兩蠻人感悅得馬最多而銀又委乞常切檢察準格買馬不及千五百疋展磨勘一年多二百疋減磨勘千疋轉官淳熙六年多千二百五疋

廣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北者外邊諸蠻內雜洞徭而邕宜最爲多實邕州管東南第十二將五千一百人淳熙初僅存七

百七十餘人宜州管第十二副將淳熙初存五百三千餘人又多差押馬催綱接送雜役在營者皆老病與無兵同邕州馬元額一千六百疋至是亦僅二十七疋而已石湖中乞復行官賣盞以其事力招填邕州買馬銀盞總錦數十百萬皆在橫山庫無城護藏無兵鎮壓乞將邕州守臣常擇折衝禦侮之材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蒐強壯一千人并駐泊下陳百八十四人與摧鋒軍本司效用軍結隊上教旬兩被徵蓋自何倫爲帥隆興間申揀得五百人教閱今方再教之

使郡將常以此存心 太祖養兵之法何至反成
憂國哉世見在軍不蒐而反漆刺營弱以益其
蠢豈可怪也石湖練兵之外又團結徭人作三節措
置先結邊峒省民授器教陣次諭稍近徭人團結
立誓然後許通博易最後又遣勇敢以近徭爲鄉
導深入不賓歟如前諭之他日遠徭有犯須先破
近徭近徭有犯先及邊圍則官兵因已至矣是年靜
江管下溪洞徭人結成五十五圍置桑江寨以統
屬之其義寧臨桂古縣一帶深山圍結不盡者二
十四聚落邪緣此不敢犯邊又置博易兩場以防

其窮迫山之北置義寧縣西山之南置深溪隘下
皆具圖冊奏聞權鋒軍本東路駐劄分二百人於
西路靜江東路尚二千六百人又欲抽回靜江者
石湖屢申不發謂固西路所以固東路也東路管
十四州軍駐韶州非邊面故云

昭賀二州旱旣賑之又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
官賣鹽旣行閔防三事一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一
慮取麻檣價民食貴鹽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葉
自廣易蜀申入劄而後行皆在任措置軍民焉政實
事俾後來者接續

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初邛部川首領蒙備
殺弟崖轍繼蠻俗襲兄者妻其嫂蒙備妻嗚呼殺
恠其幼弟部義而歸烏蒙部義從之結烏蒙兩抹
又旁近蠻謀取崖襪而代之相攻未決乾道九年
春冬吐蕃青羌兩寇黎州崖襪部義皆常助我有
功至是荆南府探聞其略謂賞不均而邛部擾乞
賞部義石湖得其實申嚴斥壞而已具言蜀西皆
與諸蕃接為唐邊害本朝經撫之且吐蕃南詔瓜
分西南無警二百餘年歲歲備弛近歲忽有雅州
調門之寇乾道吐蕃復寇黎州遂併嘉雅威茂四

州永康石泉二軍凡七郡一体措置教將兵修堡
寨并講明寨戶土丁團結各自為戰以首戍役乞
給度牒五百道濟其用又旌黎州死事者五人推
官黎商老巡檢王勝監稅杜立指使崔俊揚將并
乞除放黎州欠負其說曰乾道寇入致欠錢引一
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抑吏均陪錢
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括領居民漁奪商賈
何所不至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歲無此追擾望
聖慈計其大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又以
鳳州道大散關乞下興元都統補其軍以階成西

和鳳四州關外爲北界首乞從諸司共選守臣
九其指畫四蜀邊防大略如此蜀自失破竭其力
養關外軍而折佑最病民折佑者蜀酒課名也公
契勘成都一郡元額四萬八千四百八十貫見收
四十萬八千六百四十貫縣鎮十五萬六千四百
四十貫見收三十九萬二百七十貫遂并覈實四
路共六十二州內十三州元無折佑五州不申數
缺餘四十四州各有重額共奏減四十七萬二千
五百四十三道錢引計十分內減八釐三毫有奇
以總領司經費外事故僧道度牒截撥對減奏凡

三四上其要有曰去四川數十年之害培其本根
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又曰遠方州縣吏爲朝
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估不辨上司怪怒而方則補
止傷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間貪
墨又或並緣此所以實關於朝廷者寡也又曰
出納之司徒見枝葉粗存不知本根將撥又曰望
陛下斷自宸衷與惟慳大臣決之不須更付有司
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及得
旨蠲放又奏舊以增額補敗闕有司以增數爲不
係帳錢而敗闕不問有司今後不得掠取係帳錢

而四路州縣節次申七月十五日以後百姓各啓
建感恩祝 聖道場五日或七日乞照 仁宗免
推河北鹽故事宣付史館時淳熙三年也公之拳
拳根本者如此

劄子

為樊漢廣除知雅州謝牙吏而挂冠官已至朝請郎
咫尺奏薦而不問時年五十六孫松壽告老年六
十六

開外階成西和鳳四州歲苦和柔而鳳州在魚開前
百九十里係嘉陵江源灘石水澁階成西和去江

愈遠無由漕運和柔莫免公契勘川秦軍糧

利閣興州大興軍等處官柔買瀘叙客米多

并利州酒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興元

府柔本使官自柔買通利路諸州並不科柔

奏關外四州災傷准令安撫司体量措置轉運司檢

放展閣常平司糶給借貸提刑司覈察妄濫

茶馬司歲起川秦兩司馬言五十一綱差成都潼川

利路兵三千六百餘人管押馬斃大半逃亡不返

又於內解雇夫錢一半每名二十八道尅眾兵月

糧充之公申乞指約蠲免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

之復制置司而關外都統不關撥事宜公申審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
未被 旨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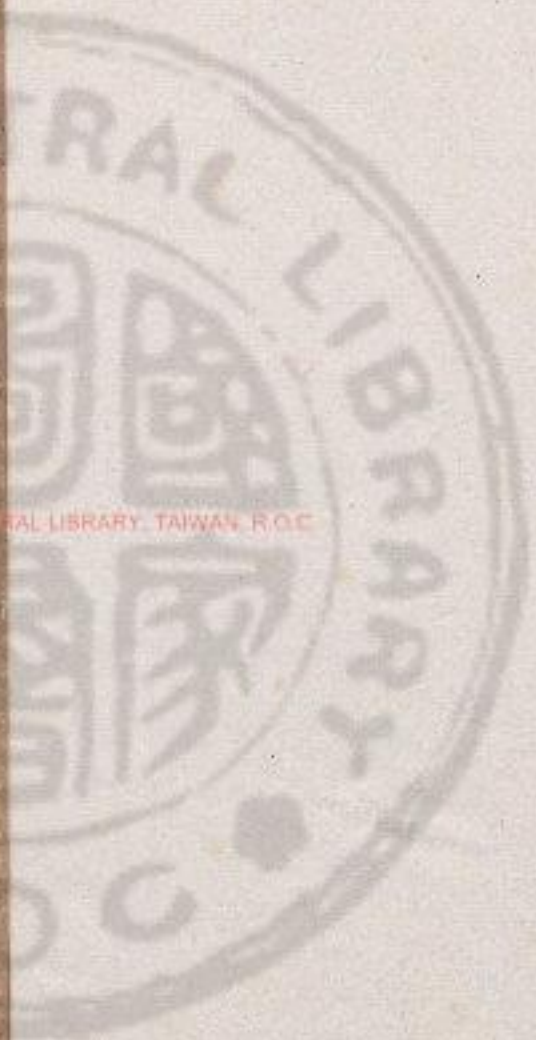
興元洋州等處建炎依陝西法抽結義士在關外四
州則名忠勇軍與免科率大散關之戰能為官軍
先鋒後因差役規法浸壞乾道三年(虞雍公)宣撫
得 旨增結梁洋一帶計二萬六千餘人立為專
法大要一語非因調發不許差使蓋 朝廷無高
釐養兵之費而實寓正軍數萬於民間所當心
至是都統郭鈞議差守關隘公以雍公專法申之

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關舊制司差群公至是申明
且乞所給付身勿付幹事人並從吏部皮筒通付
黎州青羌失互市寇邊公乞未可許且謂黎州最長
西兵號喚人肉乞增西兵蓋黎州蜀門戶也白水
寨將王文才叛歸羌公募致斬之

紹興二十七年指揮罷衙兵司提轄官公至是再準

指揮

論邦本劄子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縣役薄賦斂蠲
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
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况變夷盜賊水



早之作安能推其本而輕動哉通者四蜀酒沽之
患捐錢五十萬代之償令一下驩呼祝聖者涕天
隱地關外和乘之困免乘令下邊氓或至感涕於
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更願益加聖心深詔內
外執事凡民疾苦悉以上聞苟可惠利勿率故常
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被堯舜之澤則
衆心成城天下可運諸掌矣

論支移劄子內郡拖欠因循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
索擁其空城坐受艱窘群蠻背見意輕中國如眉
州翰叙州米當四石止與百石五十石或全不應

乞責四路漕臣參酌別立中制

論兵貧軍中買遷不無騷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

論吏廉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復稍息

絕坐視不顧並論朝市儀注一乞令編撰人寬

出班路使縉紳次序安行此 朝廷之儀三乞僞

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此 扈從之儀三乞有

當避道分道斂馬側立之類一 如儀制此 街道之

儀以下不
朝奏事

論二廣獄事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

欲則追逮送勘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災深

廣有數十年無詳覆事至憲司者豈真無死囚哉
貢院添卷有長條背印

知明州奏事 皇子魏王鎮明七年而公承之奏伺
閣議司錢十五萬貫住罷不合幫錢米下之二三
罷供進局還行鋪錢此於救弊爲有大造又奏減
免舶舡抽解又奏將舶舡客貨抄數估直若干候
回舶亦將博買中國貨物估直向來貨價同方令
登舟使別無餘力可換銅錢以絕舊來輕舡載錢
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莫道之弊愚恐徒擾而
無補如不科其抽解竟禁其貿易足矣又奏揀

汰水軍立每年條制又奏配軍分送屯駐軍營歸
朝進海界圖本諸盜發各責地分官及將海舡五
千八百八十七隻結甲遇獲賊船治同日恩巡
尉非弭海盜之官海舡不能止他舟爲盜滄溟浩
渺責人以所難能或未可耳又乞截上供錢萬貫
糴米定海縣倉以給出海兵舡口食此恐官司未
必可行乞配軍役滿十年不逃亡移本州此恐人
情不能遵守殆紙上語也

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
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書皇

何石湖之異耶

奏住催江東軍器免催殘稅借廣惠倉陳米以備賑
糶此皆公自鄴移建康遇溥熙庚子歲歉後初政
也又奏泐江全藉上游江西湖北客米兩得旨稅
場不得邀攔乞申嚴行下

鈔山膽水洪水後盡涸

公時帥江東當溥熙辛丑仍歉乞借朝廷見椿建康
等處米三十萬石穀二十萬石不候檢到指數通
融允便恐冬深民流救之無及也又謂廣濟倉等
陳米儲之不過爲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泐江渡

口流民過淮颯如建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堰
馬家等渡太平州采石大信荻港三山上渡等處
池州銅陵東流池口等渡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
不願回者存養之近渡路口如建康東湖無餘陵
鎮路口桐井四處復爲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
者多自饒州石門取路亦置場給論其還勸分賞
格減半細數用溥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被荒殘稅中乞蠲
闕流移歸業收贖不候生蒲行李牛畜並與收免
渡錢九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皆可法者顧恐近
世無復乾濟可貸之粟雖有力莫施耳

委自兩字今官文書當語或謂自字當寫名今石湖
荒政貼黃有委自守令一語然則自字作從字解
也

趁熟字浙人鄉談今再奏荒政亦有此字蓋謂荒處
之人於熟處趁求也

應詔三劄一刑獄舊制翻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勘文
具而已准令州縣禁囚而監司今具情節及候指
揮者不得承受仍不得於未勘結之先改送他郡

獲囚不得過
百甲見同照

大軍滄轉船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

旨應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府公任建康盤
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奏以創倉已三十六
年支過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
有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千人

延和奏事大欲未濟風俗偷安甚者遂行任為都
下浙右為畿甸中原為地歸正遺民為虜人

東吳田兵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揚朝晟築木波三城三
句而畢裴行儉築碎葉城亦五句而畢務神速也
謝賜御書謂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為極

致所謂錐畫沙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
得其全者惟我高者獨傳此妙而陛下親授家
學尚盡聖能意象自然筆跡俱泯而禹鈞之筆潛
寓其間登猶宇宙闔闢不見斧鑿之痕雲霞卷舒
殊非繪畫之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力海富道厚德
輝被於心畫則何以深造自得集其大成全美如
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猶得楷法本朝作者但工
行書如米芾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貴以楷法
殆無一字此事寂寥久矣

壽禪堂取

散林獲壽之義

光宗在東宮時尚之

壽禪

外制

從官用偶句餘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斷如宮室苑囿
無所益朕雖示敦補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尔尚
禪總核之治。如間暇而明政刑會通而行典禮
○大臣慮四方對皇極錫五福。五禮教萬民之
中三歲計郡吏之治。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
文武是憲出則揀此萬邦此介疎傳之歸鄉里雖
祖道於都門子牟之在江湖諒存心於魏闕黃中
問錢穀出入之幾能折秋毫振簿書期會之間殆

窮日力

曾良

事親盡道孝固可以移忠體國忘私

恩或不能掩義

葉翰

太子正而天下定方妙簡於

宮祿有進德而

朝廷尊喜來趨於驛乃

傳良翰

建太子而尊宗廟

對

鄉儒術而招賢良

漢使之節旄有安社稷利國家之志得月氏之要

領乃履山川犯霜露而歸

遺旌

示朴以先天下朕

廢煩侈服之共首善之自京師尔其贊重暉之德

沈夏工侍

五材並用誰能去其

其屬。天申命以用休

劉

臣歸美於上祇承

于帝方圖百志之感庶清問下民惟恐一夫之矣

所。聖主獨觀於萬化

對

微臣莫望於清光。夙

夜浚明有家

表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效

於捐軀俾萬姓咸大王言復何資於潤色。自中

書帥廣紫微鳳閣曾莫代於堯言挂海氷天但欲

窮於西迹。帥蜀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

提封二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帥蜀即真祖豆

則嘗聞之何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

久假於事權。不泄迹不忘遠均萬里於戶庭在

知人在安民獲九霄之日月

賀高宗天申節上天申命用休對大德必得其壽呼

神山之萬歲遠鈞天開壽域於八荒同率土

賀孝宗會慶節四七際而火爲主親僞帝以重

華五百年而王者興儀恭已以南面謝瞻尔庭

而有待人謂何功以公服而衣徂臣猶知懼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固何異竊財之譏如川之至以

莫不增尚能歌歸美之報郊祀美盛多而告神

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太上皇三十六年之在

宥而物爲養萬八千歲之升常自今以始爲天

子父尊之至靈藏廣運之聖神在太極先不爲高

坐閱無疆之歷服壽皇保國家如金甌治定中

興之後輕天下如激舜神凝太極之先撫二十

七年之太平功已成而子孫萬有千歲之眉壽

福方永於後天蕩蕩民無能名曷詠歌於太極

蒼蒼天其正色惟想像於層霄加光堯尊號賀

壽皇重堯帝之華稱古亦咨而命禹以王季爲父

無憂允賴於繼文光宗重明節兌報矩以司秋

對離重明而麗正本乎天天乎地咸歸覆幬之

中得其壽得其名方啓熾昌之運謝轉官繼明

而照四方仰重光於日月勞賜而加一級重大賚
於江湖 舜帝重華授受光於三聖周邦大賚
綏徠於四方 改元春秋謂一以爲元日月重明
而麗正 雜對受祉施於孫子 對立受始于家邦
睦族以和萬邦 對明倫而察庶物 誕皇孫賀
皇太后王假有家克開厥後孫又生子俾熾而昌

館職策

議兵莫若留營屯蓋度支月給諸軍居十之九三歲
大禮犒軍居十之八一有軍興大費突出雖積金
齎於笈斗發粟治茹江河終亦屈竭宜留營屯以

更成轉輸之費供鋤耰墾鑿之須漸開屯田以時
閱習。又謂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
顧越句踐復讎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晉保
境土者也稽古禮文之事畢具而北嚮爭天下之
事不問焉今終日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而已
又兼欲爲越王漢帝之所爲宜其財散力分坐糜
歲月云云 宋議文
蘇極好

應詔

京局應詔言弊謂通國之弊蔽以一言曰文具 後列
論廣西盜法 奏狀中已
抄見前

應詔上皇帝書

光宗即位

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

郡督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繫

空竊剽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偶有所增永不可

減其他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已亦不得而

盡禁此非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玉之法曠然大

變其制未見裕民之術。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

二江沿邊西北轉而西行略牂牁夜郎黔中而極

於西南越雋之塞又西北至劍外河西之境無慮

萬里祖宗築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

廣巡修又黎州專控青羌吐蕃等蠻雅州專控碉

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蠻各於對壘今聞蕃部
結親相通

書

初公任徽州戶曹以書謁其守洪公适秩滿謁內翰

札部於朝由和劑局兼編修召試入秘書公固一

世文豪而儒先汲引亦非默默而人忽自知其書

詞多起人意者今略抄

上李徽州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間有時

而仕無時而不學也。又書薦士而束以文法王

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挾持之才亦可流

深太息無復當世之望矣又况法已大弊
上洪內翰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洪
統方其洪辟統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
天下不以其止於洪辟統而已也水之於井也日
汲則冽不及則竭其行於地上也隨所遇而變生
焉

上陳魯公治莫太平常天地爲大矣飄風則不終朝
驟雨則不終日方其飄且驟也人孰不畏亦孰不
知其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地之常故也前日如
舒申諸公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

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
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

上汪侍郎應辰漢武帝躡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
孺淮南王視平津侯以下如發蒙獨憚長孺不敢
奮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個天下輕重如
此今士大夫以顧忌爲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
身者大過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
以取信於君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
所以暴棄而甚輕之也

啓

賀劉太守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鷹鷂
郭令之來。賀陳察院雖志高鷓鴣漸燕雀之安
知然路有豺狼諒狐猩之不問。孔侍美盛德以
告神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戶侍貨財本末源
流對朝夕論思獻納。與嚴教授清襟凝遠卷松
江萬頃之秋妙筆蹤橫崑崙一峰之秀。謝薦
舉古者薦才而未始有法今則立法而不勝其私
。軒眉席次者非勢則利縮手袖關者惟孤與寒
。一言而期醜蔑對歷聘而識孟嘉。前以三鼎
後以五鼎對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與州郡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貫神明指顧之間千夫有濟萬夫
有川興廢壞笑談之頃。其浸五湖去天一握。
朝夕論思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雷霆號令有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天子畿方千里對刺史入為
三公。將如蒼生何對無踰老臣者。回樓大防
未甲頭名取放瓊栝偶缺初驚一字之難金雞昭
垂果下六十之勅。第百四卷諸啓多可讀者
第十七冊兩卷亦啓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賀
張魏公負三紀倚重之望節彼南山明一生忠義
之心有如皦日。到蜀謝啓既來万里敢計一身

雜文

乾道九年桂林大雪盈尺公作重貂館謂杜子美謂
宜人白樂天謂無瘴然皆聞而知戎是實後事莫
府有重着貂裘之句故擬以名

被燼銘序具其制合考

上梁文致語多雄壯 百九卷

聖節疏亦多好 百十卷

燕安南使自叙云妙千八百國諸侯之選獨分正於
南邦得二十五城督府之尊特序

跋

跋婺源研譜謂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研石第一
今其尤塞已數十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近以端
巖為貴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銘鳳珠
研謂坐令龍尾羞牛尾此乃武夷山石語語非確
也

跋加味散方本法專辟不正之氣夷堅志言孫
九鼎遇故人鬼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
則其辟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定伯夜逢鬼鬼問
誰誰曰我亦鬼且新死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唾因
負鬼去持之化為羊恐其變化大唾之賣得千錢

鬼猶畏唾况平曹故乎

世傳字書多似其人亦不皆然杜正獻嚴整而作草

聖王文公沉毅而筆歌側惟溫公則幾耳

石耳生巖石面目

題性溫有補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漁社圖有韻梅林集有情皆長而佳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做刻文利剝之處以握筆滯思作羸羸頽靡之休僅成字形以為古意愚謂石湖此語為漢隸也今之學古文者亦然

蘭亭石本惟定武者筆意彷彿士大夫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愚謂此語雖為帖字發足以整省士大夫處甚多

詛楚文當思文王之世則小篆非出李斯

東坡切韻詩寄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

尚書其子名山字壽甫石湖時壽甫以祕閣將潼

川漕

東坡船上曲江過灘瀨欹側士無人色坡獨作字不少稟曰吾更變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石湖注云事勢迫切不若付死生禍福

於無何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乱雖非得道之道不
遠愚謂坡公定力如山石湖發明盡之信雖非得
道之語淵異端耳平生所行者道道豈別有一物
而得之空虛耶余先君子嘗言無事時小心有事
時大膽可以受用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小錄石湖見之崑山龍其氏載其
於近制者甚多

書新安事汪姓鼻祖名華隋末據歙宣杭睦婺饒之
地以歸唐今廟封顯靈英濟王又俗傳黃巢以汪
王同臭味下令毋犯汪氏歛人爭冒汪姓俚云四

門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糞鬼官又豆腐王
譏俗陋也豆腐舊傳劉安戲術又俚語徽人三日
飽兩社一年朝不重冬節也

獨孤及論李札繫已之禍公謂秉節之士各有所安
歐陽詹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洪自
明誠而公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
誠而在廬不知詹所謂誠者何物

書舒斷二事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

沈德和尚書相輝仲勘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
女病中見黃衣使召為仙官且延壽三紀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為人奪胎

記

佛日山巖高平而西有佳趣新安江帶城右旋浮溪
亂石間不能一長亭群小溪大會歛浦貫萬山以
出又合始新天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
為浙江其間稠難如其里之數每難率減數丈大
或十倍存傳天目山巔與歛之柱礎平

為李結記清塘浦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苗涇曰
下張曰顧清塘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

三高祠記極佳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也其略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人又從
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
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天又各為
之歌宛轉感慨千古可作也

范村記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載唐乾符中吳氏胡六
子泛海失道至一山曰范村一叟坐堂上曰吾越
相也以回颺相送俄頃達故石湖名舍南浦為范

村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別股救父

董國度陷虜得婦人力歸而負之奇禍死公疑其為

劍俠

宋俠脫屈容叔之子於悍婦長而還之

王列女不事二主

崑山水利亭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一曰種菱其說的實可行與余平日審訂之說同可以參考

梅菊譜

菊譜種菊之法春苗尺許時撥去其顛數日則岐出兩枝又撥之每撥益歧至秋則一幹出數百千朵菊之種七十范村所植三十六

梅譜梅以韻勝以格高以橫斜疎瘦老枝奇怪為貴

入譜者十二種紅梅類焉梅聖俞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惟吳下方子通有紫府有丹來換骨春風喚酒上凝脂為絕唱

攬轡錄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汴虹縣計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里至靈璧縣民始倚戶闚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數父老見使車潸然百五里至永城縣三十里過鄆陽鎮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

縣十八里至南京虜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
雙廟三十里過睢曰河已塞八十里至拱州虜改
爲睢州六十里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
墓三十里至陳留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
虜改爲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
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
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黃河李固渡渡浮橋用舡百
八十艘半閣沙上河最狹處也四十五里至滑州
二十五里至濟州舊治已淪水中對城即黎陽山
古大伾也二十里過岷子河有山東販麥舟四十五

里至湯陰縣自黃河西望即見大行西北云不知
極至燕始北轉自湯陰三十里至相州過湯河美
河有美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其盛遺教往往垂
泣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人老嫗
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九六十里至磁州
南滏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堂城過
趙故城延袤數十里傍有廉頗藺相如墓三十里
至邢鄆縣邯鄲人健武逆亮死時遮殺其歸卒以
侍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
縣十八里過七里河七里至言德府邢州也四十

里過冷水河二十五里至西五縣縣有鵝象云其
木尚聖宋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凡
六十里至栢鄉縣其東有堯山堯所葬自栢鄉行
十二里有光武廟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
而過汶河石橋所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虜改
爲沃州三十里至藥城縣五十五里過濤池河五
里至真定三十里過磁河四十里過沙河爲新樂
縣北獄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里至中山
府虜依舊名曰定州有東坡祠五十里山水河七
十里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

計冰處二十里至安肅軍故時塘樂今乘淤塞門
外大道古出塞路也夾道古柳參天至白溝始絕
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晉河徐河滌河三十五里
至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及洞至涿州
灰洞者兩邊不通風塵埃濛濛其間也三十里過
琉璃河爲良鄉縣三十里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
燕山城逆亮始營都於此自泗州至東京七百七
十里自東京至黃河百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總
二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晉以來失之安肅軍
以南我朝南渡失之河朔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

者二十五河睢漳與濬沱最大濬沱闊不似黃河
俗名小黃河

卷之六

公赴廣帥時筆也昌黎諫桂林有遠勝登山去飛鸞
不暇驂之句故以各錄。公以乾道壬辰十二月
發吳郡過湖州游石林是爲大玲龍龍寂難居時
已蕪矣又有小玲龍在長興路口過德清有左顧
亭孔愉放龜處也歷餘杭富陽癸巳正旦登桐廬
之釣臺至嚴州有浮橋重征洪杉處也至蘭溪避
泥濘登陸取婺州至衢州過常山縣至信之玉山

縣泊信州再登舟過弋陽賈溪綿延皆低石山入

饒之安仁縣至餘干縣有琵琶洲以形似名自鄔

子口渡鄱陽湖尾流江之隆興府滕王閣故基甚

侈今但城上作堂耳東湖秀而野許宣君觀鐵柱

在東廡小枯池中出地三尺許過豐城縣觀寶氣

亭有張雷廟云掘劍處至臨江軍登陸游鄉林盤

園由新喻縣至袁之分宜縣至袁州游仰山嶺阪

皆由名梯田蒲山皆方竹過萍鄉縣入湖南界潭

州之豐陵縣江西道中林薄逼塞至是平蕪豁然

松栢皆峭直如杉至樅州而爲舟車更易之衝人

捨輿沂湘江六日而至衡山縣湘山皆迤邐南嶽
忽雄特夾路三十里古松至嶽市嶽市者環廟皆
墟市江浙川廣衆貨所聚公至謁南嶽廟游衡嶽
寺勝業寺南臺寺風雨不可登山復舟行湘中至
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分教時天
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行
岡將盡忽石峰特起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
左瀟湘自桂林零陵來繞其右石鼓雄踞其會公
自衡登陸過黃羅嶺入永州之邵陽縣始有坦途
新出石板爲山水雲氣之屏游語溪作詩言中興

頌含譏諷爲非譬父母有過非亦勸稱頌時可又
至永州訪愚溪至全州入桂林界傍關各數里石
嶺森峭羅列左右入嚴關兩山間僅容車馬所以
限嶺南北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成疑此
地是二十二里至靈川縣秦史祿所穿靈渠在焉
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桂嶺本在賓
州今於入桂未二三里立碑名桂嶺者前帥欲得
過嶺任子賞耳故桂獨無瘴云

桂海虞衡志

公出籍帥蜀後所作也

志謂余南西北三方皆走万里大行常山衡嶽廬
阜皆魁然大山其竅秀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
之仙都溢之鴈蕩藹之巫峽皆數峰爾又在荒絕
僻遠惟柱之繞城玉笥瑤笈森列無際其怪且多
誠當天下第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又多生巖洞公
紀其可名者三十餘洞備述奇怪如見

志金石生金出溪洞沙土中丹竈家所須大如鷄子
者為金母丹砂以辰砂為上山南為宜州与辰州
同此山故宜砂老者鉄色有塙壁如鏡生石白砾
上可入煉勢敵辰砂邕州砂大而多黠闇少塙壁

惟以燒取水銀

汞銀燒法以鐵為上下釜上釜貯砂隔以細眼鐵
板覆之下釜之上下釜盛水埋地中仰合上釜之
唇固濟周密熾火灼之砂化為霧下墜水中聚
為水銀邕州取丹砂盛處推鑿有水銀自然流出
容瓶皆燒取而成者百兩為一鈔鈔以紙糊猪胆
不漏

鹽乳柱林接宜嶽山洞坑中出遠勝連州所產者
凡石脉湧聚為乳床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
鵝管水乳且滴且凝以竹管仰承折取此最精者

又煉治家文以鵝管之端輕明如雲母瓜甲紋如鱗
翼者為勝廣東以鵝管石遺人李德輝黃蜀中所出
益枯澁其鵝管室塞及鹿麝礪近床處通謂之鵝
銅邕州右江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
綠銅之苗也生石中質如石者淘其英華供繪畫
次飾棟宇泥綠最下

滑石桂林為邑及徭洞中皆有初出如爛泥見風
則堅土人灰壁未乾時以滑石末拌之如玉
鈔粉以黑鈔着糟糞養化之乾道初始官造粉歲
得錢二萬緡

無名異小黑石子價極賤

石梅石樹生海中未詳可入藥

志香沉香出海外黎洞香木既枯其節目久墊土中

數百年不腐益精堅滋液下垂結而為香面多在

下如山峰怪石怪獸龜蛇次如蟹栗角附子芝菌

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盡冠諸

蕃所出尤以万安為最勝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

也海南香氣皆清淑燒之氣翳弥室翻之四面悉

香至煤炆氣不焦價與白金等中州但用廣州舶

上占城貢臘登流眉等香腥烈味短帶木香尾煙

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普落來欽
州者為欽香光酷烈惟可入藥

蓬萊香沉之結未成者去其帶木處亦能沉

鷓鴣班香亦出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槎
牙輕鬆者木性未盡以色似名

箋香出海南者如蠟毛栗蓬漁葉狀修治去木留
香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他如箋香異別香木
葉如冬青而圓皮似楮皮而厚花黃類菜花子青
黃類羊矢海南人以斧斫坎使膏液凝泛徐於斧
痕中採以為香如箋香之類多出人為又有重漏

生結等皆下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出海北及交趾

蠟殼香出高化州

沉香出交趾以諸香草蜜調

香珠以泥香捏成

息勞香出日南知乳香歷青交人以合香

排香出日南如白茅香亦以合香香草無及之者

檳榔香生檳榔木上單莖極臭以合泥香

攬香檳榔木脂清烈

零陵香宜融等州有之以繡席薦坐褥性暖宜人

零陵今永州無此香古零陵界甚遠

志通八桂有瑞露石湖用其法釀於成都名萬里春
今法具存

志器所志皆蠻人軍器也又牛角硯雞毛筆羽扇竹
金

志禽孔雀山鳳凰鸚鵡有紅白又烏鳳秦吉了錦雞
翡翠又靈鷲為人突窠穴能禹步作法以去之翻
毛雞長鳴雞皆雞之異者

志獸象出交趾象山一軀之力皆在鼻二廣亦有野
象盜酒書稼目細畏火欽州人以機捕之皮可為

甲或條截為杖甚堅馬自祀國以錦一疋博大理

三馬金獨一兩博二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六

程至邕州又有羅殿國及謝六昧等諸部落

馬尤壯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祀等馬會皆

以十月來經略司歲市千五百疋尤駿者博金數

十兩官價有定數不能致大理去邕州橫山寨纔

四十餘程自祀人爭利不敢度自祀而東別有一

路自善闡府經特磨道來甚捷時磨人亦貪悍不

得遠。土產出德慶之流水者名果下馬高不踰

三尺而駿能辛苦以歲七月十五日會江上交

易湖南邵陽營道寺處亦出一種低馬

志蟲魚珠有池在合浦海中孤島下名斷望池六岸
數十里望島如一拳池深可十丈四周如城郭蚌
細零溢生城郭外者乃可採歲有豐耗多得謂之
珠熟蟹人沒水採蚌每以長繩繫竹籃挈之以沒
或遇惡魚海怪則死

彈壓大蚌之屬殼可為荷葉盃

瑤瑁背甲十三片無足而有四鬣皆花紋嗣以小
鮮甲子庚申輒不食俗謂之瑤瑁齋

蝮蛇大如柱逐鹿鹿田中南人插花呼然音大或

呼紅娘子以誘之以花置蛇首蛇悅不動則殺之

鸚鵡螺青螺亦可琢為酒盃

貝子大者如拳紫班小者指面太白如玉世既不
尚人亦稀採

石蟹音蟻云海沫所化

嘉魚出梧州火山下丙穴如小鮓魚多脂煎不假
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鱖魚竹魚皆出灘水南方所珍

志花上元紅元夕開

泡花採以蒸香法以佳沉香薄劈着淨器中鋪半

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著花
過香成番禹人吳興作心字香環香用香馨未利
法亦然大抵泡取其氣未嘗吹撇江浙作木犀降
真香蒸湯上井法也

未利以米漿日漉之則花可耐一夏六月六日以
治魚腥水一甌益佳

石榴既實復花併花實折釘盤

蔓陀羅花漫生原野大葉白花實如茄徧生小刺
盜採花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土人又以為小
兒去穢藥昭州公庫取一枝挂庫中飲者易醉

志異荔枝不及閩中所產妍紅濠丹畫工百端模寫
不能殆世間紅色第一

龍眼極大如當二錢

龍荔枝身葉似荔枝肉味如龍眼故兼二名

人面子核如人面

椰子葉類棕櫚子上其間如五升器皮中殼可爲
器殼中穰如牛乳穰中酒新極清芳久則濁
鸚歌舌即紅藍草菓之珍者

八角茴香惟以薦酒

餘甘子風味過嫩雖腐爛猶堅脆

波羅蜜大如冬瓜削其皮食之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木上秋熟

栝子大如瓜打碎者捲皮蘸墨代畫刷

地盤生土中似甘露子而不尖以薦酒

志草木桂南方奇木上藥出賓宜州花如海棠淡而葩小實如小椽子取花未放者乾之五年可剝以桂枝肉桂桂心爲三等桂枝質薄而味輕肉桂質厚而味重桂心則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取貼木多液如如經帶味尤烈凡木葉心背一縱理獨桂有兩紋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人喜嚼嚼桂之

所草木不蕃

榕易高大葉如槐蔭樹可數畝根生半身附幹而下龍壘抱持以入土故有倒生根之說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根鬚以木自垂下得土氣則過所寄

沙木杉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僅峭

板博易舟下廣東

脩仁茶脩仁靜江府縣名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仙三字著上也大片蒸

檳榔生黎洞上悉取爲軟檳榔夏秋採乾爲米檳榔小而尖爲鷄心檳榔匾者爲大腹子悉能下氣

鹽漬爲鹽檳榔瓊管取其狂居歲計之半廣州亦
數萬緡自閩至廣以蜆灰糞華嚼之先吐赤水如
血而後嚙其餘汁廣州加丁香桂花三賴子爲香

藥檳榔

檉柳虛心剝以承漏外堅可爲弩箭

烏婪木宜柁第一出欽州

見如小桑花似芙蓉葺爲席

竹可磨以爲甲

面竹可爲拄杖

量本出全州之清湘桂林亦有之

都管草辟蜈蚣蛇

蛆草辟蚊蠅

志雜雪獨桂林有之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
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燠植物
柔脆忽得雪悉僵死

風桂林獨多去海餘千里非颶也湘灘二水皆出
灵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而下北曰湘下二千
里至長沙水始緩南曰灘過三百六十灘又千二
百里至番禺入海桂林獨當湘灘之脊在長沙番
禺千丈之上雲物之表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秦城始皇發戍五嶺之地

灵渠在桂州兴安縣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詳河
下流也南下廣西二水遠不相謀史祿於沙盆中
壘石作鐮背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
斗門三十六舟入一斗則復闌一斗使水積漸進
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無如灵渠者
朝宗渠浚之則有人登科

銅柱馬伏波立交趾國中入過柱下輒培石遂成
丘陵馬揔爲安南都護夷僚爲建二銅柱。又唐
何夔光定南詔復立伏波銅柱則在大理

瘴乃炎方之地脉疏而氣洩人爲常瘴所襲層連
脉絡蟬舒不密又數十里無木陰井永遠亦醫
藥其病又不必皆瘴之爲也石湖正真堂記極論
之

僧道無度牒而有妻子者皆是

月木無月不種

土丁制如禁軍

保丁隸保正平儂賊後所結今困私役

寨丁沿溪洞所結

洞丁溪洞之民也

鼻飲但可飲水

卷伴嫁娶不由禮竊誘之名

批注妖術以魚肉害人在曾南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李壽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

蠱毒人家無纖埃者是

志畜之目五曰羈縻州洞曰徭曰赤虫曰黎曰蠻

羈縻州洞有黃儂韋周四姓黃儂隸邕州韋周隸宜州國朝平儂智高析其種落為州縣小者為洞凡五十餘所即其雄長為首領籍其丁壯號田子

甲者為洞丁而總隸於提峯左江四寨二提峯右江四寨一提峯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寨官則民官也此年諸洞不供財賦無糧以養提峯之兵寨官亦與洞官為伍而邕之邊備弛矣宜州之安化州最悍鶩建炎有凌羅二將率洞兵勤王賊曹成廣西晏款南丹州尤羈縻之甚其酋莫延善乾亨間擾邊公勅邊將交通者常恭實之法南丹稍罷言

徭本盤瓠之後綿亘巴蜀湖廣間數千里名為徭實不設征役數數侵軼州縣竟知則已趨入巢穴

官軍徒勞費公於屬桂林者悉罷官軍專用邊民
得七千餘人分五十團次諭近徭亦團結乃許通
博易次復以近徭頭首深入諭之天子誕節首領
得赴宴遂各以誓狀來

蠻自羈縻州洞之外皆蠻也其區連巨湖廣接于
西戎種類不可勝計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無
常者爲獠無酋長版籍無年甲姓名惟有事力者
曰郎火餘但稱火此不在蠻類蠻則前世嘗建黔
南帥府於融州以統之融在徭洞之南蕃蠻之東
蕃蠻與牂牁地接人皆椎髻跣足而峩州以西又

繫白紙於椎髻云尚與諸蠻同武侯所服又有漢蠻
能華言自云本諱葛武侯成善蓋言之西屠夷馬
留之類也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及落羅
殿自祀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
諸蠻之外又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
即南詔也亦曰雲南 人皆有禮儀地極西南尤

近蜀交趾古交州歷代爲郡縣國朝遂在化外熙
寧八年入寇詔趙尚燕遣討降之乾道九年進象
賀登極朝廷賜名安南國自交趾渡一水即占城
國漢林邑也其南浦有馬援銅柱山東西皆大海

占城隔一水爲真臘又一水曰登樓省此數國之
西有大海名細蘭爲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
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
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海西則大食國又西則西
大食海蕃商不通南大洋海中諸國以三佛齊爲
大諸蕃實爲之都會三佛齊之東則閩婆國稍東
北則新羅國高麗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最近
大食最遠至大食必舟行一年九諸國皆由蠶而
途及者也

黎則海南四郡陽上蠶由雷州徐聞渡半日而至

鳴之中爲黎母山山極高常在霧中雖黎人鮮
識之四郡各占鳴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入亦無
路通朱崖在帝陞復桴海乃至所謂再漲鯨波也
最外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向生黎黎之
巢外人不得跡黎母之巔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
傳其上有金詩考逸樂不与世接虎豹守險無路
可攀但煮水泉甘美絕異爾

蠶乃海上水居之蠶其種有三漁蟹取魚蠶蟹取
蠶木蠶伐山皆坐死短蓬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
而各以疆界役於官

吳船錄

出蜀時筆也。南唐淳熙丁酉歲錄江行所見。今併考江流併合處。抄下方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出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岷在今永康軍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後皆西戎山西域之雪山三峰銀爛玉琢闌出。大面後凡皆江源之所自來也。秦太守李冰於今永康之離堆鑿崖中斷分岷江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縣以至成都。二水合於成都之東。郫有合江亭。西取万里橋。公自東郭東下

五里至板橋灘。此自蜀不峽灘之始也。蜀漢時過

郫縣凡百十里至永康之離堆。四十五里至青城

山。有縣七十五里至蜀州。有西湖三十里至江原

縣四十里。新津縣成都万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

派合於此。自此順流半日至眉州。城下玻璃江自

眉至嘉百二十里。半途有中巖。西州林泉最佳。觀

嘉州凌雲舊名青衣山。釋叢叢氏之神也。凌雲寺有

天寧閣。即大佛像所在。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

。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觀之嘉爲衆水之會。道守江

沫水與岷江皆合其下。沫水自雋州印部台大渡

河穿夷界千山田雅州來渡雅州江爲大峽山歸
舊謂普賢示現馳去平地百里盛夏擁重衆大城
峰頂天下絕觀虎門峽又勝絕山間自嘉州百六
十里至犍爲縣又二百四十里至叙州古戎州也
有馬胡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又十五里有南廣江
亦來合大江自叙州二百八十里至瀘州有內江
又自資簡州來合大江瀘叙江北岸皆夷界自瀘
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
紋有符篆自合江三百二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
路大志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恭

州乃在七八礮石上水每生瘰自此至秭歸皆然
恭有嘉陵江自利州來合大江自恭二
百一十里至涪州黔江又自涪州來合大江皆石
底清如玻璃自成都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與蕃
部雜舊亦夷俗號西人謂華人巴人唐君古摩瓠
種也自眉嘉至涪皆產荔枝有妃子園江自涪
之群然灘水始險二百餘里至忠州忠州百八十
里至万州比涪恭尤蕭條并江入蜀者率至万州
捨舟陸行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須十旬万州有
西山山半有湖湖上有煙霏關自万州六十里至

開江口水自開達州來合大江又八十里至雲安
軍百四十里至夔州魚復八陣圖在焉水至夔州
尤毒飲輒生瘕夔十五里至瞿唐口過灘瀨入
峽舊圖云灘瀨大如撲瞿唐不可觸灘瀨大如馬
瞿唐不可下而尤以如撒髮為惡蓋必水漲沒之
方可拂過其上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奔擊震發
皴然而黑石灘最險兩山東江駢起淺高中窪名
茶槽言則方二不可行漲盡淹草木名青草齊則
可行或未能盡淹名草根芥法亦不可涉十五里
至大溪口水稍闊夔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巫山

縣巫峽古夔夔峽瀨水漲巫峽惟水退乃可自
縣行半里即入峽峽間陡峭卒頭僅有天數尺兩
壁皆奇峰如是者百餘里十二峰皆在北岸神女
廟在峽之三十五里石刻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
神斬石疏波有功今封妙用真人廟有神祠送迎
客舟出峽二十里至東奔灘大渦掀舞二十里過
歸州之巴東縣萊公祠與柏山為九十里至歸州
未至州數里有吐灘尤險於東奔灘連接城下大灘
名人鮑蕤很石橫卧據江十七八歸為夔路荒涼
之極楚熊繹啓山於於此原宋昭君昔生此地舊

隸湖北近屬夔而財賦仍歸湖北一州二屬疲於
奔命歸州五里至白狗峽岸皆大石峽山奇峭三
十里至新灘漢晉一再崩塞江故尤險八十里至
黃牛峽接扇子峽蛟螭塔在南壁半山過此則峽
灘盡矣三十里至平善埧出峽舟相賀處三十里
至峽州古夷陵三國時吳蜀界也自漢嘉以來東
西三千里南北綿亘入蕃夷界不知幾十萬峯出
夷陵西望沔然無復一點自峽州四百七十里至
江陵有沙市渚宮章華臺危山息壤七十里至公
安縣有二聖寺金剛神也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

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下岳陽則洞庭出大江
颶波浪連天客舟多避之由魯家洲入沌行百里
荒復出大江至鄂州泊鸚鵡洲松江數萬家州廣
荆襄淮浙貿遷之地名南市南樓在黃鶴山上甲
於湖外稍東為漢口漢水自此岸出合大江百八
十里至三江口三江之名凡水參會處皆稱之過
黃州赤壁四十里至巴河自北岸入大江如漢口
自黃州四百七十五里至江州登廬樓遊廬山復
至江州東下過湖口蓋彭蠡湖入大江處九十里
至交石夾經彭浪磯凡八十里至熾背洲又經皖

口牛礫鴈以凡三有里至長風沙上口百里至池
州也口十里至池州又經清溪口長風沙凡五百
七十餘里至太平州登凌歊臺宋武帝作也至建
康登伏龜樓臺一城地勢最高處相傳曾彬取李
煜自此入又百八十里至京口為浙矣。謹按江
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
嵩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會之至叙州
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
會之至蘆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
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闕江水自
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
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
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
之者澧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
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
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
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
略言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

之大而可考者九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疑爲能爲萬里以迄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

以觀矣
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徧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歆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紛更變事天下大事其文既開闢痛暢而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公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易消歇耳若公之言治主貴

實而將久其師蜀帥廣音能寬民力練軍實出使萬里外如言治堂上時討論申明纖悉具備可謂刻志當世者矣然公亦嘗帥沿海討論申明無異在蜀廣而沿海吾居也致之事實率不可行今無聞焉或者蜀廣去天萬里其弊誠有如公所言者而沿海於行都爲切近無事之地公銳意事功不能不姑爲是條畫而已耶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於高文大冊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蹙然於窮簷敗壁之下豈非人有則政舉而有國有家者常官以得人爲意

務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文集卷之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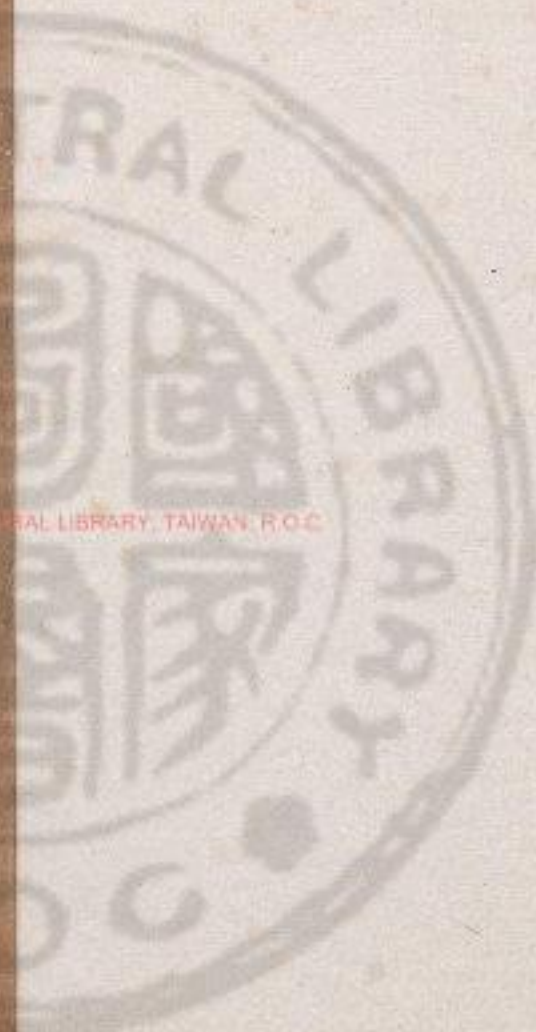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

葉水心文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
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
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虜之難攻者豈真難而不
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我自有所不
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
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遂至於弱財以多



而遂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
賢能而用資格凡五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
我之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不可
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

應詔條奏六事謂六事末善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
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愚謹按
上殿當 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 光宗受
禪初年

又上執政薦士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爲林栗所劾而水

心辨之者按栗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之所難
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者一旦不忍其誣出
位抗言廷斥不少怨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洪
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
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淮西論鐵錢五事甚悉

嘉泰上殿三劄一言人材當和平二論湖南每小歉
不自給漕司宜擇利源爲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
地三論泉南南外宗子請受準元指揮轉運司應
副一半本州代宣信建昌邵武上供銀一萬五千

六百餘兩四郡應副本州縮今轉運司不支錢宜
與建昌邵武不還縮

開禧上殿劄大略謂恢復危事先定其論而後修實
政行實德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
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

東南歲賦
八千万緡

安集兩淮申省狀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

屯田畫一申請狀真州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
楊林石跋三處並置築塼塢此外深入第二層差

續陳堡塢利害狀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九十數往
返取其俘馘以報江南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
遁矣謂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
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謹按水心淳熙
上殿以復讎為第一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為
至險至危事宜識事機者然猶為韓侂胄用金陵
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為士者所宜輕言非言
之難而為之難也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益欲以禮為治者
所講率明白而釋田增英質一語講之无粹若曰

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
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
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續其章
也豈不燦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
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
松栢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
箭松栢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
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
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
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
雜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
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
足民窮到骨髓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
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
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
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表啓

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
以爲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
虎丘皆水心爲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

漢陽新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霏樓記公守蘄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爲名王聞詩守光改祠
之而水心爲記謂公猶常人尔充實積久爲宋元
臣此最善言公者

樂清三賢祠王龜齡與錢堯弼賈如規也

醉樂亭記永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羅酒權利數倍
宣城孫公爲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遨者名
醉樂記末及古今政教尤佳

石洞書院記東陽郭欽止得石洞作室儲書禮名士
以教鄉里之秀者

千佛閣記因人情施舍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經藏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
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楊氏子孫賣宅太守余景瞻贖還之文
修補其漏闕因以祠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知縣汪季良以所沒造僞會
田及廢寺田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禾
利補青冊錢許之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為非當先復禮與求
心之學也遇按乾淳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
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
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
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
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傳良則又精史學欲
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
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
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
知獨求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
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求心豈欲集
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為何物令
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為統緒者
似以禮為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後禮禮而後敬
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
於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
指根本於吾內心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
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
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

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為之說也蘇子瞻千古奇材獨以輕薄讎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而終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真說之不能自白也上蔡祠堂記謝顯道獨一子克念者落台州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黃當為

郡訪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置田宅祠顯道於學

瑞安修學記若但豎數十屋而宮群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書畫是矣何易也愚謂此痛快語

北村記為尚書具興沈公作也文有雅韻讀之如閱山水畫一奇也王文正祠堂記文有餘韻亦一奇也

葉嶺書房記為蔡任作亦佳

風雲堂李伯珍築之豫章之園而水心為記風雲今為聖門一大議論善形容者往往極於高明水心

謂舞雩魯之榘事點不敢必放用甘服閭里耳說
極平實而文采燁然可讀也

溫州修學詔以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陳君舉四人
為永嘉相承之儒宗

紹興詔暨二莊一併修海堤一備鹿鳴舉送嘉定七
年太守趙彥倓所建記末尤拳拳於鑑湖之未復
郭氏種德庵記為嘉鄉兄弟第作也其略曰家非德不
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司其
長久所以不能者人毀之也謙者種之盈者毀讓者
種之爭者毀廉者種之貪者毀退者種之進者毀

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人之德也

溫州社稷記以社稷神明之正與世俗流弊對形文

極華瞻

季子朝記戒晉陵之俗多訟文字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謂周子二程當著令通禮

台州三先生祠堂記提刑羅適侍郎陳公輔詹事陳

良翰也

宜興修學記謂荆溪禹貢中江愚按禹貢明指岷山

江為中江公何忽有此言也

寶婺觀即八詠樓也唐為觀太守洪邁請改名

連州開揚伽峽記嘉泰二年崖墜壅水李華疏之小
石絕遠大石墜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平
流中創巨壑鑿貫木百鈞擣之糜碎

湖州勝賞錄自柳惲江南曲始

序

石庵蔡瑞藏書教族人於墓側者

陰陽精義序朱伯起師鄭景望與景元友嗜地理學

著書二十篇公謂蘇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朱公

元晦所蔡季通預卜藏穴好奇者固通人大儒常

患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

紀年備遺平陽朱繡作也繡字文昭師陳君舉

徐致中論書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應毫釐故分

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

巽巖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

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駿

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澨嶽靜也公木嘗藻

織琢錯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

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

寫管中之所自得者歟巽巖蜀人李壽也著通鑑

長編二子皆善書名世

周會卿詩序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

斷哉

松廬集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官子始末只一意今翁常之敘頗似之

歸愚翁文集序爲鄭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者也景元及第、四人既任秀州判官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故也孔翠爲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固然也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靈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盛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矣賴焉君須髮大半白矣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遇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鴳者如此而出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周南仲後序譏其末異而無成

黃文叔周禮序略曰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孔子未嘗言周官蓋

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

法明寺教藏記為僧師祖作也終之曰夫淫害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起亦不能言也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有胡僧教必盡棄舊書不用辟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

俊偉特者乃或去為佛老莊列之說統裨靈寶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湖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詳故表出之

胡尚書序尚書名沂餘姚人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嘗喻國體猶半存之身

題跋

題蓋婆須密女載程正叔在秦少游詞話燕天事河豚雖毒而人能咬之毒又甚矣

石月硯屏中為樹影

戴肖望病請王大受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蕭煥館
食軟膩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還題杜濬詩後

潘彦庶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眾人思慮不到處
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

題劉潛夫南嶽詩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何必四靈
哉

題周簡之文云外學乃致窮之道

題義役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
驅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名曰義役然則有司
失義甚矣

祭文

瀟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高者易憑也祭韓子尚書

彭舅祭王才叔

墓誌銘

祭道待制提舉浙西言水不可飲謂舊田請倉當濬

圍田下脚無軌開已開未填當揆合行是三說農

不病矣似於今不合其責趙丞相為忠則忠為姦

則姦非言也然薦蔡必勝終定策

蔡必勝武舉第一人不見曾觀 光宗疾與趙丞相

定議用韓侂胄白 太皇立 寧考時趙度逾服

郭果飭宿衛

陳仲元墓誌以水心爲之宜有大可觀如白菴誌子
厚無而寂寞反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著作諱夙字賓之甫人試
館職言薦舉之弊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致
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
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事子爲執
中事則巍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
不爲者矣上封事論觀六淵尤切知衢州郡人祠
之徙温州壽雨全家淡食八十餘日以疾還青率

鄉人救荒憫南之剩米斛於朝盡蠲之第正字諱
就之經與庚辰省試第一調温州戶曹計口
受糧以其餘救飢疫餉棄兒召對奏曰陛下何不
延納博取言之士而聽訂直難堪之言國以自
考察成敗得失知福清縣聽訟使兩荆自詣市食
挂錢於門然嘗諫止雍公所主賑復議歸晦翁辨
之不從將自有所見歟嘗行秦溪有道殫者父駐
棺瘞乃去過劍潭皇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鬻金救
之二公皆樂朋友死日家無留費著作子弥正正
字子起晦趙世皆登科弥正至侍郎子克莊全爲

法從魏後村以文顯愚觀水心誌陳君奉憲家
慷慨今二劉官不爲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
行燁然耀人蓋所誌諸公貴人皆無此及者故節

錄特備

寶謨劉公頌字公實衢人特立有治行以壽終

曾侍御漸建昌商城人辨其非佞曹黨正以其爲佞
曹黨諱之故耳如曰佞遣死素抑者多用趙彥逾
亦在中公爭之不容可槩見也頌茂穎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進士官靖間開闕共難南渡後守閩
楚平賊百七十部然李岳參謀而爲素稱用求

嘉人

黃尚書度字文叔越人注詩書周禮著史編年考天
文地理并田兵法病養兵欲乞曰陰復府衛兵挺
死請合興利合東西川論韓侂胄御筆事制置江
淮降鹽城賊嘗言紹興至今三罷兵所增之賦皆
當斥以還民

陳謙永嘉人爲京西運判時襄陽帥李奕後帥皇甫

斌皆密愛侂胄意擾虜起事公謂復讎大義乃倚
羣盜剽奪之豈得以敗亡爲戲乎遂以公總領湖
廣斌師遂大出初敗支河池再敗方城鄂倬至宿

李爽至壽皆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公在襄陽破北城貯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運赴襄又念安州亦兵衝募守三關言雖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無錫人趙丞相免公爭曰頃壽皇崩兩官隔絕留正棄印立汝愚不畏族誅決策社稷臣也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刑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庭皆怒以

爲狂鄉人爲燕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何廿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健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顯多奇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趙彥禰無錫人禱雨請罷催止合衣稅朝士無不造

抵曹門公歎曰諸人今在此是易後直之甚難知

汀州捕虎八子知平江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為總
領籍軍額之士減錢百萬緡

王楠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
餘里壞瘟神像不見蘇師且止鄧友龍北伐侂冑

死竄流不絕公謂非朝廷福

江陰渠無百里

乘行之疑重竟日或不通一語陳龍川與辨抵日接
夜甚懸江河同雨謝不能乃已雖幼以文顯無浮
巧輕艷之作官至兵部尚書四子齋節策範

趙師韋其人更有材一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志中多
載其與侂冑異然愚聞之長老言最佞侂冑者也

施師黜信州人事

孝宗知樞密院六年而退所陳
多寬卹之事嘗言治盜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

禁暴

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第十三年和親擇不

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侂執政勃遽為監察御史其
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為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
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
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是非
自見者也汪綱汪統皆勃曾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劉彌正劉夙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得

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携書就之後皆中
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強惡其不附已開禧虜入寇
遂用公提淮鹽蓋以陷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
公盡通鹽利就爲運判後爲浙漕虜使自淮至浙
凡送迎之事皆公裁定爲成式其爲浙漕也不與
內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子克莊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嘗改官爲宰爲帥機輒乞祠至
若死初買廢山鑿平爲宅大竹長松回合蔽鬱綺
嵐紺池煥霍房戶常終歲閉戶花香鳥鳴暢然怡
適不問外事

詹體仁浦江人師晦翁篤厚君子也爲淳淳尉不受
盜賞入朝定 高宗謚提舉浙西開漕渠浚練湖
置斗門總領湖廣放諸州積欠百餘萬築武昌萬
金堤師靜江閣稅錢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或
疑公空有司之藏爲百姓地而財常源源暴暴如泉
湧山聚自趙丞相去士多失職賴公收擢初嘗後
其舅張氏既復爲詹經營兩家如一日

狀元姚穎官終平江倅年三十四

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尉幾盡產母藏氏既寡力貧
教子

池州貴池縣葉氏三世二百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
而飯百年

醫痊王大受饒州人住烏鎮死因葬湖州。內祕腹
脹痛以半碗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立愈

東陽郭氏墓誌載其富盛自立

徐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其父少孤隨母歸呂氏因
以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且死以告
公憤泣與二弟來行在皆擢進士第復姓徐氏至
朝散大夫知潮州有治行云

載陳傳良妻張令人甚賢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

巫鬼

鮑瀛清鄉病足水心誌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
髮喫松葉世指水心狀清鄉爲猴者也

餘姓孫橋生字求叔之宏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顯叔爲羅源主簿舊俗死者焚屍
糜其骨衆薰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
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壁藏之始變其俗

正聞詩龜齡之子也聞詩之子正正聞禮亦龜齡之
子仕至運使而聞詩至提刑

徐道暉誌專評詩

邵叔豹其誌載山事

鄭耕老莆人也兵火後頭營四明學

錢之望陵人少以策贊虞雍公捷瓜洲符離之役

謁張忠獻既第守楚四年楊三年前後反覆為

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擊手山水寨為進戰退

守之要大奚山盜起知廣州滅之移廬州皆有政

績

省元錢易直樂清人十歲工文科長知古學雲蒸川

流筆態橫生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名朔之子也能繼其父而官亦

止正字子希醜希深

知處州蔣行簡治郡以愛惜知縣為本數為上言民

困具載誌中可觀也

侍郎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

當寬州縣偽學禁嚴獨與晦翁往來不廢

其與李浹故參政孫不見蘇師且與開禧異議有識

士也

臨海周子及名泊除大學正一見上即盡言天下事

有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宰相御史相與依憑上以

泊之言而去之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遺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徃徃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黃萱字子耕，魯直之從孫。其先自金華徙分寧，子耕師晦翁治台州，多政績。水心載之甚詳，然子耕亦嘗宰華亭縣，今製錦堂所創也。政績亦不少，今闕不載，而獨言其知盧陽縣當考。

劉子也居鄉校三大荒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水心載其事於鮑瀟妻劉夫人之誌，況瀟夫婦也。愚謂此皆全家病風耳。

周南仲對策言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召試館職言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兒

干政接踵謂其家其家根本大壞矣南仲
從水心苦學之士也子深源乙丑進士

胡氏名樽餘姚人尚書名沂之子挺之弟穩衍其
二子也誌云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
字籠玩徃復或移日蓋譏之也又云初宋元晦呂
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
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
尤衆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
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虞夫人父事北辰求九天女而生詩書若素習教其

子莫子純及第第一人愚甲辰客於越施氏聞老
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第母嘆曰桑花既開只看
花無澆者矣石故莫之同經友也觀此則母之賢
爲益信

○徐文淵名璣馬徐鼎翁卷題師秀四人共題唐詩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寺冒
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費不
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
必矜也道耕織之勞而欲擯山海之富此異端之
橫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知

此訟何當繫桎而掙執在亡夫人之歸天向國愚
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又之有

司矣

揚愿以秦擅用嘗參政葬越

鄭景元名伯英景望弟也擢高第以祠祿終水心謂

志士

陳表民名燁戒其子曰薦送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
必也今廢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
喪命也若謹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三
子增道正善皆登進士第

孟獻良甫孟尊達甫皆從水心良甫生鑑善與甫生

繼勤繼勳繼勇陸祐姪曾孫今居吳

唐氏王棊生母

史漸進翁八衍詔之孫父禾再薦漸入學五子登第

彌忠彌恕彌愈彌聖彌志也嵩之兄弟其孫宣繼

其甥

長潭王公誌夢龍侍郎父也

陳少南名鵬飛求嘉人有詩書傳嘗教秦煇以貶死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載善政最多汝誠汝諱其孫

張季樛狀載光州可移治魁名沙窩亦多載淮事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
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
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而至於弱正矣乃
欲割兩淮江南荆湘弃諸人以免養兵禍以兩
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
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
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
譏罵爲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
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
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爲世戒非陰寓也如曰

蛛絲委架詩書臨路爲羽空陂函二愁此明言陳
益謙不讀書而昌儒衣冠不得已爲作詩非陰
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
未可知惟數花鬚噴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爲猴
精此爲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蓋夫
婦棄家學佛至賣漚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譬者
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
時一以文爲戲可蓋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
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世者
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閉學者心術故爲之辨

水心外集

序發

大意謂制科許極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如是之易
言後進之士耳剽目習運奇於異說之餘求夸於陳
言之外足以欺天下之定勢而何以爲守宜特發其
大意而無至於盡言

君德二篇

謂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臨天下而世之言君
道者或以令或以權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前矣而以
智巧從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徒恃名位以臨之其

有大度不疑以深結其民臣之心者亦不過留名位
之術惟古之聖人真見其當然而事又必實行之此
則人君實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三說正不
待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廢後之言真見
者君果何從而能見其真所謂真者果何指夫亦
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豈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

謂人主當以身爲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歲在
權臣在宦官或匹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特
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說聚訟而淫佚而已我

祖宗之爲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官官無外戚無
權臣無姦臣隨其萌孽尋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變
者五者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寇蓋天
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
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始習兵
革散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毫宋之間豪
傑響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
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深行者乃或叩閭言邊
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
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

陳同甫諸人

國本三篇

國本者 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
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 真宗仁宗以來
大臣將去爲之遷官加賜 神宗嘗欲汰其臣而不
忍始益宮觀屢奠章子厚嘗欲興劉執事之獄而哲
宗不從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 徽宗不聽 紹興
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
得借殺士以爲資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今世之
民自得罪者無幾而坐茶鹽權酷田役稅賦者十六

七比三代則爲重然三代肉刑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脩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爲著

民事三篇

謂今授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勸農何也有民必使之闢地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爲衣食荆楚古繁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分吳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井之說則人主旣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知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

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柰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自楮幣行而錢隱物窮

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不竭盡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三篇

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

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為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尔

士學二篇

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濶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濶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

其心思按此乾淳間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來士習實壞於學縣有學則無耻者分其糧公厨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強彼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庇門戶七箸三歇輒雲散無踪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岐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叩閤助權勢去異己者士習之壞反皆學校之為闢之於勝負之場而誘之於利祿之區曰可以養其心有是理否乎果欲養其心必也因今之學而用古之道州縣學盡除職俸太學盡除校分無勝負之爭無利祿之誘而後士得自有其

究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淳之論而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實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文如博奕偶勝於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謹簡於入仕之後幸而得賢者能者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無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轉移變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愚未之能信

兵權二篇

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事闔閭嘗入楚暴師不返

嘗言越不足畏卒敗檇李武之術無救人國家令其
氣燭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
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况今淮以北皆吾之
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
士好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
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
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
老泉輩平生師孫子之學膏壤矣

外論四篇

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契丹更六聖百二

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共滅其國在前即為失義女
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為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
必有先勝之形變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為此在朝
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守江守江以安
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
痛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
正恐江自為守而人未嘗守江閩浙百需所仰又未
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總義一篇

論聖經之題辭也謂古之治足以為經聖人載之以

詔後世至于今而經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故而深思矣

易

謂易非道所以用道聖人以道易天下後世聽其自易而世始亂文王孔子於是作易易之書備而易之道始窮幽學小數出入鬼神而無以爲用於天下莫若反其本而求之象爻愚按此論未之前聞也以愚所聞則正以理無定形亦無終窮故以變易之謂道而謂易非道何耶變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謂所以用道何耶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故此道謂之易

初非先天而開物逆料治亂之變而立之防亦非世有已亂事有已失出而移風易俗之類以救其弊而謂聖人以道易天下何耶易者道之形於事之物之順之則吉逆之則悔吝凶吉者治之事悔吝凶者亂之事後世不知易也故亂日多耳乃謂聽其自易而世始亂何耶文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如是則吉如是則悔吝凶傳之萬世而道之用無窮也顧謂易之書備而道始窮何耶易備天人之道微之而爲陰陽變化顯之而爲日用常行理本無所不包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而象爻

者正以占其變也謂出入鬼神為無用必反而求之
象爻又何耶此固愚未之前聞必水心自有所見者
雖然未論也

書

謂書為帝王之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既悔過而復得
其常心此亦一說然周穆王秦穆公志於堯舜不若
是班而常心亦非所以論聖人也常心者不以飢寒
而變之名也

詩

謂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卷天下以中發人

心以和蓋詩之道至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厚憤
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水心長於文
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

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
之事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也
聞人之是已非已為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
次不以是非為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
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
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

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而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尔

周禮

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

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吝無不盡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甚變自出法嚴令具不得揮手無聖賢爲之臣不於其官而又有爲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周之建官倫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卿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二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

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嘲蓋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

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桑洪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爲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洪羊所不忍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興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

至嗚呼悲夫

老子

謂老聃厭聖人之仁義禮樂而欲一切返太樸之初不知聖人之爲此仁義禮樂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機巧詐僞也今欲盡廢是與天下以機相示微相使也聃自變於俗而謂聖人變之乎愚謂聖人不過行其所當然老子乃欲去其所當然者耳此則昌黎原道之說盡之無爲則天下決不能自治勢必出於慘刻以勝其不治者此則太史公老子之傳盡之若謂聃自變於俗則聃且有辭

孔子家語

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楊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著惠謂此借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爾然豈其倫耶且不明斥性命之說爲不知聖言者果何在豈亦如論治特發其大意而不盡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後自以已之說而易天下耶雖然濶洛性命之說大明於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難哉

莊子

謂莊子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偏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僮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苦累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爲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爲比未必然

揚雄太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二易以明天下而
姓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取文字
之餘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人之思備群聖人之方
三也

左氏春秋

謂左氏去孔子既遠而能錄古者典刑十數以扶翼
春秋

戰國策

謂成周論士用於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壞士猶各自

貴於其國侯國取士之法亦廢士去為家臣獨公孫
家季項未嘗仕於大夫未幾兼并禍興故家亡失士
始次唯四出奮口舌以要其君固流靡非使然也始皇
李斯遷怒而擒滅之豈為天下之道哉

史記

謂孔子時上垂圖籍具在多放棄而不錄史遷不能
知其意紛然記之以夸奇使後世溺於見聞蕩於采
流又戕民害政之術盡出其中而戰國秦楚事皆天
下人資取為不肖者於是異端之學復肆與聖人之
道相亂矣

三國志

謂春秋三國之世號為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忍言
之愚謂人才用而後見世方多士而後人才出其務
則然漢唐之興何嘗無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
下賴以定于一不見其紛々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謂唐非天亡而自亡盜賊不肖皆足得國人主所當
賜然自懼愚謂五代朝榮暮瘁亦自取滅亡耳然掃
除亂畧以開聖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總述

謂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
下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
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無不合故心不窮而道
自存今之為道者務出內以治外務求不合故具列
其義天下得詳焉其論其異意其真有可得而詳者
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洪範大學
中庸三書本旨不見其有一語類者玩索再三如適
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議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
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為而至是耶夫水心
一水心也其論兵財明俗明白貴徹筆端有口一何

奇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班班有字而玩索
莫曉一何甚也豈非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
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
所論皇極大學中庸恐非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
三書也耶

傳說

謂高宗注想傾信為以其心而通物愚謂傳說事本
無可論而論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舜華
野之伊傳巖之說皆當再偉人特未加之位耳傳說
固非泛然定有靡也一念之切精授交通夢亦其理之

常而非異也水心之為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

崔寔

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為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諸葛亮

謂亮借興漢之名以見於世今世有昭然不可掩之
名義而非必借於外愚謂借亮以警言豈可也謂亮
為外借不可也

蘇綽

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為不可復行綽倓字文泰方

高氏扼關而攻西人，禦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守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也。

王通

謂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以道觀世，則吾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曠然，夫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劑量其間也。

廷對

主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世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議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患，不能寬橫斂而裕民力，及復離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仗語為多者比也。

始議

其謂國朝不務討二虜，小人因間復燕而國之守

以離其論偉矣馬意竊謂尚有當議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俟服以至要荒則聽其人之自守不過懷以德接以禮故事少而國易治秦漢盡併天下制於一人甚至反為夷狄於夷狄殺無辜之民以貪非其有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而國無寧日矣我太祖內收藩鎮兵使無諸侯疆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邊酋各為守無直鄰疆敵如秦漢守塞轉粟戍兵之擾颶混一之勢而能周盡天下之慮孰有加於我太祖者哉大計未集而後之謀國者輕挑二虜豈惟非太祖之心亦異於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

矣必欲計二虜定西北為盡天下之慮誠何容易耶其謂建炎嗣統獨失河東二年始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社稷死嘗舉數千里地以還我元本皆盟分畫繼淮以南顏亮辱頌歸義之民慶勳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服宰輔繼舊盟反割四要郡畀之其言備盡南渡曲折愚嘗謂中原不失於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後中原失意正謂此然念靖康而後中原尚有可復之機者三宗忠簡肅清宮禁結山東河北義勇以請聖駕遠京此一機也中原可不煩兵而復岳鄂王復三京所向

無斯此一機也。中原可乘勝而復，逆亮遠播，京東西等處，卿意應思歸此機也。中原可乘機而復，迨我孝宗已非南渡，初憤痛方新，機會鼎來之比，況湯思退史浩諸人遇中原思歸者，則還之虜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談為哉？雖然中原遺黎已歷祖孫三數世，倦倦吾宋者猶新。其二謂國朝皆人主自為之，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又自熙豐以來世變紛更，紹興以來小人挾制隆興以來取民已因，猶以為仁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此所以不能盡天下之慮。

取燕三篇

中原在望百年未復，而首謀取燕已幾於不功，事情矣。又以高祖滅項為比，豈類也哉？高祖能滅項羽而不能不困於白登，故夫事定之後不可以比方爭之初，而與夷狄爭區區不可以比撫定中夏之事。今必曰得燕則關隘而後吾國可以立，秦築長城矣。果帝萬世乎？然則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一語。

息虛論二篇

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為無識之甚，嘻甚矣。其二論待

時謂越二十年之內日夜所為皆報吳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

謂四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版帳月椿為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為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為累也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宰紀綱以專為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 祖宗

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題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

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可伯以大漕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醪以相補靖康召募公府牙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呂頤浩案察得總制事議用陳可伯所收

經制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戶部
轉運使動添窠名黃子造柳約之徒或以造舡或以
供軍遞添酒稅隨刻頭子孟庾以執政爲總制考戶
長壯丁產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
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部
息油單曆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
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所
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
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求者江湖爲月椿
兩浙福建爲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浙

進者終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逮及貢賦之法蓋
王安石之法桑淋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
石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具居厚蔡京亦差
爲之故經總制錢不除則撥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
之經常爲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
爲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
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反轉徙爲盜賊凍餓
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靡其細碎而國用日之愚按
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
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謂和買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宮吏時節支賜一切不行可也謂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二者均折於義何取必鉤攷其凡目而後可有所是正也

茶鹽

謂茶鹽權之太甚刑之太重

兵總論二

謂邊兵當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宿衛兵當因郡邑近民教成營上與募士雜用廩其半而不

全養大將屯兵悉募教精練全養之州郡守兵以州

郡之人守之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今四者皆募而竭

國力以供其衣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 太祖收藩

鎮權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正非特兵以為固數

不滿三十萬自恃兵為國之說職慶曆至有百萬兵

盡用襄世剽剽之術取於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

僥首事虜使之自安營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勝食

而猶悟籍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代

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勢愈弱絕聖以後保甲

復治正兵自若大觀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萬平民

相擬化爲盜賊，幹離不挾兵，纔萬餘，莫有敵者。今卒召勤王而寇掠遍天下矣。

四屯駐大兵

謂秦檜乃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命朝臣總領之。疲盡南方之財，以養此四大兵，惴惴常不足。昔祖宗竭天下財以養天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以養四屯，又祖宗所無。地則北爲重財，則南爲多運，吾多財取地於北，則可奈何？盡耗於二十萬之卒，交龍裝五六十年的積弊，以爲腐將腐闈，實地而實地乎。

廂禁軍弓手土兵

謂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今州郡二稅及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盡以養廂禁土兵，故不減宿備屯駐兵，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州郡力不寬。

法度總論

謂唐虞三代國自行其政，家自專其業。秦漢晉隋唐一郡行其一郡一縣，行其一縣。本朝懲創五季，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縣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

人官不可任而任更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用人以
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
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爲利而閔陞改官爲
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貢郎即得薦補爲一害
大中大夫待制以上蔭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
窮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藝失
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爲士使知義今化以入官爲一
害解額一定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錫以官爲一
害以利誘天下爲學校之害責以記誦爲制科之害進
人於應用之文爲宋詞之害保正長通天下患之而役

法爲害定爲新書以一條貫而新書爲害禁切監司
反甚州縣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而
胥吏爲害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
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圭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
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
賢者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則恃其有是害小
人則或永甚於所害願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
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

資格

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

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以守資格得名而
其時亦以致治蓋能先別其流品其人有自小官其
望已足以爲卿相特欲其敷歷以實之而已若此者
可謂得資格之和今也無有流品資深者叙進格到
者次遷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以進曰此
足以任此矣此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銓選

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
與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別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
蓋大臣不知職任止以堂除爲大權無怪銓選奉行
文書若堂除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
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

薦舉

謂使天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
矣今乃爲大害蓋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
無過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
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
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
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
於三薦閔陞五薦改官之弊例中朝士大夫弊於

爲人求監司太守弊於無以應中朝之求下之小
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已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
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例之數而人才淪胥以敗
矣所與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猶
至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
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
呼悲夫柰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謂負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
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負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
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
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
嘗朝奏而夕斥矣烏乎行

科舉

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 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
困場屋者因爲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
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 藝祖當考

學校

謂大學以利誘天下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
謗議喧然謂州縣學校以聚食而俊秀者不願令宜

稍重大學擢大儒相與講習而州縣學宜考察以上
聞愚謂士風之壞極矣王者必世而後仁非一日法
度之所能爲也因今之俗而欲變今之法欲講習之
彼且潰而四出欲考察之是太學之利誘又徧誘天
下州縣學矣

制科

謂制舉之法反客於科舉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
記誦者豪傑不屑也故哲宗以爲今進士素有過
此者而制科再廢其幸而取者往往不迨科舉之俊
且其爲急官爵計耳

宏詞

謂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
風曉天下興謨訓誥諸書是也四六對偶鏤撻贊頌
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
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且又有甚悖戾者熙寧既禁士之求仕者
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已仕者使爲宏詞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且昔因罷詞賦而置
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則宋詞當直罷之而已

役法

昔者保伍其民有保正副戶長則催科耆長則追胥
皆有雇直其後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歸保
正副

新書

謂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
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乾道淳
熙已再成書不任人而任法姑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
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

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受財黜陟必太濶且因
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利也稍
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議
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
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為新進士任子者不屑爾

監司

謂操制監司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吏
卒批券所受禮饋皆有禁一失也運司剋刷州郡財
賦提舉司督責茶鹽提刑司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
道免丁由子下法不義反甚州郡二失也

紀綱一

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紀綱二

謂唐失其道倦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內外皆柔有大不可安者

紀綱三

謂當弱韓琦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事王安石欲反之

而不知其紀綱內外之問

紀綱四

謂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法措置已陋括馬歛財撥動天下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機之會

終論一二

請分兩淮江南荆湖爲四鎮以今駐劄其各委之財賦皆得自用朝廷無復與期經制鎮可罷而朝廷寬惠謂水心欲寬朝廷者欲寬民也然四鎮何以養兵將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國柔弱之弊大略以周而夷狄之禍亦略似周周東遷不

復振我南渡能復振者封建之勢分諸人州縣之權
握於我耳既南渡矣可更及率州縣棄之四鎮子且
水心獨不聞唐之藩鎮乎 太祖正懲其弊而尽收
諸道兵財之權今若復築之四鎮四鎮將各竭民力
以自固我亦將何所取以制四鎮若四鎮之說行天
下事去久矣豈特不能寬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
鎮以寬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戶爲兵罷相禁軍馬
手以寬州縣州縣縱寬民不愈擾乎且兩淮江南荆
湖儂蜀四鎮朝廷所自有不過兩浙兩浙將何以制
四鎮州縣又烏乎寬

終論三四

謂阿骨打初最其部中不堪契丹主延禧之煩擾因
執而叛延禧政亂不交鋒而得國阿骨打死其乞買
不能主令而韓德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空
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能獨
過古之諸胡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
以歸我不能守彼方據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
於不顧死命之中楊朴者因教以稱帝郭藥師又導
以犯關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

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爲利其事在一
大戰而勝之耳愚觀水心論虜事情甚然欲一大
戰必有勾踐苦心實政乃可共可以議論爲也

終論五

謂趙鼎汎然於事機之間張浚狂踈尤爲無統此
無倚仗而秦檜之論入且謂中原事應張浚而來
爲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論之太無忌憚

終論六

進而置兵者四襄陽出範洛興元出秦鳳必

八勢也合肥出亳州泇海取齊不必進者也當守
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萬足以滿之

終論七

雖以取秦荆襄取韓魏淮取梁汴泇海雖不當齊
一取齊不知水心此言果能如韓信於高祖孔明
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者耶然韓信孔明
次第而卒末嘗分兵四出且荆襄於韓魏泇海於齊
皆非所取恐亦自敗之道果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達
矣

上殿劄子

論東機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集

光宗初即位時

應詔條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待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讎難弊壞之時而更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不能光明所以治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寬賦省兵振弱爲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

情亦曰見正集

後總

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

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以多而乏任法而

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至緊縮

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闢教舊言蓋能言之

士莫之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

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

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

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

乃欲於東南一隅更列諸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

始論欲尽省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

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兵令夫其欲取幽
燕者欲強其國如秦也欲省養兵以寬民者欲厚
其力即幽燕也欲買官田者欲省以民養兵之擾
也千條萬緒宛轉鋪張而卒歸宿於官田官田之
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一
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且豈獨官於
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鄰之人佃之所
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鄰之人已不
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又稍稍積而至
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鄉之人佃之其苛取其奸

欺甚焉虐不可交有舉室而逃或捐性命以相終
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
心温州一郡爲準欲統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
計穀九萬八千壹佰貳拾伍扛以養兵貳千七佰
貳拾二人官吏率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
頭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
至坐筮茗蔕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
永免擾民矣然必爲監官爲鄉官爲吏卒甲頭者
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則量租可無斛面
納租可無費錢租可無推剝其或我水心而人

不水心也此一水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
則今世官取斛面徃徃倍正斛是温州盡三十里
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世納官租
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
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雜費若
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
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
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
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
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

家公嘗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利民如蚊虻吮血
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貪必且增賦門
必且增斛面必且且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方必且干
勢要拔關書求爲司門求爲教口求爲催租官况
於吏卒尙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
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
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遺業主業主
逃而追親不特然城三十里皆荒民散四境亦
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預
防豈但心其而不敢思其害者乎且水心編

朝法度凡其為利無一非害 且宗之思也
亦深於水心矣父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質
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水心之官用也天一
擾父矣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慈溪先生黃氏日抄卷之六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九

奏劄

戊辰輪對劄子

咸淳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一界底僚獲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

得盡言爲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

敢不思報猶願臣樸陋語言不知決釋惟陛下深念

祖宗立法之意視此其事甘以臣言爲不識忌諱而

特加垂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

徒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

所值無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



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最近之事爲證 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荐秦江濤震撼國都幾無以莫枕以言人情則殿旅頽洞郡卒相挺亦予所在而弄兵以言然患則殘金之虛竭未已降虜之反噬已至韃復以自古所無之暴亂忽南下極而至於投鞭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天良不甘兢兢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 陛下踐阼于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 陛下自視孰與 先皇帝乃華而所值若此此所謂可喜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爲喜者也千金之子繼有世業

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力圖保守之策 陛下今日所值之時果何如時也 太祖太宗際天所覆之天下至南渡僅有其半 高宗南渡之天下至 端平以後所能實有而籍籍者又幾止於半之半而又緣此民日以窮兵日以弱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以無耻民窮之極至於浙右內地亦多私相殺奪一旦潰裂何以救藥兵弱之極至於所在尺籍多是聞民冒請脫有緩急何所倚仗財匱之極至於州縣皆已焦竭大農猶苦乏支駸駸至於壞爛不可收拾至若士大夫亦多徂於流俗漸變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實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兩間自以和

平爲得計而不知幾成西漢之風矣蘇軾有言京師無
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捐軀殉義之人風俗至此故
爲可惡其餘貪婪小夫則又在所不足論者也夫以境
土日蹙如此而凡所維持之具又日壞如此陛下試
思知此不已患將安極此所謂可憂之甚者也向使
陛下踐阼之初耶如先皇帝早麻艱難則思其難以
圖其易正自未必非福柰何承其甚可憂之勢乃有適可
喜之幸踐阼五年以來無一動容變色之慮若則惟見
湖山歌舞之已久富居服食之便安而凡水菓淮蜀之
荒殘中原何北之狐兔未必關於念慮也出則惟見儀

衛法物之塞途簾幃粉飾之夾道而凡軀逐出巷之啼
號窮僻在野之愁歎皆不接於見聞也臣恐陛下真
以目前一時爲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

陛下聖性高明 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臣亦
何敢遽謂 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
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祇天命下
畏民若外憂敵國而守以人言爲聯絡九其實有祇
畏憂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 先皇帝
備經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當時三人言動及危亡
不惟不以爲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

官之出臺本未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
諫不合一二輪對宮之敷 奏本未見有嬰拂之迹
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
所得知言之臆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本
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爲知體 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
陛下獨不思一宮之建否其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
太耶使 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附人
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爲元氣人主唯以
納諫爲盛德 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
疑關係異日天豈小小使 陛下而真有祇畏憂虞之

心當不若此此 臣竊意因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
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 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日
前亦未可遽以爲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
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
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
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君惠肅聚既雖捕戮不過
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
重慶爲四蜀一綫之計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爲淮
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況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
閩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

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外寇乘之國將何
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 陛下及此安得不超
然覽稽然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
耶 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他有其高難
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賈士大夫之無耻
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
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
爾 陛下斷斷自今規內藏封楮左幣為 陛下
之財補大農之闕而充積大虛數無藝前迫之苦一洗之
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困於推剝者立蘇矣否則

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
以辦綱解雖日頒實 陛下之詔祇情空談誰能為 陛下
卹其民者 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知之
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
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強何也兵惰於閑散爾
陛下斷斷自今飭內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
所用必所養而允卹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
詔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閑散者立強矣否則管軍
者惟事驅役營運而帶甲軍貧不聊生典郡者惟事剝
賣名糧而廩禁軍大半游手雖時出招填之令反填虛

費誰能爲 陛下練其兵者 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
自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爲慮而亟撙節之則財可使立裕
何也財耗於冗費爾 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
賢寺燕飲非泛之犒賜佛若無益之禱祠軍負占借之
貼支吏祿寄名之預請人人而數之軍事而節之極而
至如養軍最爲國家巨費又能不于其多而于其精乃
總一歲之入酌爲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
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不
賀縱他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爲

下憂及後患者 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
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之日窮兵之日弱財之日
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忍士大夫者皆天民
之秀天之所生以遺 陛下臣亦何忍敢以無耻爲言
忱以國之所興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爲國之興
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靡而爲和平則賢者幾成無益
於人國此乃世道命脉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
如會稽亦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
首願 陛下恢張 聖聽表厲直言以洗濯其晶明之
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富貴如浮雲而以

天下之利害爲切已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 陛下
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曹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
之譽望以破去吏文之纏繞使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
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出此又願 陛下預於三歲
科舉之前申嚴 祖 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
之納卷以剛決痛戢游手之撓羣使真才不因從容達
且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于其
正又必權與於此他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
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率天下而路使
大半陷爲流落不肖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

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修於家而 陛下之法先已壞
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
殊 陛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
俗既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善可慮也哉 臣所以
告 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爲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爲慮
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
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
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爲
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
常順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

斯可捍禦使不至於有警盡其所可慮者知所處則於
所可安者斯真可安爾 狂瀆職廢罪當萬坐性 陛
下矜察其至意 明詔二三大臣擇其可行者亟慮而
圖之 臣雖獲罪萬萬無悔取 進止

第二劄

臣嘗竊謂理學至 本朝而後大明至 先皇帝而後
心契先儒朱熹大中至正之說至 皇帝陛下而後力
究 先皇帝心傳面命之旨凡陰陽造化之源惟命心
情之別儒生學士皓首窮經而未能得其要者 陛下
一一剖析曲當領會無遺真足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

之傳矣然此其講明也非其施行也自昔帝王之學始
於格物致知者正將推而極之於治國平天下爾 陛
下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未能遠復堯舜禹湯文
武之治者獨何歟其世變之難遵返歟抑亦有害之者
而然歟夫天下之說有真有偽有正有邪邪者未能洞
照則正者非實得偽者未能盡絕則真者尚雜粹臣請
為 陛下分別白而言之夫自有天地而凡流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理自聖人出而輔贊天地而凡推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用天地所賦之性我有之人亦有之我是以
順而導之以能化草木鹿豕之羣為仁義禮樂之懿是

之謂教天地所生之物我資之人亦資之我是以財而
成之以能變茹毛飲血之俗爲宮居衣食之安是之謂
政三帝 王躬踐其精粹以淑天下其見之紀載者是
之謂書先聖孔子條列其本末以詔後世其見之傳授
者是之謂大學 先皇帝之所面命者面命乎此 陛
下之所力求者力求乎此皆不待臣言而知惟願 陛
下靜思深考其間果嘗有一事之詭異否果嘗有一字
之空言否人生秉能外此而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
正信也此其所謂真者也自昔聖人幾千年相續而得
以成此亦已盛矣亦已盛矣豈復有毫釐之未盡尚待

於他求哉夫何世變如輪無暫停息成之極即壞之漸
治之餘即亂之初時則有飽食煖衣無所用心而不知
衣食之所自來者遂至於忘吾聖人之恩出而肆其曾
臆創爲邪僞其初不過戲劇其後信爲事實其發僅類
詭言其末卒至流禍身被聖人之教而得其安乃曰不
必教也身賴聖人之政而得其食乃曰不必政也心者
人之所能與天地參三帝三王之治天下先聖孔子述
二帝三王之治以詔後世皆本此心而彼乃曰心不可
有當禁滅之如死灰而謂二帝三王之治先聖孔子之
說皆皇降而帝之後衰末之事也彼其所以力排正大

之說不過欲自售其邪偽之說而不知初無此事亦無此理也老子本一隱士死於中國秦夫嘗往而弟之其事載於莊周之書甚明也邪偽者乃誣老子度關西去留道德五千言 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甚至黃帝本上古聖人葬於橋山漢武帝嘗過而祭之其事載於司馬遷之史可覆也邪偽者併誣黃帝乘龍上天名之爲道家始祖 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附之爲神怪者益不足辯是天下本無所謂道教也邪偽者架空也佛本西域國主之子厭世俗而求寂滅刻苦深山老病以死本無他異也中國邪偽之流

乃緣之而謬爲譯書誣佛爲有文六金身種種後知謂能使盜賊小人之囑我者皆可轉而生天 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下至達磨亦佛氏破戒之徒慣殺律而肆無籍竄入中國不遇故去亦無蹤迹也中國邪偽之流又緣之而謬稱教外別傳誣達磨爲從三皇黃帝變後西歸而肆爲幻妄壞佛本說空謂淫坊酒肆無非道場 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倣之而肆兼并者益不足道是天下本無所謂佛教也邪偽者架空也惟其本無是教而皆邪偽者爲之也故其傳雖歷年載之久而其說終無一毫之驗如漢武帝

之未嘗長生如梁武帝之莫能延祚滿滿皆是不勝舉
也人惟生長習熟於其中信服既深致遠成泥愈不疑
信愈篤如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諱之而不言及
晴久而自雨雨久而自晴即貪之以爲功大凡天人之
感通止由至誠之一念豈有他術哉此其事之至顯而
易見者猶且其於自欺若此其餘乞福財淫行枋將來
者益無可證是天下真未嘗有道教道亦初未嘗立教
真未嘗有佛教佛亦初未嘗立教皆起於邪僞者架空
而託以傳訛愈降愈下竟不計源始之何如也厥今流
弊之極棄父母而爲之者半天下竭膏血而奉之者徧

天下有家者弊於此而不可以爲家有國者弊於此而
不可以爲國舉世爲此紛紛不知正因何事 陛下試
又於此靜思深考其間果有一事之非謔異否果有一
字之非空言否又生或如其說不嫌不嫌不困不憚又
之類滅已久果能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 和者也此
其所謂僞者也陛下究心於先皇帝心傳面命之學
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統必了然於彼邪者
僞者之無空而後能粹然於此正者真者之切實於其
正與真者快如沃心則去其邪與僞者易於及堂而致
知格物之學真可達之治國平天下之效且又惟今之時

則易然也何也前代之未能遠絕乎此者以愚民自入陷誘而流俗未易禁止也今民間不敢擅爲僧道必待朝廷度牒此一機也前代以來之所未有也本朝前此之未能住賣度牒者以和羅於焉取本而措弊賴之相資也今免羅既省造楮度牒亦可住賣此機也又本朝前此之所未有也住賣不過三十年其徒皆已老死免其指脫下可以富百姓收其莊產上可以富軍國鼓鑄其銅像銅器又可使貨泉流布天下然此猶以近效言也鯨寡孤獨之類少而姦盜之罪省使人得正其綱常寬恩吞併之根絕而寬許之獄稀使人

人得安於耕鑿無戡罪之說以誤民而閭里之所好皆真善無花鼓之戲以誨淫而喪葬之所行皆正禮不有餘年邪僞架空蔓延天下不可勝言之禍不動聲色銷磨就盡而使民俗得盡復唐虞三代舊如四塞之雲霧淨掃而再觀青天如積年之蛆穢盡除而重添清泉開闢以來之奇事未有如此之大快者是陛下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真能使天下復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恢闢之功及更視之有光也豈不愈盛哉豈不愈盛哉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取進止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開慶元年己未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關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廳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淨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可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開慶元年己未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關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廳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淨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可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在李奉使邊已據李奉使邊稱欠租將上項典業作
賣契折還即無升合少欠可以監還止因莊幹趙把
欺詐不滿今年五月初七日追解在縣七月半間移
寄尉司經今八箇月不見天日元初同監三名內管
百三凌七五兩名皆已凍餓身死其驚惶哀痛因詢
問本司老卒稱從來監租在尉司者即無生還為之
泣下蓋若監租合歸本保凡脫下尉司皆強幹以陰
謀殺之耳是尉司乃鬼門關也清平世界臺府鼎立
豈宜有此良可恠歎今嚴七七幸而遷延殘命得至
今日合在跡決之數以元係本縣寄下前日門子人

吏等不敢作本司監留人申聞跡決官未蒙決遣今
謹將嚴七七一名回解本縣欲望台怒拖照所申因
依將嚴七七速賜區處踈放俾於兩人俱死之後獨
得生還感戴使縣再生之恩無有窮已

申縣解回續收人狀

今月二十二日伏準帖命押下陸五二監還章運使
宅私租照得前政陳迪功任內本縣曾差本司弓手
沈信監留李奉使佃戶詹百二凌七五近皆相繼身
死亦因監索人戶私租遂至瘦死二人性命本台將
沈信解提刑使臺依條斷治正以事關縣道方從輕

就本司將沈信斷罪勒逐訖今來陸五二事體正與前件事體一同本司於理索法無干預屬今隆冬上司見差官踈決於法於理陸五二在本司皆不當抵領沒兼引上本人見其匹羸凍餓行亦就死為幹者不卹為吏者不卹為官者豈敢不卹謹具狀將本人解回欲乞台慈掩照所申將陸五二當廳引上相視於察別作區處施行

申府乞免躬親擾民及理索狀已未十一月照對某不才試尉亦既踰月愧無毫末可益百姓而尉司循習舊弊反為第一非法害民之具為之毛髮

洒析久念申明稍從更革而人微位下言之未必見從積久弊深怨者必將四起以故越趨嚙嚙不敢輕發既而重念時事方艱朝廷妙東賢師帥力行寬大以救根本某若隱情惜已終不以告不惟負大府是亦負國今何時也忍不一言而坐視流弊之毒民無已哉某聞尉取慰安之義職在除姦以安良民頃自承平日久姦豪玩法睚眦微隙必囑縣吏差縣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謂之躬親縣吏之利在尉躬親尉吏之利在尉躬親凡弓手人從之利無一不在尉躬親甚至為尉亦有自利躬親者獨著保日以擾閭

關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
竊嘗譬之姦民猾吏獯獵者也假尉爲鷹犬網罟以
魚兇其民而山澤焚竭矣可不惜哉法嚴弓手下鄉
之禁慮其擾民也今縣催人戶私租率差弓手是反
授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人戶理索園官司所當與之
主盟然非尉職也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貴耆保令妄
一人戶訴催私租反差巡尉倒置甚矣况如府第強
幹刻覈已甚民怨入骨豈堪尉司更助紂爲虛動以
捕賊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胥而爲賊獨不見
清縣頃歲降斗之事乎今非昔比尤當謹微又有一

等不仁之幹復將已斷佃戶就監元捕尉司情願不
取其餘道而囚之至死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無知惟
利目前官府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
安有陰謀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內
未寒而簡者之項相掣自首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
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親之以尺檢惟有責狀一紙
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莫雪矣
到官旬餘即廉知其事始甚訝前此歷幾任官無一
施援手者旣而思良心易泯俗類難除意者始見此
無測隱之心未幾虞上司之督過容死者之自取該

死坐之有定良心漸消俗慮爲主父則孰視而不之
卹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之心有取於乍也夫
昨於乍見之頃即申明本縣未死者解回續至者不
納已荷本縣一一領畧去訖推所自來亦皆弓手理
索流弊遂至此極區區欲望會慈矜察今後除尉司
本職公事及上司差委外自餘縣尉不許躬親弓手
不許下鄉官民戶催私租不許經由尉司遍牒所屬
照會備牒本司遵守使尉司不爲姦民指吏日夜驅
役以害百姓其餘國家存卹幾何根本實非不補
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狀

庚申七月
孫憲任內

照對本司職在巡警及催綱運於人戶理索法無相
干甚自到官承准諸司及州縣送下人戶理索私租
帖牒日不下數四一帖牒動追數十家甚至百五六
十家自二月入務及今六七月間理索帖牒送下不
已甚謂平心而論上戶既不可欠朝廷之官賦小民
亦豈可欠上戶之私租頑賴成風固官司所當與之
追理但理索自有司存若改之以屬尉司則過矣遂
嘗條上十不可之說申明使司大畧謂祖宗立法催
官租止責耆保今私租反差巡尉輕重倒置紊亂國
法一也尉司所以捕盜租戶自係良民今動以捕盜

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晉而為盜幾微當醒二也
府署駐幹多取贏餘上謾主家下虐租戶刻斂太甚
民怨入骨往往結集拒捕頃歲德清縣降斗之事嘗
煩官兵今非昔比尤當預戒三也強者既已拒捕所
捕不過至貧至弱之民詞幹不予解縣常例錢陰囑
弓手筒鎖其家並獄之獄冤苦無訴四也弓手不許
下鄉朝省屢有指揮正慮其擾民爾今乃差催入戶
移租是反借之以下鄉擾民之第五也沿江制司新
近行下抽回差出弓手盡行開習為兵况可差公理
索萬一覺察必當誰執六也應人戶理索不直曰欠

租必曰占田或証以搶截莫夫買軍需布衲被等項
凡劫盜之類視官府所留意隨時影借為名脫送尉
司給令追追其入手方理欠租極憐感眾今衙時
也而可有此七也尉之為義本取慰安良民友為
強幹猾吏族使毒民之具使人疑立汗下人也朝廷
屬時多事痛念畿甸前此被苛刻之苦外東監司師
守力行寬大以救根本獨尉司理索一事遍擾鄉井
紛然如昨使上之恩澤不下流小民怨嗟關係甚重
九也尉司所防風火不測今弓手四出盡為人役萬
一有事職不測事存衙徒立緩急誰使十也以上十

說皆係的切之害未蒙施行間續又親見一項閩繫
民命重事今併由述以聞蓋有一等凶毒之徒復將
已斷佃戶仍押下元捕尉司託名監租而情愿不取
其餘租囚鎖至死借之立威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短
見惟計目前名藩大閩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
尚且接踵安有陰謀踵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
死者之內未寒而筒者之類相望自昔至今不知其
幾無一生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骨肉之檢驗唯有
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祭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
莫雪矣豈不哀哉此事若非技本寨源將理索一事

歸還司存使尉司不得牽繫干預尉司之爲
鷹犬爲愚民陷罪地久天長冤痛何極區區欲望台
慈矜察備給板榜下本司釘掛求不許干預理索以
致囚死人命瀆牒諸司及本府本縣縣會或訪聞別
處尉司亦有似此等久弊併乞一體施行

再申候刑司因理索囚死人命狀

壬戌五月
余憲親到

照對其開慶元年十一月到任首因根究本司循習
久弊受富室私囑擅自囚死人命事申明本縣隨時
明白斷遣經今已兩年七箇月並無關留千百年坑
陷人命之地幸而一旦夷寨近因某被差往江陰軍

縣對理憲事屬縣道法也二月入務後不許理憲法
也尉司不預理索弓手不許下鄉亦法也惟此邦風
俗則全然無法某始嘗申聞使臺所置風俗稍革近
因差出回司乃知流弊復甚今考幸遇攬轡自天澄
清伊始所合繳錄元申使臺文狀再述因依以聞
某到官聞此境百姓所在持仗拒捕及入倉廩見所
在申到殺傷公事多因拒捕甚切惟平百姓之無知
既而逐一詢寃乃知數而成其拒捕者皆理憲之強
幹本非平江百姓之得已也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後
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雙田主詞訴取索佃戶

欠租之日近年縣道並不曾喚上兩詞對定監選却
聽強幹脫差尉司用久例傍官行劫人名貌獨之船
盛載軍器率五七十人為羣以追之每一戶被追則
一保被劫生生之計悉為一空既捕到縣則斷訖
再押下尉司託名監租強幹遂陰囑承監弓手飢餓
殺之以立威鄉落以故鄉落之被追者但見百人往
不見一人還其所以羣起而拒捕者非拒捕也為必
死之性命爭也追愈急則拒愈甚拒愈甚則追愈暴
不獨田主租戶交相敵讎而官司人戶亦交相敵讎
善良怵而為姦邪田里化而為盜賊風俗大壞關繫

非小惟有復還祖宗舊制使縣道依舊任責催理則
百姓可以服心疽根可以預絕奈何爲人之幹者凶
愚無知但欲多破主家費用方且越經上司張皇詞
說大肆追擾以趣之此其所以日夕憂念爲尉則刀
請上司以理索之職還縣道權華亭長洲等縣則自
任理索一一喚上人戶如期監還不致諉其責於尉
司而此境習俗既久終不快意情願有田而不取其
租反又情願陪錢以賊害其人此殆未可以旦夕悟
今年六月歸自江陰有幹人王份者理索舊租凡十
數引差本司弓手遍擾鄉落此何時也尚有此事無

法甚矣所合具申乞賜旨慈行下本縣收回元牒自
行依條區處不許再下尉司仍牒主簿轉運司照應
今後應有理索徑自行下并屬縣道不勝世道之幸

申轉運司乞免行酒庫受誣告害民狀

辛酉七月

照對尉之爲義本取除姦以安民今之爲尉反或滋
姦以害民蓋其去民最近追逮必經其手而弓手首
十警支皆無賴小人非真能持弓挾矢防護境邑如
朝廷始初置立之意不過紛紛烏合傍官生事以
衣食故凡姦豪之欲快意於所怨者必借之以爲素
如其於本司所見其最甚者有三其一曰強餘理索

就監租戶於尉司而隍殺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兩
詞互訴必屬差尉司躬親追捕以規破壞其家產其
三曰閭里匪耻細故必誣告私沽買囑酒庫脫甲上
司牒尉司寄追以繫空張大其事凡皆害民之甚者
其到官驟見爲之髮立汗下自念職在除姦反爲姦
豪族使毒民之具何以容身天地間於是首以理索
利害申提刑司蒙通行一路尉司不許理索復以躬
親利害申本府又蒙矜察自此詞訟追呼不復差尉
親獨酒庫寄追一事上關轉運使臺官屢路遠至今
未得以利害開雖今福星照臨姦豪屏息脫申之事

比前類少而病根未除朝夕在慮何幸明監司在上
言之必荷除根敢因捧檄參臺之便百拜代一邑之
民以告夫官各有司尉司有弓手所以戢盜賊酒庫
有酒巡所以戢私沽兩不相及也果有私沽酒巡自
足捕之私沽非強盜比正不待弓兵而後可捕也惟
是吳門鄉落姦詐成風或富強吞併貧弱而不遂或
破落欺詐善良而不從或甲家與乙家訟而借途假
兵或東鄰與西鄰惡而設詞求釁去州縣既遠而涉
證對又難獨私沽事乃以官而治民酒坊官又比近
而易達因而誣告習以爲常上司但見其公申而不

知其被誣主管司但知有奉行而不暇於辨問及計置曹案脫差尉司則巡船猥猖又槍森列洋洋然視爲利源誰暇復爲之聲寃矣哀哉斯民何辜罹此今年二月內有橫金酒庫官馬提幹甲馬千十一私沽行下本司追捕甚急及行追問所謂馬提幹即係土人馬千十二所追馬千十一即係馬千十二同祖親堂兄弟爭分見訟在縣故妄申私沽借威上司以助閱牆由此觀之酒庫官尚身自誣人况脫訴於酒庫以誣人者可勝計哉兄弟間尚以私沽相誣况冤仇之誣告者又可勝計哉故凡實有私沽者皆酒巡

自猶凡申上司差尉司捕者皆非私沽蕩聞闔之生聚壤鄉鄰之風俗敗國家之元氣弊莫此甚所宜痛革政望台慈備榜本司併牒帖主管司酒庫官進等使當此水災百姓不至重罹橫擾且絕乞惠求蘇民瘼國脈幸甚

獨此申親克遵不行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庚酉六月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久弱人心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列燔杖碎拆以燔以多餘骸不化則又舉而

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某
又切痛心每念韋絕人微位下越趨未發乃五月六
日之夜風雷驟至獨盡撒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其
挾勢罔俗自詭視延聖壽之佛殿則固巋然無恙也
意者此亭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
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乞爲之備申大使府蓋亦幸
此亭之壞耳索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欲爲影傍抄
注張本節節不住行下本司勒令監造急於星火某
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
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敢之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爲

大使府告某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
謂擗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耶舉其尸
而昇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索元作五虐
之法商紂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夫至戮之於
身後也廢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于上
或者天實災之未可知然謂之殃則固可知也司馬
子期欲焚孽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
不忍也任負以父之屍嘗掘荆王之墓而鞭其尸負
之倒行逆施極矣况豈鞭之猶未至焚之也衛人掘
諸師定子楚之止葬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慘

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當燕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
五年思古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釁用其
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
齊滅燕矣然則焚其人之尸爲人子孫者所痛憤而
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息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
人子以此奉其親何耶他在漢聞漢燒其死人
家故判陸賈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
燒王先人家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
也酷吏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其多及死他家燒
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飛云夫欲燒其尸何

之極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
也廣川王劉去滄屠不天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主地餘乃從婢二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出
尸皆燒爲灰無道之極去與昭信亦誅死王莽作
焚如之刑焚陳良等莽亦旋誅滅董卓毒亂天下既
誅炷其腹爲炬不待盡燒人已醜之矣東海王越亂
晉胡羯石勒割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宜至
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爲此也其餘誰忍爲之王敦叛
逆有司出其尸於臺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

惟蘇峻以反誅其骨楊志威反隋亦極其父楊素
家而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
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揚素焚之上
聞之不悅夫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
焚人者矣將玄暉瀆亂宮閣安全忠既殺而焚之一
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
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
肉乎世之極此於父母骨肉者復往往捨其遺燼而
弃之水則宋壽太子劾逆黨生鸚鵡嚴道有旣焚而
揚反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爲佛

法然聞佛之說戒火白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燄
以爲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
所處中國耶夷狄耶滔滔流俗誰與易之有識者爲
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網人之利傷
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
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
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
風俗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省免西尉狀

壬戌汪提刑任內

照對本縣部缺惟有一尉初無東西尉之分昨因本

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士私立西尉稱平使白帖
馮空權白帖者又展轉張大其私白帖一兩間民
屋私名曰官衙結集十輩破落私名曰弓手擅開木
朱記一顆日夜生事擾民私名曰文引去天咫尺有
此恠事使本縣人戶一半不見天日哀哉河幸海浩
七年七月曾蒙本府禁絕且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
又爲丐謁者經營囑託踵襲舊弊擾民如前某去年
十二月內遂申前任判府王尚書已蒙散遣其徒將
本縣所管界分照部缺盡令其正官一負責幹該令
王尚書既已解任其亦替去有日紛紛江湖實繁有

徒將來必又有持關匾稱西尉以毒吾百姓者按本
塞源必得明監司申白公朝乞給省劄勒之堅珉庶
州縣得以杜丐謁而百姓永絕後災

再申判府朱大參乞免再差權攝西尉狀

照對擾民之事莫大於白帖權攝權攝之弊莫甚於
無缺初負蓋無正缺而差權官則白帖奸人求同正
任此其爲患無有窮已况巡尉之職尤異他官事無
小大必經其手若以無請受之假縣尉用無庸錢之
假弓手相與害民弊當何若本縣照部缺自國初至
本朝有一尉二十年來本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

徒私自矜名西尉憑空白差權攝公然與本司盡境
並立使本縣管下百姓一半不見天日淳祐七年七
月日蒙本府禁戢亦曾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踵舊
弊以擾民者如昨知縣不敢言曰恐妨本府人情也
本司不肯言曰幸其分盜賊不測干繫也身為親民
之官緣情便私坐視百姓之荼毒不為一言是誠何
心哉去冬當飢荒之極百姓被擾尤為可念十二月
十三日某遂申前政判府王尚書即蒙散遣其徒將
本縣界分照部缺盡令本司正官管幹訖未幾王尚
書解任某亦自念替去有日深慮將來又有以是欲
為名脫漏書劄經營權攝者遂於今年三月內再行
申明提刑司已蒙備申朝省訖今遇大參相公開藩
之始除弊卹民罔不在初所合具申照會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

一
百
七
十

日
抄
卷
之
七
十

黃
氏
日
抄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華亭縣申嘉興府辭修田騰狀

伏準使帖備差省劄指揮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爲民
懇切纖悉預備之意基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
喙然有鄙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准負
使府是司其朝命竊竊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
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
係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

上經行一遭取鄉保責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
遍及坐守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
幾圍安得一一而監之古有田畛之官固可往來阡
陌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
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灣諸
鄉勸分撞場旁午督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為
官者兩耳目尚檢視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為
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外
更無他說况田岸之事小水利之事大田岸之事在
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計在民

不得為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之大
者竊考本縣圖惠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瀟
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塘直至
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道自小人妄欲
利便將泚水之也塞為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安
道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淹沒公私交病所
失甚多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為修田
益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
不勝甚或朝論已定不可挽回則乞上昭坐下指揮
就本府自行差官在本縣不敢干預其說有六州縣

皆守民社不敢違法遠出一也縣與郡官共事則得
相容此委波妨嫌二也趙知縣因出緡勸分縣事盡
廢無以供發本府板帳苗木幾誤軍糧今不可再三
也憲司差委專令勸分日夜趨趨尚未全備飢民嗷
嗷滿市又日日親自煮粥以救之不可施離四也得
合虛帳欺罔朝廷甚難死不敢五也省憲制止各鄉
差官使判亦不曾差委本縣而吏文行移輒以悉知
縣躬親同往之語是不關朝廷不關使府而吏筆輒
付以行其權爲他日督責課土之本吏奸不可欲六
也如前之說則控申朝省別議施行爲上如後之說

則自行差官不法縣道次之更有一說雖平而實閭
但鑿榜曉諭圍田人戶赴今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
壞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檢則人戶自然盡力豈不
簡而易行

權華亭縣申倉司乞米賑飢狀

照對本縣元行勸分止糶有錢糶米之家應水壞廬
舍蕩析流離死亡相枕者全不曾念及某近准提刑
司差來採荒目擊餓莩滿途縣無粒米分文可以救
之上戶因勸分之初減價太甚糶數且不肯認無緣
可更創出名色今其白出米斛賑救其一時作急盡

出已俸倡率煮粥兼出下俚之計効尤浮暑家作疏
頭緣化請學職以化士夫人家請寺僧以化街坊市
戶且揭榜通衢救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
不可過慮將來自壞善心以立視五吳民之死隨荷
人心響應見己夾截空寺鋪蓋席榻草分男女堂止
宿六七百人元初雖說救一日是一日若救不到頭
其實何補就念漸聚來日方長凜然後憂叫地號天
別無門路仰惟提舉判府國史吏部視飢由已全活
一路華亭鄉落貧民亦曾受惠賑米八千石獨此等
流落餓夫不在本村未盡顆粒敢瀝危忱仰干大造

乞賜賑撥義倉米三百石分撥華亭與聖旨禪兩寺
為局接續救活且使人心感動樂施者衆則繼自今
凡活一命以上皆皇臺之賜其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由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懇對恭恭準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負催
科之累一已之勞若國非所憚百姓之疾苦苟忍不
言然此財計所關頗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
言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前由先蒙朝廷全放
計銀一萬二千七百餘石續奉蠲放一分計萬一千
二百七十餘石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石之米已放

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
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優恩命之復
遷羅朝首指揮區處至冊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癡
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喧訴
使縣道官更更無顏以對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
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其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
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功
之官重疊勞午日秋入冬田里騷然亦庶幾涉傷上
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齊我也今乃反使
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陪貴之苗前此檢放徒成

虛擾揆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
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
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隨
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且令
人戶以荒熟處相補優納且已有放夫為不恤然而
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
續放一分計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况今
浙右三郡之災然在平江為輕惟本縣淹沒處稍多
向設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
亦不得以民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

之外更與心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
政惟寬租減賦爲先今雖適當郡計築底事動掣肘
尚且幹無爲不者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况農
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量與斟酌若曰朝廷止放一
分在州府不啻擅自增放則朝廷元魯盡放推廣上
恩有阻民怨此正爲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
恩人必速納其規今外迫而未應正亦未爲失
其人微位下不敢僭越蓋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親
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轉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督漕王尚書乞免再造帳冊

並平

昨晚恭準使牒備奉省劄行下令本縣再分類造水
傷帳冊某照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背半月
而後辦所費心二十七百餘貫納冊之費不預焉公
人無緣白陪此錢無非出於被水鄉民向也擾之彼
猶望其放苗也今苗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
縱使今來開由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要放
苗米又不要散賑濟不知闔防州縣欺騙何事而多
事若此一言以蔽之不過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常
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受知君相如此深厚
欲望點對回申毋重爲民困

誤蒙收錄莫知報稱惟有忠告或可少裨焉分目今隆冬在即囚繫者衆先生憂勞於其上而小民不及知小民怨謗於其下而先王不及聞爲今之計其策有三其一先將平江府在城四獄四廂及東柵等處見收人有小節不圓及追證未備並與決遣其二監贓所欠不多及元監數少人並押發其三前政詞訴令任不曾再詞者並與刷類借開行此三者自然謗議立息師言允穆矣其備越萬罪

總所差露江北三沙圍田回幕申提刑司狀

某近準總領所差踏常州江北三沙圍田十月二十一日至魏村問統兵官趙喜龍借水哨馬船渡江就訪軍船事體凡知本寨元管五百人見存止三百五十餘人元管大船二隻艚船七隻平江府續撥防江船二十隻提刑司新撥水哨馬船三十隻大小共五十九隻通大小每船以二十人乘駕非千餘人不可今人數不及三分之一船多軍少船必乾闥損壞趙統領蓋甚以爲憂及既渡江見淮民殘少動有骨肉不存之悲問之則自淳祐元年二年七年九年寶祐六年五遭饑年官司又歲歲清野但適令過江過

而自謂遣把隘以來民間無艇此有官之渡艇兩隻
淮民老小輜重自泰興縣界一帶擔來不可勝計兩
艇搬載不及急則兩艇不復搬載每一沙嘴數百為
郡號哭水中不死於水則死於輓以致田野蕭然皆
坐無艇之故共聞之惻然因而竊伏思念江南之兵
方以多艇為慮江北之民乃以無艇為苦若以江南
魏村寨輕小水哨馬艇五六隻便於載人而不可為
商販他用者貴付江北制領鄉人分帶使之
皆受本寨節制遇急則以此艇搬老小輜重而南
彼此軍民委為兩便但恐議者不親見彼處事情以

為艇留北岸不無資寇之疑其請明其不然三沙北
至淀水四百八十里南至魏村江面僅十八里每遇
風塵之警淮東制司率於月十日前預行清野此時
此艇即與淮民頃刻而南矣資寇之疑可保其萬萬
無之利則有七淮民老小皆可生全一也牛馬衣糧
不為盜資二也頭目人自濟鄉民不乘急邀索三也
艇隻分管有人不至風日曬損四也江南軍寨兼管
江北民兵氣勢翕合五也就用淮民乘艇勦力防拓
不增糧而坐增兵六也事定即載北歸無渡艇搬載
牛馬輜重之費重為民困七也兼之三沙去揚州百

八十里鞭長不及馬腹故其地雖在江北而實分屬
常州與魏村等今以常州管下之軍艇付常州管下
之制領救常州管下之民命以共守常州管下之江
防人情事理亦無所不順區區欲望台慈割下魏村
忠節水軍於新近發下水哨馬艇三十隻內撥六隻
差三沙統領范文巨印彬各管兩隻鄉官唐文燿盧
茂各官一隻雖撥六隻仍常以五隻留兩岸止以一
隻留北岸以解或者萬一竄寇之疑脫過有野即
此一艇併取南岸五艇早行船載老小輪流歸南相
與守江庶幾淮民均得安全之造軍艇獲亦官類之

憂其於江防亦非小補併乞牒所為諸司照應

提舉司差數本錢申之省罷華亭分司狀

照對某近準使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戶鹽本
錢九天涯海角細民平昔含冤茹苦不見天日之地
一一親到因得訪問市場如昨竈數無減而監課折
陷其辭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司昔楚推測致亭戶
逃亡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無有也頃歲今留守
馬端明持使節閱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
一員以便民日引月長致民黥吏不得逞於懸道者
竊然視為淵數偏方下邑一介小官赫然振監司之

體影附並緣實繁有徒民無所措手足而國課無與
樂辦者矣請試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與官
為市有買而後有納不待明言雖三尺孺子知其決
然不易者也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本需常例錢者
窠為闌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
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
八十貫折納監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
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實益不以本錢惟事抑納使
亭戶逃亡而盜賊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為齊
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窶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

乏材智可以服衆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必勸以恩
禮然後徇以法制人情所在始有樂為之用者近者
分司受本視為奇貨而漁獵之係為負重受破壞其
家產甚至有訊腿刑五十而一劑取杖錢五百者是
一訊之類為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其目見
流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折垂盡問之所在本地輜
夫公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捕今雖麥粥亦
多不給不知本司何苦之至此否乎是斲喪根本枝
葉無所附麗使亭戶逃亡而監課折陷者分司也天
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為劇豈止冬不得避風寒夏不

得避暑熱而已哉夏日酷烈人所必避雖病暑者
猶避以箬笠獨亭戶反就之以爲涼蓋前臺臺舍火
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卽清涼也冬寒雨雪官
司優恤凡居里巷者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
罪蓋煮海爲鹽全藉晴日一至深冬洵寒之際必缺
額也推此以往良者可知原其得罪於官亦不過以
利源之所自出猶焚於牙耳是必優恤誘致俾其
樂業乃可得鹽况如其所經歷下砂青村袁部浦東
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井泉所食惟鹽水煮麥
不知人世生聚之樂其苦尤甚所宜憐恤分司聽已

去之官斲杖乃日不三四日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
者七人不知本司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不以人
道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本
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聞
近百十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獄子帶
家人數輩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循環不
已者此分司所施於華亭管下四場者如此本司無
之也五日一差獄子自書數十引遍場官僉押追捕
鎖縛亭戶家婦女取錢四十千則放押至廣陳鎮百
二十千乃放更夫巡檢此分司所施於海鹽管下鹽

漚一場者如此本司無之也曰補盜曆五日一批七十千曰巡盜曆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凡皆常程之費如此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逃亡而盜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亦既太甚矣况復以亭戶之所已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其而體貌幾與本司符三司六局排衙從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有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縣散者通

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以四廳在縣共千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鹽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多搭發鈔客白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亭戶既已絕少官司坐下最高年分數自額既未嘗不虧則亦未嘗不折納名曰抵當沒則

官自買鹽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塘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此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杖折納本皆屬大賣場然不與分司聽通同則支買場不敢自為支買權輕人所易訴託以分司則人之視分司即本司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為也某不佞竊謂必欲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聽不可夫分司之

劫直為吏氏也今反害民理宜省罷所不待言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某謂自華亭過長泖澱湖止一曰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易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拘推難某謂諸場催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為之分司無毫髮力也免分司苦虐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催安見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且華亭之以幹官分司猶鹽官之以知縣提督也知縣提督無補鹽事前在東趙總領昨在本司提

舉日已行省免官吏民戶無不稱決况分司之害如此而可不以趙提舉之省免提督者省之乎其屬色小吏何敢僭越言本司重事幸今聖化更新軫念畿輔內地前此羅苛刻之苦妙東鹽司痛清宿弊以救根本而某乃首辱使令懼隱情惜已拘守文法不以利害之大者告豈惟負使令是亦負國用是不避斧鉞之誅纖悉以聞敢望台慈特賜詳覽事若何行乞自使司敷奏朝廷將晚創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併將買納場文武兩倉省罷一負止存留一負許文武通差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給板榜文

留去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察違將官吏重行區處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脈之幸某無任呈懼俟命之至

權華亭鹽申乞散還貼袋鹽錢狀

庚申春孫某

照得此項舊係本司增收各鈔每袋四貫貼買亭戶鹽二十斤以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本錢無異亭戶誰敢不伏就買止緣事係晚創本鹽率特鹽到方以此錢令項分付綱稍支還亭戶綱稍以牛船盤費為說堯收入已不曾付還以致官司難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倉寬欲訴想非一日今幸上

司清明每事務加優卹亭戶得以吐氣遂行執說不肯付鹽事理曉然無可疑者所合具申使臺行下諸場照又例催發外今將將貼袋錢同元數鹽本錢併單攢筭頓還亭戶庶使網稍不得兜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併乞一體施行

申乞添入戶賣鹽袋蒲草價錢狀

昨准使牒催鹽未買蒲東施照牒內開列寶祐四年五年六年欠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七斤去歲開慶元年欠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六斤今歲景定元年併續此本申數上欠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三斤舊欠反多

今新欠入今歲未及兩月而蒲已垂足其事甚怪及行逐一訪問乃知蒲東元係隔歲預買今歲之蒲實於去歲屢歲皆不足而今歲獨以足聞者去歲毛分司力也某因竊伏自念此事雖若可為今歲已買蒲束喜亦不能不預為來歲未買蒲束憂蓋毛分司見謂酷刑數月之間死者七八人見於縣家之公牘而公海之民至今怨入骨髓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其催足固宜天下忍人不多毛分司驟足於此時必將愈不足於他日而催數之所以常不足其情亦必當深者每鹽一袋用篾三領每蒂一領用蒲斤半每蒲一

斤用買價錢七十五文舊會竊謂此往昔價也甫無
種賣者惟於海漲蕩地刈薪之人搜買每新一椹可
揀箭二斤得之亦艱矣而斤價七十五文舊會展足
錢今不過四文甫固賤物一日之力可揀幾斤甫而
揀者可給食耶本司管下華亭倉織席於柘園局祇
其餘平江等倉織蓆於福山局歲各用甫二十萬斤
共四十萬斤例差近海金山戚濠杜浦三寨兵催買
於牙人之手復差華亭兩尉司弓手以催督三寨之
兵催督煩苛人情畏避牙人舊三十家今次第逃工
是存者止四家曰夏百十曰孫百一曰陳亞七曰夏

千四而也夫以斤數如此之多價陌如此之少其出
其難其催甚煩而牙人又多逃亡當毛分司威猛錫
澤之餘其事豈易繼耶竊謂天下事已極則當變通
本司弊事已無一不極若亭民逃亡監課折陷弊亦
極矣提舉左司一建臺之初凡民戶所欠官司之舊
鹽盡皆蠲放凡官司所欠民戶之舊錢即與支還民
多復業課亦旋登此近事變通之明驗也買甫錢若
甚微而關係鹽事為最切其虧額雖不若鹽課之顯
顯而積欠官司價錢亦不少其牙人逃亡與人戶納
數多而價錢少雖不若亭戶受弊者衆人所共知切

計閭閻之疾苦亦未必不與亭戶等謂宜變而通之
或將往歲積欠無斤兩納到數目而徒費帖匣催督
者特賜蠲放或契勘一歲客人所入袋箒策名錢數
與本司所給買箒織席錢數有無可以增添買價及
契勘先來立價七十五文一斤之時會價必是七十
七陌未曾減落會價既減之後曾與不曾令客人補
添錢數如無補添亦合區處某聞官與民爲市其弊
多失於貪古人一夫不獲如已隱憂懼蒲四十萬斤
不獲者當不一夫而止況鈔客入錢買袋官司不過
而吾之然買之民豈可不相衡於上復之兩得其平

等以政場之道論則品者乃所以爲取徃繳不知變
出錢之數雖多而收蒲之數不足官司白折此錢
不可復得具與增價於民何異官不明增民亦必賴
特不以爲恩而以爲怨耳幸今上臺清明事事務從
優卹人人欣若更生此事若知而不以告則爲坐失
良機後將誰問備述所得細大謹一一以聞取自款
得買蒲又近或速得見之施行庶不誤將來官事

申乞散還鹽袋機戶錢訖再乞立定期限狀

照對祗園局機戶工錢舊欠既蒙支還今歲正月分
錢又即蒙發下小民幸甚然尚有小節目合行申明

機戶散居華亭嘉興海鹽管下每一引喚官司頗煩
承喚之人盡免需索今欲每月織到袋簾必於次月
初五日本監申總數到本司初十日本司發工錢下
本監十五日機戶各自到監領錢本監隨將領錢帳
申本司照會立為定例永遵遵守日下先次備榜三
縣界首白牛鎮張掛使機戶通知仍帖本監遵照
牢寬免網欠零細及私稍賣之尹外再申乞作

區慶狀

照應亭場發鹽多是增付糶工監中交鹽不過舊來
之料以安所發然其所交本合有餘安得有欠今一

之是也他力十至四五一戶之內欠數十常二三諸
場買民鹽而輸之官糶工盜官鹽而賣之私將來比
較格目只據監中收數則發鹽多而申數少是場官
催吏受其弊將來支散本錢亦照監中收數則納鹽
多而得錢少是亭場人戶受其弊監中雖常勅令監
納不過移新補舊前稅後壓愈積愈多竊壞國課不
可數計是朝廷之國用受其弊虧官害民莫此為甚
此而不問他皆毫末然前此官司亦何嘗實之不問
哉分司之申解本司本司之寄配監贖罰不為輕弊
万滋其去歲毛分司求其大活此曹惟有自經籌備

盜賣終亦不為衰止蓋聞分司聽每稍工十般到岩
先納諸色每大錢共一百五十貫若不次需官鹽此
錢將安從出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宜其核止之無
日也今自擬舉左司建臺以來任免分司盡絕蠹害
其源既澄其流可清不於此時而謀救止更待何日
但乘機會固不可不速而議更革尤不可不審察
大甚則非中道非中道則不可久行以故自來承命
到此暫行骨幹此事未嘗一日不任心而備未敢輕
與管聞監中有人管押謂之押戴亭戶輸人其押謂
為軟預此皆前人置立以防稍工者而近多不用

工舉行人意稍工既有贏餘亭戶亦可自載不欲自
載或置循環管批照兼將一百合足斗一隻用白苴
較量監中見用官斛量一石三斗百足合併前件議
事後文諸場令官吏民戶同共商確便與不便仍各
以百合斗量計亭上發鹽之斛所貯多少他有長策
悉令見報續據各處報來並稱稍工無策關防亭戶
無暇自載情願增加斛耗請從上司立定器斛發下
各場交量仍付稍工抱載謹將各場責到情願狀運
粘繳申竊照前此官司不恤亭戶稍工得以肆虐有
量至加七八者近因亭戶見恤於上強者至以法言

有不盡與稍工食利者或用桶或用斛或剖破舊斛而無可用或斛少竈多而不足於用小大無度增損惟意宮置斛器無急於此立嘉量以示民極此自昔有國有家者急先務以前民用爾况官與民為市官又往往不接之親見聽無賴子自行交取於草野間不立之準私取又將安極耶近者使臺榜示諸場許給官斛民歡如雷旋因權買納官王提屬以妨糶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覺失望而望之至今猶不已今既以監中與諸場參合又設會諸場公議合昨監斛每一小場給斛二隻謂如浦東管四子場合

合他隻化可類推貼鹽加耗既有責款聽其自取早乞製造發下此斛一定人戶既免多取稍工亦無推辭却議所以善處之策某連日在此詳觀默察深思熟計大抵稍工不畏斷罪而畏不得為稍工水絕利源官司之治稍工責其補還盜欠所得甚微不若旌別激懲擇其欠甚者汰去之以絕無窮之蠹某既到此三數日之後刷類諸船全不欠所得甚微不若旌者有欠至多者有雖欠而隨補者有欠而不補者一一親行引問其所以欠之之由有稍工不親行而欠下盜賣者有亭戶同至或自載而桶同竈戶贖未

到有實跡者凡皆前此分司聽一切不問日受重斷
杖血飛紅之人也其仰體上臺任意惟有至誠告諭
嚴監既無到岸之費監納又無杖錢之費輕重操縱
又一皆輔以上臺威信而行之欠者多補亭戶則徑
牒歸本場會問責補梢工之欠甚者牒各場差人獨
押其船俟其補稍足擇最甚者合竟汰去不至已窮
欲牒諸場應有鹽先付不曾欠鹽之船無船可載然
後付有欠之船彼以不得載為苦又常心否而不
革者又從而汰之此某之區區鄙意如此如或可求
乞機使臺刪擇徑淨見之施行若以作新之機使人

受之易觀感激而不忍犯則竟自上臺將前任積欠
見或鹽納者條書獨放一洗而新之此後有欠本監
月申必行斷逐永不許充載鹽梢工則彼將感而復
畏尤為上計或謂此錢果放則官司坐失此利其謂
官司之利止在監中交到鹽數梢工之欠乃是監中
未曾交到鹽數梢工得亭戶鹽不以到監官司元不
曾支還本錢官司元不支亭戶錢而梢工於佳支之
後續補則官得其利苟從而放之亦初不失利也况
放已往之欠有限雖不放亦未易盡催收將來之利
無窮既據別則繼此可使無欠其規畧不區處泛行

監納舊欠無納而新欠愈多者利害相形又何啻萬
萬此外又有所謂貼袋鹽錢鈔客每袋出錢四貫貼
買鹽二十斤照本錢價也鹽出亭戶而錢歸補工向
也補工白取亭戶之鹽而近來亭戶或不肯予補工
以鹽今來審責諸場亭戶未嘗得錢今後但欲得錢
情願出鹽夫買甲之物而酬乙之價世無此理昨已
申明未蒙施行恐疑貼袋不可與本錢爲一今後但
乞貼袋鹽取之亭戶貼袋錢亦歸之亭戶足矣或併
單各項支散或不與本錢同散皆可也近王提勳以
亭支合得貼袋錢爲舊係補工所得曾將此錢發納

而補工監納錢一次其以方此申明欲歸之亭戶未
舉行下不敢遽然今若以前此點袋錢作補工納數
而赦其餘以繼此貼袋錢還亭戶本價而定其令亦
無不可

申乞免監贓錢狀

昨準使牒檢校贓錢已納者申解未納者拘催及
索到元案檢照逐一審問元行承吏乃知曲折甚多
有不吝不申明者夫歲開慶改元之三月本司差專
吏於正額之外令項買鹽謂之今鹽適不幸是歲春
雨霖霖鹽課絕少且無正額安有今鹽偶一得之彼

此爭奪鹽官既欲占為正額以充數催吏又欲分為
令鹽以逃責催吏則倚分司為重而監官則據亭場
為先一日有浦東管下楊葵等共發令鹽三斛監官
趙催煎奪而印為正鹽偶毛分司到張涇摺散錢趙
催煎出張涇摺迎接元印鹽專知林仁之子林松為
聽子隨直本官分司廳遂以奪監事申報就擒之既而
以正鹽令鹽灼之歸官不足以深治之也此場有雙
龜戶逃亡七十八課額最虧改以此事送華亭縣獄
鞠之獄具則逃亡不繫其首尾又不足以罪之也遂
喫工南東亭戶問鹽場公使誅求常例旋令入狀判

送縣獄鞠之計以一戶曾得若干納時坊人會計若
干一歲既計若干積四歲又計若干紉而為數者之
五十萬貫此皆是其一端迤邐展計則其數實賊本司
亦疑其太甚也行下止拘納贓錢伍萬貫事已恕矣
而林松亦無可納有一體廳子戚文林僅習望同罪
亦係監納之數戚文嘗入贖本場衙前市戶胡千二
之女既而此儻之儻恨方新遠相與妄通此錢寄胡
千二家胡千二不勝其寃也遍行搜訪此三吏親戚
相識稱自係元寄某入等家比言是得之博聞初不知
其實迹危會參察究結案聯及平日初不識此三吏

及元不曾面接胡千二者又從而過脚轉注半歲之
間巡尉之追捕無虛日一境之內人戶之搔動無寧
刻除鄰保干連外今無計以欠錢掛名案內者尚七
十五家聞其方監納之日械繫滿庭鞭撻無算所催
猶不及數而止蓋鹽場鹽子此少食利諸得所以
了口食安有積歲數萬在家之理亦安有田園田軟
寄附在外之事今以一事貫伯之常例而推其至於
數萬以一吏寬讎之妄通而枝蔓近於百家事皆登
空勢已築底故雖以毛分司之威猛亦不能不中止
於此正猶先朝韓中丞詳定放欠謂待家業蕩盡方

理欠數毛非住催無可催也今使臺布行新政並已
放免虛攤而住分司正欲掃除煩擾况此事名雖
有欠實皆無辜元申之數雖存元監之人已放家之
破者尚欠人之痛者未廖其人豈可復追其錢豈可
獲得上司未知因依固宜再此行下其既以考見終
始豈容不據實申明所有毛分司元監到錢已於二
月十一日就寄庫錢數內申解訖因三百二十四畝
數內惟香浦鄉六保奚四七兄弟所種二十七畝係
持松四餘皆妄通並無着落其監到什物元係妄通
本無其物被通人旋於市上假買舊弊結以充數元

係毛分司封留在庫會與不合申解以就此估書其
未監錢一萬六百餘貫元案雖是聽李林松一人而
掛欠却是百姓七十五家不獨冤枉安無追理區區
欲望台慈明勝免監一方幸甚

申乞免追鈔客舊鈔款

竊照天下官事成於以實相與壞於以虛相欺以實
相與者官所以辦公以虛相欺者吏所以謀私也學
亭監倉去歲並無顆粒存在但得施招新鈔以待新
鹽不啻足矣他復何說此實也今案吏搜尋舊歲不
足之鈔數節節不住行下必求客人招兄如果欲招

足歷歲不足之鈔必先追足履歲不足之鈔本新鹽
尚不足以應新鈔欲將以何撫與之而今補往歲之
鈔耶此不過案吏觀均焉為此虛言無實故紙查果求
計置耳今歲正月之鈔皆於二月內招到此舊歲已
為增額二月十七日又帶補正月分一百七十五袋
矣二月之鈔雖以最高額四千袋分三限每限千
三百袋坐下若論去歲實數不過二千六百袋又係
廣陳鈔煩數本監無之其遂斟酌作每限一千袋攬
數招誘初十日頭限按期申發一千袋鈔數訖第二
限係在二十日已預期於十六日招到於十七日申

發一千錠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幹公事欲免虛
文督促使客人樂然就招也柰何案使反不使其私
頭限申一千錠硬改五百錠作正月數以規新欠儘
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限方合
檢舉行下令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檢舉
之匣已下至申西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按踵而
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
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觀望駕此虛文而何若以實
論則見今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錠無可
支追補已往皆是虛文專差吏人亦成何用况煎鹽

者亭戶官司當優卹買鹽者鈔客官司亦當善誘吐
納徃復彼此不可胥廢比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
來本係五千一大招鈔正因上司不體實情抑虛
數進歸形榜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又得罪
衛太接續官司幸無關事豈可遽忘前日之弊而不
慮將不耶此來欲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
應千積歲已無盈貨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實
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鈔數勒令邵衛太作四
限分搭拖足每三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雨月分遞
補在內倘有最虧無偏受責罰之日倘有最高無料

來引例之患思厚之至公私兩便其常常招誘使常有餘鈔以待支打則專委支買官或客人侍願支買官無預招到數須從支買官申訖方就本司行下帖權捨此則非泛行移一切並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體統亦順所訂今來請大昌廣到催詳兩紙未敢遵請謹用繳納見到

再申乞免鈔客比較狀

伏準使牒責勒邵衛太招鈔自三月為始十日一申限兩月一比較竊謂此分兩事難並行矣十日一申限者舊來坐祖額索高價隨令欠折求招鈔者

之弊例也兩月一比較者改其申請三月一次為兩月改其三月一次見數為比較舊來所無今創出之說也向也十日一申之時不曾有兩月一比今就兩月一比之說不應更有十日一申念其頃者僭越申請正以鈔法既通督責可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聽令支買場自行招誘使臺不過三兩月一見數而已已荷山判矜從已蒙使牒照應詳酌近來三歲中平之數定為每歲六次申數之法今乃仍坐最高之額仍拘十日之限而又添令兩月為比是其區區之請不能為客人除弊反更為客人添弊日久弊深客人

必有欲其之內者矣切向比較之說起於人多今獨一邵衛太招鈔耳誰與多寡而今比較此又不合事情之說也某固不材然此事今實得之親見竊惟有鹽則有鈔本不待招祖額縱不多有鹽則其數自不能不增無鹽則無鈔決不可強祖額湏增多無鹽則其數自不容不減前此最高之額亦是偶逢阜歲鹽出數多自然而增何嘗元有此數勒其相就繼此雖有此額歲歲坐下何嘗一歲可以強其相似亦文牒中空言耳招鈔之說却因徃歲鈔法中弊積不行故官司以招爲急今幸鈔法流通但不擾之客自

踵至招之不善適以擾之擾之者拒之也非招也某嘗窮見始末本司管發權實務元額歲八萬袋內華亭計四萬二千袋此每歲總額也去歲三月分到鈔三千六百七十九袋此本月近例也今蒙坐下四月分鈔數四千五百袋仍月分三限催申此固從來常行但近蒙便臺已曾從某申請今來所行與近準使牒不類兼添比較客情疑畏深念本司趨辦朝廷課額惟客販流通爲第一事用敢不避斧誅存此稟審欲乞台慈煥照元牒將三歲鈔數參定責令支買官招誘旋招旋申兩月一見總數以防虧折所有本司

月申省所竟將本監申到數逐月細申上下簡便國
家幸甚

申起蓋監水步屋狀

後臨官河鑿渠一十五丈引官河水
之私而 以水門以便鹽船交卸內七丈八尺

晴雨

卸鹽外七丈二尺猶在露天去

處於脩教錢內造屋於一十間將以八月十二日立
木分司七提幹謂日不利止之因猶至今以脩教錢
申本司計帳無敢陳乞屋木見頓空教過梅月必關
令約計瓦獲板灰工食等費尚五千貫獲會欲乞台

判於修教錢

蓋以終前工使水門之內兩岸

皆屋船鹽鹽交卸無致停積以妨指運公私便甚

申揚揚舉新到任求利便狀

庚申夏楊
提舉口項

照對今月初五日申時伏觀書表司批提南奉台旨

發回啓劄令別具本職合商確事件民間緊切利病

并履歷腳色一本繳申者右共領次拜手敬誦有以

仰見先生略去虛文講求實政一意爲民之盛心欣

快不知舞手若以本職言則尉者尉也義取除殘

慰安良民今殘靈者反借以爲毒民之具失職甚矣

未暇言也姑以職之關於使墨者言之則巡捉私茶

撫署是已奈弊皆非事產惟巡盜爲管內第一事然
此事亦何忍易言哉昔去歲初到官有弓手於鄉落
捕下私鹽僅兩包飛申之狀甫投追解之帖踵至專
人絡繹誅求百端解者被留審對數日其始甚訝捕
盜乃其本職何反被擾至此既而詢之乃知巡盜有
曆旬一繳申掌案之吏視爲利源無益而轉曆其費
少有賄而申解其費多其錢悉出鴿保又因而勒令犯
人虛攤轉注此事爲鄉民之害久矣未幾前政吳舉
孫左司建臺首以爲苦即荷除去盡聲明於捕
者當聽申解訖事即放犯者隨時決遣盜絕

公私稱決如獲更生但竊內一項該訊犯人船隻物
件盡給捕人每捕鹽一斤給賞錢二百文賞不爲不
重而巨販連艘終不可捕徒使步販貧民犯罪日積
兼之捕到私鹽係朝廷令項發賣客入本錢截留榨
貨務不到本司前項賞錢無所從出使本司那移別
錢白陪充賞後不可繼雖孫左司亦自悔之特以賜
交既立信賞不可身自中變姑遲留以待更新之政
其謂巡尉司職在捕盜前此及使以捕盜被擾者固
非矣捕盜既其所職今復重賞以酬之亦幾於過恩
矣船給捕人之說可以因而斤給二百之賞不可以

不華也况亭民良善官價甚微納官定額之外私罰所以償本其勢決所不免而私販之大者千百爲計出沒江湖必有盜賊之雄率未易獲私販之小者錢兩謀利苟免飽之此皆貧困之極亦有可念東坡有言無斷犯鹽人未嘗不執筆流涕又言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爲衰止大抵上專具刑罪受其害勢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盡禁但非職於捕鹽者所當借言耳非之僭言及此也位已甚而又有出位之甚者欲嘿不預願言不通金提舉例外創行轉運所在州縣

鄉村遍行數賣袋鹽黃卒船稍遞遞偷減說劉正之手此官司元給斤兩已折大半而都保不獨仍拘元價又復高價數扣鄉民縣吏不獨督促價錢又以糜費增數都保淹死歲月展轉誅求官司益袋發泄幾何關關被擾無一免者縱使鹽鈔雍積如前有如此弊猶當痛革矧自年來客商輻輳鈔常有餘鹽常不足乃使鈔客淹滯無鹽支付反以袋鹽揮賣鄉落此何理哉此何理哉嘗聞胥吏鄙俚之言乃請教賣多得貫百之利不知因爲朝廷巧幹貫百之利反爲朝廷陰失錢旬內一道八郡百萬生靈之心孰得孰

失孰利孰善耶鄉民之所最苦者役也役戶之所最利者義役也常平使者職在振舉扶持主張猶恐不至頃者柄國非人以利滅義視羨餘之多寡爲官吏之才否時則以私昵之人厚庾臺之節舉管內義役米類以闕役而私自收米爲名盡從而拘有之甚者破壞其家產獻羨之數百雖藉是苟充而義役之規約悉緣是廢壞不惟鄉落之民愁嘆滿野與夫爭糾敗壞風俗而官司文移因無隅保無所責付亦煩擾甚矣夫義被民力所自結非官司授田使之結也義役縱闕田猶民之田非官司所當奪而有之也且民

戶雖曰闕役而義役在今官司奪其役米而義役之掌掌官府民之父母縱不能救其義事之闕反利其闕而忍於絕亡之又果何以爲心者耶凡此二者皆使臺重事非其之所宜言獨以今來指揮令具及民間緊切利病其愚心無知竊意民間利病關係使臺無緊切於此二者併敢冒昧以聞區區欲詢台慈詳察或更別訪人言如某所陳非妄即賜明斷立見施行以一快百姓拭目維新之望公道幸甚

申陳得舉到任求利便劄狀

辛酉夏陳從舉名孝祖

某昨循舊比偕具聲劄迎候前茅恭準指揮却而不

受止令親書利便劄子一封繳納出身脚色一本有
以仰見黑虛務實爰詢民瘼之意爲之喜極踴躍
竊謂今世之所最病者虛文也啓劄何爲卻之誠是
小官之所最喜言於上位者利便也而利害常相倚
伏今日害民之事多矣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
始其尚敢復以利便言乎亦姑以害民之要者代之
哀籲耳大抵官冗則吏多吏多則民因此事曉然不
行智者而後知也華亭上五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
而共置一買納官於華亭以總出納之權他無及員
也其後爲人擇官增買納官爲二託名曰東西步各場

監見存實有一鹽倉共一水步而止何嘗有東西之
分哉又鹽者買納官打袋者亦買納官今有支鹽覓
謂刺負別坐並譬名曰隔秤何嘗因買納官多打而
隔秤者曾與減其斤兩哉兩買納一吏鹽三衙鼎立
吏卒動以百數亭戶已不勝登食之苦未幾復創分
司一員合三衙爲四而吏卒之數至於盈千以故亭
民之富者貧貧者流民無所措手足而鹽課亦因以
陷折其開慶元年冬被檄親行其地爲之心酸淚墮
即嘗不顧利害不恤仇怨具以其實申聞使臺乞將
分司廳省罷旋蒙前政倉使孫左司遍加案訪知其所

陳非虛繼申朝省住免分司止留買納官一員而加以提督之名方提督辟官未到間又嘗差差權買納官兩月凡分司流弊之猶存者又一一者覈以聞悉蒙次第施行板木塞源擾民之根一洗民始還業迺復其舊至今官吏人戶皆能言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問而知其無一語妄也似聞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官到任之久分司吏卒又復黃緣而歸之分司之名雖除而分司之弊漸作濱海之民已有蹙頞頗相告者前日侍坐於先生乃忽聞東西步各分買納任責之說先生豈以其步真有東西乎豈真謂買納方新未有以

利病之詳上徹崇聽者乎一步而置兩官初無可分之地兩官而督五場徒開煩擾之端今日一提督已成前日一分司提督更分爲二是分司不惟不省而反增之也縱今日選辟得人禁防有法不至害民他日繼之者先生能保之乎正恐日久弊深小民無所歸咎必曰增官擾民自其任提舉始可不爲先生惜哉此所謂舉害民之要者言之其他千條萬緒胥此焉出不足一一爲先生道也夫監司新政方議便民而塵埃底僚輒進狂瞽亦幾於不識忌諱矣抑又有不識忌諱之甚者既欲特達之知欲嘿不忍敢併言

之蓋聞國家之利莫大於權鹽權鹽之法莫嚴於私
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揆之
事實乃有不合者某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即
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
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
深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百文舊會實則不過
十二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色之取辦在鹽每
二斤方納得一斤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錢錢果
盡入亭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司糜費王張一非其
人反陪錢納鹽矣方今薪米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

生而可使白納及陪錢納哉亦曰倚靡餘之私賣以
煎納官之正鹽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鹽
私禁苟嚴則官鹽無本可煎雖捷之至死而無益况
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輸官以
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充本者也然則豈因禁
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
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
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賣鹽者也然則禁之嚴
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
大防而內存寬

怒者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斟酌其宜而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爲下之人計也私禁當嚴萬口一辭而某獨以爲當寬又身具巡鹽之銜而口陳寬禁之請律之以法罪當萬坐然其老矣一毫無求於世苟一日可有救民之便則一日必陳救民之言儻遇知己而不言其則有罪惟先生哀其狂愚而卒救之不然雖斧鉞之誅不敢辭某昨在前政亦因垂訪曾條具事宜兩紙雖未必有切於今日恐或可爲考究始末之一助錄本併申

第二任浙西提舉司帳管

赴兩浙鹽事司稟議狀

癸亥二月
運司李緯

伏準使檄趣詣崇臺俾條具措事之目有三曰復祖

額曰卹亭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恤

亭丁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方今聖朝之革弊一新

崇臺之講究已熟某舊司存一底僚方乞隨司解任

顧何足以禪末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於斯三者

之中願以卹亭丁爲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爲名夫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古今決然不易之通理方

乾溥時世無貪官鹽場官又皆小使臣爲之畏法令

甚於畏鬼神蓋以本錢與民交易無一毫侵換而本錢之會價方高蓋本如柴薪食用之類皆藏農人一歲一收利亭民無一日不收利人情所在誰不樂為時則亭戶自謀衣食而鹽日多至今號祖額自嘉定後提峯官以出剩充苞苴場鹽官以勢要得辟闕次第推剝時事亦變會價日減物價日增人戶無所償本徒鞭撻以強其輸官遂羣起而喧訴時則亭民與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虧又其久也消弱不能復訴逃亡大半存者益苦而為官者不訊其顛末徒責以吏文凡官司所斷之罪名正窮民無告之苦事時則亭

民前日所恃謀衣食者適為子孫禍而祖額二字遂為胥吏禍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先卸根本豈可更責近効而首言復祖額哉嘗竊擬今日解亭丁之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二曰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三曰擇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四曰定散本之法以免滅寇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六曰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何謂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夫鹽司之所積無非鹽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萬緡除黃姚一場端入大海收租買鹽無戶可招其餘場分專遣一官出

榜堆錢招其復業使之葺廬舍具器用顧丁夫盡以予之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足又籩宛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退一錢諸項並於數內尅退使錢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以了納鹽糜費主張一非其人亭戶反陪錢納鹽矣豈可更取贏餘今浙西亭戶盡住深僻蘆蕩沙地交鹽付梢工納鹽有梢耗鹽有漕折鹽有斛面鹽有罰杖鹽展轉虛耗二斤方了一斤納數其弊皆始於利出剩若不取出剩而一

斤各得一斤錢則人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自復所謂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吏多吏多則民擾此事曉然有不待言而小官分監司之權其孰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負縣市置買納官支鹽官各一負而提舉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爲人擇官添兩買納添分司廳方併省分司升買納爲提督又分提督爲兩檢察十舉九牧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或提舉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負不許干預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

而自後何謂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尅舊來監官各自
散錢久而侵漁入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
常例當面點名照散轉背仍湊雜支間有豪民掩爲
已有今合選清強官借寺院夫單車到場次第轉送
不帶本廳一吏一卒所委官既免吏卒常例場監官
吏豪民等弊亦可搜訪革絕又須不待納鹽而後還
錢預於三兩月前頓數借本實得錢若干方實納鹽
若干後次散錢到場逐一體問明白場鹽有所憚而
不敢私尅則民得實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擇
監臨之官以善催趨夫場官之所職者催煎也催之

有理其出無窮其要在預給工本趁晴速催有雨輒
止不加鞭撻奈何精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施行全不
中節展再適以肥吏况權攝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
給其志何在而能爲公今若選委廉能官負許以便
宜從事切近講求隨宜興復本司厚加廩祿更牒各
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
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典賣慮
其無根着而輕轉徙也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
而草蕩麥地坐落停場者亦歸豪右間有上戶以佃
紹爲名初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

歸還各委場官任責有不伏者申上施行則民有常
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凡此皆非某書生臆度之空
談也開慶己未冬蒙前政孫提奉檄往諸場問民疾
苦次年春除去分司又檄權華亭買納嘗按本塞源
一去其害民之事凡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
欠官司錢盡蠲之一時逃戶爲之復業雖僅及半年
孫提奉遽易憲節而是年鹽額亦爲近十年之冠祖
額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常年皆及七萬獨是年八萬
三千袋有奇若孫提奉終任或再任安知祖額之不
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某所

得之親見者故區區願以卹其下爲意而未欲以復
祖額爲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趣辨於其下以愈
耗根本者固不若專卹亭丁而使祖額之漸自復也
若均支發一項則非某所敢輕議浙鹽之比淮鹽恐
多淺河狹港般剝之費博盡下情量賜斟酌使鈔法
流通則公私幸其若近年增拘浙西鈔戶袋戶無絲
毫得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停留而苦
拘鈔鈔戶若耗何以善後亭丁者鹽之所從出鈔戶
者鹽之所從出納往復皆利源所關則亦皆不可
以不察某僭越盡言無任俯伏俟威命之至

繳還兩浙辟鹽事幹官省劄狀

伏準使命付下省劄辟差某充提領措置兩浙鹽事
司幹辦公事者照得効功尺寸正儒生之本心得祿
升斗亦人情之至願當司存更革百指窮途之日蒙
甄陶造就一朝辟刻之榮可謂竒逢誰不樂就念某
素羸多疾薄命易災久當憂瘁之餘忽有風邪之感
水滲不入脉息將沉曾蒙差下良醫已是灼見真病
既而衆疾又復交攻臟毒不發者僅年今幾直瀉胸
氣嘗得於前歲此更作疼已知無望於生全豈堪復
任於驅使欲望仁慈之垂憫亟將威命以收回況斯

東窠已有正負無煩冗食縱大幙研欲兼衆議別昇
時髦所有省劄委是無緣祇受謹用繳申息到

辭兩浙鹽事司李運使劄狀

仰侍賢明怡陳忠赤竊謂天下好事一入手便當勇
爲若逢疑苟且架漏歲月則世運事往身名俱厚負
平生矣近者朝廷更革鹽事選擇而任先生此先生
力行好事之一機也如除倉場出刺如還亭下宿逋
如散鹽司之積以招集流亡皆當力請於朝而行之
請於朝而不行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今乃不
然上不過奉行省所之吏積下不過祖襲倉司之古

本九片言隻字皆窮民之所厭聞傍觀之所竊笑前
日所以致鹽事之虧壞者也是而求復祖額是却
行而求前也將何以稱朝廷選任之意耶且所謂祖
額者乾淳時鹽課也然必有乾淳之吏治而後有乾
淳之鹽課先生自視今日所行與乾淳何若又試體
閩浙東西諸場之丁夫與乾淳多寡又何若去歲陳
提峯在浙西力任安吉州荒政去鹽場甚遠未嘗施
以虐也而積弊督責到今已極有浦東場上戶姓朱
姓增迫於期限自經滿瀆者尚二人其餘下戶鶉衣
鷄刑流離餓莩者滿東西浙皆是也亦嘗有以告先

生者否乎顛末之不訊利害之不講寧之不乾淳而
獨求鹽事之乾淳司存一筆兩筆管下千株萬株地
位迥隔於風雨哀號不接於耳目故雖以先生之仁
賢亦安然行之而不暇問先生自作邑作郡以來至
今已積年賢譽幸而蒙朝廷選任又幸而得力行好
事之機乃直苟且架漏如此此其所以私憂過計甚
為先生痛惜冒昧一鳴而去惟先生察其愚忠而亟
圖之



ESTABLISHED NATIONAL CENTERS LIBRARY FOUNDED 1957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三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上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

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申禁絕濕米等條蓋然
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閩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
早二申明一曰倉敷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
良艱隨時常有活法本倉擬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
於嘉定以敷眼計前後共七十有六今類毀不存者

十有四楨而未修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教見空
可備收米總四教耳四教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
見椿未滿之教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
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
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
江西經四十餘處沙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
達京口日久費重綱更多雜濕惡則是交收爲此淮
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今又聞見米色
或稍異向來浙米尤易於暄炒則是支發爲難嘗考
轉般倉之名本爲閩津處停米易舟而設國朝以淮

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
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
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
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既倉
教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
正欲廣積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
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却乘此倉之餘閑
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教以待今秋
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
使倉壞而不申奉米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

在不政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提刑司乞浚甘露港狀

照對國事以軍餉為急軍餉以漕運為急古人欲貫串河渠至有鑿平地三百餘里我藝祖最愛惜民力猶首置斗門於五丈河良以大計所關雖勞費有不憚尔今京口轉般倉實依大江而立一水環其前後前引上河頭以南致浙右之米後出甘露港以北餽兩淮之軍通徹無礙措置曲盡養兵百萬不費一夫楫力也近年來甘露港日就乾涸一月間惟兩大汛潮僅及之舟楫不通糧運中痞問其弊源皆曰

自往歲郡將拆去甘露閘板始夫智者謀餉變陸為水今反堙之寸步千里何哉或者之弗思耶某嘗謂此港之不可不浚其事有十轉般倉今所交者江西米每米一擔自港外步船至倉在錢五百是一網所費白增數千貫網梢如之何不愈侵盜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一也無港泊舟往往浪蕩焦山之阿候潮旋艤艱難萬狀港若開通則舳艫相銜徑入城市其至如歸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二也候潮艤舟既待風色隔沙步卸能復幾何若徑近倉朝交卸而文絕矣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三也退泊不暨舟閣硬

沙或近斗岸爲風濤所撞若纜爲他舟所絕往往損
破矣米皆由無所稍泊之故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
四也米舟急於稍泊每大迅輒數舟占港共作一堤
截水旋雇小舟剝淺作堤之費三千貫剝淺之費不
預焉舟之急欲得港若此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五
也兩淮諸司支請軍食其步卸出江而去重費又淹
與綱戶之來入倉者同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六也
米舡近倉檢柅亦易今在僻遠恣雜濕惡是此港之
不可不浚者七也南北之舟皆泊倉岸或遇對利徑
可就舟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八也脫有緩急軍糧

豈宜少滯國朝聞救此事正當講明是此港之不可
不浚者九也不獨轉般倉爲然大軍北倉正與轉般
倉夾河而立南倉亦由此河而北此河通則凡裝運
皆便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十也至若京口爲淮浙
之要衝舟楫苟使百貨可以駢集甘露實京口之主
山港豚苟通臺郡皆有關係兼此邦地仰易芻蕘酒
苟有闕以時其啓閉農田之利益尤多此又軍餉外
無窮之便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越實以目擊
本倉交卸支運兩極其難到任數日即親歷其地見
大江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最西曰京口閘總領所

見於此支運河流亦淺頗費搬券其二曰海鯨河甚
淺是係江西綱作堤截大迅潮以剝米其三曰鱈魚
港尤淺亦江西綱乘大迅潮隱舟此地隔塘搬米以
上詢之故老皆吳尚書任內所嘗開浚日久漸湮其
四則今來所指之甘露港實居四港之最東在北固
山甘露寺下北固山純土如粉獨其北峭石壁立竒
拔竦人蓋游觀者所不見豈北固之所以得名歟石
之下為田田之外為港自利涉門外遠土城而西入
倉約二里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最外為舊石閘之基
風濤所不及令居民橋其上稍深折而西為舊木閘

之基今綱戶乘大迅用椿蘆截水其地又漸入見港
漸狹蓋若民時采其傍然古岸尤存甚闊也自嘉定
間史待制名彌堅嘗浚治今五十年初本不至壅塞
自發閘十年渾水漸入舟始澁而不通某竊意他港
必未暇浚莫若先浚甘露港石閘亦未易復莫若且
改置外閘為木閘如此則易害為利當盡如前項所
陳不然湮且日甚害亦不止如目前所見而已也區
區欲望台慈詳酌其可特賜申明朝省乞從行下所
屬作急開浚修復國事幸甚

再申提刑司乞移還甘露閘狀

昭對京口居淮浙之衝故轉般倉非京口不可立甘
露港又居京口貫通淮浙之衝故轉般軍糧非甘露
港不能快而此港淺澁不通止因廢閘近已親行相
視條具事宜乞申明行下浚港復閘外今再尋訪到
舊閘石材係發運司昨因此閘之廢移置栲栳上閘
見存此可謂廢有益事無益矣今謹詳具兩閘廢置
緣法對川下頌

一此閘石材舊爲甘露港外閘甘露港者甘露寺下
引注大江貫注鎮江府城中直達上河南至今
行在所者也江水長潮來動渾濁退則靜緩澄

而成淤每一潮入上河積淤率一葉之厚不數
年河湮矣故須外閘閉住不容長潮之入必上
河旱涸不得已方開板入之江皆淡水儘可溉
田若綱運出入則隨開隨閉曾不移刻由此而
論甘露港口不可無閘閘不可不用石使之堅
壯可以捍潮昭然甚明

一此閘石材近歲移作栲栳上閘栲栳云者義取灣
曲日於水利車餉兩皆無礙蓋鎮江城外可五
六里有閘名京口閘鎮江城內轉般倉東北隅
又有閘爲則水閘京口閘在外以限江水之入

則水閘在內以制河水之出彼此相胥二閘已
備前人之措置密矣今發運司又於元置則水
閘之東稍折而南約百步外作閘名栲栳上閘
此既不預州縣水利事及訪問無端添閘之目
則發運司每發米到倉恐其出卸不盡到即
置上閘之內候差人檢空方開開放行若意果
出此不幾甚愚而多事也哉網梢若欲偷米當
在中塗米既到倉交量豈復截去必欲檢空誰
敢先走緞防其走置柵已足漢人橫木渡水曰
權至今場務蓬蓬無不用之華亭大邑四絕水

中惟恃八柵下水上城郭盜賊之強梁商販之
狡黠未聞有不待啓鑰而越禁者折柵墮圍強
夫瞿瞿豈官如載官米而獨須石閘以防之乎
敷天之下自古及今開置閘以防水矣未聞置
閘以防人也由此而論則此閘之不必置雖置
閘不必石亦昭然甚明

右某元申未見甘露港廢閘石材去着乞且權置木
閘蓋慮石閘費大難猝歲也今既考見有用之閘見
移置無用之地乞賜更加裁酌或與併申朝省行下
所屬除開浚外仍速移甘露閘舊石復還甘露港舊

聞其於軍餉大事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昭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與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與利之事二如修教如開港昨已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憂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采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聚來自景定二年

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盪梁東豈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智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更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來某竊嘗疑之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淡之日祖父時有

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
查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
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棄除自然之理本
無足恠然渾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
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
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
而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奈何某到
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使牒從申
於本倉收去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
但念轉般名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

壞而避嫌不爲一言於心何安區區欲望台慈
自建營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箇匣庶使
倉場不至重困爲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
忠厚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
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
久蠶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爲不當但兩載以來
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因救少米多宿
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蠶經及
三歲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

條理豁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備所謂專攢不
過破皂衫窮漢所謂糾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
亦為能自言方一禍責及身惟有自經溝瀆官
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欲望台慈
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由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癸亥冬權當
趙菊坡任

照對本倉乃軍餉緊要之司期限既不可稽違本司
非刑獄追會之事簡匣又不可輕遣某檢照近準使
急發下文字動踰旬日方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
傳以致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兩隻責令遞兵等一

傳報轉般倉分司常行文于提刑司報應及時不致
擅事者可行乞賜台知送案刑造遞發施行

申提刑司辨繳所款追治本倉狀

伏準使牒備準案咨備據准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
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
淨為難自端措勤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來取運
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
斗綱稍皆非善良禁嚴倉斗本司之事禁嚴綱稍總
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
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潔米經

綱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始萬一闕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指勒則罪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戒剋盜米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一經水盪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蠶欠未節自有成例所不待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再欲追人狀

準使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施行淮東總領所詳申

廷乞明賜劄下鎮江轉般倉如遇本所取運公同運米到來即仰從公速與交量仍從船戶自行斛槩併照京倉交受運司公田米例每綱定要三日交收斗絕或有欠折即從本倉徑行拘收押綱船梢任責隨即監納了足毋致牴牾如或本倉官吏專斗生事即照已準指揮追人究實具申朝廷施行都省照得省倉下界交納兩郡公田米每日不下壹萬餘石兼有出剩米反責選綱吏轉般倉當體此奉行合議行下除已劄付鎮江府轉般倉遵照今來劄下事理施行或稍有阻滯乞覓等事斷是追究外劄本司密切關

防具申令承本司牒其嚴切關防如運到祖米即令
本倉從公速與交量其竊詳交量之遲速全係米色
之好惡米若乾淨隨到隨收日交萬石儘可遵守萬
一關防不周網稍作弊米一有濕則決不容不曬米
一有雜則決不容不篩自然擔閣工夫豈可槩言措
勒今來總所申明固是仰體朝廷之意期於速辦公
米但恐網吏船戶不能仰體總所之意反借此脅持
倉官兼官司各有部屬轉般倉自係提刑司提領今
詳牒內備坐總所申請稱如或本倉官吏生事即照
已準指揮追人則是取運官司徑可追治交量官吏

米有濕惡誰復敢爭况轉般倉係朝廷之倉本司
過同提領同之一字尋無二上權在朝廷也所
司自提領以來非準省劄米嘗自有施行今若他司
徑追本倉官吏則於事理亦恐更合斟酌未委此項
旨揮元係如何行下所合具申使臺乞賜詳酌或與
申審的實以憑遵守

四申提刑司備總所委監倉穀事例錢狀

伏準使牒委令總所網吏周嵩等供攤轉般倉穀取
受交米事例錢一十萬六千餘貫十七界官會事其
拖照此事係屬前政不知首尾遂牒本倉及據回申

認數不對深疑倉穀納有隱情繼即喚上元堦網過
付人劉七胡七楊六徐百一等與倉衆對證據供除
網走自產市戶般擔入倉雜費外於元攤十萬六千
餘貫之數諸項實付節次其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
六貫一照得此錢若一旦驟總成數舉本倉而言之
止如所供數已非少若以人情之實具事勢之漸而言
之則經三年之久踰一二百家之衆小人隨得隨用
當時不過以了口食今去之年歲乃欲追理還官恐
非簡徑易行之事縱使一一可追亦何能少裨綱吏
元欠之多豈綱吏姑借此以少延監督耶若謂今來
所認未必盡實則供攤詞主本司見準朝廷追呼候
其出官併就使臺取問未晚

回中再據總所欲監錢狀

準本司牒備陳省劄施行總所申各網船戶通攤
轉般倉專斗等取受錢事牒某速與區處某照得近
年使謀令契勘總所網稍通攤倉衆取受市例錢已
即契勘回申訖今準使牒備省劄坐總所元申行下
與先來已契勘事理一同再奉台判令某區處速申
區處二字在某何敢僣越使其謂此錢不當監理歟
則幾於劾凡護局行道之人亦知鄙笑某方念本司

提領以來失於立定程式以致今日船梢倉斗相與紛紛已連具申明及嚴行禁戢期絕方來之弊豈敢今日反先自取縱容之嫌使某謂此錢可以監理歟則倉衆皆是百姓執役正圖口食撥斛者得撥斛之錢用款者得用款之錢數籌抄轉者得數籌抄轉之錢情原交加事固難募若以為賊則犇牛呂城脚船脚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比之可誅矣况數路百家事經年歲當時未必能了口食今日豈復可以進理若以抵欠是徒誤官某切詳此事三歎 聖朝立公忠厚纖悉備具在士大夫奉行如何爾綱梢將運

米先支水脚綱梢已運米又與豁耗米設不幸厘水損壞船隻亦與從公理當此朝廷清明從公行此三者綱欠之事思過半矣今來運米者總所之吏欠米者總所之吏利害怵惕莫知措手徒幸官負之更易遷其首尾而不言不陳理豁之事反為攤賴之詞徒冀遷延少寬追逮此亦何足與區處者區區之見如此所合回申取日使臺裁酌施行

回申提刑司備省劄令為總所監錢狀

甲子春李與刑

準使牒備準省劄行下據總領所申乞監轉般倉衆納還元受過綱梢交米錢事某屬在使令所合遵稟

惟謹但官司監錢須得詞主出官指定過付人與受
知人三面對定責狀方可監理今攤錢之人見係本
司準朝省追解想已到司乞賜就問的實却與從公
區處在某無緣可以憑空監錢須至供申者

申乞給散倉衆事例錢狀

照會其近準使牒契勘總所綱吏攤賴倉衆受過交
米事例錢某因念今後總所取到公田米在本司有
當預爲區處者蓋倉衆無非百姓執役正圖口食必
有以立其贍養之方然後可以絕其乞取之弊近聞
倉官已曾申明未準行下所合申審取自指揮施行

再申事例錢狀

照對轉般倉莫善於本司之提領亦莫難於本司之提
領此倉元屬總所然總所支米者也久而不能無移兌
之弊繼屬發運司然發運司采米者也久而不能無通
融之弊本司所持者三尺法米之收不自我米之支亦
不自我一以至公檢稅弊倖提領轉般倉忱莫善於本
司矣然弊幸豈易檢稅者哉運米者船梢交米者倉斗
皆游手謀食世所指爲無賴之人有以贍養之尚不能
防其私自乞取無厭之弊况贍養之未必能給者乎倉
之屬總所其事已久不可復知契勘發運司提領之

時每日運米一綱計一萬石每綱給錢七百五十貫
船梢又以水脚錢雇其般量亦同官錢之數兩項共
計一千五百貫以俵倉衆交量掃撥抄轉數事者凡
數百人自屬本司此錢無所從來本司祇領之初又
失於講求子細倉衆無以贍養遂於前日發運司之
例私自受錢於江西吏之手未幾總領所鎮江節制
司各取運江西米倉衆又仰給於兩司押綱綱頭之
手衣食消於當年禍患發於今日總所吏人恐欠折
之及身則責知戶攤賴之詞致申朝省以擬綱欠鎮
江節制司止督綱戶納欠則前日以錢交米者間有

兇暴計出無聊私自取償甚至攔截倉庫行兇搶取
家計食饌紛紛若此提領謂何豈非甚難之事哉往
事姑未暇言新米若何處分今省劄催督已經三月
總所取運須有到倉將使倉衆家食而官幹不受分
文俸倩歟不獨世無此理彼皆嗷嗷待哺之窮民何
辭以禁之將使船戶出錢以交米歟不獨彼無此錢
是又開其計囑容私之門何策以防之拖照本倉所
準行下明該每石帶米二升五合爲運米到倉折費
朝省洞燭幽隱贍養倉衆必於此在條具纖悉區處
明白使下之人有所遵守實受委官司之事無稍之

脚若干各量地里倉衆之分俵若干各隨局分不獨
小人各得其養實仁人之用心而程式既定弊倖可
革以善靈餉以省刑罰亦智者之事也不然則運米
將到明文未下倉衆或仍前接雇倩事例而細稍指
爲乞取以論訴或細稍白令交量倉衆無以贍養各
自逃散致搭閣官米皆不免爲本司之累所合乘其
米之未至速賜區區施行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略謂轉
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制以新倉收熟米凡倉之事

並合一新乞賜備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
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教去年元申時尚有二十一教
宿米自後節次支發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
十四教有米搭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畫數科撥
令教眼空淨一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準省劄同提領
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
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
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羅鎮江府諸
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
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
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
內除淮東總所認椿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
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
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椿積經
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
糊塗不曾逐教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
領之日既以手擢手運手母一家間有耗折不

及三釐者例欲援豁以爲贏餘不與計見分曉
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鞭長
不及焉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
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
絕合與逐教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
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清徹之後
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教支絕即時申有
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交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款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
教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閣檻地板之木及

粟碎爛版在地者照得倉教若有地板既可免
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買觀礮此事於
倉教最爲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折船板
出賣若就買鋪礮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
此項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
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礮
木植雖已不可爲柱若弃短取長解開爲板亦
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
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

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踈虞訪問老吏
舊來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
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
名防護巡緝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
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
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
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檣閣數月
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踰牆而入是守宿斗
級等警覺發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
之此豈細事今來欲望速申乞從久例仍劄都

統司差撥巡警無絕後慮

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洪達淮通
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
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
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棧閘自此甘露港
愈塞制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
又舡隻無所泊泊屢爲風濤損壞其去夏到官
首陳十說嘗蒙本司申省劄下所屬開浚而本
府舊官拖控不行某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
申明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

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無恙泊船之故
兼盜賊跨越窺覷亦正因港塞無水合不檢照
某前此兩申併爲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
多朝廷爲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科撥
則所屬官司決無不統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
施行

申乞支米須給省劄狀

照得本倉久例必有省劄方可支米近來已有只據
總所轉劄雖是所付本倉省劄偶然未到但恐因循
不到將來本倉無憑出豁或倉官未見省劄不敢擅

吏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割
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于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糧米並將本倉照例
與科節同時發下或總所轉割極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劄陞差提領所幹官狀甲

壬五月

今月一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劄一道備本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其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毒空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矣朝之所
行者重於故作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

吏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割
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于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糧米並將本倉照例
與科節同時發下或總所轉割極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劄陞差提領所幹官狀甲

壬五月

今月一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劄一道備本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其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毒空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矣朝之所
行者重於故作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

者聖君之至仁而其惴惴之私則謂公朝已從申則
宜別差官未差官而暫以其承乏則宜且屬本司然
此猶以一身之誼言之也抑猶有公事之利害在遽
言之則爲僭終不言則爲隱僭之罪止於一身而隱
之弊關乎軍國敢席藁待罪而言之竊許公事之利
害有三其一曰本司仍同提領而分司仍屬本司同
此倉可保其無弊其二曰本司不同提領而分司仍
自差官則弊在十年之後其三曰鎮江自置同提領
而就以其提刑司舊屬官爲之則弊在目前嘗改本
倉初屬總領所繼屬發運司皆以干預出納久而不

能無弊逮至改屬提刑司始以風憲之權隔手以防
出納通變至此而已極檢扼至此而已精所未便者
獨有相去隔萬之患尚如本司元申之說然使分委
得人常能以使長之心爲心則隔千里可同對面處
僻遠如其親臨則亦何遙領之足慮且遙領之弊不
過不能盡革倉吏之奸耳正使司存切近更奸亦焉
能盡革而司存不預出納本司清淨無弊則遙領之
爲利也大矣其所謂可保其無弊者此也其或不隸
本司而別差資望已重之官則官稱屬於省所職事
可以專達寄司之地非不一時改容以相禮切近之

倉非不一時懷息以聽命然日引月長人情好大監
司既不得而檢視朝省又未免於嚙遠吏祿簿書之
費萬一有取於倉教毫髮之贏則流弊難防初意浸
失其所謂弊在十年之後者此也其山林鄙人率而
信直口尚不會問家事身亦安能防吏奸承乏此來
偶逃曠敗正以仰藉本司之威重不過奉行本司之
文書豈非畏狐正畏虎耳今若使其一旦自以同提
領爲稱則向也以監司而同提領今也以監司同提
官而同提領向也近屬於監司今猶易於上達今
也遠屬於朝省申請不可以立應其將以重之適以

輕之矣且其屬本司也倉官有舉有刺今選人而同
提領舉刺其將安屬乎其屬本司也分司有史有祿
今小官自爲司存吏祿其將安仰乎兼本司之同提
領也不惟督倉場亦且督綱運倉場雖在鎮江而綱
運遠自吳門此事又將誰屬曾謂九品青衫之交接
而可動吳門之會府乎力小任重運棹無策其所謂
弊在目前者此也區區欲望台慈特賜備申乞從公
朝就其行略加裁酌必欲稍重其權或許容本司
選辟京官一員爲分司提管則上不失公朝重於改
作之至仁下不失本司期於得實之至忠庶於本倉

公私兩便其雖以僭越得罪萬萬不敢辭所有省割一道委實不敢祇受謹用繳納見到其無任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省控辭改差充官田所幹辦公事省割狀近者恭準省割備坐指揮以朝廷買公田正欲免和糴之擾而州縣准公租又反効和糴之擾急於革弊分遣幹官既令其兼管於三郡又令其條具於一日有以仰見聖朝勤恤民隱至深至切跡別弊源不極不止爲之感敷思奮詢訪屢日乃知三郡之規模已成公田之關係甚大其間尚有餘弊是以州縣不能

無復其弊若除其擾自息鎮江分司之官不自不義增創不必增創而創之反以滋他日之擾敢僭陳之夫人戶置田比近尚或不免欺弊官司置田諸郡豈能遽就條理朝廷知其然兩年以來日夜講究惟恐一事之未得其實則一毫之有擾於民然皆朝廷自察其隱微州縣未嘗明申其利害故今日見行之事雖已得其三而未及講行之事尚猶有其二如佃主則使之相離如苗稅則爲之理豁如磽瘠則諭之整換凡此三者皆朝廷今日之所見行惟是浙右之地濱江皆山如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循江而

東墾脉墜起地磽而多乾故鎮江江陰從來不在和
糴之數常州畝數雖與蘇秀略等而和糴則半之正
以其風俗兩稍愆期即種蕎麥荳粟不足充軍餉故
也去歲置田之初適值中夏缺雨某去歲六月十七
日被提刑司檄至金壇縣問獄事自洪塘堰無水至
縣五十二里尚多未種之田自六月被檄後至八月
二十日監浚犇牛河往來常州境上兩岸所見止種
荳麥則此等所買公田不能盡出租米可知矣州縣
若以實聞朝廷必為減放催其所有何至於擾害何
恐妨公租反為掩覆賢者雖受其訴旱之狀而不申

甚者至焚其訴旱之狀而不恤或不嘗種田而令納
租或本非種稻而令納米催而至擾其勢則然此州
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一也此事則
鎮江等三郡之所同又買公田本為軍糧例軍糧例
是糴米閩中閩曾準指揮就毗陵別撥一項解發行
在春糴為白州縣因而計其春所之數於本色發行
轉般倉供軍之米亦令每石增納一斗八升謂之折
糴是於元額幾十增其二矣夫不全熟而使之全納
既已甚難計納數而又復加二此豈可強催而至擾
亦勢使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

者二也此事則常州一郡之所獨今來若蒙朝宰勘
會前件速降指揮今後閭道水旱年分應有管官田
並照民田一體從寬減放不許強抑全納反將常州
一郡照諸郡體例止納元額糙米不許抑令折造則
為王民種官田納官租自然如期而足上下相安如
鄰側佃戶之於田業郎主矣州縣吏胥雖欲為擾豈
可得哉故某因答謂州縣之弊不在擾民而在於不
能達民隱今日之救弊但當達民隱而不當輕於置
分司民隱不達弊根未除州縣已擾又增分司其為
擾也不致多乎蓋自來諸司之文移法必經州縣百

姓生長之凡聞亦惟知有州縣昔唐明皇御樓觀者
填隘能止之者惟一縣丞我 真宗東封百姓雜選
能揮之者惟一縣尉夫以百官六軍之所不能過而
丞尉能過之事不經州縣事其有可行者乎既而免
經州縣而又創分司以督州縣則分列曹案不過陰
受計囑以寬期限分遣走卒不過公肆誅求以為展
弄豈徒無益害且益甚議者乃以九江茶鹽分司為
比不知茶鹽之有分司不過坐守一津以待四方商
賈之自至鎮江若創分司是將徧走三郡以趣諸莊
租米之必來茶鹽乃無日不生之利商賈時至常足

以給司存之費租米乃一歲一有之利百姓良苦尚
何以飽吏卒之欲鎮江若創分司三郡之莊官佃戶
自此無寧日而公田之利祇見其害矣某實不敢以
一身目前之計遂貽公事無窮之累所合具中乞賜
於察使公田之弊盡除而州縣之擾自絕米吾之米
不過聽司右者自爲收之實三郡莫大之遠須至具
申者

辭省劄備他官條具令遵守狀

照會某六月二十九日申時遞中某集省劄備坐董
提幹方提幹連銜條劃公用事件例某照應遵守某

照得此係各官各郡之事也鎮江等三郡非他郡比
但常華三郡公田之弊不當置鎮江分司之官已於
今月二十三日回申訖今來劄不事理於某無預所
合具申

辭省劄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得今月十二日元準省劄之初以未知各郡事體
容到各郡體訪至十五日脚氣發作不可親行遂加
採問見得三郡之事非他郡比但常華弊使人不自
與州縣相安不可劄官使州縣吏添分司播擾事關
民命難徇身謀已瀝血沈備見公積於今月二十三

日申發訖分來所準置司常州指揮蓋在其前件申
明未到之前所合具申尚書省乞賜指揮檢照某二
十三日所申事理施行所有此處三郡分司委贖創
置使其置於常州亦猶置於鎮江無益有損其弊則
一不敢不以實聞

辭省劄發下官田所鑄銅印及人吏狀

照對某七月初二日準省劄差人吏贖印記令某日
下置司管幹公田事某昨準元降指揮之初未知因
依所以未敢倉猝遽言繼後逐一體訪見得置田者
軍自是當今之良策買田得實安有難催之租米官

買田而租難情事惟必有當深察者矣以某所見鎮
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是松江一帶高堰磽
土所種多係喬麥莖粟當時被差之官不能仰體朝
廷英意據實申明又不與之斟酌地里土產據數收
買方且欺罔撿合虛張多數以高地而為良田以莖
麥而為租米以所產三斗五斗而為八斗一石去歲
旱乾三郡為甚恐妨公租又復掩覆甚至焚其訴旱
之狀五百紙而設長枷六具大榜州門以脅之他如
常州多種荳麥或紅尖小米其俗以白米為難得而
非白米不可以納官故州縣人吏置買之時勒令該

說白米白米者白色之米非舂白之米也自古及今
通天之下何嘗以舂白米散軍亦何嘗有以舂白米
納租耶爲之官者乃復以白色爲舂白抑令每石增
納折糙一斗八升又如丹陽縣至大之斗不過一百
三十合耳而已死之趙知縣乃一無賴不學之窮宗
室乘時射利賣弄百出遂繆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
展計省斗虛裝數目不顧無窮之害姑塞一時之責
夫忠實既不靠實早歎又不受訴而反增擾虛數以
取之催而至擾夫亦何怪爲今之計不過遵違民隱
掃除餘弊據其實有催之使納由省所而割州郡由

州縣而督莊官綱舉目張米司立辦奈何無一人肯
以實告直至上勤廟堂自爲體訪知其有擾方隨地
遣官取嚮使公朝非切切民隱明自達聰則州縣官
養成病根雖一旦潰裂而莫籍不知朝廷何負於士
大夫而士大夫之負國乃如此乎然某不佞竊謂知
其擾而革弊可也知其擾而創官不可也某每見天
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蓋縣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
訴之州州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訴之監司惟是分
司獨無忌憚惡少無藉視爲淵藪其始雖不過十數
輩公差之人其後終不免添至百數輩家人之屬此

學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州縣必不
相畏成羣鼓隊小人方可作威所隸既非一處所遣
又非一人枝節生開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
豈徒無益害又甚焉蓋深村僻港既非外州吏卒之
所識而外州吏卒亦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
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養膳私囊有一分之
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移掩救急不過此數事有必
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畏增分司以弊
之乎某已未冬作尉吳門孫提舉差訪鹽場利病親
見葦亭分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委運使領

兩浙鹽事之初首欲差某為分司某寧亂困旅邸三
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為分司之開山身自言之而
身自背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聖明已瀝血流先
具公牘乞賜明降指揮減放今後三課水旱及放免
常州一郡折造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訖今
差發下前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祇受因有前件續
聞之弊併用盡言以聞伏望公朝念買田供軍之本
善察貪官俗吏之蔽欺哀閭閻疾苦之莫伸送歸
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脉之幸某小吏僭越無任
皇懼俯伏薦葦待罪之至

辨提領所帖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對某七月初五日準提領田事所帖令某於常州
置分司某竊見此事但當革三郡公田之弊不可創
鎮江分司之官分司之官若創則公田之弊滋甚
使改置於常州亦猶創置於鎮江有損無益某等
等已詳利害兩申朝省其一發於六月二十三日其
二發於七月初二日如蒙矜察特見施行此兩廷之
至仁三郡之大幸如莫言微不能感戴惟有恭頌待
罪豈敢苟誤國事兼某每見天下之官無如分司之
擾亂慶元年冬魯中孫提舉乞申朝廷省罷華亭分

司去年春魯力辨季連使分司之妄今此提形司同
提領倉事悉管就倉亦名分司雖收支自有倉官奉
行不過文書又立乎會府之下總餉之則浮寄孤寓
少若一潭其猶恐日祈月長人情好太初意浸失流
弊難防亦魯於去年六月十三日申前上孫提刑言
分司係是後創合行省去之因今年五月二十六日
申今任季提刑言分司若許專達弊在十年之後其
人皆在其案皆存可問而知一語不妄豈有今日公
田之事路三郡八縣環千里之廣總一二百莊人戶
數千之衆奉承者過方此嗷嗷乃敢有欺弊不與陳

乞更革有疾苦不與據實聲訴反於壘進無據之地
明知其事之不可行乃創名分司身斃度卒為害民
之開山者乎自今日之事兩言可決米若易催何必
分司米若難催必有其故譬是盤病亦求其受病之
源而已分司豈能自達於人戶必經州縣分司豈能
自達於州縣必達更卒不救其病源而創分司此公
田之烏喙也伏望台慈備申公朝速賜寢免此察分
司之官豈特三郡之宰實國事之宰國脉之宰也其
一介小吏冒犯威尊無任僭越皇懼行罪之至
申提刑司乞批書離任狀

照對某七月初七日恭準省劄以其辭免公田奉

聖旨某道第發分宜謹斤聖朝寬大即賜矜

從某已於七月初八日早望闕謝恩訖某舊領之職
未委曾不差人改替在某於義合不候候交代先次
批書離任須至申者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仍舊任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司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
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從地鋪板
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字數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教任事者不肯計

料地板等費今來再造一十八教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冰凍難於用泥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可常常整漏然後板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雨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一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兩塊土之隙浸成牆頽棟撓之大迨某去夏役申請之時教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仆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

某因而訪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壕寨兼修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劄下委其再創此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爲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下九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職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咸淳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廩弊倖或倉斗故爲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

區勉仰一自具遵稟申某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
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
茂實一戶納癡梗米最爲嫩法一盪即壞見堆在廩
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
寶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幹人包
到久陳紅赤小米糠糲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
人探試賣弄爲幾路遠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
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糲碎夾雜最多朱莊官五
百餘石間有癡梗此兩項已與嚴監節擇交收及令
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訖自此區勉之後納戶

猶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節
隨即交納並無停滯某見今日日絕早率同官下倉
米到即時審交自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
指是米色果好倉斗安得強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
安得強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
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
官欲與缸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缸一斛出卸既
後致於米穢樣洞缸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蓆之
上以致艱難遲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
此諸莊轉湊則填塞攔關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

錢利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費
斛器米到頭卸以便措運外所合并申明會照會須
至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趨收數二曰措置倉款
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缸困於呂城一
垠之般利無絲而前也數日以來米缸擁併而倉中
亦尚欠米交收蓋米缸自葛湖繞出呂城垠西徑從
丹陽七里橋入河羣然而至而鎮江府所差彊壓兵
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缸亦各守資次動以

刀鎗相向無一缸敢先入也其困於司存之名分深
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遞未即
報應遂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鄭路發運壘陳
疏制各廳節級自倉東拷棹閘至汳河十里外抄尋
已到未得入閘米缸每莊各先放十缸入閘併將河
步釘界分爲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
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
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千五百九斗六升自今遇
晴更可日增則催趨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
倉款本倉元修六十二款皆已充滿續起十八款僅

有麗水列張四教是去冬築立墻脚可備目下應救
纔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
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北倉聞曾請借
教眼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某亦曾家
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劄下鎮江府踏逐有無
公私空閑屋宇亦未進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教則
可收一教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
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每隻不繼所
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八
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便得一日可有

二三萬石空教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
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湏至申者

申擬刑司自劾乞去狀

照對不能者止聖有明訓自劾去官古有成法粵從
世俗苟賤知爲身計而不知爲公家計龜勉竊祿因
循誤事直待執法之官彈擊乃去則事已無及所誤
多矣某謹自按其氣弱才疏力薄任重公租米舡隻
攤併轉般倉教眼充斥措置無策申明不早以致人
言沸騰朝省行不至謂訪聞實辭虛糜多量盜用此
事雖未見其分幹雖不預交收聖朝寬大錯止從

行下禁嚴不遠見之施行但盜之一字豈士大夫之所宜蒙此轉般倉關係軍餉甚大萬一官果爲盜其於虧誤國事天豈小小此而不汰如後患何區區欲望台慈體念國事之公毋卹屬吏之私特賜敷奏公朝及備申諫院御史甚速前某罷官或與鑄降爲小官誤事全無不共者之戒別選材能以辦轉般倉軍餉大計不勝國事之幸溥至自効申聞者

第四任行在點檢所檢察

申京尹洪尚書覆帖

某趨承日久感恩甚深所不敢頻造而疊瀆者退安

愚分爾今事有關於官府而言偶聞於道者雖計必崇聽之所已知然亦不敢不以告陛下之府住免應兌米局市井間歡聲如雷元價每斗二貫八百兩日間即減至二貫人莫不以爲此住免米局之效近兩日減又增至二貫六伯某聞之頗驚遂加詢訪皆云米局雖住而局吏仍點舡取樣因而陰用私計指約米鋪糶數米數稍多即排抑不容入糶仍如未嘗住局之時米客聞風又不敢嚮此米價所以復增爾區區愚慮切恐並緣爲奸之徒反因此歸罪於住而有復置之請欲望速與體訪果如所聞即住免點

取樣之類一切聽從民便大榜欄頭昭示意向以
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傳佳蹟八聖再尹鄉
邦已華光前絕後切湏於米局事極意照料俾無道
憾其不勝拳拳伏乞台照

咸淳三年丁卯
十二月初四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四

申明_五

第五任史館檢閱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

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其近因分修附傳竊聞先皇帝朝羣臣法合

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銘誌已到史館可憑修

附者纔數十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為閑慢收索

不應事勢則然其妄意若在局官冬於鄉里自行訪

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

日史事之成其懇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



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處慈湖為時儒宗壽張亦
文行表表皆 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
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
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
馬中流矢遂為賊擒賊載其名旗使偽稱援兵給秦
州關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
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秦州可死守賊不
勝忿怒刃交下猶罵賊不絕口竟寸轡以死 先皇
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閉守
未知為計但給得秦州城一關即賊之窟穴多而揚

州孤事未可知從龍必容就義以一死為國忠謀視
解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為之立傳何
以勸臣子之節其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
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先求到慈
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
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劄子一本見到
又聞有觀文趙公彥逾之子鉸夫世傳清德 先皇
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
曾不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先將見到志狀
委官修成附傳附入 理宗實錄其鉸夫事併下契

勘以憑搜訪須至申者

第六任添差通判廣德軍

榜放縣吏日納白撰錢申乞省罷添倅廳狀
照對官事不攝聖人以為非儉設官分職朝廷無非
為民若負外置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為之官者因
循苟祿不自申明以求省罷則朝廷隔遠而不及知
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為民害何時而已廣德一軍
舊此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體江陰有守無倅
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朔添倅某初受此關亦為
意江東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須分勞者及某到官

止有舊來正倅廳牙契一司以晚朔添倅廳而分以
屬之是既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倅游
祿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
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祿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
窮夫小民畧有遽廬托處猶且百費隨生况以倅廳
為名者乎本廳費用如綱解遣人如諸司繳匣如迎
新送使地里口券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
酒司之有逐日油炭與夫筆墨紙扎邸報承受茶湯
厨傳過客湏索凡費不可悉數而考其費用之所仰
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五貫官會

其餘取給乃分引日監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給名曰辦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爲甚矣蓋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是以爲科敷其害猶小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爲推剝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全出於推獄之手拷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以上皆是冤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爲官反與日日分贓豈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爲話柄肆行無忌此何等弊例而可襲之况此廣德斗壘地瘠民貧豈堪添此無端推剝是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廢以此供

億猶當改圖况可藉以扶立晚創無用之負外官乎
身自到官以來吏日呈例掣輒汗下此事既決不可行九費又他無可出拔本塞源永絕後災惟有申明徑行省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倅則官省事省其爲利益不但免取縣吏供億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贄負之無益有損防吏奸之缺官害民備申朝省乞檢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差通判廳仍前省罷永不再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回申本軍撥錄窠名狀

今月十九日伏準使牒備奉台判以其榜放舊例日

監縣吏應辦錢知本縣已絕無公支之費特撥在城地錢張恩鄉役錢兩項以充本廳公用仰感矜存之盛心所合拜命唯謹但某區區本心正以廣德支壘無煩添倅縣吏供億適成擾民故欲拔本塞源徑從申明省罷庶亦併可上寬使軍之冗費耳竊若撥下窠名是又重為使軍之費也郡計又凋正圖少寬而反增重焉其將何安兼恐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著實必無空閑未知前項所收在使軍元準何用今將何以充之而可移撥事同一家痾瘁相關上既恤下下不可以不體上所有前件撥隸未敢祇受須至

申者

更軍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徵朱文公法初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為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鬱及今

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九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
率赴愬乞貸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
倉方獲無事其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
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
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踈弊亦未有甚於本軍
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
之心而窘於力之不迫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
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
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粟故
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

知軍以小邑荒歲一時之力而欲贖為千里將來無
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
未足縣官不許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
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迫未能盡如文公善
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
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
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
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
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財寧免於故態於是
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

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
之不迫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
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折而歸巨室
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
之勢而塞其走愆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
而流弊幾類於荆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
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日反爲
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
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人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
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衆讎之詞而撫其當革之弊

如貧者抱債足則不旋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五
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訐葛
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充貧首子孫不得脫免甚至
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訐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
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五四等稱逃亡並受甲
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訐桐汭一都會千七等稱
逃亡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
抑陪之訐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
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
官則有清壇社長百七等稱供需官負之訐延德都

高大發等稱被取轆番穀之訴又有武上都張公是
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
有折錢入已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
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徧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
地里迢遙資次積厭其拘之使貸也守候輒數日而
斂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搬擔裹足而所納乃
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爲奸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
則出入各秤高下異手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
而斂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
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沒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

即貸而斂以秋今則逃亡既衆隄防過密其貸多待
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贏餘甚至穀貴糶錢待秋熟
而後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訴破家
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
本每鄉僅五百石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
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
出貸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
倍而倉職苛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
歲增之息於是計計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年窮
於一年者有之計計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

有之許社會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
民而聲名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戀之情其來已非一
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
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
議之先及人莫敢嚮弊以日深甚等相與竊伏思念
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
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
帝堯舜尚須通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又有
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
先立法之本心哉願惟此事百姓請罷社會之說雖

不可行若倉穀為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制法固
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密則弊愈久而愈深之如
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
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今
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
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穀已多矣不
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
與在貨子以從人戶闔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
于以永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
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居充

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局官及時下鄉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情願不必盡數均數少需秋成歛穀仍即封閉如故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遺耗折共收二分二釐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歛穀本一百斤舊年一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之年收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歛職掌諸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給耗一釐論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坐倉一百斤其場倉年分不在舊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滿歛而升正又經兩貸兩歛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抱貸歛次

數仍以二年爲例二年升正曾經歛散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各坐倉卽級歲久擾人倉職間亦藉以立威刻落今並免差遇貸歛年分聽於支遣穀內續行從便短程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申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官申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朔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擬歷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今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更章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
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
石做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
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
植柰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
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職但欲取
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罰小民但
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隣
保均備逃亡穀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倉甚於

畏科敷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
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
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覈實合貸人戶忽據鄉
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斂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
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
知矣聞之使人驚惻即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
並免貸斂以順鄉民哀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
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遺穀耗穀共收二分
釐今權收一分充耗折支遺將
來免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
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

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
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
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
緣耳契勘倉職先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
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
買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爲扶助九鄉社倉
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
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石只斂一
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

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開此項今出
未有年分未湏支遣筭計將來出納年分支遣
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纔成併
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積漸使多以備水
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
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
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
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

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
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
椿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
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
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
致並與令項椿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
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壁劃上戶數糶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椿留去處專局日下嚴
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前件監倉職侵欠皆是數實倉職已收人戶之
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
自催理為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會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九
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
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
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
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
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

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誼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係尤大亦照例附庸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蓋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竟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

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九職皆經四貸四斂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斂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斂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斂止管千擔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

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爲海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檐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斂設遇貸斂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况所貸止千擔請機察先次下

倉點數分撥不可爲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衷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斂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斂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數不可俟斂足而後盤入以檐間人戶一諸倉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椿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一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趨到酒息及季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窠名官物創置况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

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遇窘迫之時曾有欲議移充者好官負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人更有以此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請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自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遺數內全支分明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

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撥意未辦候到陸續施行

申諸司乞禁社會狀

照得本軍有祠山春會四方畢集市井雖賴之稍康風俗實由之積壞凡合釐正僭具列申其一謂埋藏祭以太牢夫太牢者天子所用饗帝豈臣子所宜祀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爲不法遂使民俗亦多殺牛坐坊賣肉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孫公諤洪公興祖爲守嘗申公朝易以素饌况祠山近改真君之號而廟貌已復素饌之羞不知埋藏猶用太牢者果爲

誰設耶其一謂傷神迎以兵器夫兵器者國家所用
御不敵豈民庶所宜賽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
使民俗亦多帶刀狠鬪殺人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
爾昨曾公稟為守常準朝旨毀撤傷神况祠山見無
傷神附廟之祠而傷神必皆罪死不靈之鬼不知迎
引猶用兵器者尚為誰設耶其三謂罪案迎以囚帽
枷索夫囚帽枷索者獄戶所以械繫辟囚也市井所
宜翫悅士女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視
獄具為戲弄之物謂罪惡有厭勝之方作茲犯科略
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康公植為守常明國法嚴

行禁止况祠山本號水旱祈求之地於封禁禁無刑
獄職掌相關不知迎引盛用囚帽枷索者又為誰設
耶其四謂差會首夫自狄梁公不甘出世之淫祠固
多矣然其社首之輪流皆出民情之願欲未聞有迫
於官差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會首同於差役鷹鷂行
誅責已徧抽籤方行民一充應率至破產夫差役猶
曰不可廢也此亦不可廢乎差役既擾之差會首又
擾之不知為民父母者何心况祠山自有租入廟祝
自能設供初無以會首為也其五謂差機察夫自嚴
子陵不常有世之求用固多矣然必有坊場河渡之

汗故易以集江湖乞丐之靡未聞有擾及吏祝者也
今此祠山歲差機察同於征商狐鼠輩在體而得擯
臂以臨遠至商賈無一獲免夫征商尚曰不獲已也
此亦不獲已乎肥一二之不肖毒四方之民旅不知
爲民父母者何忍况郡官元係提督祠廟本無他事
初無以機察爲也凡此祠山五事無不關係風俗而
又有並緣祠山關係无大者焉其名曰方山聞其臣
事洞山列在廊廡曾藉餘休亦嘗封爵近祠山改
封真君而世俗指爲冷職遂創今祠別爲香火遠近
響應反過祠山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鎗刀爲社自安

古豈宜興率以千百爲羣能幾何時勢已至此前年
此曹已曾殺人於郡東二十里地名王婆坊矣甚竊
謂此祠若果出於神之心此祠山之叛臣也若立出
於人之心此愚俗之妖祠也義皆無取而害則甚多
蓋千百其人者擾之端鎗刀其器者凶之事宜興安
吉相連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沒之徒蔓則難圖漸不
可長區區所憂又不正敗壞風俗而已併敢歷忱而
索言之如前五事則乞徑自使司隨事禁戢如後一
事則乞移文浙西憲司預嚴戒所部夫民心無常惟
上所嚮禁民爲非絕惡之萌竊意莫此爲急此位

之罪伏幾裁放須至申者

提舉司僉聽書擬照得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
惑衆者殺賽祠社會執引兵仗者墮重輕論罪
經典法條炳如星日據廣德軍黃通判申明傷
神五事方山一舉祠山廣德之主神血食加封
經數百年固爲水旱祈求之地傷神方山不知
何神皆一種姦黨踴義矯虔設此以欺誑世俗
漁獵民財故於春會之時團結社火張皇威勢
持鎗執刀以被擯凶祥爲名因帽枷索以厭勝罪
惡爲戲始行於一州今遍於四方其罪由來久

矣州郡民之師帥合行禁誅今埋藏太牢而行
鄉美之禮公差會首而滋擾民之端初署觀察而
聞征利之門士庶無別男女夾雜商旅乘是販賣
動違國禁惡少乘時殺牛不顧公法彊悍不逞
之羣乘是千百爲黨習以殺人爲常此其罪非
特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衆者也致風俗
敗壞果誰責耶今若懲治不力則人莫知懼方
制不嚴則蔓將難圖欲行下廣德軍除埋藏太
牢照孫公諤洪公興祖改用素饌之例不許用
太牢傷神照曾公榮嘗準朝旨毀撤所有會首

板瓦破碎以祭取乞事許人告其方山祠起四月
止八月盡用鐮刀爲社欲照所申移文浙西憲司
早行戒約仍牒黃通判聽照應併備榜戒約
提舉黃右史鑄書判昔人有言曰明天地之性
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顧夫
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而江東爲尤甚
然爲之守倅今佐者苟能明天地萬物之理以
迪其善而祛其惑則人心自正邪說自息廣德
軍黃通判所申祠山五事及方山一事明理息
邪甚有關於風教照所申祠山祭食只用素饌

不許僭用太牢傷神既嘗準朝旨毀撤不許迎
以兵器罪案之設尤爲誑脅愚俗今後不許以
囚帽枷索獄具免會首不許官衙罷機察仍用
郡官提督有已差者日下撤回所有方山事尤
駭見聞不惟冒法越禮慢神虐民以爲風俗之
蠹又且執兵持仗召釁稔禍以貽州縣之害况
前年已有社火殺人於王妾坊之事乎豈可不
行禁戢準淳祐勅諭因祠賽社會執引兵仗旗
幟者造意及首領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滿一
百人者造意及首領人仍不剃面配本城並許

人告官司不切禁止杖八十國法昭然愚俗特
不知而冒爲之耳牒本軍池廣德延平縣及帖
兩縣尉司嚴行禁戢違照條法施行仍榜本軍
本縣本廟及界首併牒浙西提刑司安吉州一
體禁約餘照擬行

提刑司公聽書擬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理
一也事神以不正之禮豈惟三制之所不容亦
神心之所不樂祠山有功於民封爵廟食亦既
久矣神有常尊祀有常典奚以立異聞奇爲哉
本軍黃通判條具申來前五事指爲壞風俗後

一事指爲生亂階切中時弊大聰明正直謂之
神黃通判建明其正論也亦必有得於神之心
者本司見此救風俗遏亂萌之事安得不與王
張欲備榜行下禁毀牒本軍如遇犯到照條施
行併移牒浙西憲司嚴行所部其於維持世教
防範民情實非小補

提刑林司業

應奏

書判備榜移牒

安撫司僉廳書擬祠山之神覃福江左朝廷錫嘉
名曰真君以所奉列星天神者奉之嚴且不瀆
如此蠢爾愚民好勇鬪狠烏足以知靈德哉

德軍黃通判申以春會禱邇聞申五事一乞照
洪知軍已申朝廷止用素饌杜絕日殺耕牛之
弊照得神受天子之封亦當奉天子之法小民
借神以殺牛侮法是侮神也欲劄本軍行下巡
尉嚴榜禁戢敢仍殺牛者繩以本罪巡尉不許
容庇其二乞照曾知軍任內曾準朝旨毀撤傷
神不許用刀鎗兵器迎引傷神果何爲者以刀
指人法尚不恕持兵械而跳浪於神之前豈極
不敬傷人及盜鮮不由此欲劄本軍速牒諸縣
引示隅保今後不許以刀鎗兵具迎神違者罪

坐會首其志乞照康知軍禁止迎饗用囚帽枷鎖
夫神贊於幽人治於明囚帽枷鎖天子之吏治人
之事也匹夫而擅爲此具其可乎以斯湏之懼
道滔天之誅理所必無神亦不赦欲劄本軍備
榜道途此等私造獄具即時毀去不悛重斷其
四乞官司不必差會首其五乞官司不必差機
察照得差役法也差會首非法也差機察愈非
法也使會首有餘財何不移其事神者事父母
有餘力何不移其習末技者以學爲孝悌忠信
人能如此雖不爲會首神亦相之況於差會首

差機察皆為胥吏乞取計非為神計也欲習本
軍不許差會首吏胥抑既定行決配其民間情
願獻香者聽本軍元有郡官提督就兼機察之
任得一清強者自足辦此不必別差機察項李
撰刑嘗禁止婺源靈順廟香會近方提刑亦禁
此信州嶽廟聚集皆江東屬郡祀典顯著去處
民既糜爭神亦用妥聰明正直豈非法之謂是
福哉欲劄本軍并報黃通判仍榜祠山廟門其
方山別祠本軍自當一體禁戢安吉宜興不逞
之聚前年既有殺人之事本軍自合詳委具申

浙西提刑司乞與禁戢施行

安撫制使裕齋馬相公光祖書判神以聰明正

直廟食一方福善禍淫體天行化其載在祀典
者歲時致敬自有常典若夫割羊推豕以傷物
命張旗伐鼓以事迎換群聚惡少以起爭端車
服僭上而越禮制決非神所樂亦非神所安軍
縣長官以宣明教化為已任今一切聽其所為
每歲必有鬪傷專為造偽淵數官司宜禁而
不禁方此差提督選機察若物之為妖者豈假
神幻以行賈耶今黃通判所申五項委為要切

劄軍並逐項昭行仍委黃通判覺察備榜

以申尚書省事示本軍再行牛祭事

照得本軍有祠山張王廟民俗嘗祭以牛前太守孫公謬決公興祖皆謂權不可僭易以素饌遠歲獲稔事載本軍書籍廣張王事迹昭然甚明後來官司失於檢閱又復私用牛祭縣吏不法反攬以擾民私祭牛甚於科軍需差會首甚於差戶役其弊已不止如孫洪二公所謂潛禮而已續又有集城之將譚居本軍祈哀非鬼遷祠山廊下別一鬼神卜地方止大興廟宇自此祠山漸衰而方山驟興祠山歲用一

牛方山則廣德縣管下七百二十餘保各用一牛歲用七百二十餘牛方山既每保用牛而每保之社廟又各用牛并其餘非泛乞福因亦用牛一斗大畧遂至歲殺二千餘牛若常時屠販小人因而宰殺者又不預焉以故耕牛耗及鄰郡戶產廢於數祭風俗大壞良可痛傷近年幸奉朝旨張王改封真君法用素祭此風宜可革矣而習俗既成自祠山之一牛及方山各保之一二千牛殺祭如故蓋廣德軍之殺牛如他郡之殺雞安若故常全無忌憚然而殺牛邀福終亦無福如近歲丁未之旱本軍未嘗不殺牛其旱自

若甚至如咸淳二年他郡不遭旱本軍反以山田易
澗旱獨備聚一方未見殺牛之能救旱也如近歲幸
酉之水本軍未嘗不殺牛水亦自若甚至如咸淳四
年他郡不遭水本軍獨以山溪易漲水嘗三入城市
未見殺牛之能救水也以是知天時自有定數地勢
又各不同神之依人豈不陰相事之在天終難盡
曾請平直如祠山靈祐如祠山疊受朝廷封爵如祠
山而肯視牛之殺不殺為禍福哉某一介菲才叨恩
佐郡既湯殺牛淫祀之非禮又訝多殺耕牛之非法
遂於今春僭申諸司繼荷諸司各榜禁嚴風俗為之

一變閩郡無復殺牛雖宜與安吉溧陽群不逞之徒
刀鎗千百習亂方山者亦為屏息無敢入境千里士
民方相稱賀至今年六月初五日某偶被檄慮囚寧
國聞新知軍下車之初首索某申檢掩詳已不謂然
至七月十七日聞本軍盡收諸司之榜許追奪歲例
五月所殺人生說謂關兩項還十祭十月二十日又
聞拋球下用八月初二初六初八日殺牛皆不從牛
牲既設將以初八日強致之某因切伏思念前日某
之中明為百姓耳今日本軍之更革亦為百姓耳事
不同而心則同若未甚害所慮官所開禁雖止殺祠

山一牛民所放牧又將殺方山客保一二千牛宜興
安吉溧陽凶徒刀鎗習亂者亦必聞風踵至此則不
可不防兼念近者闕雨正亦未必因牛蓋其之申明
在三月常年之牛今年不養者在五月祠山若以不
殺牛而不雨當自三月或五月即不雨矣不應至七
月初而後闕雨也又七月初之闕雨鄰郡如寧國安
吉等處皆然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一連五日四郊
雷雨如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皆然及十七日收榜
許牛不復雷雨二十日撤放殺牛不從雲氣自此反
絕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罪當首及共一身矣不

應併累隣郡闕雨未幾復晴之雨既許殺牛反又不
雨之神不能語其亦何證但本軍既謂因不殺牛而
闕雨則其前此之凶明禁殺牛此邦致災之罪魁何
可更一執強顏此邦士民之上用敢溲浼靈輿并錄
元申及諸司備候書判繳連在前控申公朝乞賜敷
奏速將其解官離任或予祠祿以全小臣去就之誼
仍乞詳酌前件祠祭合不用牛事理劄下本軍照應
永遠遵守併將李士達晚湖方山淫祠毀拆以絕群
小亂萌實非小補須至申者

第七任添差通判紹興府

申提舉司水利

某聞曰昔賢師帥必有久長之利以大庇吾民自昔僚屬亦必有見聞之益以裨助其長某近者扁舟過越聞大府百廢具興心為歡欣未幾俄得備數員外承自謂此殫見聞效涓埃之益也敢以沿途所見水利先條列以告其一曰石堰其地在餘姚縣東二十里鳴鶴東西及石堰東場鹽運育此焉達舊無堰其惟近居小民間執車纜以乘并射利公私已不便之右近自邸第營墳左近幹僕虛喝此曹遂去臨運并官備車纜不得通民旅則何 則大息其僥幸其意法

已置堰兵二人主之然月糧無所出契勘眉山寨兵多闕額兼訪聞石堰西場趙監場頗曉事謂宜帖趙監場踏逐堪為堰兵者二名帖以無姓縣將眉山寨關額兩名刺幫月糧仍專委西場提督堰事庶幾鹽運無滯民旅亦賴之邸第幹僕亦無敢虛喝其間此某自明抵越第一節所見也其二曰通明堰其地在上虞縣東十里西進本縣諸處山水以溉民田東通慶元府界三百里江湖以便舟楫古人於山水江湖交會兩極之處相天地自然之勢而立之堰居明越之要會紛舟車之雜遂其利又過於石堰者百倍建

夫道駕幸海道實經從其間聞非潮時灘浦沒落我
光堯皇帝面江隈禱潮忽驟漲至今父老相傳以爲
此中與官家借潮之地又足以見地靈之呵護如此
近忽有邑人移堰近西五里者山水未於此止故新
移堰常受衝決之害江水不於此乎達故新移堰無
復通行之利今此過之堰已久壞惟有舊椿樞樞散
立於數丈深坑之底農田泄灌漑之源行旅嗟舛剥
之苦利害萬狀不可具陳此堰之西五十里會稽縣
界百丈塘有頭臨聚兒童千數分頭覓錢於行舟過
客曰我將以復通明堰也聞者雖至貧亦無不泐然

傾囊以予此堰非頭臨之所能辦行人多知頭臨備
此謀食而此堰一舉慨然爭施亦足占此堰之關係
者大而民情之所望此堰者切矣其路由上虞因訪
之縣令陳迪切謂嘗畧計非得二萬之楮不可縣無
此力惟有痛心其因撫訪得權丞張兼僉詳練有才
嘗築新林塘奏功之人堰所當興官有可委幸今大
府一意爲民而常平使者又并屬大府此千一難逢
之會未必非造物者注意謂宜於大府及常平司揆
郡吏撥錢兩司未有此一頓事力賢師帥創之必將
有聞風而樂助者亦無非賢師帥之賜此其自明抵

越第二節所見也其三曰通明堰之上正港高闊而兩傍低下舊築高塘以達縣治間者移堰就西之議謂可通塘使短免水衝突迺自移堰以來塘愈促則水愈暴水愈暴則決愈甚目今高塘傾倒水多走泄其之過此時方一日河舟已膠農務方興其將安仰前所謂堰之當復不過越今收買木石以備秋後興工若夫塘倒之患正切目前謂宜急下承廳委請上戶開會隅保先將塘壩速行築埝此其自明越越節所見也然此塘非不每每築埝也二河並行中高傍下水衝易決勢既必然加以般渡之無稍夯檐

之脚家惟利塘摧水竭以邀客旅不願塘堅水溢以妨私計每乘昏黑潛行掘堰一線有隙十里為括使農夫常失灌漑之利使都保常受剋埝之害使往來民旅常被掘剝勞費之苦此曹方欣欣自以為得策今欲痛革父弊以垂長利謂宜於中河兩高塘之外將兩低河盡築為高田用附益高塘不至單薄使水勢不得而衝人力不得而掘却於高田之外即於掘泥築田之地復還舊日之兩傍低河以便他處水脉仍以中塘新築之高田補還兩傍掘田移河之業主庶幾有益無損轉害為利以緝古人思慮之前未及

之功使世世永賴此又其第三所見預爲日後之謀者也其材識凡陋官爲放員何敢僭越出位實念爲民長久之利者賢師帥之事以所見聞裨其長者僚屬之事大府爲民興利旣無所不用其力其親得之見聞如此而不以詳聞則爲有負其長用敢逐項申聞言若可來欲望更加詳訪而力行之公私幸甚伏乞台旨

回申紹興府人戶訴旱狀

伏準台判送下山陰會稽諸鄉人戶訴旱一百五十六狀令其看詳若疑其爲妄者其竊有今歲入夏以

來繞城麥是得雨使車登城所見麥是有收若二三十里之外麥是缺雨其今夏承提刑司徵差在新昌曠縣及台州一帶決遣凡所屬本府管下無不焦枯古人謂州縣字民之官不損猶當言損恐不可以目賤所不親見而例疑人戶之訴爲虛欲望乞恩特賜減分以慰鄉民替替之望須至具申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目錄

卷一

卷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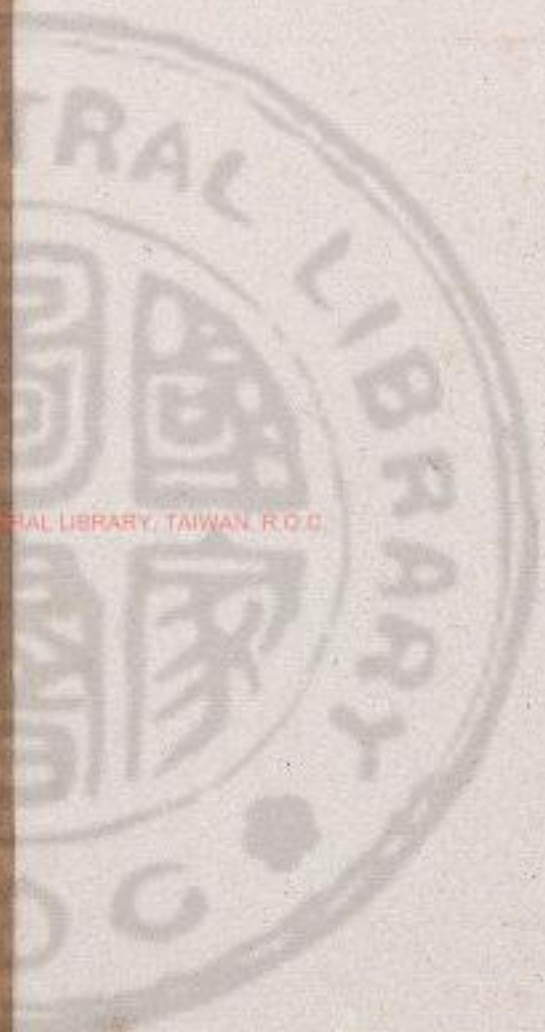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乞借舊和糴賑糶并寬減將來和糶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綱解無措
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當平置司
之地歲歲先已承其發糶甚絕目今餓莩滿野拯濟
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牧養之寄契勸
本州見今並無粒米備有咸淳五年分和糶米三萬
碩椿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碩發糶採荒



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纔熟作急糴邊庶幾糶米雖已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糴派數不滿五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鄰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太半區區併望鈞慈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劑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歉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乞照應咸淳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柒月初玖日準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

謂本州乞將咸淳陸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寬限秋成而運司申請郡並已糴足入教分曉則撫州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某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參年催未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大旱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申荒以致例派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是上戶有積年之米或是中下戶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求有怨聲徹天其

為難催不... 想要有預先糴足反接過已前年分
之理及某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築底徒有行
移更無納數所以仰體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
籲蒙賜寬恩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
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來運司總
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挨究
乃知今春權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
足為糴足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
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
天之福柒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

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稟
乎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候秋成之事所合憂
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發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
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
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絹錢袍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莩無數方極
痛惻徬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
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
改催本色竊照戶部宣限之急人誰不知敬體要皆

有自元窳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折
正緡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
忱哀告爲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
公朝之聽冀勸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
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
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爲撫州之日每
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
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
知郡繆監丞力爲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三十七貫
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違

此驟增之事甚難又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
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
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每疋增數亦止
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
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釐桑
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
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其承乏支郡於戶部有命何
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
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
不控由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鈞

茲劄戶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申係每
疋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零欠錢八萬八十餘
貫抱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綱解早辦下情不勝激
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義米
一萬一千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糶飢民契勘本州
先已節次承提舉司前官行下發糶及賑散並無顆
粒見在令具支糶年月數自繳申見到外自某到任
忽承主管官備提舉司行下令本州將有管米對易

發糶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其契勘除前項
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
百單二石六斗四升亦曾承提舉司行下支過米三
百六十一石二斗七升半充賑糶民戶及又支米三
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見存止管五千三百
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五日承提
舉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科降一萬石數除
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萬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
見椿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
六百九十三石二斗九升未有可法此止有六年

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提舉司所謂對易發糶者恐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三年以前之米而提舉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進省劄指揮甚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年二月二十九日係某未到任之前承提舉司前任常平幹官行下令將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數撥管拖照得舉司元行下糶米係每升收八錢其提舉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爲算自嘉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

今春價已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亦不下五十餘錢其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願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今本州若依時價收糶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頗虧誰任其咎若依提舉司元糶八錢一升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以上應提舉司之命所合具申公朝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舉司借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五月初一日夜有本州軍人在塔市作過先將某人打破其家尋又捉縛徧處迎候計開塔市夜深

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廳充散蕃之
人從來本州破落買刺軍糧即計會提舉司窺身被
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久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
其弊如此其驚怪以爲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
幹廳乞行替換否者申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
替換遂將犯人勤管管其州將爲首人黃宣決交
脊一百押下本營看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
事因其前當經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
之借事提舉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廳作過
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

會牒取而去然其身不復回本州惟趙雖以虐
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投鼠忌器之妨主監
司在上人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某區區鄙
見竊謂州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
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若法也本
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得監司社
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爲然也提舉司例
差本州西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窓
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親推吏到司
修衙比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冒輪番而

然也若論審則軍人視州吏爲家人矣且亦不惟於本州爲然也建昌軍總通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劄到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舉司之軍無一肯赴燕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昔是又惟不曾輸蕃而然也若輸蕃則軍人視此身爲在尺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輸差軍人到提舉司祇直仍從提舉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爲前此久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永安州境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爲寇之習以爲禦寇之備其於糶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

矜允乞劄本州遵守併劄提舉司照應

乞照應本州已監餉饒縣尉貧社倉由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准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欺某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編撫州諸邑鄉落積糧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貧息及今荒年算計自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剝遂一粒不貸唯深其病鑄以待客賤以此民怨

入骨哀訴滿庭某謂社倉正爲荒年設也今乃豐年
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負賴
以視其死此於抹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以春秋年
已中夏各宜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藐無報應正爾
若儘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
之僉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
吏卒乃燈類相弔謂饒宅威制一州全若行此禍且
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泣某竊念此事其實自爲
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
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
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其此止爲抹荒
一事而發其解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
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兩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
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
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
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抹荒凜乎
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兩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兩賜細大已節次具申外至七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即復晴而兩日雨勢頗覺濔濔早禾賴此多有得熟者仰祈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極但六月內旱乾日久驟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曝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方可望熟見今不敢一日忘憂所合先將七月上旬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賜已具接續申聞外再自十

一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兼旬無雨晚禾凜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皆某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効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澤俾以權發遣撫州控辭無門通勉祗成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冀仰答乾坤之造其奈力小任重連擗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出榜批發空富與貧人乃勸糶

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卹差
官發廩者數家申省家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
盡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
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其速行
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派和糴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甚衆某
全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
種而不耘往往至於荒蕪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
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早禾晒損尤多

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止整整二十
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
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
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
公朝事關軍餉凡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但念江西
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爲最甚已空無存糴今歲
惟本州之雨爲最遲又獨無全熟全夏仰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

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舊債今
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體和糴將何從來

兼念本州有沒官三鄒莊譚胡莊阿鄒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祖代和糴充軍餉事體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矜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某試政多疲穡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關雨待罪之狀早賜罷斥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太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朝乞將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準省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數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願一遵體但本州歲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早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嘗撥借和糴充賑糴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體分派使糴七萬一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管糴十萬餘石不

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入戶何緣應命恐催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施照元申劉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糴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糴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三日方到任倉猝勸分罕有應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踣兩月難秣一時之急只得權宜且申具榜稅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時濟糴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荒政久已結局

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戶之陳詞提督官之申述皆求踐約以信方來重閱民命理難抑遏今除謀登仕世濟慈惠賑糴數多未肯自言總數容續申外謹先將糴濟過一萬碩以上人戶曾經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申聞區區欲望鈞慈赦其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錄人戶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數奏等第推賞庶幾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有賴矣與州民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頂至申聞者

宜黃縣譚都倉戶待補國學生譚某糴鄉糴城

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戶待補國學生譚銓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口

樂安縣學生黃與孫以平甫為戶本戶并諸莊共糶過米一萬三千石

金谿縣危運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諸鄉上戶糶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

保明申到

臨川縣甲晏登仕時可糶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

三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糶申省狀

照對三邊未撤戍和糶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比同浙西官田歲收官租三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石有奇見淮安邊所椿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糶之費足代和糶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辦邊餉近十一萬石矣官租既增和糶不減四邑山

田何從取足營之舟之載物非力勝矣以故自咸淳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欠尚難惟理州境無所從出可以繁見若不改圖後必繁底不惟無補糴數亦且有費糴本今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中聞欲均公朝特賜矜察割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租見今充餉之數準入和糴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畸零之數均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實糴可辦闔郡生靈實拜隆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助國臣子報上之至忠舉爾所知聖門引類之要說臣非才試郡蕺補分毫惟有薦賢必焚香告天然後望闕拜發不敢一毫苟徇人情庶幾報稱之萬一今有舉負已足於日前而滿替適當於今日其人表表知其負足有用者不敢不特以名聞竊見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醇初爲大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肅爲學官欲招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乙科法合注授職官差遣紹

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書講誦爲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關郡政而云年撫州飢歉能捨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益用敢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甘伏誣罔之罪

乞省罷曾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而

莫之懲其自到任以來雖力節妄詞不敢授此曹以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盡禁最是樂安縣去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必囑縣吏脫差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民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其弊不若絕其根契勘樂安一縣而有二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吉州永豐縣界首名招携寨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曾田寨其竊詳永豐多盜前入立招携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縣郭既有尉司而又有縣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縣則尚可檢防獨
曾田寨置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州縣耳
目不及之鄉委有十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各行省
罷分明不免詳具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曾田
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八充本縣弓手手力將見任
曾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闕蓋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寅緣權攝其不差
權攝而以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
到官方新擾民弊端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
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照應施行其借躍控

申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乞省罷宜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七年六月初百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
縣見任同官到處索溥監貸人人皆能盡心數內巡
轄遞鋪官宜天麒斤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職
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北相監押趙與稠私
受饒縣尉計置官會壹阡捌百貫將所分航步等三倉
不盡行監貸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貸戶每
名參拾柒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稠寅緣權攝
已三更郡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

者寄居樂縣尉運米入城應糶本州方令趙興調監
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
欺詐尉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忍爲此則
可知矣前項賑數並係將廩吏親隨根究引誘
摺供認入已實數分明本州除已將廩吏親隨
編管外所有趙興因監管監糶非法取受情罪
合具申公朝取自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宜黃縣添
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部照原永不作闕項至申
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椿撥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澤揀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
勾事見得饑荒遍野而富室閉糶經年積欠而倉庫
並空兩皆無可措手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
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糶盡不留顆粒他州猶
有麥熟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種顆粒他
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盡發荆湖軍饟又無顆粒可以申
乞叩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尋訪
得本州曾準朝旨椿撥義倉米壹萬碩充荆湖總
所糧運係未曾撥打之數軍饟之急固尤急於民飢
而軍饟之多亦獨藉於此數九本州綱運上屆使所

者次第積壓遂是今年運去之綱如前件萬石綱運之
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積貯而待未發
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乎照使所見行
綱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如蒙矜
念曲賜允從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爲倡而富室之
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州數十萬生靈皆拜使所
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名亦得免蹈其實而於使所
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僭越冒死爲百姓一言
下情不勝皇懼拱竢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
撥舉司令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副本州採荒
却提倉司別撥一項窠名填還本所差人取運事州
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提舉司止有此項義
米別無他項窠名米斛可以移充本州已與拜賜一
般不敢別有紊煩所合具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

到理對公事 理對狀

照對其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文採荒未暇他及自
五月初一日方那撥際點對前政元行公事數內多

有本州人忘越經諸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
檢舉元詞督責違慢者匪牒居半其竊以為此皆本
州官吏之罪耳其每見朝省臺部以及所在諸司凡
送下州縣詞許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知
子孫之事祖父每事當以情告奈何本州受上司委
送有其狀而無其人即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
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隳架亦恐行遺落空徒損上
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而誰罪哉
其除截自今始每項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任行

回申外區區欲望台慈察民俗耳筆之多虛念今歲
飢荒之良苦凡遇詞許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
赴所送官司投到理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
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通鋪來者其到遲詞主
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遲若公牒詞狀先到而詞人反
遲五日不到若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
體竊意民俗亦將自此歸厚矣其支壘屬吏冒犯威
嚴下情不勝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以對本州近進俸牒分派和糶米七萬二千五百石
若以本路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況會出公朝事
關軍餉本州即當趣糶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
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察本州頃三歲連旱
至去秋而劇今春貴糶米外百錢人多錢絕田多荒
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
早禾之晒損甚多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
日方得雨中間復整整二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
多凡皆其不德致旱有罪不敢自蔽已按旬據實節

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明夫以去年之旱江西十
一州旣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
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髮乃有官督實限未
催去年和糶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合催三鄒莊譚胡
莊阿鄭莊代和糶見充軍餉米三萬餘石有合糶還
撥借賑糶五年分和糶米一萬石略計今年本州取
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成十四萬
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
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
獨損念糶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數糶本州之米分派

於其他有全熟無宿欠之州此衆輕易舉之事而稱物
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爲州民激切皇懼拱俟恩命
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凋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
州講求凋邑利病甚照得邑之所以凋者財賦折陷
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
不納也選材爲令使其起此凋弊必自理財正辭始
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爲詐贓而脫
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爲虐政而飛

語於中朝九縣令之以才選者空墮陷棄無救於凋
邑之弊而適足以摧折方進之人才其弊不一等庸
人姑息架漏求蒲歲月每一網解之急不暇言催抑
納預借白撰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
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煎熬言之令人於邑
蓋困百小民以重權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
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禍立至人多愛身勢
必至此某人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
矜赦

甲提刑司乞免黃勇死罪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使牒結斷陳王孫被死
將黃勇重款處死事此事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
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
令聚廳引上罪囚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
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
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盡心則是有負使令某竊
照陳王孫元係爲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
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
經結定槌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
保鄰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

也說傷人其死是也又累人斃其一旦復歸皆有爲
衆所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爲之
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爲要害
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色麟中羣然
重疊亂打不獨黃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有審
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逋逃申稱已死
之人由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闖
故殺者比二也元體究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
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爲從各罪致死者減
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衆皆悅之黃勇隨衆

除害者也若死氣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
眾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瘦死者已
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
已死之竟徒反為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
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體上臺詳刑之意遵照
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申提刑司平反王定冤獄狀

使判王定之為重囚一郡稱冤非特王定稱屈其妻
訴冤而已也司戶平反胡百二招供此眾囚之所同
一郡稱快之事也當職人微望輕致臺檟之疑遂追

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則王定小官
抱案與長官爭獄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為一言是
上負樹刑使辜之仁明不負此二十一人之責為矣
其元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檟疏駁之外其方準上
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廳眾官喚上各令面供
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滿申上臺以備
采擇

申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糴雜

照對本州苦和糴為諸郡之最其違並開鄉閭實千
載之音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眾籲之請大江以西

隆興吉州等處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興建昌爲山郡又大州除樂安在萬山下不預和糴外其實系和糴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建昌和糴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糴乃至十萬石本州又有三鄒莊阿鄭莊潭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輸軍餉如和糴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糴之數比諸郡獨多遠至數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戶亦虧官糴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之繼外有沒官米租補助招糴先行數派人戶既寬官糴亦足今

歲樂宅元積之米已盡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本心欲漸積添求爲今後補助和糴之資而未有其繼也屬者天幸恭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鈔鄉部大庇粉榆希冀其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巢穴估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將以此田撥入和糴之莊更爲錦綉鄉邦寬民之賜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驩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豐先生開鄉閭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閭喬木故家久爲人望休聲善政增光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如和糴之最重又爲鄉

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照臨其望救授夫豈小小
特以三邊未撤反和糴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
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糴之
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眾情
之預以為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眾請仰
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恩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寧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分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旦不曾三於何有然事準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衆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費狀明說有無分曉說
却施行尋勒郭劉吉當廳對衆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照臨其望救授夫豈小小
特以三邊未撤反和糴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
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糴之
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眾情
之預以為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眾請仰
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恩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寧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分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旦不曾三於何有然事準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衆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費狀明說有無分曉說
却施行尋勒郭劉吉當廳對衆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跡杖痕責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
只一句尋再責郭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藥脫了須
有痕跡皮不全仰再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
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職黃亮供陳層五即無字跡
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成三經刺配今
當聽將陳成看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說
脊上無杖痕有杖真責驗狀說郭劉吉已責狀說面
上無字却又說背上曾受杖被其用藥脫去世有用
藥脫面上之字者矣未有用藥脫背上之痕者也字
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有痕安得因用藥反

更無痕郭劉吉不由次第官司敢經御史臺脫訴以
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三經刺配之吏人一點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
令自便回申御史臺照會須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槐奏許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
以後經官取贖初詞在縣止乞勒戴槐照契領錢放
贖其後有馬仲者教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
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會紐錢之說且謂楮
幣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可違獨民

間自行交易一項參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
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
半贖正恐奸民借此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
豈應以虛詞求勝其後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
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唆人馬仲斷配訖陳
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使施詳元案再行審訂
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
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詳本府及漕司元承行
人吏云有乞取吏人乞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
曾追到吏卒金仁傑鄒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人

胡清采于武泰百六今來訪與詞人供對不惟吏人
不證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小事又陳
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
皆以其詞為非故備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核節
也正事只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
錢何必經學經部詳詳府詳運司空為多事如此哉
訴更之事 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
到人并詳運司司照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
照元約發見送到本司當即取贖贖元之錢朝以
到則戴槐之典宗夕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

塊之與業朝當還對衆當鑄而相分付甚徑事也陳
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奇計設疑兵打空陣子
嬉不遇又經臺經部未許提舉司如前日許運司而
已李司却亦換爾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
戴塊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
雁仍詳報運司次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云
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父訟之後自悔
無益欲與元與業主戴塊戴仁傑父子自行議贖不
敢再有奏贖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本是規舊
鄰里暫自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今爭既無益

徒然彼此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為區處則他人不
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具申

按新城縣令蹇雄申首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舉司職事據欄轎狀訴建
昌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
差到縣吏饒恭陳興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
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涂過判
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涂過判
元甲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為
移轉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

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史
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
矣又據饒恭陳與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
外每碩再收一斗作知縣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既
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去又大不可矣
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科買
及日逐納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交錢反
以綿租爲名禁之於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
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事郎特差充建昌軍
新城尉令蹇雄雖小有才既貪且暴去歲當飢禁之

時敷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巡卒四
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等處嘯聚抗拒雄捕
獲數內曹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深塘人既困頓
乃脫申本軍乞差劄子下邑斬首郡守護審不從捕
踈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既死鄉黨瀆洞雄又
飛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遞旁午張皇萬狀反欲覬覦
收捕之功以爲欺罔免削之舉郡守遣人體實知其
不然鎮以安辭徐爲撓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
之邑生覆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
三級至今懸結不受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

及乎今次發覺追吏之後乃有本縣饒倫等三十七
人到司舉留知縣其喚之近案問以誰實使來衆符
語塞即令當廳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曾使縣
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父居
縣前打話公事人饒倫為引領投狀以冀辭釋雄之
作偽心勞有如此者茶除已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
遣外惟是鄉民向有未安之心則縣令無復可為之
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明特賜敷委將懲罰能施行
感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某頃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

實人本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
進用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其自領事以來早夜
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
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俸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
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
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
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
之端重明練呂沂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
嚴正有守建昌潭冷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
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甲之

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
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
有其著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且臨江軍
陳琬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
應元之端方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
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
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
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
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同法如南安黃暨之公

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
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涇邑也黃吳老為之
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為之
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
受政役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
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搶
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為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
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務本南豐頑
民嘗殘燬之邑也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
久一方懽服如楊眉孫等高安公介清勤徐恩訖等

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柱宰南
康才略優裕張欽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
平安靖胡若鞏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
整齊黃公立之宰寧都詳明振職洪坊之宰安遠詳
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
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
有黃由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才主簿則危
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
約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煉在宜黃以廉謹稱趙時
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應龍在進賢以

才幹稱趙必圯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都以
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
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宗在萬安以才
諸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晏南良在萬安以才
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嘗仕有立亦不容於
不薦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天下
事非得人才不可人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偶因
舉權當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詳
如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其暫攝當平學髮無補借以歲終有會之法類
申本路同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
警其餘袁州萬載縣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
祥甫家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勒賣卑幼業人每四
百把取錢百貫爲廳子袁晉等過付反違法自擅沒
田入縣學以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繹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
及前撫州趙司戶相朋爲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
貫發狀一紙每收錢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入
入鄉行劫民不聊生吉州廬陵縣尉趙必繹

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事請價必
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碩藉如蒙公朝特賜
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繹
過赦未許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準省劄令措置團結事十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挺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
沿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準省劄人措置團結事十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挺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
沿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

五百五十八貫二百五十五文十八界官會方得亭戶
漸次回家雖人丁稀少頓非前比而流離歸後漸成
生聚方此作急團結非常時止將見在人戶便可團
結者比也所令先申朝省照會俟候團結了畢即便
以實具申某雖庸儒昧才而承導管幹不敢不以其
實

申省實鹽課狀

三月十七日恭準省劄令某置司慶元專一團結亭
丁者照得沿海亭民積年被官吏推剝並不曾有本
錢到亭戶之手反日事鞭撻倍數取鹽以此亭民不

勝其苦流亡大半徒有丞侍郎憲使祖額元竟文移
令歲創荒無所謀食官吏酷虐如故於是民等死之
心所在相擁為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及官兵追
捕逃竄與官司施行不存者又十居其二三人見雖
一面招喚作急團結諸場委員是數壞殘零見存無幾
區區欲望朝廷特寬鹽課期限兩月色行督責某
一面多方招集流亡散壤前此未散本錢再新整頓
鹽課候見端緒別具申聞必先有如此實恤流亡者
再歸方得團結就緒四月十一日準省劄照得浙東
黃提舉以團結亭丁乞特寬鹽課兩月合議行下劄

付本司特與寬侵盜課壹月仍於向後越補準此

申免茶鹽分司狀

照對本朝常平茶鹽一路置一提舉官各州置一主管官脈絡相關事無不辦本路近因晚朔慶元府分司爲分司者皆是小官赫然自振監司之體吏卒數百牌墮專人紛然四出亭戶困廬剝賣既盡無以應其誅求則又預將塩入君所管亭戶將來合得木錢先自私借分辦名曰文憑錢本錢既充文憑鹽課惟事劫取以致流主大半課額頓虧至今年春遂群起爲盜天分司吏卒不惟刻害亭戶尤更荼毒百姓九編

戶稍有衣食之家無不括類姓名預入網羅待有私鹽編行通法獄子承勾錢動以萬計况於官吏抑又可知以致被害之家不至於淪洗罄盡不止年後一年而果劫掠至今春而貧民亦四起相擬爲盜矣近者恭觀朝省將茶鹽法盡復祖宗舊制斯民欣若更生某以一介疎庸適當其時偶然承乏充提舉官遂即布宣德意將分司吏卒汰而遣之訪求所謂文憑錢等諸色之弊革而絕之凡亭戶本錢及綱稍水脚錢等皆散而與之應有行移盡照祖宗舊制付之主管官慶元府通判廳亭戶之伶仃僅存者近幸漸漸

復業編民之被苦無訴者亦無不感戴聖恩惟是省
罷分司明文至今未準行下分司群小磨牙搥毒以
伺覆出竊照出道不立官吏之害民者固多矣所在
害民惟分司爲甚蓋縣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
州州之官吏害民民戶可以訴之監司監司之官吏
害民臺諫可以覺察惟分司在身於監司之下而肆
志於州將之上不特人戶赴愬之無所抑亦朝廷覺
察之不及古語所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自朝廷明
賜省罷盡與掃除尚可少甦民瘼以救根本區區欲
望鈞慈扁念時艱深體國脉特賜檢今年三月一日

寬郵指揮盡還祖宗舊制這將慶元府分司省罷創
本司照應使人戶曉然知分司不復再置庶幾羣小
退聽而百姓安心不勝公私之幸

申已斷亭戶徐二百九等

照對某三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置司慶元府專
一團結諸場鹽丁此時鹽丁既困挺亂于里驚擾某
即時布宣德意盡還亭戶權鼠越邊榜撫諭招集又得
公海制司到觀捕斬殺其首而赦其餘及制使陳尚
書任之後某又據鳴鶴鄉羅會龍舉訴鳴鶴鹽丁
首某等其人某即追到爲首徐二百九次爲首某

三千四兩各各行斷配水軍寨大榜撫定其餘
應隨從借糧之徒各仰安心着業更無追擾訖即此
一番擾亂亭戶死於制司之捕斬及死於編民之讐
殺交見行拘鎖諸寨者已不下二百餘人其餘趕逐
墜水鎮踏道途飢餓而死者又不可勝計亦非小變
矣近來諸場監丁忽又喧傳臺部受豪富詞狀行下
制司欲差大軍追捕謂官司元行為不信人懷等死
出語無狀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萬一有之則亂者再
起實於某先來團結撫定之事兩不相干在某亦安
難再行招集前言不信撫諭無策所合先具申聞伏

望鈞慈軫念特艱之定亂與承平官司之受詞重體
不同特賜劄下所屬

申乞 易官責罰

照對某近者 諸場官多不肯就因考其所以然乃
知諸場所赴者見額朝省所課者祖額額不及祖罰
有科條祖額無可足之期蓋場無不罰之官或數年
不得批書或屢劾方可叙復人多愛身故不就辟某
謂此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祖額所以愈虧也失今
不救弊且愈極敢借陳之夫所謂祖額者乾淳時亭
戶情願就賣之鹽數也方是時吏道清明風俗醇厚

柴薪天食之費皆賤而七百七十足陌見錢買鹽之
價甚高編民一歲方有登熟之時亭戶無一日非其
登熟之時天下生產作業未有樂於亭戶者也故人
人願爲亭戶自日常有納鹽輻輳而至自然充溢朝
省何嘗元有此數而求其足額也哉夫所謂見額者
近年來官司數派亭戶抑納之估數也蓋自貪官成
習風俗大變柴薪天食之價十倍曠昔折閱低減名
曰實鹽之會百陌不曾入手編民或祖孫屢世不識
官司亭戶無一日不受官司杖責天下有生之類未
有苦於亭戶者也故逃亡已過大半存者飢困爲盜

苦楚而得日就虧少朝省雖歲歲坐下祖額何嘗一
歲能強其稍許髮鬚也哉以其今來親考其實雖其
見額尚是近歲俗吏捏合之虛名而况祖額豈可每
歲坐定監官之實額若若額之虧及已狼狽季侍郎
劉侍郎諸人爲提舉官自詭興利以媚時宰差刻薄
少狂行推排虐政掩逃亡而不言抑見在以增數甚
至餘姚局章支鹽行石堰西場以上岸山地水田推
排鹽地盜袋亭戶實上岸之產以買納虛增之鹽產
業既盡盜無可買有如地名洋浦場大卿諸族衣巾
藍縷日來泣告者比比皆然以此雖近歲之見額亦

無一歲曾及額矣况祖額乎事若不求其本而求其
末何可喻其有得哉某嘗觀先正楊龜山上書云臣
嘗任蒲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多盜逸亡至追捕拘
繫之甚衆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
十不償其三若以龜山此時虧折之奏安得再有
乾淳盛時登羨之額正緣南渡以後護養根本民生
樂業益額所以再登今當收壞之極乃不思根本之
計徒責今日以乾淳之課自陷場官以無辜之罰使
銓選注授之官望望不敢嚮而江湖乞丐之弊往往
充權攝此曹得志如以虎收羊亭戶日益消則鹽課

日益虧矣其所謂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益課愈虧
者此也區區欲望鈞慈矜念空詞監官之無益徒虧
益課之有害當此時雖盡除苛燒具備不及元額者
原情免關監臨自行侵盜者以實定罪今正之徒退
聽正任之官盡職庶幾平明之理且亦變化之助

乞祠申狀

照對本司十餘年來皆附紹興府兼管正以自季侍
郎置臬冊獻羨餘之後不可自為司存今春鹽丁擾
亂蒙被省劄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監丁既定團結
既辦申乞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將其仍舊子

祠未蒙從由念某見今病瘁兼旬飲食不進實已不可支持不免其狀控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其姑與祠祿以便將理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辭免回司乞祠狀

六月二十八日准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以某團結了畢令回司紹興府事某昨準行下團結至五月十六日慶元紹興二十場團結帳冊先辦雖曾申乞回司繼因契勘本司自季提舉大更革之後不可自立司存撥附紹興府兼管已一十餘年縱是回司委難存立遂於六身初四日因台州瑞安府六場帳

冊團結齊足申乞照季提舉更革以後定例仍附紹興府兼管將其仍舊守祠繼又於六月二十日再具狀申乞分明今來忽准前件指勘合日行下令某回司竊思某身備使今敢不遵命但提舉司附紹興府乃季提舉更革後一定難復之久司提舉司再置專司乃今春因鹽丁擾亂一時暫令團結之將委令團結已畢若使回司將以何為司存其非不願遵稟委是無緣可以遵稟其疊瀆鈞旨除已稟稟待罪外欲望鈞慈洞案司存無可立之資檢會兼附有久定之例特賜矜從其臺申將提舉司仍附紹興府兼管某

今亦無復敢望祠祿惟有拱俟誅斥施行

辨免除直寶章閣兼紹興府長史申狀

七月初二日酉時恭準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
除某直寶章閣依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叨
恩共分聞命震驚命出公朝所當遵稟有關係合下
行申明蓋我宋所以立國者其紀綱有二在內以臺
諫為紀綱自宰相以下皆得劾之在外以監司為紀
綱自宰輔出為藩府以下皆得劾之外之監司雖不
可比內之臺諫而關係朝廷之紀綱則一也某人雖
庸陋無比職則和預監司今若使兼紹興府長史是

以監司而反為藩府之舉獨公朝合恩所以為紀綱
之計矣况自賈平章當國每以禮數之弊免默議人
心之向背遂以彈擊大臣之地反為勸留大臣之首
臺諫紛紛幾於大壞幸而更化紀綱復存又自賈平
章初為制閣收拾中朝斥絕之人假以淮甸監司之
稱日入揚州之僉幕自同兼僉之簿尉監司紀綱遂
至大壞自今聞事所不忍言某今日所承乏者內地
之監司也紀綱幸而獨未壞者也若更壞之如紀綱
何雖曰以宗王而出鎮異於尋常之藩府然監司之
設原於前漢以六百石吏每秋分察郡國郡則令之

太守也國則漢世親王之封建者也豈以親王出鎮而獨不在監司按察之數兼照宗王仁心大度世莫與比獨因貴重人莫得見越之奸豪展轉影方以擾害吾民者宗王皆不得而知如填塞陂湖如豪奪民產皆本司所當究治正以特艱未遑檢舉今若與之爲屬其誰與理此又如民冤河且若身在班底或見爲他親使其爲紹興長吏不敢辭也今見任浙東提舉而使某兼紹興府長吏則決所不敢受也家都京前日自班行被命於紀綱無關不當辭而反辭某見爲提舉官於紀綱有關若當辭而反不辭是使內

地之監司紀綱又壞實自某始又如廉耻何欲動勸慈上念朝廷之紀綱下金小吏之廉耻竟自選差覓不爲本路監司之官以任紹興府長吏之職委焉久富某既不爲紹興府長吏其直寶章閣心亦實亦不取祇受所有省劄一道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外

第二申

照對某七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催某回司紹興府併供兼職某竊照此係兩事回司乃某始初申某見今置司湖亭止有水亭子三間風雨飄搖不日移司人從口券垂竭日夕焦熬豈不願早

早回司官緣續准兼紹興府長史之命某既係見任
浙東提舉不當兼任紹興府幕屬之職雖已詳具紀
綱關係之說申領控辭未蒙行下所以雖欲回司而
不可得有乞祠得罪而已今來再進催促自當擇日
回司但兼職決不敢受念某平生躉直必不可受而
後敢辭往歲曾差某充兩浙鹽事幹官又曾官在基
鎮江等三郡公田分司幹官某恐成害民力辭不受
時相務在必行以威相臨尚蒙矜亮免差况今更化
中外皆許直言敢望鈞慈念聖朝待士大夫以禮而
不以威不可奪志明賜劄下免令兼職不勝萬幸

第三申

照對某三月初九日準二月二十九日省劄除下所
東提舉等司慶元府屬結鹽丁已於四月初一日發
住司發到解印管幹訖至七月初二日準六月二十
八日省劄除其直寶章閣仍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
長史某以提舉忝預監司若為藩府寮屬於朝廷紀
綱有妨即將省劄一道寄留慶元府具申朝省控辭
未準回降間至七月二十三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契
勘催某回司紹興府兼供紹興府長史職事某即具
申乞免兼長史即當擇日回司未準回降間又準省

劉備少勤會國家多事擇地避事不即到官如更違
矣從御史臺魯察令其疾速前去交割其竊照提舉
官係浙東監司之列紹興府係浙東屬郡長史又係
紹興府屬官某以紀綱有係所以雖欲龜勉拜命而
不可得今蒙指揮以為違戾某委因有妨國家紀綱
不敢供職分明士大夫可殺而不可辱匹夫不可奪
志古以大夫之招招虞又虞人死不敢往其實亦不
敢往分明若得免兼長史則朝聞命而夕回司矣即
不敢擇地避事區區螻蟻之愧無以上格乾坤之聽
甘俟御史臺魯察

申省乞免請司委送

照對某昨準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令某置司慶元府
專一團結其十蓋以亭下挺亂急行招諭自此朝名
措置未有寸墩今來乃蒙省部諸司符牒紛來責令
催掃諸處州縣財賦竊照此事有不敢奉命者五蓋
諸處官司皆屬省部應干公移皆可直達省部之尊
正不待反借外司而後可行徒添轉摺有擾無益一
也究其本源蓋因舊來承平日久間有各處期限不
應以本司近在紹興間亦委令催其違限今本司是
留慶元道途隔涉愈見稽違二也承平之弊每遇一

事徧牒諸司互爲程督繼又轉生枝節反牒帖添差
通判聽等處追督諸司責其違慢自此諸司各以符
移而歸之州州則合諸司之符移而歸之縣縣則盡
以諸司本州之符移而歸之民秘而至於民則無復
可以轉行推托之地家破人亡亂階由此今爲何時
尚循故習三也近年文移大繁物極則反當此時艱
人思報復只如紹興府管下縣道見有將帥司專又
聚衆趕殺幸而不至於死者及有將催利部吏聚眾
毆打至於狼狽幾死者方今行事所宜審重四也時
事尚艱民飢無食一縷元氣在此數州急急深

懼不及乃有不干本司之符牒日下本司者紛如平
時恬不知變則其他可知使人寒心五也載惟官雖
有大小體時憂國之心則同職雖有內外奉公守法
之心則一知而不言某爲負國是用不避誅斥謹瀝
血忱百拜控申欲望鈞慈念時艱之未寧思民苦之
可畏自今痛革承平繁文之弊追復祖宗忠厚之澤
應于各處文移止行下各處正行于繫官司乞賜劄
下戶部農寺提領財賦所屬照應文書簡約民瘼再
甦不勝國脉之幸所有某狂妄僭言之罪乞早賜罷
斥施行某不勝俯伏俟罪之至都省除已劄下戶部

司農寺封樁安邊所各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本
司照應

申免驅磨慶元府財賦狀

準尚書省劄子備朝奉郎監察御史孫燦叟奏黃五
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節文陳存更鑄一官下
浙東倉司理筭制司財賦錢米畢日勒回安吉州居
住王安中汪大有錢牧劉嗣文各降一官資益放罷
內大有罷新任遇赦未許放行注授仍下浙東倉司
拘留委清強官驅磨團結省米上供苗米濟民倉米
濟糶局米折變侵欺開具着落申取朝廷監索施行

劄付本司某照得陳尚書四月二十九日已行離任
訖汪制幹預於四月二十八日先已隨司解任曾到
本司辭去訖此外除劉司理本司先曾按劾申乞且
留在任已準省劄從申外今準省劄行下五負數內
所指拘留財賦官三通判錢僉以牒慶元府遵照省
劄指揮施行但本職雖承乏暫為浙東提舉其見今
置司慶元府實係本鄉既在本鄉實不敢驅磨本鄉
郡太守帳目古稱屠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邦侯此
惟臺諫可以論奏惟給舍可以繳駁若身居此邦見
任此邦而任責驅磨此邦財賦之利病不涉私茆之

嫌則犯苛刻之譏將何面目立播紳間正恐縱是驅磨人亦不信具申朝省欲望鈞慈察特賜鈞判政差無干礙監司不係本郡之官徑自驅磨施行以昭聖朝行法之公以全小吏廉耻之節仍牒本府昭應

第三申

今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入朱紅銀字牌筒珠字記內引到令某照已行驅磨慶元府折苗錢米及交承錢銀器帳目具申事某竊照此事緣慶元府實係鄉郡見今時暫置司慶元府又係見任干鄉郡以鄉郡之人鄉邦之官而驅磨鄉邦太守之帳目人其謂何昨已漚控實忱申乞改委欲鈞慈檢照元申改委無干礙監司不係本土之官從公驅磨以昭聖朝公平之治以養國家忠厚之脉以全小吏知耻守分之節公私幸甚須至供申

第三申

今月十七日申時準尚書省劄子入潛字號綠漆牌筒潛字記內引為本司申乞將慶元府吏黃浩改送無干礙監司驅磨本府折苗等及交承錢銀器等并根勘黃浩隱寄節等事竊照某緣慶元府土人於驅磨慶元府財賦未有妨嫌其黃浩等家財已漚省

劉備後省所申以本司有私改委轉運司訖決不敢
再有干預兼運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
都承吏若本司果曾侵移一物一件則某當聞報
悉以爲負吏之戒若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
在本司秦晉也何以卑我而動以追吏相脅今爲
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然望公朝明賜施行頃至
供申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試院曉諭榜

咸淳六年庚午監試

竊惟靈於萬物而為人秀於萬民而為士綱常所繫以扶持國家所資以共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尤所加重三年頒詔與郊祀天地之禮均萬舉臨軒親冊拜公孤之儀等士生斯時而應斯詔亦宜何如其自重哉義我其冠裳然舉首嚶嚶就列各奏所長以側耳鹿鳴之三章而安烹丹墀之獨對士之自重固



莫不然奈何士之貴重歌聲者衆及其既久遂成雜
糝市井游手敢乘時袞入以撓群村鄙富民敢妄意
乞餘而進吹使刻苦平生待聘一朝之士長廊寸晷
既苦於橫目無籍之喧擊西風走鈴復扼於銅臭小
夫之攘竊有識慨歎幾年于茲乃者恭遇公朝力革
斯弊盡復祖宗三日連試之舊制痛懲市井一時溷
擾之習風披沙石所以揀金去鷄鶩所以來鳳凡我
士類孰不忻忻况越爲帝鄉恩數獨殊於儔等士多
黜傑文聲赫奕於方今其能率先四方倍加自重以
無負聖天子所以崇重作新之意必矣何俟其贅禱

況其見由妨礙候出院亦何敢贅禱然有舊遊場
屋之鄙見或可愛助冒昧稟聞其嘗謂我輩赴解試
便當視如赴省試省試拱明待門寂然無講解試或
夜半喧呼先索其氣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
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入門徐行彼此
禮遜解試或排門項擁相蹴至顛此以解省二其心
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省試見
題就位即刻操筆往往未午了卷解試或雜聚簾前
或紛走廊廡不覺日西至夜方寤此亦以解省二其
心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赴解

試如赴省試則赴解試即赴省試氣象雍裕有開必先萬里脩程於茲發軔其謹之哉其念之哉他或市井游手村鄙富民尚敢不悛自有法在其爲士者謹勿預併乞台照某申稟

又曉諭假手代筆榜

竊照士君子鐘扶與清淑之氣爲天下第一流品平生讀書三年待試近之榮親在此舉遠之致君在此舉上之報答造物下之利澤生民在此舉此一字千金不換之軒也此足穀多財之家平日驕我侮我者一旦望我青雲之上羞媿俯伏之時也近世乃有爲

微利所動者反爲富民代筆攙取本身元有之衣料而暗奪平生遠大之前程不曉何見真可痛惜世有富商大賈一旦失其本心者得乞馬人一二糖餡反盡其平生所有珍寶財產以予之攙撥乞丐爲富人而自身情願受飢寒讀書人爲村人發解及第而身其淹賤者何以異此越爲帝鄉士風素尚學識素高固萬萬無此近世既多此風不容不憐及之其中稟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爲士者多貧雖至仕官尚苦困之惟爲農工商賈而富者富爲可慶最當知凡蓋人若不曾讀書雖田連阡陌家資鉅萬亦只

與耕種負販者同是一等齊民而乃得置室大屋華
衣美食百人作勞一身安享不惟一等齊民不能及
之雖貴而爲士至於仕官祿賜有限憂喜無窮亦豈
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當何人知足近來風俗不
美富室間不安分更欲揮金捐財假手代筆攘竊士
人科第盜取朝廷官爵敗亂官箴賺誤百姓試且思
量老天肯否故人衆勝天之時雖得熱席粗脯婢僕
及至天定勝人之後終納敗缺喪敗戶門有因一時
僥倖之後狂圖交結至重費而敗者有因紐於爲富
之故習貪黷犯贓而敗者有臨官不能專事書州不

能勤筆受成它人爲其所累而敗者比比皆然人苦
不察耳然此猶以近世之通弊言也今朝廷清明痛
懲弊倖以清入仕之源前舉省試前名覆試不中尚
不沾祿徒然破家求榮得辱可爲明戒今舉又備奉
朝省指揮應代筆僥倖者報究決配本州以人情給
解帖者將來覆試不行知通教官一體坐罰號令方
新斷在必行預告富家勿討煩惱若知讀書之好若
慕及第之榮但請福上增修力行好事子孫必有讀
書起家親擢科第者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其奉勸

撫州

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後上戶勸

糶公劄

其濫叨牧者通值艱食對越一忱惟欲安富懷貧使彼此相安而共濟決不敢從事一切拘價勸分置場拘數使富室或至規避而吏胥得以並緣也然無州米貴於斯為極東時急糶足以接濟鄉曲而利亦在其中否則價平須舊雖欲售不能而鄉曲之怨亦歸之兩失之矣高明當不特多親職守所係自有不容已於言者謹茲稟控伏乞台照

四月初一日中途預發勸糶榜

撫之風俗素以好誼聞天下近如饒止翁平價濟鄉曲諸孫皆擢高科登顯仕天下無不敬慕之況鄉之人乎撫去歲偶歉糶價浸躡貴管大室固多出糶乃聞間有利在增價密售客販反不恤鄰人之告急者又有尚欲待價未肯出糶忍不思取數之已多者然則好誼之風何在豈偶為利心所汨人苦不自覺耶天生五穀正救百姓飢厄天福富家正欲貧富相資米貴不糶人飢不恤天其謂何況凡仰糶之人非其宗族則其親戚非其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

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
爲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惱無所措辦之錢博我
從裕儘可通融之粟此之難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
以仁存心寧不重爲矜惻切幾半體

四月初五日中途預約上戶四月十三日到

州面議答

某近二十八日嚴州道上預與專劄懇請發糶蓋
民食到此急矣當沐孚允四月十三日度可到郡
至日首在車從面叙殷勤切幾垂訪顯俟顯俟伏
希台照

四月初十日又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榜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敷荒爲第一事對越一念
凜凜懍懍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非列建德路上
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開羅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爲心甚至聞金慈管下嘗有飢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開羅之罪乎本職聞開羅者籍捨
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
下乎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開羅飢民之搔擾皆

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紙
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乘此價踴願數急
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飢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我
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糶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
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
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
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飢民也官司既不以文移
滋吏奸則通此脈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
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間若允抱道未仕
之身各以天地民物爲心各以父母鄉邦爲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爲州縣之耳目
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論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法
治凡其飢厄之歲皆其外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惠或頑忍
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
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

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外
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
自此而禍敗此外降也貧者或飢過而溫厚或
官刑而滅亡此外降也天道循環自昔皆然但
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
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貧富易位外降曉然可以觀天矣是當思
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
請推廣其記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
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論上戶榜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
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
恩鄉井盛事也令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咄體富
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
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
徇其踴饋進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
恩富室而反為此虐悍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
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
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

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
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
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
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
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
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
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
此粟者猶忍斲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奄
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徧育於天下而五
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飢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蚕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
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
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誦誦笑語一
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
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媿於人何如
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
又何富之可安自我 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出
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
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將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

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
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
予奪皆在朝廷雖貧我棄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
何不可今朝廷遺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
有媿於朝廷又何如也媿於天媿於人媿於朝廷富
室而興言及此忍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媿發於中
心而不能自己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雪此愧
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
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
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實糶

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四月十四日再諭元約不到上戶書判

官司既不抑價上戶自宜糶米其或米受割米赴請者恐是一位牽於衆位耳儘自不妨但朝廷遣官急救飢民未入境時先具請割及既入境又自見饑茅滿野却欲早知各宅何日發糶案備帖再差元投割虞候司閩各宅取發糶日分狀回報以慰拳拳願俟之心數目借買却一切不敢問

四月十四日再諭發書榜

昨當職在紹興府被命之初聞本州大飢而富室閉糶不勝駭懼即採訪於相隔千二百里之外發割於未到二十餘日之先預期十三日到州交事即於當日禮勸上戶昨日十三日荷上戶如期到州而行勸諭語但元請只是在遠約模非見在州縣按籍點請者比不過略請幾人面見一番爲其歸而次第轉諭耳安得人人遍及竊慮深村遠地未悉此意所合於禮勸次日再行核諭通知米貴至此自當責責發糶

官司既不抑價又何特勸其所好誼之家請自行燒潤以惠鄉曲須仰處數發糶庶幾飢民各有依靠不至遠出流散致荒田作若十日之內不糶者輕則差官發雇重則估籍點配三辰存上一語必酬

四月十四日奉官署發賣諸坊廂人力糶米曆

當職入境近城以來多有坊廂人力陳乞給曆若果係飢民豈容不給其人或自可過活亦不容不寬聞本州元行勸糶均及舖家亦非易事也當職每見所在給曆有錢者計置廂分而多得無錢計置者合當得曆而反不得曆亦有固當得曆而父子兄弟一家

詐稱合住而多得曆者又有府第宅舍幹人轄番月請主家俸給而亦以無產業求曆者曆頭糶米比無曆者稍有一兩錢之爭人情便多生姦計實惠難及窮民往往坐此案帖委令聽眾官分廂家到入問誰是合得而未得誰是不合得而反得誰是元不合得而今來陳乞欲得給曆之要鰥寡孤獨為先貧無道業及不充公私役使者次之著實保明覈定一番庶得均平仍揭示行衙前仰人戶通知不必再來本衙入詞本衙難知虛實狀不再判矣

四月十六日委請諸縣諸鄉都勸糶官牒

照對本州勸難而不勸分正欲安全稅家彼此相安
不敷數不減價不置場移粟然若以官司行之恐終
亦不免文移之擾今於各縣權請萬貴士大夫各充
局官請自於其鄉提綱勸諭應有報應文字並請只
遣私僕前來投放本職終日坐廳守待到即親手接
受親手付回並不經吏手以致隔隔其差來投放文
字人自當量支路費萬一有執吝不糶之家事不獲
已官司自作施行亦決不致使富貴取然富家然貴
極必賤人取我予此正是從古陶朱猗頓諸公謀富
之要策米貴出糶又何待勸勸而後糶已使人汗顏

又安有勸而不糶者乎委曲一言會須響應

專請樂安縣十提督牒

本職超資叨郡尊為拯荒人微寄重稟莫知措所望
惟本州賢人君子自相與出力為君計而已諸縣除
各一面次第詢訪寄寓委其任責無遺外惟是樂安
一邑去州獨遠報應不易倍切苦心訪聞樂安介萬
山陞每當歉歲率至乏食所幸不通舟楫境內之米
少得渡輿外麴尚可自救鄉里但常年官司堆糶止
及在縣市戶其在縣郭外以及四鄉實係年苦農種
根本之民官司反不暇及蓄米之家遂得公然開糶

邀價吾民無所赴想使人惻然今歲艱糶最甚而不
職又列官最遲惟有由盡人情其於貧富相安不勸
分而糶雖不必官言提督而以寓貴轉懇不經吏手
而李疏親手接受文書之往來以此作急投民尚可
庶幾萬一今除縣內排糶知縣照舊例勸分不必更
改外其今來本州行下勸糶正為郭外及四鄉五十
四都飢民而設非得士友之賢而有心力者相與維
持家至戶勸則新官一旦之言衆聽無從遽乎今採
輿論分地禮請

四月十六日勸樂安縣稅戶發糶榜

當職被命此來專以拔荒為第一事管下五邑已一
體榜諭施行大約外數內樂安一邑又與它邑不同
此邑僻在萬山不通舟楫富家蓄米素無糶獨有
苗斛儘可以濟鄉曲在五邑中最高為樂土邑內風俗
當職雖未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彭彭在人耳目者已
略得其槩如詹良卿登仕則甲於一邑四鄉者也曾
料院許道州詹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季同官人
詹明伯官人皆邑內蓄米之多者而中戶又不與焉
如康元甫官人周叔可官人則甲於天授樂安兩鄉
者如永豐湖西羅表教羅連幹之寄莊則甲於雲蓋

一鄉者也他如黃景武官人暨景文景憲景雲等官人四兄弟黃子光官人暨子太子忠鳳孫等官人四兄弟及黃漢舉官人陳季升官人陳子清官人黃晉甫官人黃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鄧子清官人張彝仲官人張普卿官人曾季毅官人曾季常官人鄭榮甫官人鄭憲甫官人與鄆甲頭此四鄉蓄米之多者其餘當職未能盡知除一面陸續採訪及懇鄉官次第轉懇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節幹等十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所同然者往來於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斛而一

聽蓄米之家隨時低昂接濟糶戶凡此豈俱為飢民之計正深所為富室計否則鄰里憔悴啼號其門雖有粟又烏得而食或甚而飢民懷不肖心羣聚湮洞富家又能晏然而已乎樂安文風最盛富貴者多賢此理曉然正不俟當職察察言也且隨價糶米本未得為濟民事也誠極必貴貴極必賤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此自昔謀利之要術而富室正不當坐失機會之秋豈待官司勸而後糶如前所舉三十餘家官民戶之蓄米者特舉所已知而言之其餘或止能糶數百石或數十石隨其多寡皆合發糶出等戶不必糾

把中等戶中等戶不必推托出等戶米貴急難各宜
爭先可也然此特取人情之常節而易行者也之非
敢以薄待吾樂安賢士大夫也其有能於官司不敢
相強之外自發仁心自行好事自減時價真濟實惠
活其鄉井者糶及二千石以上本州並量其資品隨
其志願特加旌賞或徑從本州借補充節制司準遺
糶及一萬石以上本州保明具申朝省未有官者補
官已有官者陞擢此項已牒委提督官保明申矣其
或吝藏如故長價不已亦請提督密具姓名申及密
差人探報當重作施行矣各請乎體毋忽然此為糶

於本邑者言也又訪聞

益一鄉田產當本邑三分

之一而半歸於永豐湖

雜宅之寄莊雖大族也視

利甚輕本亦未嘗不肯平糶而其遠在樂安之莊幹
瞞其主人乘時射利本邑雖不通舟楫而有牛田一
小溪直透吉之永豐湖為舟即澗界外實為尾間
雲鄉艱食則一邑俱艱命矣此項除帖本縣請急移
文羅宅覺察莊幹并請其行下牛田隅保出榜賞一
千貫米給捕人籍莊黥幹敢其嚴矣併合榜示

四月廿五日委臨川周知縣出郊發榜

南塘饒宅位眾米多向來不早糶論訴者不一當職

到任之初欲先以禮勸未嘗輕勿遽見施行今當職
到已過十日開諭再三明言十日內不糶者發廩
重者估籍矣饒宅乃方行抄割所居七十七都入戶
而延壽之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長壽鄉之六十三都
皆是饒宅寄產去處到處人煙皆是饒宅佃戶又忍
於置之不卹反倡為胡說惑亂民情妄稱一都自了
一都何饒宅後生如林無一知畏天地知畏朝廷耶
六十四年前戊辰歲撫州亦曾大歉時朱晦庵之壻
勉齋黃先生為臨川知縣奮然言曰勸糶適足以閉
糶惟發廩尚可以活民即日親出以至於河東謝氏莊

問其因何未糶中莊者曰元糶價五百今欲增價也
勉齋即立價二百兩半日發盡謝氏至前待罪勉齋
曰汝不發糶至勞知縣為汝作幹甲汝亟交錢去若
別有倉廩仰以賞苦我更親往償又減矣謝氏自此
盡糶鄰邑聞風相應歲以無飢今日南塘之饒即前
日河東之謝知縣仁者之勇又豈減於勉齋哉請即
驅車親詣南塘將彼訴最多之人英一官人英三官
人兩位照黃勉齋例減價發廩不問鄰里之遠近一
切普糶諸位請自次第出糶不伏者亦如之縣事請
縣丞暫權回日仍舊饒宅有拒命者徑與封籍解州

委周知縣發原第一榜

南塘饒宅米多糶少又不恤奇產之鄰都坐視租佃之飢餓已請委知縣躬親發原矣昨本縣申到陳孟八官楊茂五官陳茂三官三家不糶本州除已差巡檢躬親前去封倉外今併請知縣就路與開倉平糶兼訪聞長壽鄉六十三都地名源頭焦陂陳孟八官人米穀在門首之左右廣西鄉六十九都地名竹山口張曾十翁米穀在舊屋其男張紹一郎米穀在閔源新屋廣東鄉七十一都地名上嵩余靖一官人男及同都余七三官人各有米在本宅廣西鄉五十六

都地名楓塘楊茂五官人亦各有米在本宅皆未肯糶數內張曾十翁至爲人饑瘠嗚呼落地獄猶織枷可想民怨矣此項井請知縣就行覈實一體令其照查監稅陝省元李省元等價每貫會糶米三升穀則倍之不情願者發原捐命者封籍追解當職本心只欲安富卹貧彼此相安元約十日不糶者發原或封籍今已過十日之限矣富而恃頑不恤飢民不從禮勸者若不嚴行是富者愈橫貧者愈困何以應公朝差委之命近來吉州太和縣人姓名庾因長米價爲雷所擊見立碑太和廟前本州因崇仁饒縣

尉爲富不仁屢勸不率亦已差旌軍統領追請矣况
無官等戶凡爾富室各請自愛知縣爲民父母只得
就此番出郊賞罰兼行鄉落遍勸務使不拘現錢不
限鄉都處題如此近一貫三升之價方可爲民奏凱
回縣鼓琴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勞己以就民也他日將有指知縣之旅寓譽甘棠之
歌詩者勉之勉之

委周知縣發廩第三榜

知縣親行發廩一出經旬徒御亦良苦然吾民則樂
矣遐想所至黃童白叟日滿卑下伸眉爪掌以伸得

食之謝知縣亦必欣然內愜忘其爲勞苦也去歲
州之旱臨川爲甚臨川之旱北路爲甚東路林麓皆
已成知縣蔽芾之陰矣北路二都如前坪之王毛庫
僧米斗二百足梁岡之鄒郎吳郎郭頭之王杏店連
之諸陳米斗二百四十足四都如羅湖之吳乙官人
許百三承事米斗又皆二百四十足雖曰出糶飢民
何處得許多錢以糶之然則得食者能幾人歟五十
八都如管頭之何和尚古樓岡下之梁八秀才每共
一百八十雖曰差減而碼頭之孟宅庫則二百二十
矣六十都如黃墓岡庫之黃秀才雖減十錢如新陂

之劉千二郎樺橋之陳千十公則又二百二十五矣五十九都如葉慶二官人出糶每升三十固爲知義而葉十九官人爲奴僕夾雜鹿穀每斗糶百單五何不察也如城塘之吳承事出糶每斗減錢十五固亦爲知義而前坊之劉礦坑之胡榭山院前之吳皆百八十何不相做也五十五都知冷水坑之危官人固爲略瘼而大橋之李亦尚一百九十也東路北路之飢一也東路荷知縣一行皆已一券三升聞風競糶此豈知才蒙狂駕所向榜諭有不率者亦發糶一二庶此北路飢民無奚獨遺我之怨而百里同風矢旅泊

日久天暑向炎其懷不能已僭以所聞告貴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幾均愛焉齋釀二擬通寓舉血相屬之意領略感荷謹登此還媿美勉齋尚當迎馬首稱賀也

五月廿五日委樂安梁縣丞發糶周宅康宅米

樂安荒政賴苟官提督官盡心已見端緒聞數內愧仁周九十官人龍義康十六官人尚未從勸甚至中內餓死之人鄰都謂責有所歸非我之咎惟歎息而不及救此等吝執既非鄉曲之所能勸若不以官司行之將立而視吾民之死乎本縣梁縣丞廉介自持士民信服帖委前往各家監令照本縣見行市升平

耀價出糶價將愈平富室反失機會矣如向各執不
伏監糶即請飛申本州別作施行朝廷差官救民他
皆非所暇恤案只令備榜隨行仍差虞候一名前到
丞廳隨直催守

六月初一日勸稅戶陸續賑糶榜

照對荒年勸糶不獨為貧民求飽亦正是為富室求
安本州今春飢民嗷嗷勢亦可慮近荷寄居稅家減
價出糶遂得帖然闔郡上下皆當知感為寄居稅家
者近想得知遠邇間或不得自安而此幸得安亦必
內慙於心而私自慶矣但六月一月是為青黃不交

每常大熟年分到此六月亦自艱難何況今年古又
有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萬一救不到頭何濟於
事自令官司州縣局官提督職事與夫發糶之家到
此尤當極力接濟以全人和以迓豐年切不可有一
毫玩弛之心行路百里者半九十為山九仞者虧一
簣當職不勝過計之憂除已具申朝省推行糶米上
戶賞格及體訪遠鄉間有閉糶中止之家節節不住
發糶施行外所合備榜州前併榜帖諸縣再行勸糶
六月二十日委樂安施知縣亭祖發糶周宅

康宅米

本州飢民已皆上萬富室次第發糶小民賴以全活
今新稻亦將熟矣獨樂安縣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
人兩宅米最多而獨不糶為其鄰甲火佃者多餓死
就兩宅中又獨周宅為尤不可勸勸糶提督黃省元
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兩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
申縣誣其播擾本州遂差本縣清官梁縣丞前去監
糶今又訪聞縣丞極廉而兩耳目之聰明一旦無以
勝吏卒之奸縣丞初欲先到周宅其見已定聽司乃
硬押轎轎先至康家遂致周官人先期搬藏米穀欲
以空倉虛曆欺瞞縣丞稱為已糶本州契勘此事非

知縣親行不可近臨川管下亦多不糶周知縣照黃
勉齋為罕日親行出鄉發糶故事周行一月到數發
廩小民方家家得食自今青黃不接民命死活只在
此數日間帖請樂安施知縣備省調從即日單軍躬
親前去周九十官人藏米廩坪上莊四背莊竹園裏
莊上巴莊東坑莊陳城渡黃細乙家莊饒辰家莊南
塘莊焦坑莊丁陂莊康村莊等處根括斛米疾速應
糶仍請提督黃省元為民命忍耐莫避仇怨同行指
引以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即追周官人赴州其樂安
縣事帖委鄰縣廉明之官崇仁縣丞趙兼僉即日前

去暫權俟施知縣監糶了日回任即請趙縣丞回本
州僉廳分帖仍各差虞候催行

又再委施知縣榜

撫州統家無不棄貴糶米樂安周宅乃獨深藏到今
豈其雅意正為青黃不接救民之地耶今施知縣領
九天之命為百里之君乃觸暑入鄉為周官人代行
幹甲之職親行糶米實前此所無之事在周宅亦不
勝其榮矣乃聞一境小民過疑周宅他日相害寧忍
飢饉不敢糶其米又聞所委梁縣丞不甚振職日飲
周家之醪耐書卧周宅之涼床若果如所聞民將何

賴本州府判專為救荒而來其欲一到樂安所以
知縣自行任責故違其行今為何時尚可擔閣帖催
知縣行司知本州府委同議之官不能任事及一境
小民疑畏周宅而不敢糶米請即飛報知縣朝有報
則府判夕起程當日周宅將見封之米並行普散與
遠近之民周家他日安得人入而治之鄰近小民今
日若與遠糶餉可使周宅得錢是亦為周宅之計周
宅不應反怨糶米之鄰也榜知縣行司仍帖權縣速
遞往一日申

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飯局結局榜

本州當倉庫亦立缺導溝野之時荷謝泉力造飯救
民此是逐日挨排約至六月盡結局凜乎常恐不繼
今六月已盡錢來亦盡恰亦荷謝天地早禾已熟米
價極平百姓小民到處可以趁飯此時真可結局矣
但恐窮民每日喫見成飯一旦失望今於結局日突
飯了更與各給路糧使之回家趁熟

年壯人不問丈夫婦女每名並支付米二升官會一貫
孤老殘患之人每名支米四升官會兩貫

孤幼小口比大口例是減半每名支米一升官會一貫
石各局委官躬親到寺待各人坐地喫飯勿令起身

先次面問審實帶聽從抄割訖然後逐名就坐處分
俵前項錢米仍仰監局兵彈壓不許喧嘩受領訖人
次第發過出寺其監局造飯將官兵士與各寺同共
造飯僅行火頭別行支搗

七月初一日勸勉宜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
局榜

照對本州勸糶實取怒富家巨室之事應于勸糶官
吏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懼當職為遍申諸司及
申朝省遂各得展布自盡一州賴以存活惟是倉司
向儲虛糜未嘗申明遂致損布袋無詞主狀果有訴

及宜巡轄等當職已申乞追上詞人審實其甘與同罪矣今來契勘樂安宜黃兩縣管區多不種旱禾率待九十月間方始得熟見今勸糶猶是青黃不接之時未可便行結局訪聞大姓上戶買游士以假大義分誣輕以想層受伺候倉臺邊機投訴必欲撓敗見行荒政除已具申提舉使憲乞賜照准外所合備榜各縣通知

六月廿八日禁造紅麴榜

米所以救命酒止於行禮一日無食則死百日無酒不妨故古先聖人拳拳於民令至重酒則除祭祀奉

親外餘皆禁而不飲後世官司以酒為利縱民飲酒糜壞米穀此已大闕世道然所壞者猶止於米耳撫州風俗多飲紅酒不獨醞釀秫米又拿壞白米為紅麴此事最害民食然聞猶境內之用耳臨川崇仁接境一帶如白虎窠如上城如馬嶺如航步如報湖等處專有一等麴戶壞食米為紅麴公然發販與四方民旅如衢州龍游過贛路之狀是絕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資四遠無賴之狂昏其為不仁莫比為甚然在常年喫了飽飯不知天地不顧罪福猶可諉為習俗之常今經大荒餓死無數今獲存者皆是更生此

時而不痛筆又待何時備榜五處仰麵力上畏天誅
下畏官法目下速行改業別去營生仍仰都官保正
鄧由各行嚴戒覺察如有故違定行杖斷籍沒坵屋
移徙立賞錢一千貫十八界許諾色人捩造麵器具
併見造新麵到州告首即時支賞後於犯人名下追
解其餘諸縣分帖請行禁戢

第二榜

到邈州郡皆靠酒息又比元額逐年增添獨撫州制
於抱息酒力總一箇大州府只納得百來貫錢無他
郡十分之一又是二十年前之額今時酒價比舊增

多少而納官獨無分文之增是撫州一郡利源全歸
酒戶縱不得此百來貫亦初不計利害今酒戶反敢
頡頑驕傲恃此身為官司趨辦之人動輒難到官司
喧闐本州近以大荒之後米穀可憎自於城外六七
十里航麥等五處禁酒在販溢外州麵戶壞米為麵
於在城初無榜文於酒戶初無妨礙乃亦與麵戶平
日人情捻熟之故成群到官橫身攔截欲借酒戶官
錢之名求免麵戶私麵之禁酒戶自擅州郡之利州
郡未嘗仰酒戶之恩果何所恃而自認為驕子耶罰
不及聚蕭必達為倡首之人疎長枷換錮身引押下

會麵壞米地頭白虎窰上城馬嶺航步衆湖五處各
示衆一日取各處鄰保及兩都都官已榜令託狀申
如酒戶向後再有紊煩定取會鄰州二十年前酒額
比對見今酒額照例增錢

第二榜

紅麵壞食米撫州經此飢荒人得更生之時合盡照
金谿縣例以麩麵爲白酒昨緣請教於寄居尊上程
帥參故於在城酒戶略闕一路而特禁村市造紅麵
之家今在外者未必皆盡依官司之禁而在城者反
先犯官司之禁自早來新熟倉造已及一月酒戶若

了自店之用儘已有餘却又代爲村市多造公然販
出城外如此則是本州之禁村市倉麵專爲在城酒
戶等一網攬盡利源之地而於愛惜食米初未有益
也截自八月初一日爲始並不許酒戶市戶等私倉
紅麵如有已倉造者須於三五日解運了當其官遣
蹤初一日以後有造者並贖村市已行約束賞錢一
千貫許諸色人告首犯人重斷移徙仍榜九門自北
五日爲始並不許人搬販紅麵出城有犯並根究倉
造之家照前項約束施行門頭守把軍人隱蔽縱容
重斷開落名糧

七月初一日勸上戶放債減息榜

近據晏府新恩劄狀稱本州上戶放債取息有至合
倍以上者乞行禁戒當職讀之駭然竊是去秋大歉
小民必是無可還債今年春夏飢饉必是債上添債
今秋若因稍熟上戶便欲一頓對合取償則小民今
歲之苦更甚於去歲之荒矣是雖盡與繩閣可也但
念其貧富相資世代相聚不敢行官司一旦直截之
令反絕小民他日求債之門先布腹心曉諭上戶上
戶若非讀書與家亦是積德致富義理所在其誰不
知請自今脫去凡近致身廢大念性命本同一源知

人我本同一體財貨不過外物貧富久必易位將利
債痛減分數許鄰佃量力漸還種德無窮永保富厚
如或故違則有法在

詞訴約東

照會黨職已入州治令受民詞今預期開列約東下項

詞訴約東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變為冤讎鄰里化為
仇敵貽禍無窮雖亦負不祥莫大焉但世俗
惑於一時血氣之忿苦不自覺耳撫州禮義之
鄉何有於訟近亦聞有詞筆之勞識者固羞之

況當飢歉之餘正宜省事之日譬如房後將息
爲上又豈人戶爭訟之時惟是當職德薄不足
以任教化之責恐或者夫能忘訟勉爲依例門
放以通民情

一詞訴條畫

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
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事不干已不受告訐不受
經縣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不受披紙
枷布枷自毀咆哮爲張皇不受非單獨無子
孫孤孀輒以婦女出名不受雁受者隔夜拋箱

當日五吏聽狀並先立廳前兩邊點名聽狀了
則過東邊之下

一詞訴次第

國家四民士農工商應有詞訴今分四項先點
喚士人聽狀吏人不得單呼士人姓名須稱某
人省元其爲士而已貴與蔭及子孫有官用幹
僕聽狀者隨附士人之後幹僕却呼姓名然須
有本宅保明方受士人狀了方點換農人須是
村鄉種田務本百姓方是農人農者國家之本
居士人之次者也餘人不許冒此吉善之稱農

人狀了方點喚工匠應于手作匠人能為器具
有資民生日用者皆是工匠狀了方點喚商賈
行者為商坐者為賈凡開店鋪及販賣者皆是
四民聽狀之後除軍人目夕在州有事隨說不
須聽狀外次第方及雜人如技術師巫游手末
作未作罷非造牙僧船稍妓樂岐路幹人僮僕
等皆有用之器者是雜人此外又僧道亦吾民為之然據稱
超出世俗不拜君王恐於官司無閑官司不欲
預設此門

一詞訟日分

自六月為始每月初三日受在城坊廂狀六月
日私恩改初八日受臨川縣管下鄉都狀初三
日受崇仁縣郭及鄉都狀十八日受金谿縣狀
廿三日受宜黃縣狀廿八日受樂安縣狀自後
月分周而復始其有不測緊急事自不拘此限
但常事不許挾緊急為名

樂縣尉絕戶業助和糶榜

故南城縣尉樂迪功名謹初在南城曾求錢氏嬰兒
為子兩歲而夫又嘗求幹人徐順十歲女聖姑為養
女改名妙聖今亦已嫁人縣尉嘗娶妻而中休已改

嫁江東饒潭幹縣尉子然一身身死即為戶絕死後其族姪文郁嘗自立其子惠孫欲追繼錢氏兩歲之子其養女妙聖亦嘗冒稱縣尉親女兩歲未成殤既無立後之法幹人所生女難名本官之親於是其家蕩無主者外親內族下至幹僕紛然搶攫數世之積一旦而空其族初以聞之縣縣不敢問本縣繼以申之州州亦不欲問及衆忿不可遏群訴於州本州委司戶吳兼僉檢校徒有屋柱存焉耳雖司戶曉事遂漸按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竟何補哉此樂縣尉戶絕之大略也在法戶絕惟當沒官本州念樂氏乃侍

郎名史之後侍郎為撫州在國朝破荒登科之人亦江西歐曾諸老未出時先以文學顯名本朝之文侍郎之後雖不止縣尉而有官有生計尚惟縣尉若盡沒官亦何忍哉今為繼絕以其餘者沒官以其沒官者為鄉曲誼事庶幾兩全耳繼絕之法當以親論拖詳樂宅宗支自五世祖名友諒之下凡三位樂十官人一位也樂十一官人一位也樂小三簿與縣尉共一位也主簿先絕今可為縣尉之後者惟十官人十一官人兩位耳十一官人生兩子長文郁長者法不出繼及困已繼主簿所可為縣尉之後者又惟十官

人一位耳十官人生三子長文煥長者法不出繼其
第三人不學而開藥店就此位可立者又惟中子名
文炳耳文炳雖年已二十五歲雖亦失學而粗能書
寫略通文理不獨於本位為親亦視其族為優今立
文炳以繼縣尉之絕照條三分給一至二萬貫而止
以田產屋宇山墳房廊雜產牛畜通計價直而給之
此外有公奩者比文炳多開一世服屬已盡又年已
三十八書寫不成字當來族長保明與文炳同到官
今既不在合立之數量撥一千貫以給之喪葬於條
撥五百貫於時異重殊物價工作皆貴兼與縣尉身

後可念與增給至一千貫凡此於戶絕均給之法多
給二萬貫內妙聖既為養女縣尉別無親而鍾愛之
順其生前之心給一萬貫本人已曾佔田產據銀器
却與比折通葬內樂困省元與縣尉同戶而元亦係
繼絕法無平分除縣尉在日已給外特與給五千貫
文郁曾以其子惠孫為縣尉之孫知其不可先自引
退此有識者也謀繼不遂特給三千貫與文郁既
給則十一官人位下均及之矣文炳既立紹家業二
萬貫其親兄文煥親弟文明本不可再望然均於縣
尉為四從姪縣尉絕而戶產分寧無獨遺之憾文煥

文明亦各給一千貫如此則十官人位下亦均及之矣既用繼絕之法又用均給之法侍郎有靈亦知官司於樂氏無負况縣尉乎此外沒官夫復何說然官司非利之也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本州和糴者四縣與建昌軍以四縣應和糴土產人戶大略相當前官失於申明糴數乃數倍於建昌譬之舟載非力勝矣民之困苦亦難言矣本州近雖以阿鄭三鄉譚胡等莊沒官充軍餉未蒙比折減糴申請於上而羽言未必盡效目擊民瘼朝夕痛心今姑以樂宅沒官之物少寬之內椿到元米二萬一千有零鄉石禾一

萬一千有零秤及今年新租及索到被搶銀器二千二百餘兩金器三十二兩并見錢會子並責付引監本宅幹人糴米以充和糴候見數目却以將來勅降糴本計算若可招糴湊足則竟與免數派或尚有欠少則作割分致上戶以盡免中下戶價既比常年特增數又比常年特減亦是寬民此係寬今年和糴者如此其沒官田畝雜產就將樂縣尉水次一莊立為和糴莊自咸淳九年以後歲收所入除合苗稅外並補助和糴派數以寬賑力此莊既立將來豈無興念遇機會撥添者此係寬將來之和糴者如此此外尚

有玉帶一條恐是樂氏先世舊物兼幹人亦難責其
倉猝變賣特給還繼絕之文炳其喪葬錢一項恐物
業難於一旦變錢又新租已充和糴猝急無可支用
亦合將錢會金銀紐計付之但須喪葬有期責付最
親位樂困省元主張文炳同領辦事方可今即付之
恐或他用耳樂宅四幹人計置獄吏會于李宅幹人
計置獄吏銀器並勒具引監井充招糴助入和糴山
林房廊雜產勒四幹具數引官牙點踏估價通計貫
數以憑撥付立繼者均給者沒官者各置干照收執
備榜州衙及市費通知候見數目撥定申請監司照

應其各幹侵盜主財情眾別呈斷

招糴免和糴榜

照對本州稅戶之困於和糴久矣然三邊未撤戍和
糴無可免之理且朝廷初立官價何嘗虧民特以時
異事殊鄉價每增而官價如舊又湖廣綱運路遠押
官必多求加耗遂致人戶不能無重費爾當職猥以
非才竊食此邦日夜思所以救此嘗力申裁減不從
遂以樂縣尉戶絕見管米并索到各幹侵盜金銀器
等責令變賣湊添糴本自為民戶招糴一年全不敷
派方措置間又再準運司於元派七萬二千五百石

之外增派通作一十萬石糴數既增難盡招糴今除元派下七萬二千五百石自照本州已行將樂宅錢米照鄉價湊補及多方回糴以寬民力外所有運司續添和糴二萬七千五百石本州既無力可併招糴只得照官價派糴然今年既增糴數比去年三停加一則人戶去年糴二百石者今年合糴三百石今來本州既將元數招糴外則續派之數不惟比去年不增又更於去年元派之數再減十分之四以寬上中戶其常年所派下戶則並與免派燕上下皆寬本州稅戶須仰體朝廷和糴餉邊正為內地安靜之計家

國一體痛痒相關正是為民非是厲民見今科撥已下取運將到數目既輕速了為上官司既不比常年多糴則稅亦不可比常年遲誤切宜孚體

起營寨榜

營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有司先葺營寨此國法也本州軍人無屋可住者十居八九稅賃居止既費房錢軍民雜擾動或喧鬧當職心甚念之近行下諸營計料本家中以一家有三四名軍請者可

以併住其說良是以本司費用不敷也然恐家口既衆苦於窄狹今有一家三名者可起屋兩間父子一

家兩名及一名者却各照舊止起一聞春兩方興宜
急爲計案即喚各營軍頭算計定數定限來日言日
責錢付工匠作頭交領責限分頭早辦仍榜諭通知
咸淳八年正月曉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非才承之不能一毫有補於民每五鼓行
轎翠見街市掛天燈供天香輒爲欣喜蓋人知敬天
何事不善此本州風俗最好處今當歲事更新敢瀆
敬天之說爲告

一月月星辰風雷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目名曰造化以長我育我又生五穀
蔬粟以活我性命若使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爲生
於此無一不敬方爲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枉費財物等事皆是信
邪造罪即非敬天

一朝廷是天

天生 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今我 皇上恭儉厚
下凡前代嚴刑重斂遊幸土木調遣征行干戈爭
戰擾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
何幸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
是代天知立條法是禁姦賊暴使我歸善如取官

賦是養寧猶邊使我安樂於此知慚知愧依公服
理以上體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太平方為敬天
若自逞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一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天太氣父
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為兄弟宗族內
外姻眷無非此一氣於此能備盡恩愛方為敬天
若為財物所昏為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敬天
一身亦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鼻息取天之清氣以能生活
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般故凡我之舉動言
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於人之一心又為一
身之主虛明知覺名曰天君我舉一念人雖未知
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為敬天
若起念善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

右請因平日敬天之心新年更增敬天之實風俗
日美長享太平不勝幸甚

咸淳九年正月再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每見吾民五更早起點天燈燒天香不勝
歡喜去年正月初一日因作敬天說就行奉勸近來

風俗尢好詞訟頽穉年穀豐登疾病不作此皆吾民
敬天之效可賀可賀今年又見新正新者作新之時
正者正始之日天燈爇煌天香紛郁神明在上此心
肅然邪念盡消耳目聰明四肢百骸亦皆輕爽此時
此心直與天一豈不樂哉愿吾民而今而後自正
月初一日至一年三百六十日自天燈天香至事父
母友兄弟契宗族接鄰里應干交財買賣諸事百為
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心常敬夫明明上天隨處照
臨則吾民自作多福長享太平其樂亦無窮矣謹因
新正再此奉勸要當職不憂吾民敬天之心不常只

憂吾民敬神之心不的神者日月星辰風雷雨露顯
然在眼變化莫測故名曰神若與人相似可與人接
則非神矣今世俗不以天神為神反裝塑泥像有手
有脚不能舉動亦名曰神此尚不得與人為比豈得
謂之神哉且神者生我者也養我者也此真神也我
賴其造化者也有恩當報故宜敬之泥神者待我捏
成者也待我供養者也此泥塊也非神也反出於我
者也何恩可報乃反敬之甚國語云民匱於祀此言
楚俗淫祀因此匱乏吾州舊亦楚地其以泥塊為神
至於罄竭家財作會祭賽蓋積弊然也兩年以來已

荷吾民信行當職之說專一敬天不祭邪神災害不生國境平安深恐當職去後把捉不牢自信不過又祭邪神則所謂敬天者有名無實有始無終不免諄諄預此再勸當職春夏官滿即歸明年正月一日不及勸吾民矣故不勝拳拳無窮之祝謹聽毋忽

燒划船公帖

傳九二故違約束鼓集惡少划船迎神為生事害民之端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詞人自便仍帖三廟索上神廟僧寺人戶划船並赴教場十六日焚毀帖諸縣一體施行

逐發源注疏人出界榜

當職昨日出迎詔書見文昌橋上貼發源廟注疏印榜此必有師巫廟祝之徒來此騙脅吾民帖三和官徧在城內外搗毀其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肅靜狀申外四縣帖請一體行若客店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為之道地幹緣行疏者徒斷核徒榜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孝養父母遵守國法世界道理不過如此若捨此不顧反信邪費財奉事泥塊必罰無恕

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

二月十五日勸農勸種稻也此州縣自古之所同也
八月十五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當
也何天下州縣皆不勸種麥而本州獨勸以天下百
姓皆種麥而本州獨不種也本州百姓何以不種麥
以不曾知種麥之利不曾受不種麥之害也去歲大
旱今歲米糶百錢一升餓死者無數其幸而不死者
亦曾吞飢忍餓或典田賣地或生錢做債或乞曆告
糶皆是寒寒冷冷拖兒帶子奔走道路立在稅家門
口含淚哀告喫盡萬千苦惱方纔救得殘命當來若
曾種大麥望着四月便飽喫麥飯何至受許多苦惱

是我本州百姓今年曾親受不種麥之害矣既曾親
受不種麥之害便當急圖種麥之利種麥之利爾民
未知今太守爲爾言之每年春夏之間舊穀既盡新
穀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喫此麥飯種
此禾稻得接續常得充足故農爲國之本麥又爲
農之本是麥之功甚大也大凡種稻須用象耕熟耘
須用露體冷是惟麥則不然及秋而種天氣未寒初
夏即收天氣未熟種於乾地手脚不沾泥水鋤塊而
作孔亦可種犁地而撒子亦可種是麥之事甚易也
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爾民終歲辛苦困主

坐享花利惟是種麥不用選租種得一石是一石
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得當初夏無人入山採
之時可代柴薪是麥之所收甚多也其功既大其事
甚易其所得又多來之利如此不知爾民何故不種
或謂本州不宜種麥太守竊謂不然一假天時一般
地利未說天下世界且說江西江西其他十州皆種
麥何故撫州獨不可種撫州外縣間亦種小麥可故
臨川界併小麥不可種或謂撫州近城多是沙地故
不可種太守亦竊謂不然麥宜高燥山地皆種山地
何嘗無沙且沙地只是滲水易得水乾令繞成既成

盛水種插何爲不可來高種麥太守爲爾告三曰
只是撫州田上好出米多常年喫白米飯慣了厭
麥飯以爲麤糲既不肯喫遂不肯種祖父既不曾種
子孫遂不曾識聞有碎米尚付猪狗况麥飯乎然此
不可之大者也天生二麥以爲農種之本而爾農
棄之乎麥跨四時宜得中和之氣而爾農棄之乎
自古聖賢皆勸種麥而爾農棄之乎貴爲天子尚
且嘗麥而爾農棄之乎尊如宗廟亦必薦麥而
爾農棄之乎貧者尚殮糟糠而爾農棄麥不食乎
荒感向食草根而爾民棄麥不種乎今夏艱食固
是受不曾種麥之

害去年大荒亦未必非不肯種麥之報常年享了快
活故不肯種今年新經苦惱何可不種今告爾農連
羣合不旱糴麥種及時多種無力出境糴種者田主
助之既得稻熟又得麥熟貧者可以飽足富者可以
免擾田里相安即是太平太守不勝苦切勸諭之至
咸淳八年春勸農文

每歲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勸農於郊以民生性命在
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事莫重於農故切切然以此
爲第一事近來反因歲歲講行上下習熟視爲文具
今太守是浙間貧士入生長田里親曾種田備知艱

苦見撫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爲之驚咤實誠痛
告實非文具願爾農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間無
寸土不耕田壠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撫州多有荒野
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纔無雨便
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見
百姓有水處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閑坐甚至到九井
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拆裂更
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措不曾
停歇撫州勤力者耘得一兩遍懶者全不耘太守曾
親行田間見苗間野草反多於苗不知何故浙間終

年備辦糞土春間夏間常常澆壅撫州勤力者所得
些少柴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
後復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抄田撫州收稻了田
便荒廢去年見五月間方有人耕荒田盡被荒草抽
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以浙
間爲比畢竟農種以勤爲本古人有云人生在勤勤
則不匱又曰農夫鹵莽而種之天亦鹵莽而報之此
理安得不同想爾撫州穀米價平不知艱苦不將爲
事今年春真間農種百姓也喫了些苦今年若不省
懼何以契天太守自知德薄言輕勸人不行去年特

地勸種麥爾農尚不肯聽今春是常例勸農爾農又
何緣肯聽但上下一體休戚相關爾農若欠穀喫憂
責盡在太守是不容不痛告幸爾農思量去年十分外爭
氣自今勸謹上契天心行續豐年大家安樂不勝幸甚
咸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

太守去歲特特勸爾農種麥爾農何故尚多不種或
謂田主以種麥乃佃戶之利恐遲了種禾非主家之
利所以不容爾種不知主佃相依當養根本佃戶夏
間先收得麥則秋間有本不至欠租亦是主家之利
況收麥在四月種禾在五月初不因麥遲了種禾縱

使田上不欲多種撫州無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種
今年本州禁食紅麩既無紅麩須用麩麩明年麥必
直錢此正是爾農種麥之一機太守故不敢憚煩特
特再勸明年太守官滿不復在此勸爾種麥矣若又
不種將來萬一天時不遇社就無可接濟莫教思量太
守之言太守勸爾至再其情切矣幸爾速種毋或失時

咸淳九年春勸農文

朝廷第一重農特令州縣長官親自出郊勸農然農
是百姓本業初何待勸若論撫州民俗却有不容不
勸者農以麥爲本撫州獨不種麥遂致中夏無力發

本布種昔潭州亦不種麥自真相公做安撫勸令種
麥百姓遂享其利今太守甚媿德薄勸爾農不行近
金谿知縣新到嘗面議外州糴麥種發下各都諸縣
必能一體施行爾農今後切須種麥此不容不勸者
也農以桑爲助撫州獨不種桑養蚕遂致中夏無錢
解債納官昔襄城縣亦不種桑自范丞相做知縣令
犯罪者種桑贖贖百姓無不諒勸今太守雖媿昏庸
勸爾農不早近金谿知縣新到亦嘗面言本州最多
荒山野地纔種便成諸縣必能次第講行爾農今後
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者也田須秋耕上脈虛鬆免

得開草抽了地力令撫州多是荒版臨種方耕此力
減耗矣爾農如何不秋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
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
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作堰捺水
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
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農如何不自
做箇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任此雖無
力及民然與爾農當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符
去言語不覺苦切爾農可自思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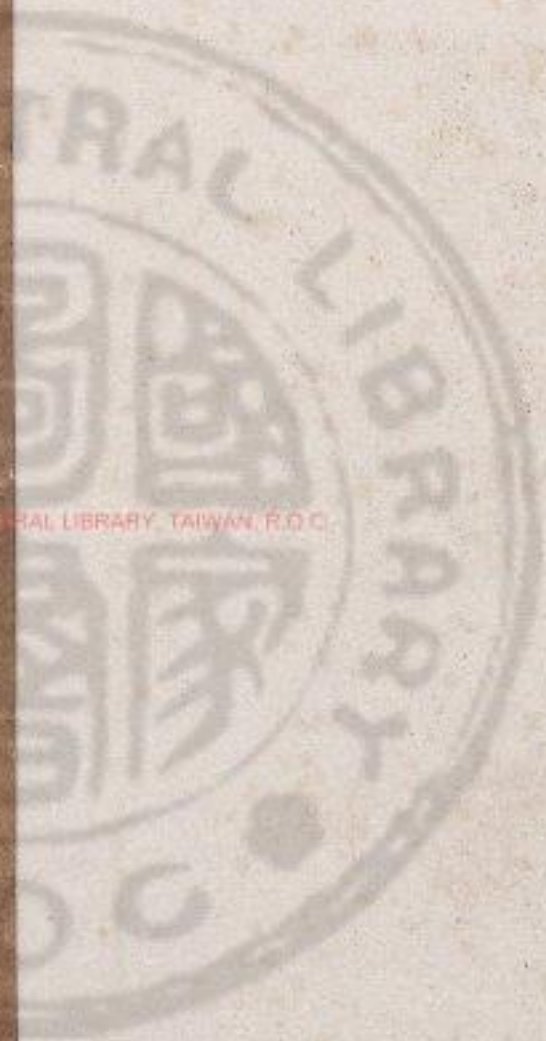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咸淳八年八月
十一日交割

免一路同官通啓劄公文

當職偶叨誤渥兼權倉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
兩月深恐稽違特以八月十一日罷勉拜受權行管
幹退惟才疎資淺何修而可逃責尚惟十一州五十
六縣同官悉心見教別具單劄稟求外仰本司預期
關報所屬照應凡舊例啓劄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
及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毋事文談



客位榜

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人今亦不受人之求自到撫州應大小舉狀並先奏告上天然後望闕拜發今此兼提舉司職事竊恐外州同官不知或循習舊比偶有干請仰書表司先責罪狀應遇投下書劄並須先問來歷是不是求舉不是求舉方可坵呈如挾書求舉而誤坵呈書表司斷杖八十其干請之官平日雖賢坐此一失亦斷斷不舉備榜客位仍轉牒所屬通知庶免違誤

免專人匣子公文

州縣之不可為專人害之也專人之不容不遺匣帖之違限激之也匣帖之不能不違限匣帖到司之繳費阻之也今請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縣知縣各造自承往回盡四箇盡面刻某州某縣遞文字盡於其傍刻題某月某日發某月某日到主管官則總在州諸廳申狀入盡知縣則總一縣諸廳申狀入盡縣道之不近驛路者則遣人就驛或就州附遞鎮寨之不近縣道者則遣人送至各縣附盡撫州諸縣則附本州之直州人當職每日坐廳盡到當面投下即時當面遣報以期彼此相安無事若夫體此區區毋自違

誤以取多事則在州縣之同官本司將於報應之遲
速占人才焉今次第一盡請主管官取在州官脚色
狀知縣取在縣官脚色狀先次入盡以應頭限本司
惟務省事國家之法人心之理即是本司之約束此
外別無預祝請各廳徑將此批榜諭通知

抽回專人

牒帖請州縣各官任責自置認冊自立信限某限解
若干某限解若干本司以厚待士大夫諸州縣同官
一洗舊弊毋落吏手自誤取擾而一切以至誠與本
司相守應于目前專人並引抽回除程一日定到後

至者斷逐各處義倉米牒帖各官依實具覓管責限
補舊欠自行置冊供申一日先具遵稟入新置自承
孟子附過到或有差更在外者準此不問此單所具
諸州一體牒榜各縣分帖使各備榜縣前通知

詞訴約束

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六條按察專為郡國不能奉法
養民者設國朝置監司即漢人之置刺史其職固
自有在非使代州縣受詞訴為一道聚訟之委也法
曰縣斷不平許經州州斷不平許經監司蓋亦防州
縣長吏萬一受賂曲斷而然其曰許云者又必察其

所斷真有不平而後受非以次第而至必指為受訟之地與州縣等也近世承平日久風俗日變豪家吞併小民必反其鋒以越訴侵占富家不納工賦必匿其形以越訴欺詐如此等類不一而足閭里坐此蕭條縣道坐此敗壞根本所繫令人痛心本司今亦遇三受詞但非事屬本司已經州縣而所斷不平者決不受理其有事雖屬本司而不經州縣并不經本司乃越經朝省臺部脫狀送下者並其狀繳申不敢施行仍先申縣會備榜司前使衆通知其餘條畫自有法在

義役差役榜

吉水鄭知縣排結義役又排差役隨宜區處各有條流良可嘉嘆役者自下而上第一重官司蓋基本之地也知縣於此益心能知先務他復何憂然天下風俗不同人心私意各出義役者成固是勝於差役而近來義役亦多有弊結義役者或出於物力高強身充主役之家則中戶以下舊身不係充役者皆拘入義役此等事力不及之戶向來既苦爰糾今來幸有定論亦只得俛首從之中戶以下排結就衆則上等戶反寬而身充主役者坐制其權役使群動自家戶

產陰已免役此一弊也中戶以下既入義役差排輪
充或十日五日宜不為重而不幸都保有重難事偶
在此十日五日之內此等入戶縣道生疎吏吾不行
權歸主役間有主役而不仁者反為打誣賣弄之人
充役之家一舉遂空主役之家兼并得便此二弊也
大凡鄉保有大役有小役大役者保正也小役者大
小保長也所在保正有事多是衰率大小保長之錢
以應縣吏之誅求則雖名小役亦重役也向也上戶
充大役小戶充小役家有一二十畝之田輸充一次
尚可支當令中戶以下盡入義役則小役之為大小

保長者降而差及一兩畝田及無因而有屋基有墳
山柱名縣道路有稅產者皆須充大小保長一次輸
充其家遂索而貧苦益衆此三弊也其免役法之難
也國朝仁厚先解其難極力思所以免之僅免得衙
前之役而在鄉鄉充保正副及大小保者無策可免
乾淳間處州松陽方劍義役而地州效之入戶無事
糾廢家之患官司免每歲糾結之擾可謂良法矣日
久弊生又復有如前三者之弊常平司以役事為職
合先主張此事然此事必知縣得人皆如古水則可
不擾而辦若自監司過度而制之事益擾而未必辦

矣備帖一路五十六縣各宜勸置面勢鄰司底籍
知人戶虛實無以其詭挾爲擾而且以併聚見數凡
見成鼠尾單不可爲準此一事也禮請上戶自與面
議毋以文引而以劄目毋入吏手而自與面言毋拘
緊限而屬其便宜公議或結義役或從排役各從其
便此二事也充役自役首爲倡而存留一等小戶略
有產稅者別充小役毋容盡入大役以革前所說三
者之弊此三事也吉水縣區處已備併請用今日本
司之說而參訂焉使役法旣成而上下戶皆便方爲
全美仍榜各州主管官衙前使衆通知此通行之說

也又近年王寶章知台州勸諭上戶各出田供長役
之費每都不過二百畝而其費有餘即以花利餘錢
衆買後田畧置之田旣及初約之數即以元助之田
撥還元助之戶今已成成就名矣遂得役戶不失元
田不費分文而役事自有義役莊田在募長役人戶
並不知有役事之擾此是王寶章創行若本路有鄉
貴人上上戶能自募效及作宰好官良能行勸募尤
爲無窮之利并與帖榜

本路通判水利公劄

甚張以晚未兼二常平常享者民生艱本所係若伺

而可稱塞責惟各郡領茶之賢是仰是賴爲常平之要有三曰義米曰役事曰水利也義米本百姓自備古荒而有司者奪之此何忍言役事惟知縣可與上戶面議而上司乃公稜掣其肘其不敢效凡皆略以鄙見達之所屬同官矣然此目前吏文之事也惟水利真是利民無窮所關尤大而爲常平之官者乃以非省所吏文之所促迫往往亦念不及此今歲部內天幸小稔農隙在望又久雨之後必可冬晴殆天賜之暇也若不亟圖何以爲吾民久長之計哉撫州最近已選委真司立訪文修築以禮勸而不事文後

隨事宜而不立定說次第漸有端緒惟是各州去司存間遠其待有拳拳而不敢踰度恐事未必成而徒擾也區區欲望府判多方體訪管下有無廢壞合修去處及爲豪家所占合修復去處或選委同官單車親行相度或分割縣官請寄居上戶與之面議次第往復一惟以書如議家事然不勝願幸之至

放結閩久禁人公牒

我朝以仁立國事非惡逆無不赦放此事元因朱隅官余隅官兩家有隙率衆相鬪名曰結閩已經二十八年朱隅官余隅官皆久已死亡而被喚結閩之人

老於獄戶死無日矣奈何八該明禋郊祀儲君及
星變以至聖上登極大赦官司皆不與至放其所以
布宣朝廷寬大之恩哉今日明禋禮成恩霽將到所
有元寄州院杜一周茹四元寄司理院余六乙周
二元寄臨川縣張二余宜生三獄共六名係元解十
一名囚死僅存衰老待盡之人並牒押回本貴州縣
着家聽候六七十歲衰老二十八年坐獄一旦再見
天日復還故鄉得以老死於田廬中皆聖恩之及
也外有曾燉曾四乙元因何十章五脅人隨從燒毀
譚宅屋宇正犯人何十章五已斷而曾燉曾四乙因
老死獄中而後已也

曉諭遺棄榜

循禁獄自成午至今壬申亦已十五年此又何為者
耶併與牒押回本軍着家取交管申舟令曖昧不決
職愧焉因念人家生男育女誰忍遺棄間或有之苦
於貧耳官司收哺於已棄之後孰若保全於未棄之
先西漢盛時有胎養報我高宗紹興八年指揮貧
之妊婦支常平米四斗紹興十五年改支一石今常

平米上屬省所本司不可擅支合體此良法善會變
通慈幼元規應諸坊願委係貧乏姪婦無力養育之
家許於臨產之時經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
會子五貫其見在本局四五人既已長成每日坐守
兩餐自少不學事藝將來有何歸着為民父母豈可
賺他一生今仰店鋪人有欲收為使喚或買賣人有
欲收為歌賣及恐有宗族親舊自欲收錄或民間欲
收養為子並仰經坊長求四鄰保明申上本司當併
此兒一年合支錢米作一頓給付收錄之家使之早
有歸着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務諭司前局前

市曹使衆通知

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榜

建昌軍新城縣管下德安鄉諸都莊因寨知縣劉青
冊擾民致鄉民結閹拒違本司以罪在官吏已行劾
官配吏訖鄉民此時便合放散各務本業乃因鄉民
自有私怨又相讎殺或東者去劫西者或上保去趁
下保彼此報復何有了期又聞張村與六坪兩處因
爭漁利日夜相攻甚至殺人放火前日結閹拒追猶
可說官司不是今日結閹相殺又是誰不是耶本司
比諸監司去新城最近前日官司不是既已治官司

之人今日是百姓自做不是又安得坐視但念百姓
皆吾赤子元非作亂只是報冤未欲遽見施行且先
給榜曉諭大足冤家只可解不可鬧續解便休纔開
轉深若去鬧時俗諺云贏他一萬自損三千本要殺
他反被他殺了濟得甚事又俗諺云人頑似鐵官法
如爛德安林下幾箇倡亂何曾一人得保首領此皆
爾百姓眼見者若能解時只在一念將前日報冤之
心回轉思量畢竟他也是我鄉鄰或是我親舊有事
只可忍而豈可相殺只可讓他做得不是豈可和我
做得不是畢竟我箇性命亦自重大有父母要我

供養下有妻子要我還有若有病痛尚且醫救欲得
延生豈可拚命難殺或有死亡尚且哭泣恨不再生
豈可平白討死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自小出世以來
只願百年在世豈可等天之地做大人又有無子
忍不住輕易壞了一生何撈到之日更相解勸父勸
其子妻勸其夫田主勸其佃戶族家勸其小民都副
隅保勸其鄉社以保身命以至鄉井轉禍為福永享
太平豈不樂哉備榜縣前仍帖權縣諸吏轉榜各都
村壩要鬧等處使之通知自然無事或有鄉曲向上
之人合禮請任責徑自隨宜區處施行

江西提刑司

咸淳九年三月初六日交割

交割到任日錢榜約束

照對當職近以撫州兼權提舉曾牒報本路同官大略謂人心之理國家之法即是本司約束別無預約條件蓋此時以提舉司事少而兼權非專司比也今叨誤渥擢司刑憲關繫既重事緒尤繁合先開具大要下項

一刑獄

獄司事莫重於人命一一自有明條惟孫吏反監體驗管下鄉賣弄盡出其手一下便非本情及追捕一行人回縣詐錢不即時於地頭書填格目及

茶食引保人指定保正通同打話將干繫人視貨輕重為操縱出入及取入門款官不即時到獄停朝隔宿又不親面審供點對元情及司獄司皆以已配老吏穿款變亂本情及保正關後懸隔官坐視不即時收捕覓身以致淹延凡此六項自今部內並請一切更新有犯斷不恕此外又有誹徒專將身死不明四字把持村民作血屬經官官司便作致死事行移三年五載後雖終成白休而干連人已皆瘦死一方生聚為之蕭然賊害吾民莫此為毒兼鄉民畏此無端之擾無人肯充保正

違誤公私事務不可勝述皆此曾禍之也今當職
第一以理雪民命為重亦第一以痛革誣訴為急
仰縣道發覺官司遇此詞訴必審問的是被死人
親父母或無父母身未曾娶的是被死人親兄弟
或無父母兄弟的是被死人妻子必單身人被死
方許次第有服紀止一人出名作血屬須說被死
來歷證見痕傷分曉責反坐狀體驗得實即依條
不移時填入格目捨此泛稱血屬云有其親身死
不明或不知人命着落之類皆是譁徒教唆雷同
古本並不許縣道輕受其自然自溺自刑自害搯

死擲死小兒女與將父病死人稱被嚇殺諸般尤
賴既非被殺皆不應作大辟事施行為吏人通同
脅詐之計昨見官司受此詞訴則小人反因之而
輕生或不受此詞訴則小人自因之而惜命若不
受理救人無限諸縣皆膺百里民社之寄謹之謹
之違定按劾

一泛追

人命事未能伸一人之冤已先添數十人之冤其
弊皆因公人世界遞相吞嚼節節計置非錢不行
縣獄若不逼追一鄉無辜之人則結解時無以充

計置本州公人之費用獄若不再追本縣已放之
人則圓結時無以充提刑司計置公人之費積弊
已深有力莫救故百姓無非公人几上之肉而官
負徒爲公人赴錢之奴耳一件人命事在官無限
公人張頤待哺提刑司公人則獨據要會坐收全
利者也今當職雖不才焚香告天誓革此弊若非
的係被殺決不容縣道輕受若非真的同共行兇
及親切證見決不容縣道輕追若非委有出入異
同決不容州獄再追本縣已放干連人及追縣吏
詐錢當職自當不禫辛勤親自巡歷面問剖決如

披閱案牘考必首尾縣獄追不當追之人州獄追
不當追之人並將犯人決配本官按察其有因
結到司亦親自當時當廳區觀仰州縣官吏毋得
事落公人手恐其枝節生事預苦吾民辦計置錢也
一贓錢

本司號正監司第一首當奉法賭是之地獨因司
存赤立例以贓錢爲支遣遂致引惹一等竟徒欲
害人而無其說者輒不遠千里妄稱被某人拐
脫錢若干或被脅取錢若干或被奪去錢若干本
司誤認爲利源所在或不顧虛實而行之牌厘專

人布滿州縣太平為追賊錢而發所解能有幾何而搔擾則不可勝述弱妻幼子所毀害累家無噍類則又案吏代納案吏之陪償是亦生民之膏血與言及此令人汗顏今當職與州縣約應元有窠名合解本司吏祿贓罰錢請各自置冊分限自承依時抱解此外應有積年非泛監贓截目榜牒到日一切住行見因贓錢監繫人並放已配見監贓吏人並免監日下押發

一專人

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

故入牌筒牌筒不應故入匣子匣子不應錄匣又不應方怒而遣專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重費罪本不在下也當職頃兼倉司並抽回專人具劄懇諭一路同官請各自置往回彙子四箇州則通判總一州之回報縣則知縣總一縣之回報循環附送當廳而併當廳而還繳費並免已荷一路同官相應說今在憲司請各依前一體相守憲司多人命重事仍請各官置冊案頭每日點檢督促吏人事到即時回報事了亦即時回報事未了則即時照限申長以信相守堅如金石如或違

誤官罰吏點

詞誥

詞誥惟命官犯賊者受吏犯枉法贓已經州縣者受事屬本司曾經州縣所斷委未平當者受其餘小事各有司存或不經次第官司直經朝堂臺部脫送本司者當點對據實回申決不輕行白帖權攝人仰口下去官其或惹詞進欺欺配

巡歷

本職當單車巡歷訪求民瘼理決滯獄求以仰稱聖朝欽恤民命之萬一所到州縣官倉並免迎送

但以職事簡徑身致其有寄居士友生長本路目親民生疾苦熟知本司關未事俾者併令習文直嘗賜教不勝願幸

詞誥約束

古者帝王親行巡狩以察四方諸侯至漢遣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長吏以代親行謂之刺史至本朝謂之監司故出稱外臺為天子耳目之官但擇州縣官不奉法為民者去之則百姓自然安適非代州縣受詞誥為一路聚訟之委也近來此意不明部內之官或橫縱害民而不問反不掄細大務以聽訟為盡

職遂使以老謹健之徒紛然競集聞千里遠近不接
之也信一特張呈無實之說牌匣絡繹賣券夢午區
迫州縣騷動聞里雖雞犬亦不得其寧是至朝廷設
監司之本意哉當職交印後二十日之間閱過舊案
千餘件率多煩碎虛誕不當受理之事前此幕官徒
以司存所仰職錢黨有拘礙往往經隔三年五載不
決以後監賊司今當職職先已榜放舊事逐日疏
決以冀司存一清上下相安司案乃呈請刻求批詞
訴約束當職每日五鼓出署非避懶之人也詞訴亦
須受理但擇其關係之次者方受且分次第先後耳

一第一次先理命官犯職狀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
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
財仰被訴人指陳的實證佐先責反坐狀留身訖
徑追被訴之官赴司究對依條施行更不行尋常
帖問具拈追更根究等虛文故事此項候 聖節後
四月十三日受詞

一第二次理豪家把持公事狀

右亦截自當職交割後有寄居富室敢預公事自
殘其鄉里者仰被害人指實陳告施行一切如前

此項候五月十三日受詞此日有別項緊切事併
附受詞

一第三方便其本司合受事

右舊事逐日剖決不待催詞新事自有次第官司
不當越訴自此一月一放狀亦以命官犯贓豪家
把持事爲先其狀先咨先判

榜諭諸州住行不切詞訴

大江以西山水秀拔寂號人物淵藪間有所稟之偏
者流於使而好勝遂招珥筆之譏議者惜焉今當職
交事之初披閱訟牒多非緊要此等縱欲規害所怨

其自身亦豈能晏然而坐勝乎不知亦何苦而爲此
哉時事尚艱神明其近 聖君大臣方憂勞於其內
邊臣戰士誓奮死於其外我輩官吏士民皆當竦然
自立改心擇行且相與保全自家一段元氣以契天
地以體朝廷奈何於宗族鄰里之間忍於相讎甚至
士大夫不能自免何其溺於舊習尚不知變乎仰案
呈連日已斷不切舊事備榜各郡市曹請從今自悔
爲忠厚之歸是化有司也

又再榜諭吉州詞訴

當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間已判過吉州不切公

事七八百件令住司人來尚復有之豈真吉州人之
健訟亦本司舊弊輕易泛受誤人於多訟之地耳今
并住行使吾吉州之人各知好惡守分相安一變前
日之爲以洗健訟之謗也

禁划船迎會榜

吉州倉斗陳重三不伏本州禁約至因划船迎神毆
鬪繫獄身死其母阿劉經前政妄詞以人命事爲詐
當職三月二十二日已行斷遣并將一行干連人陳
放未據本州回報催申照得小人迎神名曰求福
今反死於非命干擾無限平人福安在哉當職前任

廣德軍通判蔡絕本軍罪惡傷神并據王迎祭等會
近在撫州燒毀划船千三百餘隻并毀都廟禁絕瘟
神等會廣德撫州連年皆得大熟人民安樂並無災
癘福不在此乎本司所領是刑獄殺傷之事愚民迎
會乃刑獄殺傷之端併榜一路州縣預行禁嚴仍連
粘當職在撫州曉諭敬天說兩紙使其知天地神明
是神泥胚塑像不是神各歸正道以致自求之福毋
更信邪以速自取之禍如有違犯定將社首決配籍
沒併火其廟爲灰搗其地爲瀦求絕禍根仍牌帖諸
州縣常切督察有犯即時申來內贛州乾地划船之

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兵鈔司一体行

客位務

官員見訪仰客將預先覆知若通寒溫只可三進說
三數句告莫多事孔子惡便佞使者巧趨踰佞者有
口才今人誤以爲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
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
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
料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
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七十九卷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八十卷

公移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沿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
本錢白納鹽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尅
取事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
背監官上戶仍復拘收此弊蓋所在而然十年前當
職爲浙西提舉司幕官曾行區題盡其曲折浙西之
民一時再蘇今叨鄉部去民情隔焉又所部廣闊深

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兵鈔司一体行

客位務

官員見訪仰客將預先覆知若通寒溫只可三進說
三數句告莫多事孔子惡便佞使者巧趨踰佞者有
口才今人誤以爲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
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
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
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
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七十九卷

慈溪黃氏曰抄分類八十卷

公移 三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沿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
本錢白納鹽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尅
取事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
背監官上戶仍復拘收此弊蓋所在而然十年前當
職爲浙西提舉司幕官曾行區題盡其曲折浙西之
民一時再蘇今叨鄉部去民情隔焉又所部廣闊深

恐有孤小民不能急救除一面具劄稟問官員及曉諭小民自陳利害外所合先次開列曉諭下項

一革監官掩取鹽本之弊

上戶掩奪本錢起於場官場官監主自盜起於泥鹽泥盜者舊有鄙夫廁迹場監掃掠着地之鹽掩爲食利之私其後流弊遂於亭戶所納官鹽明收十分之二名曰泥鹽附打官袋又受本錢其事已可駭其後流弊又將所收泥鹽自行私賣得散本錢仍照舊例再取十分之二名曰泥鹽本錢既以官鹽盜賣又將官錢盜取進退無據而侵轉皆利

其事尤可駭此外貪刻字條萬緒各場異俗各人異心一而差人爲惡訪求姑先舉其彰彰在人遠近通知者言之耳此事若局外之人雖然聞知誰不汗下而儒其衣冠官其靴笏者安於流俗徂於積弊泊於微利視爲當然恬不爲怪甚而近者又創爲倒籠之說如亭戶納鹽兩限則場官虛申三限本錢一到則拘收虛申之錢數名曰倒籠此即竊用納苗虛鈔之故智又有舊來文憑錢之說先鹽課之未有先本錢之未支課作亭戶名目借借鹽倉本錢名曰文憑計置上司或作宅庫應支反

稱亭戶先欠我錢本錢未到已皆覺收解俸之生
日新日惟自非將場官洗濯一新本司何處下手
然監官皆經前政選擇當職既不應副人情淫差
權攝一切且當仍舊俾安職守但須痛念時艱之
非昔仰畏神監之孔昭自此悚息更祈力行好事
前此之弊例必思痛絕之前此之民獲必思力救
之庶幾皇天悔禍庶幾性命之可保其間好同官
能體此意不特存留更當薦揚其間倘有不好同
官或以羽言為迂不知相體不特汰斥更當重行
按劾其或無官權攝又非其人仰各揣心自為去

就如有違犯追勘決配三辰在上一語必禱

革上戶掩取鹽本之弊

舊來上戶為下戶發本此不可無者也中間上戶
為官司催鹽亦尚可留者也近來上戶與監官結
扇騙取小戶本錢此豈可有者哉且說民生苦惱
無如亭戶日受鞭撻無如亭戶鈔客所還本錢分
文皆是賣肉上戶亦只一戶下戶各自戶眼本不
相干今乃身為上戶不自煎鹽反以都長統催為
名奪取小戶勤身苦體賣肉所得之錢世俗所謂
赤脚人打鹿着靴人喫肉未足喻其不平也農夫

深耕淺種尚有天災上戶何忍乃於同場鄰里血肉身上白奪衣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以小戶受罪不過鹽場之鞭撻上戶受罪動是本司之黥配小戶人家雖窮困而長在上戶人家不再世而淪亡今來當職並與除去前項都長統催名色各仰改過安分莫更覬望泉錢自此上戶陽免本司之督責陰免神明之打筭正爲上戶做好非絕上戶利源截自榜諭之後如有再犯定行追土捶折右手估籍決配

一革本司人吏陰取本錢之弊

前項場官上戶之掩取皆弊之末流也如本司人吏諸色之欺取則弊之本源也場官之掩取分以充本司人吏之苞苴上戶之掩取聚以充本司人吏之訖置是亭戶白納鹽而人吏乃反白得錢靜定思量蒼矣謂何今又何時可不痛改往歲王寶章除浙西提舉先聲入境更如水立此時當職爲浙西帳幹親見都吏韓振宗以下四鼓先入司存土地堂燒香拜告發大誓願不敢接受分文願賜保全一日日日如此終任乃已當職庸晚既無先聲又官學外方三十年近方得祠歸里雖有區區

赤心亦未必本司人吏之曾知今令責罰罪狀其
素有良心及能改而為善者情願留則留其有舊
習難化不能改惡為善情願去則去截自責狀之後
如有再犯定行黜籍重者照條計贓實之死地念
哉戒故毋貽後悔但聞諸場固是計置本司本司
人吏亦用計置以上官司通相吞噉弊至此極今
幸朝廷清明務除宿弊自當一一討論具實申明
以免故紙不切之督責

一仰亭戶更自陳披擾之弊

前此三弊已見榜諭然恐人心不同仍前違犯當

惟然今日非前日比也時變孔艱性命未保正是平
日官吏積惡造物到此打筭若官若吏若士戶須截
自今日別換一副心腸重新起生做人性命經未可
保財物欲將何用血忱對天祈哀乞命黜檢從來之
罪過洗濯今日之身心舊取泥塗錢者今誓天斷不
敢受舊受倒竈錢者今誓天斷不敢受舊受文憑錢
今誓天斷不敢受如此則上天有悔禍之期性命有
可保之理人人各識世界人人各知時變人人各用
敬畏神明於急難中思所以救其身命骨肉待時艱
過了國家再安所謂身在則有餘矣其有頑不曉事

不知時識變之人本司只得重作施行命官犯者按
効其以前權攝白帖凡在人犯者決配吏人犯者照
條計贓實之極刑本司吏人先責罪狀附案度不能
痛改者與其自陷重罪仍情願先次退役備榜司前
併榜各場

約束因補鹽欺詐榜

訪聞舊因巡鹽曆官司作弊勸犯鹽人通注欺詐平
民以致在鄉私販人亦預先挾此讒言託通庄脅詐平
民深屬不便今本司已除去巡鹽曆一切與民相安
其或鄉下尚敢借此欺騙仰所在都隅官及團結保
長等擒捕解司切待重作施行須至鏤榜曉示

收巡鹽曆

當職初蒞浙西親見巡鹽曆於官畧無所補於民亦
有所害徒為弓卒取過水常例錢為吏人取批曆常
例錢即曾向浙西提舉盡除一路鹽曆近如此聞
分司廳又不獨取常例而已往往捕窮民升斗之鹽
以鹽倉私置牢獄教其妄通騙脅民財不可勝計又
有一等游手與分司人吏通同設局做鬼探訪稍有
衣飯之家曾詐殆漏其害甚有大於前日浙西所見
者案牒帖免一路巡鹽曆并茶曆並免如有違戾去

處官劾吏黜仍榜司前曉示截自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者許人陳告

約束亭戶妄採他人柴筭

從來編民亭戶雜處海鄉婚姻交關彼此相濟近因飢荒亭戶作過編民懷怨本司已行禁戢亭戶及將日前爲首人節次牒制府聽從施行其隨從及不曾同共作過之人已各著業自今入山買柴仰編民亭戶相安無事訪聞去夏亦曾入山擔柴不曾遺錢反因而被笞自今如有此等再犯定行追斷

約束瑞安府屬各鹽場提督

訪聞瑞安府管下五場因本司隔處多有江湖乞丐之流媚取貴人書劄脅持主管官求爲機察提督之類場之官吏其言皆苦之官益爲其分取及多取盜賣以實歸囊者多矣或有挾書而求者請徑解本司當根究重作施行牒取遵稟一日申仍帖五場照應遇有到場稱機察提督之類者即時申來如礙情隱庇本司覺察得知一體議罰盜過青田縣聞亦有之併帖並一日遵稟申仍榜

約束諸場折銷

照得諸場官吏搭射亭戶欺取本錢等弊本司已行

約束痛革外又有折納一項尤為公私之害蓋場官但欲得錢高價抑納虛銷簿書殊不知是日貧鹽額日減為自計得矣其如國課何帖諸場或約取官吏科子遺票知者非狀申如有仍前折納去處許人陳告或不司覺發得實定行追究官司將錢問亭戶買鹽場監反抑亭戶折錢代盤違理非法莫此為甚近年場監多將倍秤入教官鹽賣而歸私若此項折錢不待變賣尤為奸利鑿榜曉諭許諸色人告

蠲免酒折鹽

近榜諭當自上始酒折鹽一項候契勘曾不由

省所契勘元不曾申省正是本司之私然則何惟本司人吏與場官上戶之侵奪該案只今榜帖諸場裁自四月初一日交事之後先依收酒折鹽其日即已解到倉者並理充正鹽其理充正鹽一袋合有一袋本錢候筭計分曉日又當分曉為利民之事仍申省申御史臺照會府後來無敢再取者

曉諭亭戶安業

照對今月十七日準省劄指揮專一措置團結亭戶當職近聞鳴鶴東西場亭戶借粮作過本縣見行追捕沿途間有殺傷其餘或逃竄山谷一鄉驚擾發不

聊生切恐各人未知當職新準省窰團結圖依今急
遣職吏范榮祖星馳前往木場撫定兩場亭戶作過
戶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歸還本司見行擴帳選官
前來散還本錢各各仍前着業截自此榜曉諭既到
之後如有再犯本司自當重治施行其日前縣道已
追到人帖縣竟將爲首人速行斷治所差追捕人日
下權與抽回具遊稟申

曉示亭編詞訴各有所諫

照對禁暴書屬制府監課事屬本司一心體公各盡
其職初無彼此之分今春飢荒小民羣擾沿海亭戶

往往相擬制府已逐項施行鎮定外當職自交領監
事以來有編戶訴日前爲亭戶劫奪者有亭戶訴日
前爲編戶殺死者當職以其犯在日前事屬制府或
判示或移牒一切請制府竟自施行制府委的或間
有移牒本司相關者本司亦已明白回牒並無一毫
黨私之意今來積欠本錢並已散還二麥登熟旺月
在近切仰諸場亭戶各各改過安心着業截自四月
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輕者本司自行追治重者
仍與追解制府切恐亭戶不曉事者恃本司爲父母
官司自陷罪辟後悔莫追所合明白預先曉諭自交

事以後凡借糧詞訴開列下項

取會須知事宜

鹽場抄具須知冊皆是謄寫古本事體日變區處日別場監風俗在在相同須是場官知時識變契合天理別具今日見行拘催之法起運之詳取於亭戶之出剩者何項分縣付於綱梢之增打者幾何數目裁酌區處公私兩便庶幾無負於今日朝廷變通寬卹之意本司虛心顯俟以憑公行

戒諭倉庫欺弊

本司久不專除正官今當職濫切鄉部準省劄旨權正爲團結亭戶各爲保守以濟時艱團結之法合先有以養之司只今契勘各場未散本錢急先措置俵散不可拘守舊來弊例又訪聞亭戶本錢官吏不獨欺取於既散之後又且搜借於未散之先上下共蒙蔽蔽俸非一當職既以鄉人暫持鄉節其救艱難但欲力行好事不忍掩人不備陷之於罪若倉庫有欠速行補足先與明告却當差官點數文字纔足即欲散錢臨期或有疎失法所不恕

行移團結亭戶

本司備準省劄指揮專一團結亭戶訪聞舊例上戶

不屑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曾從實結
定迤相覺察以致近日一番擾亂今仰不問上中下
戶比同編戶一體置牌結罪保明十家結為一甲輪
月迤充甲首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同甲之戶各
各安心着業保身惜命度此艱厄再見太平如有生
事之人即時同共禁絕如其不伏即時申聞本場具
解本司重作施行一人身做身當一場無災無難如
不申聞同甲坐罪上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
私僕充之總統之權只在場官一人每十日一次喚
上甲首點名告戒若呼喚統率則在場官各自選擇

合千人得力者為之自場官至上戶以至下戶
貴賤不同願同心併力此各是自家切己之事朝廷
施行正是為吾民計切湏日下結定申來以憑回申
朝省照應日前亭戶擾亂多因官吏貪刻今次團結
亭戶全在場官任責截自團結榜諭之後亭戶如有
再犯重賞典刑場官先從按劾場吏并實重典今當
時艱各宜對天發誓改心擇行悔過修善祈免患難
非復比舊時事可肆曾臆矣

又

團結亭丁係省劄見今專委緊要事近令不問上中

下戶一體排結十戶爲甲輪月爲甲首者蓋以上戶
從來與下戶勢分相隔不屑與之爲伍故須先令逐
戶排起其間上戶聽令用當直備丁等當官使場監
可以一體點名也實則團結自是上戶各行自爲保
護鄉井之計只係上戶切身之事今於排定之後仍
從逐甲使上戶主之但不親身到場與下戶一體點
名耳其逐甲十戶之內或無上戶亦須上戶通管大
抵團結編民亭戶皆合鄉曲自做而官司總其綱近
如大嵩傳監場東江楊監場團結各有法編民亦倚
賴之所在風俗不同更帖諸場於十甲排定之後禮
甚酌之意

呈行官負便宜

諭上戶相與主維而場官仍照元行自總其權本司
於散錢不許上戶干預者爲上戶絕後患免官司督
責也於團結再勉上戶主維者爲上戶防近患免盜
賊窺伺也兩者並行而不相悖請場官明諭知本司
藥瀆對病方能作效大凡官負多是不知風俗利病
只憑案牘施行皆不對病之藥也若監場利病民困
愈極則官課愈虧是爲公私交受其病官司一味頑
法督責徒重其病耳當職初官在浙西曾爲孫提舉

徧行諸場訪求子細孫提舉盡行寬政增課反大增
蓋藥對病耳當職自爲提舉官民情隔幕無由得知
被命以來訪求兼旬雖荷官負士庶有以利病告者
尚未能盡悉除前此已置冊分類抄要及將續收文
僉廳官抄類畢日逐項書擬合如何施行庶於民瘼
日瘳且不孤諸賢見教之美意

禁約謁士干求

舊來以鹽場爲非理取錢之地所在江湖之人挾書
干撓今欲更弊一新牒帖本司所屬官截自今不可
爲人發書仍帖場有挾書到場者勿受其無禮者解

來又聞省部人吏遊游謁術人與本司人吏本司人
吏轉而達之場監者尤多於官員之言訪聞諸場公
吏亭戶艚舫之家皆用湊錢應副仰本司人吏真狀
自今不得發游謁書與諸場若上司有送到者但據
實回答今時艱如此聖治更新不可再發書矣

禁約欺詐

照對本司今免專人免牌匣免巡尉司巡監層免主
管司茶層止有場監青冊當職終日坐廳聽從當廳
投下以免目前文憑重費應日前分司廳害民事件
盡行掃除以奉行聖朝新政一切與民更始如有仍

前在私欺詐及窠頭門房或私於客店關鎖平民並許被擾人陳告

曉諭亭戶納鹽

亭戶煎趁有利本在諸色業藝之上官司白令納鹽而又日日鞭撻之遂反在諸色品目之下今本司奉行聖朝新政盡禁文憑泥置掬窺高額等弊盡散亭戶日前未還之錢當此艱荒百姓一錢無討處亭戶動成百數請錢此時若不作急赴辦是自絕衣食道路也是不顧父母妻子也官有定額只得懲治矣備榜仍請場官善督之

差場脚走遞文字

諸場統催都催都長等掩取衆戶本錢雖是其利害受本司督責極是其害其實於官無補不過本司人吏下連各場監官使官錢轉爲文憑錢下戶不可赴愬久之上戶亦自敗亡耳今雖一切省免切恐上戶知利而不知害尚有陰執其柄所合申徹又有都窺首之役向來多差上戶今轉而歸之中戶一番充應亦破人士蓋編充保正間或接官亭戶充都窺首常用接官縣道公人下鄉尚有時節場監脚甲催鹽並無虛日名爲脚子一步不行而抑都窺首還催船

其身為公人不繳青冊而強都竄首受繳冊之苦
如此淪洗中戶日衰而本司根本之地空矣自今並
不許諸場差都竄首就將今來圍結十戶為甲每月
輪甲戶催鹽周而復始脚子不許討茶飯應干申狀
月冊並仰諸場輪差脚甲走逆如縣道差手力充直
州之例榜帖行

禁約綱梢運鹽積弊

綱梢盜賣官鹽反虧官袋運數固是綱梢積弊亦緣
本司不依時依還水脚錢及鹽場鹽倉兩處官袋有
有常例錢本源不正難以律下今本司一

得水脚錢並倉鹽場並不許循舊例受多格以
其所得兼其所有綱梢亦可少寬從此一新矣牒主
管司照已判先將欠少免監者先差載證以示旌別
如運二百袋者先支水脚錢一百袋候運到支湊足
二百袋責罪狀既免舊欠又支官錢自今以後不許
少欠升合仍帖倉場取各官朝典狀專秤決配狀並
不許乞取綱梢分文仍榜倉前見運到鹽催交足

委官定秤

二十七日吉辰請程提幹同所委官各場定秤官場
兼僉陳其僉早到支鹽倉先定本倉交入秤則以示

綱梢使之通知却到各場喚亭戶面審裁減向來多受之弊量與斟酌以補綱梢在路耗折使可經久通行向來綱梢多取塩場之塩亦緣支塩倉交收綱梢官袋塩一如塩場交收亭戶入納塩掃掠掣取用大筒大杖可容三四斗者自奪其塩每一網船到倉闈用七五袋塩狼籍又聞一船到岸用藥費錢一百六十貫稟料所取最多監官以至門子轎番皆有常例稍工若不多取亭戶塩必路盜賣錢從何來人來欲革塩場多取合先革塩倉多取然一倉吏卒衣食於此譬如鼠穴此處塞了他處穿矣今除前項積弊嚴

行禁絕及分司廳已罷不許乞覓及監官必能作新弄絕弊例外其見在若衆請提幹同所委兩官同支塩斟酌明改些少食利聞向來王敬岩爲提舉日諸場亦曾行此當職昨爲浙西轉般倉分司亦爲倉衆申聞朝省明給食利此亦參酌人情同期於經久可行者也

所委官回申定秤裁減食例等

向來塩倉取綱梢錢數大多以有分司廳百色陪費也今奉朝旨省免分司其他舊弊本司又一切禁絕吏卒苛取更復何名事神喫神各有家火姑從衆官

斟酌減定之數過此更有乞覓被綱稍衝廳陳告犯
人定行追上決配然事例既減倉眾亦何能盡給牒
主管司喚上倉眾擇其強壯有用者稍稍畏謹者存
留其老弱已不任事并平日害人者汰之使各別求
藝業以趁口食仍帖倉照應其錢數已從裁減若零
鹽食例却非本司之所當言仰本倉自爲斟酌但得
不苛取細稍足矣

帖各場等納鹽數

今次散錢亭戶各賣手曆點對已有憑據但諸場體
例不同有算斤者斤有大小有算斗者斗亦有大小

有算斗者又有大小各帳申到總局問本局手曆
不對臨時審問打算未免費力今截自六月以後諸
場遣發亭戶前來請本可於各戶手曆上明批本戶
納錢幾羅幾斤紐計幾錢幾零若干又於所申總單中開
列逐戶數目一同庶幾本司算錢還錢一見便了
上下簡便亦免致稽閣亭戶預帖諸場取遵稟申一
日

引放詞狀榜

當職近因時艱未寧不敢輕受詞狀嘗出曉諭誓與
吾民且皆以息心省事祈天乞命爲急吾民未甚相

信多據狀入司前收受人戶詐命官犯賊緣糧內今
自六月內為始明出受詞日分須至約束下項

一有承平之事有艱難之事承平時節別無憂慮略
有睚眦便討分曉人情然也多訟宜矣若艱難時

節且叩天地神明保全自家性命其他些小何足
計較而暇於訟也哉今時節艱難矣敢瀝心腹賢

賜以與吾民言之自昔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民
苦惱何可勝說自 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養天

下三百餘年前古無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
亦鞭笞 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

恩矣古者百姓常被調遣多死邊疆 太祖皇帝

以來始專置軍人容養百姓終身田里安樂矣古

者因各爭戰取統繁重 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而

統賦薄矣古者行杖民多致死 太祖皇帝折刑

一百止斷二十而刑罰輕矣古者不問貧富皆用

當官司差使自我宋均出役錢在衙前雜直而民

不知徭役矣古者多巡狩遊幸浚築土木或萬里

起夫自我宋一切事安靖而民得保寧家矣太祖

皇帝如天恩德已不可悉數況自南渡至今世世

聖君並無失德自宜配天萬年永享太平今偶厄

運公邊諸郡生靈所腦塗地甚至浙西亦被其擾
試言此禍誰實致之皆是我軍生長太平不識好
惡獲罪多耳士大夫不救民而反害民偷官錢打
關即借周公孔子之言文盜賊小人之行天如之
何而不怒富家大室不惠鄉井而反禍鄉井開糶
長價放債吞併田園阡陌不納官司升斗之租州
縣舉催反訴官黥吏為求障戶門之計天如之何
而不怒小民之為農者多無藉賴租為工者多苦
竅欺罔為商者多假偽虛擡為公吏走卒者毒害
無厭為船梢秤斗者欺騙太甚為販海者多劫盜

其詞謂之智其為保衛之謀移其計置之費共為
保衛之計是千萬人之心皆以太皇之心為心是
即上天之心是即太祖皇帝之心外無必清時節
必寧他有一事白然得平

一除前項勸諭息訟外有不能小忍而必欲訟者亦
擇而後受非經州縣次第官司不受非已斷不平
不受非戶絕孤孀而以婦人出名不受自刑自害
狀不受着布枷紙枷狀不受投白紙狀不受事不
干已不受事不屬本司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不
明該年月姓名實迹不受匿名狀不受狀過二百

字不受不經書鋪不受

一六月十八日受常平司狀六月二十八日受蓋司
狀自此每十日一輪流五更一點受狀當日聽判

還外扛雀募錢

立法之初每鹽一袋用官錢三十五文足雀募百姓
扛袋搵下船名曰外扛今三四十支反將舊日
用錢和雀之家籍爲定額自令扛鹽場脚一番追呼
外扛反用一番陪錢陪酒天下豈有陪錢白爲官司
客作之人哉彼豈不喫煙火之人乎流弊成膏既白
令亭戶納鹽又白令外扛扛鹽今本司既還亭戶鹽

江西歸來年餘但聞萬春莊害人又自今年交割提
舉職事以來但見人戶間訴萬春莊之害丁向理會
鹽事利病未曾考究萬春莊因何而置以何項物業
置到其置之米欲何管計多少收支如何請僉廳者
究劉提舉無端置在害民始末當此時艱苟可少救
民瘼者亟議區處僉廳書擬呈當職再照得官司拘
沒田產官租未嘗不害百姓劉提舉因估朱思恭田
業七十畝遂違法埋塞水利白奪民產湊附虛數割
名萬春莊皆是有名無實今行之日久逃亡日衆拘
催無策徒然帖牒專人搔擾一路去歲收米僅二百

石不過分助小兒米與府學而止府學自有學糧小兒自有慈幼院正不待此白奪之米歟怨為德其亦甚矣方今時艱聖朝寬大寬卹便民之事已無不行本司職雖常平救民其本職况堙塞水利尤本司所當禁戢豈可身自犯之亭戶墜下產業尤本司所當主張豈可身自奪之何人從吏作此怪事以貽無窮之害截自今歲德祐元年秋收為始並行住罷水利者放還水利亭戶者放還亭戶其吏人元沒官些少收充常平司官吏見及廩祿仍減元租十分之三以寬佃戶其已逃亡者住催以仰稱聖朝寬大恤民之

意榜帖所屬州縣場監并榜行司前及紹興府市曹通知仍隸住司照應

茶鹽司元撥到亭戶產寺田

石堰東場

呂元應田一十五畝一角

石堰西場

張秀發田五十畝二十二步半

周之澤田四十三畝二角五十二步半

楊觀國田二十一畝二角五十一步半

高總田一百三十四畝三角五十九步半

又地三十二畝一十九步半

鳴鶴東場

陳夢令等田九十一畝一角十三步

鳴鶴西場

張辛三等田三十畝二角

穿山場

顧添十七田四畝二角二步

大嵩場

舒元乙娘等田三十五畝一角一十步

又地四十畝三角

山六十八畝二步

周之士柳再五等佃大嵩樓官塘一所

甄彌之屋地一所

餘姚紹興停門到田

李秀田三十畝五十八步四赤二寸五分

葛玉秀田六十畝二角五十九步五赤五寸

徐秀田二十畝二角四十九步四寸

上虞縣皂李白馬上妃夏蓋四湖

共計田蕩池地一千八百四十五畝三十九步半

奉 台判並照放

戶絕沒官及爭訴請佃并獻到官

慈溪縣永壽寺田一十二畝一角二十二步

鄉

鳴鶴寨多佃塗地一百二十八畝一角二十六步

定海縣塗地史趙兩府互爭佃請分佃

史府確院佃二百二十五畝一角五十六步

趙府沂王園令位佃九十五畝二十步

奉 台判照減額

吏沒田及本司回買田畝

此項今秋須仰借米入實納息米違將倉甲
決配社倉官并行根究

三曰欽散之弊春貸率是社倉官先期下倉用糠
土攪和或以私家惡米易倉中之好米至秋歛
時却一色要收好米且有掃地米鼠耗米等諸
色苛取并多取斛面甚者高價折納

此項如有得犯許實戶聲訴定當施行如前
件拘籍計贖約束

四曰倉官士貫串為欺之弊元約社倉官三年一
易今乃遞相容隱名易而實不易元約每遇實

欽差官監視今不差官而社倉官自相監量名
雖監而實不監以此負民日苦無聲訴之路

此項照元約契勘已及三年者須與更易其
各人互自監臨者各取保明罪狀申訖差官
點撞如有不實責本社倉官與互為監量保
明人同倍備

以上四項皆社倉官之弊也若社倉之得以行其
私又皆因常平司吏人取受相與欺瞞為常平官
者不得而知當職近革監場官之弊先責監司都
吏以下決配罪狀應干諸場不復到司並是當聽

投下今此欲革社倉官之弊先責常平司都吏以
不下決狀當職未回司以前文字直到住司當聽
投下將來回司以後直到本司投下並不下司

保豐稷榜

本司承富貴林帥參等列劄仰恃隆寬輒有公請竊
見本府保豐稷初造之始為水利設也近年以來城
內外堰壞闕多不修治水利有泄而無潴其尾閘
之泄無如洪水灣之甚也且田苗秀發之時當為積
水蔭溉之備况保豐稷每遇夏積積漫或渴雨必用築
堦見得此舉可無而不必有也或謂陽家之說此

乃郡治長生方道充當瀕而不當泄今且置陰陽於
勿論嘗以水利為急茲遇崇臺敬建以興利除害為
第一義既有所聞不容緘默會議願鳩私財公費欲
乞台判備榜曉示仍委官一員提督擇日用工併差
帳前提舉官一員同其監督實拜王盟之造本司遂
與備榜仍差本司龍頭監場陳兼僉提督併牒制司
請差帳前提舉官同共董役日下興工本司媿於之
支姑那助官命呈宣牌置其規畫措置並請鄉曲諸達
尊命議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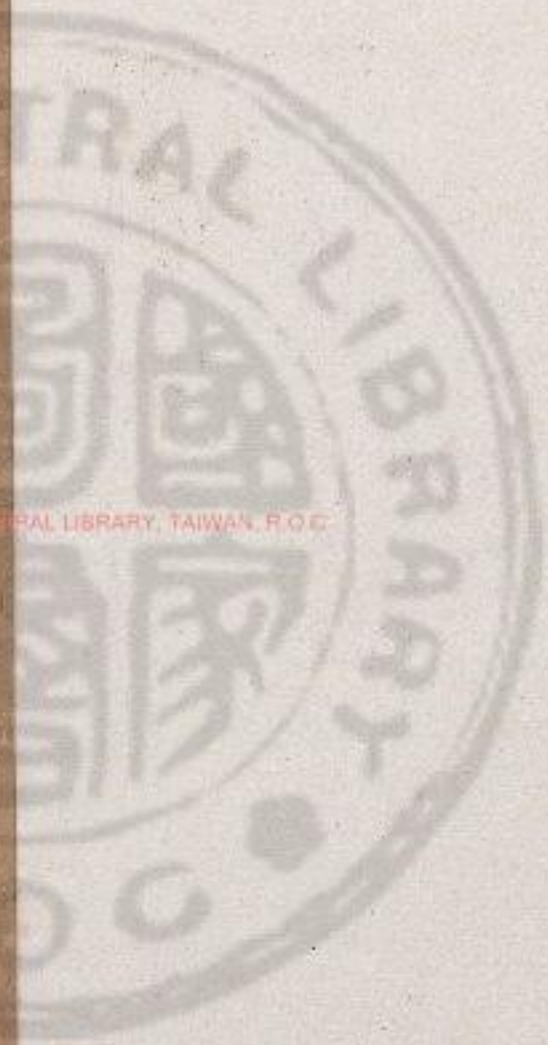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二

講義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六經義理渾融本不易說諸儒講說精滿亦何待說況某庸晚失學每讀先儒經解惟有拳拳敬信愧未能行得一句何敢更衍浮辭二廣文先生與前廡衆職事先輩乃誤以某爲嘗有志於此者借之講席俾誦所聞某辭以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講說而在躬行比真悞也乃辭至再而不獲亦惟始述區區之素見謂終不若反而



相勉於躬行耳更析指教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者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

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夫性之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大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稟者即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規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

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較誕道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柰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旣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

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大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旣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関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既其根既其根爲食實地也反弃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窮

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誥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爾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可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此晦庵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征逐往往至於忘匿與父母漸踈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踈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

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渾固無所不在而人之

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蓋已之謂忠惟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所以求其貫通不亦一以貫

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於博文之外也蓋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

之說奈何其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
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
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已說以爲天下
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
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
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
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
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攷其故其端蓋自春
秋戰國來矣夫道即理也粲然於天地間者皆理
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

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爲道
者正以人所常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
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
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
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
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
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既衰學校既廢上無與主
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於當世者
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
從衡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

而為橫議則為老聃之清虛則為莊列之寓言則為騶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於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及於萬世凡今之前髮緇衣唱儻焉祖者自以為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世正使於衆說淆亂之除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

道為天下萬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告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悌忠信獨於魯子之弘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於子貢之敏悟而啓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於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根綱挈領之要天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於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於此章節略志思之語而徑為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也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

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并與以之一而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他死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懲明之

餘姚縣學講義

德祐元年乙亥回司紹興

餘姚縣學震之所舊遊學舍諸長上皆震之所嘗承教今茲承之鄉部誤蒙諸長上璽壁之翰謂文公朱先生亦常持此常平之節此邑又

其所嘗經從之也以震曾讀文公之書俾誦所學其為謙德甚至而其為說亦切矣然震竊謂講書正非文公之所以教也文公講學三十年未嘗為講義惟過王山嘗有講義亦不過錄問荅教語雖過餘姚之學而無餘姚縣學講書之事震何人而敢僭越况近世講書講者非所問聽者非所疑正文公疇昔之所戒耶辭至再三不獲已姑道區區鄙見以謂言之不若行之耳未知諸長上以為如何更乞賜教為幸

子白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謂言或過其
行則古之人以爲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
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
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
五常微之爲簿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
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嘆天何言哉而謂子欲無
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
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徃徃不過片言
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
自楊氏爲我輩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

孟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不
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
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
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
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
談禪世猶知禮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
世因謾認禪學自爲禪學以僞易真是非貿亂此
而不闢其誤大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楊墨
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
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

異端之弊此其揀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
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
不可顧乃撥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
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
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
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揀此亦在明吾天子之訓
而深以言之輕出為耻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
類惕然愧耻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
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
行日以脩 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於虛誕

欺罔之域則可無負於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
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
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耻與否豈徒其可不言
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三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稟天地純剛至正之氣蘄然靈頭角出應聖天子明詔將明自張膽進

天子興陛間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燧禱典先暮月規虹霓欲吐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底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胥就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鱉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發礪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雖諸君子出敢以天下事尚者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三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稟天地純剛至正之氣蘄然靈頭角出應聖天子明詔將明自張膽進

天子興陛間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燧禱典先暮月規虹霓欲吐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底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胥就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鱉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發礪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雖諸君子出敢以天下事尚者君

予言之方今天下事可喜可賀者最爲不一姑舉其
大者幾年彘賊之禁未嚴而申儆自今幾年蠶舉之
風莫敢而訓飭自今幾年邊塵之警未定而肅清自
今幾年御莊之謗未解而撥練自今幾年造播之多
無以勸而住造之令助於今幾年和糴之擾無以革
而敷糴之令創於今此休運之一開而元氣之胥會
也此天地之交泰而千一之遭逢也囊封露刻無非
保泰之辭投匭獻書莫匪中興之頌宜無復以議爲可
也抑虞遠賢歌不以明良之慶而忘隳惰之憂成周
儆戒不以無疆之休而廢無疆之恤後世以來見一

事之可憂則譁然以爲憂見一時之可喜則大然以
爲喜朝廷之局而一轉則人心之議論一移見其
寒見熱曰熱而郁之安危莫察焉有天下者將何賴
諸君子方欲以天下事言豈肯令倚柱添室者反笑
人寂欲其必有成吐不能自過者古有時狩以尊諸
侯今之監司即天子寄之耳目以代親行者也簿書
獄訟云乎哉巧歲之初奎畫昭垂以安劾之多寡爲
監司之殿最自是諸路之刺交上矣然蠛虻之小吏
雖誅豺狼之當道曾問否也不知遴選監司之奏由
嚴按劾之奏嚴州縣三等攷劾之奏孰爲可裨聖政

一汎天下之濁而清之耶古有時者以熙帝載今之
薦舉即天子託之腹心以代親擇者也資格文具云
乎哉乃歲之初天禮游頒嚴縵舉之有罰斷自今以
必行自是薦舉之官聳聽矣然泉壤之恩數雖得洋
要之請竟曾敢否也不知竟舉何舉之說縵舉之舉
之說所舉犯賊舉主連坐之說孰為可裨聖政一掃
天下之私而公之耶胡馬箠竊投鄂渚蹙頰相告者
謂江南已無今日矣江面肅清宇宙再寧非轉危而
安今日一大決勝之機歟然一軍檣邳州響震山東
矣而漣水北門之守堅堅若何而為後圖一軍至光

化声掩荆襄矣而浮光窺伺之謀士密若何而可預
絕必欲如淮淝魚鶴之捷穴壯吾軍則根本未立悉
何內轄司盧喝右浙私憂竊議者疑內藏真有私財
矣撥賜方新天地劃開非洗滌為譽今日一大清明
之機歟然奉宸庫撥助縣官雖騰萬口矣前日之久
於斂藏者固可群疑之洋洗御前莊撥隸總餉昭蘇
民瘼矣前自或涉於並緣者寧無虛數之難催必欲
如內府山澤之禁盡弛與民則軍餉未給奈何措以
太多而輕則住造固瓦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尚繁亦
住之得乎或欲以昔辨軍食為先或欲以通行破會

爲助博採群議卒成悠久其果無策以處此耶聞
竊議又或謂稱提會價適所以稱提物價民情未愛
楮之換易而愛楮之稱提姑徐徐焉斯可矣然輕重
之權不由上出可乎否也糴以不均而擾則數糴固
宜也然數畝之家斗升之租亦數之可乎或欲綠
職之田產以補糴或欲括僧寺之剩田以給餉博求
公議卒無成說其果無策以易此耶草茅隱憂又或
謂計畝而和糴逆類計戶而和買是雖足以寬今日
大家之憂未必不貽他日小家之苦加參酌焉斯可
矣然便今之策而深後憂可乎否也於戲噫嘻朝廷

廷設科正欲覓有用之學進士發策正欲伸敢言之
氣獨前此詔歲斯道危運夙茲辱國群有司望風
疑畏相戒不敢問天下事而繆撥陳言自詭考古識
者至今羞之幸今聖賢相逢英俊朋興而中吳又
今唐都公衣爲之臨照倫魁坊扁增創一新休符呈
露聞見俱聳諸君子繼黃衛之芳躅必矣一吐昌言
中吳壯甚

問日者東宮集建儲位鼎新三靈慶社稷之無疆四
海戴吾君之有子皇乎休哉吾生何幸拭目盛事願從
諸君討論以備採擇款謁先聖升祀者儒示敬之先

務也然古者天子之元十五即入大學而春官釋
奠于先師秋冬亦知之見於文王世子者甚悉則釋
奠固太子常禮尔至晉明堂文之世太子行釋奠禮
則始臨學燕會修為布闕何古者之常而後世以為
盛歟北齊僭偽禮典非所責也而太子釋奠先聖先
師每春秋二仲常行之何正統以為盛事而僭偽者
乃能常行欤然則今皇太子之款謁繼此亦常盡復
先王之制否歟尊尚師傳遊選官僚輔德之要道也
然聞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
為保則以大臣為師傳宜亦其常爾何賈誼止欲選

左右早諭教而宣帝太傅少傅之托亦僅以屬二疏
豈東宮自有師傳官於天子之三公本無預而論成
王有特後世之言歟唐世東宮官制儒先嘗稱美其
詳置詹事則猶朝廷之有中書門下省實詹事大夫
則猶朝廷之有諫議大夫我朝新舊復唐制而此獨
未備何歟今皇太子之宮自宮師而下已一一極
天下選不知總統眾職與夫視職諫議者亦當使盡
正其職否歟講讀有程侍立有制舉為王者事之急
先務也然古者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世子之
誦習固無虛日至于漢世雖曰受春秋某人受尚

書其人而卒不言其講習之詳豈漢弱於專明陋習不能復三代之制歟三代惟欲輔其德性晁錯始欲教以政術豈三代之制不存而漢之所教者始難歟然我孝宗既有先讀經之說又有參決未久已譜物情之說豈帝王之學本用兼貫本不容偏廢歟今皇太子早晚有講宮中有課矣法從之請欲詔師使講官任責而廷紳之奏又欲常侍立使明習兵則二者宜何先抑並行歟幸懋明之母略

問鍾大地之英者皆人才也佩社稷安危者幾人佩社稷之寄者皆大臣也以功名始終者又幾人吾於

漢唐僅一二偃指其留侯汾陽乎信亦族何械擊龍顏大度之君幾與長頸鳥喙等侯也太子既定謂然去之如時雨露足雲歸太空可望而不可親侯其人傑哉雖然兵甲既洗之餘帝之施行少差叛者已爲九起而漢祚之危一髮使侯不早從赤松游漢寧至是吾於此不能不爲留侯疑漁陽之鼙鼓旣動屢擊宗社於盜賊夷狄之手以還其君名一聞項黨夜遁冒一免回紇羅拜忘信行蠻貊庶幾聖門事業渭水鷹揚以來善用兵者無之也汾陽王元人傑哉雖然魚朝恩輩譏沮百端我周朝聞而夕引彼且朝用而

夕罷中書令二十四僅前後足虛考未嘗得一日安
其身於朝廷之上其終得以自全者幸耳吾於此不
能不爲汾陽懼夫子房之去得矣而漢室其嚙依子
儀之爲唐計忠矣求如子房一日之樂不可得二子
之去留其孰是孰非耶然去留雖不同而皆能以功
名終始何耶身任天下國家重者當爲留侯耶爲汾
陽耶敢問

此等御製留侯詩云自漢歷通汾陽
考方河問道待亦松

浙潛宗子場策問一道

立西

問長庚毓秀青藜取讀盛哉宗英之文獲助於天象
亦竒矣秋風棘綠挑戰文闈何於此時月有食之豈

所以照銀潢一派之清助虹蜺萬丈之吐者乎有司
感焉因得以論月星之異月爲太陰視日爲太陽匹
也日食三十六春秋書之月食略不一書何歟月食
修刑與日食修德類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識詩人傷
之月食直以爲常何歟將月以日而食此其以爲常
則星以月而掩何反以爲變歟抑星分日之光此月
不可以干陽則月亦借日之餘光何獨謂之陰歟自
古皆稱日月望而食而鎮星食月獨載之唐志豈月
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歟若然則犬狼呀喙宜尤歟
旗或者之說有之矣陰風鼎熾萬木偃立此何等景

象顧不謂之災歟日者清臺有占不特謂月見食且謂月犯南斗魁月與星又豈更相侵軼者歟斗爲星分爲天營爲爵祿之柄犯之皆不可犯其魁又獨別有其占何歟魁之言首也南斗乃以南二星爲魁魁之義果安在而犯之尤不可歟歷考絕災之書有曰月犯魁者有日月掩魁者有日月入魁者犯也掩也入也義豈各有在而災孰甚歟然乾元元年月掌入南斗魁矣是年逆鷓板將首以淄青降未幾汾陽王復建大將旗鼓以征之安見其爲災歟大曆十二年月亦入南斗魁矣是年張獻恭首破吐蕃於岷州未

幾崔寧復戰于西山敗之何傷其爲災歟猶未也元和之四年月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請降轉災爲祥若反掌然又何如其速歟豈星象曆史之占不足盡憑歟或人事不可盡以天論歟敢問月之見食爲日爲星月與星象孰重孰輕變不虛生其證果何所緣而起德能勝妖其道當何所修而弭二變之相仍而至也何故古人之當災而不也何以諸君子神明華胄天人奧學手于然提一筆以來豈徒爲祿仕計爲宗社計也果能以理而析數以古而証今灼然有足裨聖政劉更生災異疏當在下風

問功名萬里途男兒四方志而鄉闈解額苦二錢窄
於是乎計其資爲釋之之郎於是乎投筆從班超之
戎嘻果溢而化出者哉衷甲浙漕之場與貫介公子
鑽聽等庶幾恰青紫易爾何斯苦兩泪其陵谷擔
登投牒褰裳濡足曾布衣韋帶舒徐桑梓者不若也
諸君子得無觸景興感因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裨
吾計使者乎浙今畿甸地而水利計使職也滯傷朝
聞符移夕遺冠蓋相望毫髮得實往者檢視失時之
患一洗之計使之於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時事方圖

久大計夫水雖天災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講荒
政以救之者此特閭百姓之苦於水非治水也因水
之溢而導之歸使後雖霖潦不爲災此聖人作事爲
萬世功而禹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獨非禹所嘗
親治者歟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其說甚明可舉而
行乃寥寥數千載莫之續豈去古逾遠三江漫不可
考耶世之說三江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禹貢圖說
一出指江九水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
北江之說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說
亦有關於震澤者曰壘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

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
入具區者為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
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脈一二詎應影附
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
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
入于海者惟具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
由青龍鎮入海罔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蠟
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之舊迹
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為水有源有委舊
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

年阜太湖淺露見其塞街井是昔為高原今為汗澤
也湖之浸溢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
不究而致歎耶深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諸水皆
源也而久不治江陰而東嘗運河一十四瀆泄水以
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葶干與塘口大異等瀆泄水以
以入運河皆委也亦久不治震澤固吐納眾水者也
源之不治既無以殺其來之勢委之不治又無以導
其去之方是納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為患而可誘
之天災耶昔蘇公軾進軍鑄之說于朝謂應計閘欲

便糧運築吳江岸介於吳松江震澤之間水去如溢
而歲為災請置千橋以易之可謂得其機者然嘗
考之海濱喜仰江尾菱淤使震澤之水驟入江而松
江之水未能驟入海正恐併吳江岸以東茫然皆一
震澤也而何以制之耶鑄則謂菱淤之漸生皆原於
江流之不迅苟東下之勢峻急則漲塞之患立空此
說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勢中低而外仰何以遽
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決九川距四海濬賦墾距
川其法於其下導之也吳江岸苟未易輕議蓋自其
當先者耶王公觀之在浙也奏開海口諸清范公中

淹之在浙也獨開西澤等浦而劉憲之按行海口也
又謂開之則有風濤爲入之憂其說果孰緩孰急孰
是孰非又無積中見涇函於連河底是亦古人治水
一法不知復浦口又孰爲要耶夫三江入則震澤定
震澤定則浙右無水災浙右無水災則行都之根本
固民生不墮而軍餉足事孰大於此者夫何一雨爲
虐水今三月猶未退望有秋者號天於野而議勸糴
者斷舌於庭是東平無策而坐視公私之交病也不
亟是圖慮將安極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與今吳
松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運河所置泄水之一

十四續皆後十江而五堰以西諸水不復入震澤以
重其泛濫之勢游委悉治圩塘復舊天雨雖甚水不
爲災是神禹之功復續而我朝萬世永賴也幸參以
安定水利之學指以第的實計行之說以言豈惟計
使之所欲亟聞亦

聖君賢相之所樂聞

省試策問一道 戊辰

問以惟 聖天子龍飛御極治象咸新以享天命
則年穀屢豐以言乎人心則中外帖息以言邊事
則襄漢之遊騎肅清而巴蜀之夏都新復天下慨然

乎無事若此宜吾民欣若更生扶杖願觀德化之成
矣而州縣之煎熬習聞之愁嘆猶或聞聞於囊封刻
奏間果孰病之而然耶自昔固有君臣交飭於其上
而時亦自有私竊病民於下者曰外戚也而今斂手
矣曰閹宦也而今屏氣矣曰疵彰之官若兼并之豪
也而今監司郡守皆出精選必各知所以戢而防之
矣然則病吾民者尚誰耶夫人主不能自治其天下
作而行之有士大夫士大夫不能盡親乎細故奉行
文書則又有所謂吏胥世久俗漓士大夫尚不能盡
以人主之心爲心而况吏胥或者此亦是爲吾民之

病耶古者唐虞官百憂商官倍吏則無聞將俗淳事
簡雖有吏不爲姦未可知周官三百六十略計天府
之府史胥徒尚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數溢二萬
庶民在官之祿既與下士等不知千里之入何以贍
之而能使其不至於病民秦漢之間紛乎不足道韓
信尚以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漢興事定疾吏之
貪謂衣食足知榮辱賞十筭乃得爲吏十筭乃十萬
也防其源若此猶不免於刻木期不對之謗不知漢
世擇吏至審何乃猶未免於病民世更八代王通氏
嘗深歎吏仕之非古唐太宗首務官而臺省寺監

軍衛坊府之胥吏許其入仕者猶六千人其後甚至
半仙客以懸小吏致位通顯夫唐豈不思吏仕之當
革而顧優之亦望其知自愛也漑其本若此猶不免
於躓突乎南北之煩不知唐人待吏至優何及重至
於病其民我宋受命務革前弊堂後官參用士人
而州縣吏給以重祿其爲吾民慮也悉矣彼亦人耳
寧不知奉吾法景祐初嘗汰三司老疾之吏老疾當
汰者也乃喧譁肆言何其敢無忌憚元祐初嘗損吏
員泛冗之額泛冗當損者也乃紛紜交詆何其難於
變通日積月深弊滋以衍或一事而通符諸司以互

督之州州之吏則合此以轉督之縣縣之吏則按此以轉督之民至於民則獨受督促之極無復可轉而之他非家之破即身之殞歲遷時易之官往往擯眉着筆其間而不能救而吏奸一脈則次第上下貫徹流通天下遂名胥吏之天下矣他若游手末作之子身未離襁褓名已寄省部歲糜粟粟而吏祿十倍於官以重耗國用者猶未論也於赫皇宋以仁立國允所防患之道亦措置略盡誰料戕我邦本一切與仁相反之術乃陰陰出於鴛鴦行此何異堂堂天廈風雨震凌一無所撓而蟻蠱已群究其間耶喜亦可

危也已疏而通之置無其說嘗觀

真宗朝謂吏人

不可委信欲參用登進士第者王沂公乃謂此號將相科不可屈以胥吏而止夫吏之參用士此正國初之法而沂公亦名臣之言於斯二者宜何從哲宗朝患衙前募役多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嘗復差役矣蘇文忠公則謂募役爲萬世之利與溫公力爭而尋亦止夫役之必用民此亦國初之法而文忠公則又通達世務之論於斯二者宜何擇二諸君皆六館之英志存當世密察事機必有說以處此比事雖小所關甚大幸詳以告謹毋不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三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書

通新知平江府脩齋王尚書

初任吳縣尉

十一月吉日

具位謹啟書百拜獻某官

閣下近據

探請示批帖特免屬

吏無益之通改俾具賑荒使

民之事宜略虛務實意嚮昭白有如此者某老矣方

作尉自念無餘身救其民凡見民瘼必以言上之余

其矜念而速效之兩年于茲無事不感雖誅斥不敢

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雖吳門今日

第一事然吳門之弊極矣按本塞源事尚有大於此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三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書

通新知平江府脩齋王尚書

初任吳縣尉

十一月吉日

具位謹啟書百拜獻某官

閣下近據

探請示批帖特免屬

吏無益之通改俾具賑荒使

民之事宜略虛務實意嚮昭白有如此者某老矣方

作尉自念無餘身救其民凡見民瘼必以言上之余

其矜念而速效之兩年于茲無事不怨雖誅斥不敢

計况首蒙詢訪之及乎然某竊謂賑荒雖吳門今日

第一事然吳門之弊極矣按本塞源事尚有大於此

者先生清修執法之名聞天下一旦輟班法從出代
舊制救吳門已極之弊九重之付託至重三吳之
責望至切內而百僚外而四海觀聽攸屬也先生計
將安出而可稱塞乎以其愚見其策有三一循祖
宗舊制盡去苟徇人情照創無用之官使事簡刑清
上下晏然如祖宗盛時此上策也甄別廉貧稍革
泛冗科別其虛弊之源講究而疏剔之壁立萬仞以
示更新使枉貴誨富之徒望風不敢爲此中策也隨
事撙節痛察吏奸謹倉庫出內之司牽補過口使甯
民相安比下策也合此三策而因循徇俗坐視流弊

之日極正恐先生重望未必不因此少損吳門豈可
復以前日之吳門視也哉至若賑荒寧吳門既官無
粒米可濟鄉落不過空言以爲勸惟安富節貧兩害
其宜而無使吏得因緣取賕此爲要領其間纖悉非
面莫陳先生儻以爲可教而辱進之尚當陸續以告
不備

回王尚書

某塵埃至賤吏也倏拜公劄例辱咨詢謙恭下士一
至此極其何以稱然昨因衙探傳示批帖之初首見
先生意嚮即嘗裁書百拜附東閣知承新班以進未

知已徹台聽否今茲短見豈復異辭亦惟甲述前書
大意一言以蔽之曰汰冗官而已蓋今所謂器運一
幕不過向者一曹官所兼百萬倉之職耳今所謂節
制司不過向者一職官所治兵案之事耳今之兵將
官錯雜民居不可勝計者又不過向者一鈐路之司
耳而好名侈大之人多創苟徇人情之闕僥倖之門
既啓官外之增日衆至於白帖西班之流他州待闕
之吏因三幕之宏開挾權勢以雜進苟賤權利者又
不預焉以故官多吏冗輿臺雜還生事謀食而民不
聊生矣不汰冗官而曰蘇民瘼者妄也以故畿收不

滿二十萬石今支倍其數而郡政者用矣不汰冗官
而曰裕餼以者妄也以故斛面贏餘額外多取於郡
者明資以濫用監臨者並緣以爲奸而和糴亦成強
取矣不汰冗官而曰善糴事者亦妄也先生之問有
曰田里愁歎郡以原委糴事利疚弊剔極療豈無良
方某謂二者之病皆冗官病之知其病之原則知其
治之方矣位卑言高權越萬罪

代平江府回裕齋馬相公催泚水書

游蒙鈞劄申論泚水至許以不待陳請仰見付託責
效之切爲之悚息不皇然嘗求之粗見顛末有不容

不急急馳報以求教誨者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
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
高若建甌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等縣勢又亢
若仰盂水亦及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東受水之
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為一壑而濱海
之田則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
濱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然古人隨地形而
為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
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為伍堰使西南水不
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

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
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
趨內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地卑水
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蓋其地中間不
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
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邪塘等諸澤黃天等諸蕩
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脉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
面闊遠止藉吳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籍
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
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

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
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萬處而吳
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
今無存者嘗考李氏有江南伍堰以西之運河尚通
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
真能上緝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強不廣猶農夫
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
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伍堰旣以不
便木鐘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
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

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
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墾增
闢而攔斥其舊萊之浦凡今所謂蒸家洪某家溼者
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堤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
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
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涸淤水去遲緩而一
兩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
及萬世後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
壞之旣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
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旣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

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觀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西徑亦止一時一方之利而劉愨按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久之憂唯熙寧初鄭戛力請於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墜幟頭卒鳴鏡散眾而止政和六年 征華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開差趙霖措置遣役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萬貫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振廢而止今浦開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功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

塘浦駕水

歸海可其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

人大農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饑等又無此人力縱

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

泄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戶就近泄放則

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為救未可得議者多謂園田

增多承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

方之時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

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灤蕩等處

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園田不過因旱歲

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埝耳就使園田盡

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於事况園田
未易去者乎爲今牧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
發夫工就騰岸漸蠹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隄
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鑿
榜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隨之
行縣矣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度力
實所未能未知鈞意以爲如何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以憑遵行不勝願幸

通新憲翁丹山書合

某日者恭審皇皇者華出自都門某職當腰弓矢郊

遊偶捧檄留江陰不晨遂以書代又不過簡略數語
直述真情如子弟之於父不然聞者或爲縮頸曰編
斧新隄威嚴若神于無平生之素而若此恐以簡得
罪也未幾聞下令約束所部吏不許通四六啓禪各
以政言某因私竊自喜夫破去尋常略虛文而訪實
政此真大丈夫所爲某之愚直務簡得無有歎契盈
心者乎用自矜奮謹照約束一言其間古者之慮民
隱視四海若一席之上既擇其人爲之守又歲自巡
狩以察其所守時異不可行乃遣部使者廉察之則
今之監司代古巡狩天子所寄耳目者豈他官比哉

旌別淑慝意民者扶植之權豪貪墨鋤去不旋踵斯
民自然欣若更生閭閻細故非所宜煩也書云刑期
于無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謂宜
有以變化人心也後世黨訟成風訟而至監司極矣
正宜有以審覈之乃又不捐細大而兼受之文案山
積紛不暇決堂堂監司反為諸郡縣謂誣之委姦蒙
得竊借以為脅民之地幾何不率訟者而路今若擇
其事關大體斷所當受者而後受受之必從而究極
之罰一人使千萬人懼庶幾監司之體得事簡刑清
而險健者望風避也古稱殺人者死律亦有虛管者

坐之今小民或殺其兒女若自經溝瀆及巨室借病
死之鄰人或其客戶以誣害所怨之家州縣例以為
重辟淹延追證獲死率不下十數人至正事結絕無
坐者本輕末重枉及無辜俗謂之喬大辟某連年入
幕見此類甚眾退而體驗所管院劫殺故殺鬪殺外
餘率申明不行一邑粗穿此事若自監司行之一道
豈惟免無辜干連之死亦決無復自殘其骨肉自賊
其性命若以病死人誣告者風俗可變而厚也傳曰
君子以人治人言人情本不相遠責人當以其情之
所可能也江湖剽掠誠所當禁要亦在初發覺時其

人自能迹其盜之所往則地里有定捕逐不難余或
茫乎無影而期限之急與指捕陸居知姓名者同如
之何其可故有一家被掠而數家坐于擊死於非命
者夫財與命孰重少與衆孰多彼獨非天地之生民
乎哀哉何幸此逐盜之形有異不可不隨事而酌緩
急也廣川大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明於治首不容
不詳知浙右水國人無徒行者有異盜曰猓猖率三
二十輩爲一舟羅軍器以載走卒公然剽掠久已成
俗無事不然無人不然小民亦習見以爲常雖被其
禍不訴若當然者惟疆者相拒至殺死則訴于官浙

右沃壤富貴人多置莊產強幹例囑巡尉司以捕盜
者捕祖戶旣而又以監祖爲名不取其餘祖而陰謀
囚死之以立威鄉落歲不知幾人爲其骨肉者亦習
見之又謂非殺死倒哭泣責狀焚其骸而去故死者
雖多亦未嘗有訴于官鄉落因其然憊見捕者之無
生還也或率族連村盡死以拒捕往往至殺傷強幹
又挾富貴家之勢指陳其拒捕以甚其罪雖死不得
直於官九皆浙右之俗之弊之大者苟有以革之冤
枉可省十七八全活民命爲多他若攔船之泛狀非
見名不可判前政之辦事非再詞不可行此又關係

新政之切者然其事至淺當不待察察言也伏惟先生文章瀉河漢聲名動山嶽道德天下之儒宗政事當今之吏師一旣然登車攬轡間八郡三十九縣之廣目中已無留塵矣何物涓埃可裨海岱然某之職於民最親某之前此縉幕底於時日最久亦粗聞一二者用敢以承大賢君子勞謙諏咨之意

通新憲使余主一書

某聞君子居其官必思行其道又聞古之仕者去之時猶如至之日蓋一日居其官必使一日無愧於其官可也安有低回竊祿苟偷歲月而可以言人者哉

某之官尉也尉者慰安其民之名也世乃以其去民最近悉委之文牒豪民黠吏因得借以爲族使毒民之具豈惟尉失其職其爲世之非道事也大矣某之來正當己未冬胡馬飲江時方是時朝廷方大懲創人心方大改觀監司帥守方極一時選以大更革某因得盡爲百姓大鳴其不平閭里睚眦之爭舊必囑州縣吏差尉躬親私家升斗之租舊必囑州縣吏改尉理索此毒民也非尉民也某旣代之鳴矣自爾辭理索小人黠而奴於人者欲花破主家財物舊必而謾其主謂村民頑不可化率用陰謀囚死其人於

尉司弓手家此亦毒民也非慰民也某既代之嗚矣
自爾亦無復囚繫人其餘告訐虛偽以勢強弱為事
曲直者一掃盡之二三年間尉之足跡不及鄉豪民
黠吏非道之事亦不復撓乎尉仰天俯地悠然泰然
頰類太平官府頃自某捧檄督羅江陰一留三月而
歸州縣官吏往往非舊尉司毒民之事又紛然如昨
能幾何時已遷若此事變如此其難防人心如此其
可畏也使某以蒲替在近而不言則於心何忍使不
遇有志於民者而釋言之雖言何濟用敢於攬轡誣
咨之始首條一二以聞伏荷仁慈立賜山判或者繼

此仰藉上臺之威使百姓復得按堵某得始終無愧
以至蒲替可勝願幸感激鼓舞茲因輒復吐露中心
万分之一某老矣甘分填壑非一毫有求於出平生
所為文蓋無非本心所形未嘗為世俗無益語然已
往往散落近留江陰嘗遠拜前憲使羽丹山一書及
上孫史君大閱詩六十韻江陰先生寓里而憲堂先
生新治也併錄以獻先生僕以為可教而辱教之高
當俯伏師門以俟

附通新漕李厚齋書

某慈溪諸生自先生政成以至將指本部以至今易

節日幾雖未絲瞻復焉實甚善善政之日廣輒以浙
右風俗未所親見雖若細事而最切民瘼者自拜為
先生告其惟州縣自十月止正月皆受理人戶索租
之目獨浙右多不經縣而徑以佔田為名越經轉運
使臺行下主管官似不過尋常耳自主管官行下巡
尉司輒捕若強盜豪民猾幹又囑以陰謀囚殺之以
故村民盡死拒捕非佃傷官兵則官兵傷佃否則佃
自縊自溺而西關人命事因索租者十八九又酒庫
本使臺趙國課之地而村民多誣告私酷以害人庫
吏之墮欠官錢者復妄指有衣飯無干預之家混為

欠錢桶戶差巡尉捕抑填納寃無所許凡皆民瘼之
關係臺者方仁人建臺之初望矜察而拯救之某一
介小官力不能救民凡有見倒惟以轉告長上之力
可救者曩成棒檄華亭見船場虛名之兩官為運逃
湖數及一方歸而告前漕使雲巖洪先生即荷省
去民至今受其賜今所稟陳或蒙介注受賜者又非
特誦亭一邑之民而止不備

謝王提峯辟充帳幹書 第二任

未嘗觀人之一身心有欲為四肢百骸無不順應以
氣體一故也有為天下國家雖得心同志合之士猶

恐二膜之隔不能盡如人意而况泛不相知偶然相
合者乎是以古者命秀論官自少至長灼知其德行
道藝然後命之官命之官又初不出其鄉長之於其
屬屬之於其民無不相信相稔如家人父子此所以
政化易行而後世莫及漢雖不古郡國自置相外皆
得辟用其所知故治亦差近古自三五之法吳延綿
以至今日士一命以上無不命諸朝而易其地監司
帥守之於其屬皆萍梗相逢如江湖逆旅情素不孚
上下睽離上雖有能為之才而下未必知奉行下雖
有欲為之志而上未必知信倚就一道所部千百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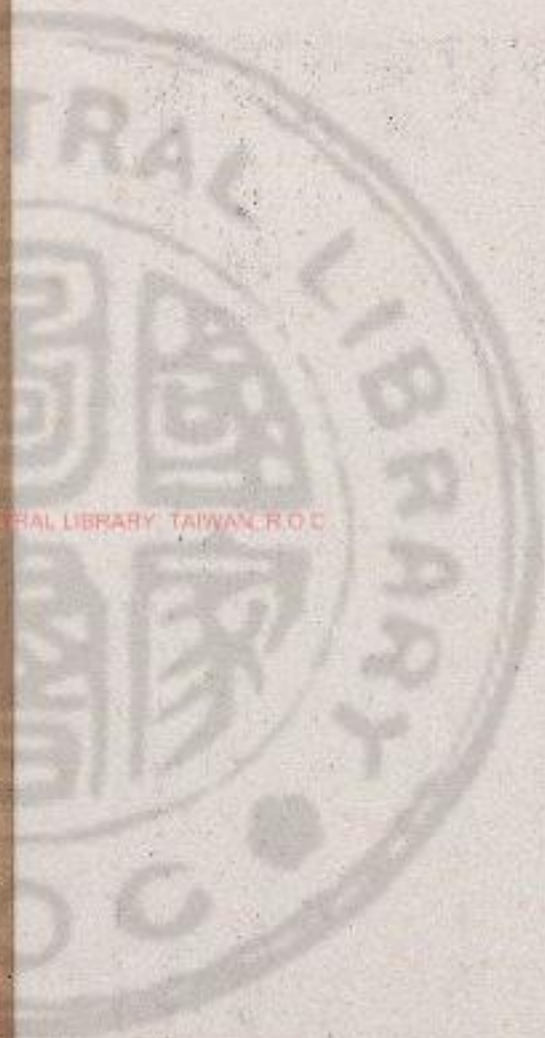
僅一二辟屬為親柰何權勢請託之私又得行其間
有求而辟反又不若無求而適相合者天下事至是
愈不可為矣豈不悲夫其窮鄉鄙樸人也平生閉戶
無求併漫刺亦無之偶忽入任未嘗少變其志骨相
寒薄豈有他想庶幾他日可見先父師於地下耳先
生清直之名滿天下吾君吾相強而起之使擢畿甸
澄清之繼某何者乃首解辟用蓋無求於世而獲為
之長者天下未必多先生無求於其長而獲為之屬
者小吏中亦未必多某也先生豈姑取其節焉耶雖
然其何以報先生嘗謂事之不可為者以人各有心

人各有心者皆私心也若人之公心本於天者安有
不同於先生之賢雖天地遠隔若此心之本於天
者固自保其必無不同也親炙薰染變化其氣質之
異以求復其本心之同然者庶其有合乎心合則事
可次第行矣惟先生進而教之

為謝右司

寒陋謹守中朝貴人獨閣下有一而之雅且蒙特選
許可無謂亦不敢輒拜狀惟切依依茲以王使長令
行檄司戶案正屬大造化僭躡陳情盭之登耗在天
時人力兩者湊合天時若晴工作者衆盭雖不待趨

覆此固亭之衣食之所係何待趣耶天若陰雨人
又逃亡益雖愈趣而愈耗蓋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况迫以官司之勢乎近年監司多不知天涯
海角饑寒疾苦一切以吏文趣辦既無人力搯故自
耗今某所以奉行使長之意者惟欲急救根本不敢
求辦目前根本之說有五一曰不受出剩二曰精擇
場官三四尺還本錢四曰初集流亡五曰拘贖產業
人心已欣若更生雖不求目前之効而効亦在其中
所未知者天時之晴否及王使長病未必速愈耳謹
有腹心以告有力所不及者惟閣下曲賜保全無任



回王府僉

山甫

薛李運使辟充益事司官存
數即余輩發解而分在總錄

蒙回翰慰勉甚感但人各有見不可強同如某作尉
方滿而得辟帳司帳司未三月而改辟幹辦公事方
司存更革百指窮途見無飯喫有此遭逢誰不樂就
然此為身計則得矣如悞使令何試問祖額何道而
可足亭戶何策而可恤支發何由而可均朝朝主意
在此三項諸公果曾是究是圖否乎果能革弊為利
易愁嘆而為歡欣否乎若潛司只承受省所吏文一
付之僉聽行事恐厚齋先生盛美未必不因此少損

朝朝他日亦且悔此舉也某潦倒無成授書糊口晚
年為一官自媿無以消受朝廷虛稱作尉三年九
力到可以救民者無不為之矣今乃因幹辦公事之
可慕羈旅飢餓之可畏便為利害所動明知故犯錯
了路頭說一般話行一般事幕中寫了一兩句瞞心
趣辦之語下面苦多少人以此只得引退某有舊學
生在謝右司書院即施憲次子新當塗尉者昨日已
作簡祝其懇告右司當筆為某擬開此壁萬一不遂
所圖辟命果下亦只力辭禍福不計也豈更有言志
士不忘在溝壑又曰舍生而取義者也此語要人字

守其只有印帑未批書未忍自絕於明時故此低回
以俟事到極處亦當弃之而歸其見病在假不進欲
食推枕不成字怨之諒之

發孫提刑書

癸亥五月到鎮江分司

昨蒙指揮契勘俞楊之爭緣無實迹又吏人先已解
司無從契勘若據公論萬口一詞皆稱俞分司廉謹
若以鄙見俞分司昨為司門與今楊司門為交承然
惡已深吳檢法又再令為分司以臨之交收和糴米
本係倉官吳檢法又絕不容楊司門等干預反專委
分司倉官無條向也所仰此少事例俞分司之再來

有親戚童繼領僉廳俸可仰又因而痛章之是左楊
司門受困之一端此楊司門所以愈怨間隙既開或
者妄傳俞分司先已申省楊司門所以冒昧一申獲
天動地其實無甚利害見任如霍府教起龍寄居孫
制參孫皆持公論者一見皆極口言俞司門之好
初不知禁承進契勘事蓋出無心也二文之爭猶可
事最疑此倉自改隸後廢壞曰甚而廟堂知其前日
之弊苦疑此倉今又本倉官自張皇如此此倉將何
以自立耶此倉之不能自立猶可也本司持三尺法
斷一道曲直者非受督責之地也自提領此倉之後

米在幕中見打罵之劄無虛日此爲誰家事耶某嘗體此倉終始之變性歲發運司自差官收發運司之米有出納贏餘無文移督責時則此倉如人家祭子弟享見成衣祿一從改隸本司此倉如赤子乍脫慈母凜然如立乎嚴師之側况所交江西米綱吏困苦之餘交收艱難萬狀今歲又是絲額所鎮江節制司差路將取違恃勢相凌艱難尤甚而朝省尚以前日之弊追吏索印紙常常不已此如子弟家前日享衣祿太過積累方作既出身自當窮家火又遭官司其情可想而知故此倉視本司之官至如今敵讎其

勢不得不屈而心實不附此非鎮以清靜旋與跡別利害其可乎哉某此來極然窮途本願除舊乘車一副水缸一口之外莖草隻筋無之自帶些少動用及自帶前政轎傘交椅出入糶米買菜支撐度日訪來事體之大者陸續申聞以報知己却別乞提繫而去今日分司非先生疇昔所見之分司也餘事別見公狀不贅及

與葉相公西澗

頃來京口嘗專詣肅拜稟辭恭領鈞旨而退次日出自闕此公途所見田畝往往插種漸徧但覓欠水車

存費為此未全望造物者早賜雨澤耳農疇宿昔不
覺輒發諒亦先生愛民之心所欲亟聞然尚有切於
此者近者朝廷痛懲和糴擾民不已勢不得不買官
田且亦水心先生永嘉郡舊說也而人心過慮官司
收租將來不能無弊乃間有私議其下某謂此大丞
相赤心體國久入思慮欲一勞永逸為萬世達養軍
便民之策豈他人所可易言抑晦翁有言天下事本
不難為但恐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比說時此事若
以某此行所見則各縣奉行節日却有與元行大意
未合處所當早正於作法之初只如元行一石止收

八斗此預防他日交收之弊先為減除元數惠至極
慮至悉也然必各縣皆體此意買田不以畝為價
而隨租以為價則隨其租入率減元租一石者今
八斗元租八斗者今六斗四升自此遞遞以減庶幾
為惠均而防患密矣今或不問田土之肥瘠與夫元
租之多寡類曰畝收八斗則與元行石收八斗之說
名雖相近而實相反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茫茫原
隰豈能畝皆八斗耶頗聞湖秀等田元租畝收一石
者已十不能五六如常潤漸北則地漸高而土漸饒
所收畝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今乃例拘八斗豈朝廷

意耶朝廷隨石數為減數其法活正欲抑多而就寡
求利佃田之戶今縣家整畝數為石數其法拘反或
擡少而就多先抑賣田之主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錯
認題目有如此者或言縣胥賣田主賣狀有並係一
色好田將來如有父租即甘倍備等語則撿合一時
預為他日抑取賣主張本其情可知斯言也某甚欲
進之廟堂而無階可進先生與大丞相同坐廟堂政
柄雖有東西國之大事嘗無有不同盡其心者故敢
冒昧輒進之先生事若可行乞賜轉稟大丞相作勅
會行下各隨元租以酬買價毋令畝拘八斗之租則

弊源窒而成謀立國與民其永賴矣某僭越萬罪無
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葉中嶽

頃者稟辭重荷撥冗予濂繼沐越關遣題某登門最
晚且最不自辱此設恩感愧到骨某初七日早登舟
十四日夜抵京口途途竊詫無他但此君自隸憲司
百不如昔窮人所嚮但有艱苦此分也復何言惟是
倉敷十壞八九綱米將無所容甘露港日就湮淺糧
運極為費力事關軍國職所當言到即巡視講求力
申憲司乞申朝省未知曾轉以上聞否今秋本倉所

收聞是新買官租而買田事州縣奉行苟且將來不
能無弊亦預切動心輒冒昧稟聞尊翁宮賓樞使端
明相公先生子細在其書中皆是平心實言初無草
茅觸忤敢望過庭從史一言國之利民之幸某亦拜
賜昔東坡上文潞公求免權鹽有曰某一郡守也猶
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進於左右名公其得已乎某
遠外一分司小官尚不敢避斧誅惟師門留意臨別
蒙面諭當賜吹送宏齋處此意古甚某非矯激者實
以骨相甚寒頭顱如許回視平生閉戶世人不知姓
名今玷仕塗已踰宿望若更因此動癡心一向駸駸

求榮圖進則是求無益於得徒虧雅道故所不敢若
當世大賢主張公道肯自提挈某寧不感恩西倉吳
魁處其未曾離任先勾俸給視古之去則收其田里
者殆有其焉此當過具懇其批書則笑語可人如將
繫維此雖一時贏得說然尚非真翁鈞翰曾賜獎惜
正恐一見良艱况於笑語太史公有言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信口至此不覺使人太息某自
春多災到此又間日一發熱醫書謂之瘧瘧言積勞
所發也偶熱刺口授兒子代書不敢不情告幸愆之

頃既稟辭即於次早登舟十四夜入京口分司廳領
事訖藉尊毘沿途無它但此缺既隸憲司百不如昔
昨聞全然無俸今知前官曾支得平江府本身官序
俸錢不足以了柴菜米却僅可喫然尚在四月後方
支憲司以舊係發運司官不曾幫給某曾作繡便劄
狀未見回報炎暑如許他貴人涼簟上擁水猶以爲
熱間繡使行部剖決無虛日不忍以此等私計瓊未
撓之一任如何自北關此來但易地讀堯舜書耳然
豈可久也哉天下無步行之官倉場官例只得受倉
場供堂從物於人情既通則亦於法理可恕若監司

屬官例是監司公支造辦今以新撥亦無之既亦
司分司官檢柅倉場弊倖豈可首與分職此却斷不
可受幸有前任帳幹廳傘轎諸色動用尚在不妨用
之均官司物也近况如此敢告某別時先生尊体猶未
十分好殊使人不能去心使眷想已到侍邊庶便湯藥
某今春之災多矣來此又間日一執醫書謂之瘴瘴言
勞所發也法用小柴胡始亦未敢用今熱漸劇不得已
方服之更看一兩日如何亦緣此拜甚草草伏乞恕察

與葉中嶽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僭

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訝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
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
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
天寬願勿以為罪也其乍到索然蓋此職自隸憲司
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
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視之責力辭
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
節幹老儒也亦相徃來門庭襟懷洒然魯別獨無舉
耳舉非其所求也前倉使實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
人而其獨得之此特俸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

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
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
者將何為耶某嘗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
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
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
立耳

唐仲華

忽領誨墨媿感俱深教誨導謹思明辨為着緊工
夫有以見執事識正而心堅孜孜以聖賢事業為已
任使人降嘆不已某自幼失學長困楊屋全墮俗吏

以是並不會讀書惟是天才粗幸謹撰不敢爲悲
翁四書雖頗習誦但有敬信不敢輒發一語世之讀
是書者多有辨說以爲自得且謂若無自得之功而
徒信紙上語非學也某愚意妄謂若止挑剔一兩語
爲新意便謂自得則世之自得者多矣講說已備於
前人體行正屬於我輩且不論自做人如何而尚勝
口說今世所少者正不在言語間但得不雜禪學便
得未知尊意以爲如何

王脩齋

自去夏蒙賜指卷一向災滯相仍竭來京口望師門

益達嗣音無從媿極仰極正旦欣寄一札親除四輩
趣觀允我善類歡賀如雷仰惟先生泰宇山定必視
之如無必於出處正加斟酌某昨送謁齋先生兵門
時嘗借白之曰某在門墻豈不願座主重歸廊廟以
今事勢莫如綠野堂之爲樂納齋頌之曰此愛我深
者某今日於先生則謂皆可也如其處也山林已熟
聲望益高如其出也救之一分民亦被澤前輩有言
惟出處不可誅之人譬如今暖自知先生必有以處
此矣某三生緣厚獨受先生難兄難弟之異知每探
實齋先生葬日欲寓瓣香之敬往往無報節前亦嘗

附其人未知浮沉忽得君司將宅庫隱約之傳謂卜地赤城葬以三月謹急急遣人相望迢遞懼後時也
已別拜令姪書

李憲使

公田省割紛至沓來令人心煩友朋多勸以此正力行好事之秋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某謂此堯夫之說也天下道理須自己去斟酌如何只信人說此事譬如救人落水自家立在乾岸上揆得他起來方纔好若透下水救人自家性命尚保未得如何救人此固道理亦非深遠只是論語并有仁焉一段可以

推廣且當以孔子之說爲正某今日決不爲此官頭可繼匹夫之志不可奪但欲乘機納忠或可救萬分之一北九日一狀初二日一狀只得漸漸著緊期於感悟不敢沽激踈遠小吏漸漸進言體當如此或人微言輕不能感動罪固甘之矣

與葉制使 西湖

日者齋沐裁書恭申均逸名藩需榮並相之賀伏審已徹鈞覽其少長居鄉時區區見聞仰恃眷知輒用併申海嶽滄埃庶幾萬一其每觀先朝大臣出判藩府必有興利除害卓卓顯效可耀青史非尋常二千

石僅能行其力之所至者比也遠事不敢泛引如鄉
邦之事所謂父老共望者蓋可一二數方皇子魏王
之判是邦也進奉兩宮用人禮率異疇曩惟正之
供網解上供絲宮不敢過而問亦率彈於邸第騶
從之費未幾進奉之創例者難絕而網解之積壓者
頓懽明之事力幾於一困時則有若石湖先生范大
參爲之代一一剖析本末爲百姓祈命于朝明以復
甦更六十年而吳履齋亦以舊輔出守履齋固亦近
世人豪也惜不以細心情寬恤民力乃以大力量整
齊郡計六縣自一孔以上皆歸之制司而責經總司如

初縣若不生事取之民世豈有醫田宅賣妻子毀家
助國之官吏乎求贏一弊甚至深山僻嶠盜焚旗布
冀毫髮之息以活其父母妻子者亦無不增賦雖使
盡其本息不足以了納官監繫死亡禍及鄰族叫號
愁嘆殆不忍聞明之爲郡幾年矣不知一旦何苦而
行此哉向若早得一知人痛痒者繼其後尚可急救
柰何一山去一山來暴病新創徑成痼疾耶天矜斯
民無徃不復膏雨陽春溥其來施竊聆教條始布旆
倪鼓舞識者所望於先生固有度施尋常之萬萬者
矣不知先生其何以副此望近世財賦一收則必有

一支既增則不可復減創例則易除弊則難明昔號
富邦聞今大空虛先生適承其弊亦難乎其爲矣如
使伸一冤剖一獄以此號爲清明官府不獨世之所
望於先生者不止此先生亦寧以此自愜如使剔蠹
源除苛賦再爲百姓培植命脉不獨先生以爲難而
世亦未知先生之果安出也然嘗譬之家有常產量
入爲出未見其病不足者適不幸有善營財者爲之
入雖日以多而費亦隨以廣久反愈見其不足是可
不求其初者乎今姑舉一郡而計昔也未收諸縣縣
用職租未增諸縣稅額酒課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

何道而不必增今也縣用若干之贏歸之郡酒利若
干之增歸之郡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果何因而不可
減以新較舊計其已增其在本郡者痛爲裁節其屬
朝廷者力爲申減磨以歲月恐亦可漸還舊觀郡計
非其所曾知此以作家之贏縮譬之也抑小之固可
譬之家大之亦可譬之國國初賦入少而用度足其
後入幾數倍人反以匱告先正范蜀公曾南豐諸人
固嘗件列條數以冀參酌願朝廷事大牽制處多有
非一人臣之言可專者先生以國之大臣出專方面
伸縮宰制無不自我入相事業於此乎基又豈止石

湖僅一二疏剔救急之政而已哉某嘗觀易之為卦
六畫皆連而為乾陽之盛極矣一畫甫缺其下即為
剝六畫皆缺而為坤陰之盛極矣一畫甫連其下即為
復世之為政者類不於其下留意殆掘牆脚法也使
人寒心顧天下事類此甚多而欲言無路明吾父母
邦亦先生陰樾相連舊所視為一家之池斧鉞下臨
榮躡書錦此真千一難逢之機會如前所陳昔豈無
欲為之者而力不逮亦豈無力可為之者而志不在
先生力足行此志實務此自念時哉不可失故敢曾
昧及此先生斷然而力行之使明之人士世世子孫

家家戶戶祝曰舉積年之弊垂無窮之利自某年熟於
此邦之西澗相公始豈不避歎某其不知善政不如
善教高談大言足以悅人觀聽而區區必先以財賦
為言者忱以致立而後教可行不務實而務空言非
所以事先生之道也伏惟諒其狂愚而幸赦之少留
鈞意千萬幸甚伏乞鈞照

江西陳運使

咸淳七年撫州

其平生景慕今獲照臨依戀此心豈忘食息救荒無
策禱雨不應狼狽病瘁久缺嗣音惟有私切愧恨而
已明公能亮之否某鄙人也自為初官即以率直事

其長每荷聽從趨來撫州不免故態而諸屬之相亮者殊少自是消剛為柔徃徃效尤吏文相與為故紙世界然中心之負愧多矣獨荷明公矜其區區無言不酬應輒如響故每於回中直率如故不敢為吏文應故事古人有言士伸於知己者屈於不知己者明公知我者其感宜如何古又言士有白頭如新亦有傾蓋如舊明公不待傾蓋而知我者所謂未面而先心其感又宜如何此感也非為吏事徃復而感也中心之景景者賴明公未至盡消而為柔如碩果獨不食如軍獨不敗旦夕去撫州對山林不至皆愧色實明公賜

也惟其見知於明公如此感明公之賜又如此因得為州民代申心腹之告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缺者也撫亦江西一中郡和糴不可缺者也然去歲撫州之極旱江西諸郡所無也今歲撫州之缺雨亦江西諸郡所無也撫州有準省劉糴遠去歲和糴之米萬七千餘碩糴還曾借充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碩及催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如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者三萬餘碩又皆江西諸郡之所無者也歲當極歉之餘田無全熟之望已有合糴合催充軍餉者六萬餘碩尚未知所措若比他州有全熟而無宿

欠者又一體均糴民將何以堪命得無徒費使命之煩督不得無適誤軍餉之指擬乎用敢百拜具公申以聞復此私於明公乞垂憐而改命焉若道路傳聞謂本州粗得熟者謹不可信某初夏方缺雨閏田尚有水乎衆曰有及親視之龜拆矣及缺雨久又問曰苗得無槁乎衆曰無傷及親視之焦如矣人情好諛多作嬌語又攢眉滿壑之瘠而動心擺癡之香驚喜張皇言多失實亦人情然也其謹勿信某以直率事明公故敢盡吐其實併乞台照

荅撫州程教授請冬至講書劄紹開

某疊勸惠顧許借之講席俾誦所聞以求教誨自惟庸陋失學何幸獲預切磋一人之末弟其區區鄙見每竊謂今日吾儕之所少者非講說也躬行也向也六經之旨未大彰明我朝諸儒所以極力辯說至文公而精切的當矣吾儕何幸獲身其成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緊事又暇於文公脚下添注脚乎來謂言爲州郡者職兼政教誠是也某竊意教不止講說而已也風雨霜露者天之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吾夫子之教下至嚴君平賈卜成都不足道也已猶能於卜之中教人孝教人悌天子付人以千

里之寄其所得行者亦異於賣卜之人不能隨事寓
教以正人心是於騰口瀾倒之中又推其波耳嘗
思之方爲此恐竊所不敢也來謂又言文公在南康
教荒後每入學校與朋友講說誠是也然使其襲其
迹而竊效之是自比文公也其其敢乎哉且文公之
書專固伏讀之久矣其書浩博古所未有而講義僅
有玉山一篇耳大意蓋以古者疑而後問問而後答
故於講習有益後世之講有不待問而學者之所聽
亦非其所疑故五十年爲天下儒宗而未嘗啓講席
其在玉山亦因程君_珉再問而再答故述以成之耳

南康之講說必亦與友朋隨時疑難問答之實工夫
非海說也未知其意以爲如何因文以施教願執事
任其責因事以寓教其願學焉前應諸賢幸道此意
鄭廣文則別書謝之矣併乞台照

鍾運使 季王

某日者不揆犯分僭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
荷台慈於瑯筒填咽例末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速於
鑿暑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
隆選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刻爲歲一
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

一折扑其於使臺爲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謁某
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
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諮詢之萬一
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僚
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
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
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
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攔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
以詭名狀攔入布袋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
辜若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

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
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磨節誰不欲恤州
縣初臨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
過忱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元承引之爲手寨兵兩
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大
小皆是遺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樵人骨
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費
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
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爲承受官司總收

又移於一區從鋪兵循環往來當使聽面授所費既
尤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官
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行訟者已息而呼之
訟者反不已某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剔舊案甚不
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
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
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幹
人樓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誣以奪田
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
某每事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往

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效其
區區今來試郡勢便屬驕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
前目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耳
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敢併及之方今大
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熾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
土次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
肯輸而網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為白
撰為預借為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
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
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

督通租大家必羣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
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
為欺詐之贓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
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
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
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
於臺詠某謂官有貪墨雖竄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
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 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
今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
此罪縣令曰吾為小民也不知此為大家之役而重

小民之禍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無以為州州壞又
將何以為國甚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為如何伏乞
台始

鍾運使

某縣為一道生靈代申迎拜福星之請洵辱寵答伏
讀欽荷日者欣審風采一新遠近交慶某以鄙懷仰
體賢使使者建臺之始酬應方殷不敢修世俗長語
為賀四月二十日恭准行下民詞三數項除已即刻
供申外別有便牒催推排事此事關係甚大敢先具
劄情稟先乞教諭蓋天下事莫切於推排亦莫難於

推排今大家肆兼并隱落之奸小民被重催白撥之苦大農墮之州縣煎熬皆失推排之弊也故曰莫切於推排然李筭年侍郎與秦會之丞相兩才相遇上下堅守當亂離之後吏民未能朋奸爲弊之初尚行之不盡其次以壽皇之英明朱晦庵之才望幸載一時力行之漳州卒爲之豪誣訴而罷又其次如近世趙節齋以間出之吏才收拾一時之少俊生長浙西三與吳門而一經推排之後苗稅飛走反以羨聞至程訥齋丞相出鎮無以填納虛增之額先皇帝始大息而議減之其餘九經推排之處坐此弊者十

嘗七八故曰莫難於推排此事痛心疾首爲國家思之久矣惟得明敏公正精力未衰者爲知縣而知縣自行之決可革弊或知縣不得人而上自朝命海行催趨不過擾民一番而財賦愈失陷弊且益甚近有浙士自吉州來豐官滿見訪云本縣元額苗三萬六千今自推排盡爲大家隱落僅存實數推排之不可輕易如此某年今六十百病滿身五色之宰惟崇仁周宰政同辦事餘皆姑息架漏未滿歲月而已以此年來雖每奉使臺行下不過申展每歲申展必爲太息蓋不思爲文具之事又勢不得以情言耳今

者新約策以公信兩字立程限限繞至滿事必責實
將來必無以應命若不先此控申豈支郡上奉監司
脉絡相通之實意哉必欲行之止可約以今秋收刈
之後責半年限帖各縣任責如以其所言非妄灼知
其之老病各縣之非才不若止擇知縣之可托音次
第圖之而元行下推排公字之牒且與暫收可也牒
限十日候限到方由此時却乞台判此狀乃先說本
情預求斟酌也伏乞台切

鍾運使

其不避斧鉞借干崇聽某照對三邊猶未撥戍和糴

不可免歲派七萬餘碩本州不可受但有民情職當

實達本州歲糴七萬二千五百碩此斟酌出產以行

均派此他州之所同也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郊莊譚

胡莊三萬一千八百餘碩比同浙西官田見充湖廣

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餘碩承准安邊所統管

指撥撥充軍餉凡此共三萬五千來碩均是本土出

產不煩和糴之費已充和糴之實此本州之所獨也

若官租已增和糴不減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每歲

共辦邊餉近十一萬碩四邑山田何所取辦望之舟

載非力勝矣况前項三萬五千來碩之租既已波官

無復苗稅而歲解上供十萬八千一百一十五碩
元數不啻減豁民已不堪若於和糴七萬一千五百
碩元數又不量減是本州之民重困雖嚴督與所從
出矣以故屢任和糴至今皆有見欠日逐程督有不
忍言豈非事有曲折前此未遇良機不曾申明致准
上司一例均派力不能勝弊遂至此茲者恭遇都運
編修更部以惻隱不忍之心行公明必察之政則歲
荒年和糴賴在建昌一申江西十一州例蒙寬減况
今正位崇臺均施支郡造化在手伸縮目我此而不
以生是某不知恤民上負仁造矣用敢僭越具申區

區欲望台慈特賜矜察將本州官租見充軍糧之數
准天和糴撥充軍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時零之數
均入各州有富室無官租可以挨那之數庶諸州各
隨其力而本州不偏受其重諸州均均受數眾輕易
舉而本州免此多數積弊漸甦於上臺之總數無虧
於諸州之派數無偏於本州之實數可辦闕那生靈
永拜上臺大公至正無窮無極之造下情不勝僭越
干冒俯伏俟命之至

鍾運使

某竊託崇臺無謂不敢化分瀆尊竊因民情僭有申

稟昨以民產之籍充軍餉者已三萬碩有餘苗稅不
除而派糴仍舊乞賜將諸州無沒官充餉處通融
那減除本郡多數之額已蒙台慈許賜斟酌今派糴
行有日矣又前狀係公甲九糴事曲折恐反致紊煩
者不敢縷舉今用親劄情告撫州自割置建昌軍之
後除樂安一縣在萬山間從來不預和糴之外其餘
和糴者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土地人力大
畧相當而撫州之和糴乃幾三倍於建昌前使者不
量方而授任前郡守不據實而陳情官敷數目之虛
民受病弊之實官吏苟且便文相欺本州迫於期限

以縣吏抱足之數而申使臺 朝省據使臺甫足之

數而劄總所若謂撫州負甚此數而實有此米及某
到州契勘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皆是架漏移催以
逃罪責人力多以派數太多而元不領本吏卒因以
人戶不領而侵盜落空或黥或死或力眼元不着脚
或鄉司抱認誤派自朝至暮搬撻無等欠以千以萬
納以碩以斗其不忍見屢欲明申衆謂經上司徒
添追治無補救弊以故屢作而屢止今以鄙運誠實
而可忠告明愆而體人情敢盡以聞望哀之念之特
照前申張減元數使人戶可納官司可催免從來積

弊免無數。取千里之人，實拜二天之造。都運至官也。某雖不肖，亦王官也。爲朝廷謀事，非私於一州而言也。某試郡已年半，行爲去客，江浙相望千五百里，一去無再來之期，非要譽於撫州之民而然也。非有親戚故舊住撫州而言之也。公天下之言也。人戶之事而州郡代之言，非有一人一錢料理呈稟以期事之必行，所恃以都運有公天下之心而恤民之切也。敢九頓首以俟。特筆伏乞台照。此論不行本州因自措置招徠

回趙知縣

伏蒙龍賜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酌當，非素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某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緝緝於本朝者尚四人。蘇者泉，其巨擘；其次爲李泰伯；其次爲王雪山；其後爲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敏挫縱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以爲如何，敢因求教。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輓而未能。正魏仰間，忽辱惠書，欣浣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

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
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
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
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
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商何啻十萬計爭此名
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為道號之類歟則
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於
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
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
指稱其師而以其他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
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近世始多慕
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氏未嘗稱南軒也駒
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遠
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也哀憫之念所寄
焉者也君夫伊洛同特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
而已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
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
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
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寄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惟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旨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五

書二

回董瑞州

伏蒙寵致春秋集註集傳等書拜賜甚侈凡尊年文程邵二爲舉措皆是正路上用實工夫令人敬服不已講說發明精當尤見所學孔夫子只是平正道理溪磨溺於卑陋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遁入空虛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過一節適又其人皆有踐履後學皆翕然而歸之若夫子平正道理萬世常行安有此等過高出奇之說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寄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惟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旨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五

書二

回董瑞州

伏蒙寵致春秋集註集傳等書拜賜甚侈凡尊年文程邵二爲舉措皆是正路上用實工夫令人敬服不已講說發明精當尤見所學孔夫子只是平正道理淺啓溺於卑陋濂洛發其精微後來遂有因精微而遁入空虛者如張橫浦如陸象山如楊慈湖一節透過一節適又其人皆有踐履後學皆翕然而歸之若夫子平正道理萬世常行安有此等過高出奇之說

蓋嘗考究三人之說無一不出於上蔡上蔡不欲以
愛爲仁而欲以覺爲仁至欲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
心則橫浦借儒談禪一則曰覺二則曰覺者皆不過
敷衍上蔡之言也上蔡謂王介甫勝流俗兩字極好
若用此以講學爲補不細則象山借儒談禪斥千五
百年儒學皆爲流俗更不可與辨論是非者皆不過
受用上蔡之說也上蔡稱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
夫念見性猶披雲見日則慈湖借儒談禪謂意起如
雲霧之興人心不可有意因而改論語毋意之母爲
無字又因大學有誠意一章而詆斥爲非聖之書亦

皆襲取上蔡之說也上蔡於程門才窳高而不幸與
摠老交故其弊如此東坡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因
以行劫原上蔡本心不過欲不用其心禪學遂得而
入之吾儒之禍莫烈於此矣明與台一家慈湖之說
盛行獨君家昆李講究精切其雖愚陋生長慈溪幸
而先讀論語凡慈湖之改論語而就已說者皆不敢
信昨觀郵報台州守申乞今兄右司充上蔡山長嘗
恃其平昔知愛稟問此事爲何如繼得回報令兄未
免有恚意蓋其不善申稟之過也今讀講義乃知君
家之學其精勿如此甚近在臨川曾於晦翁書院有

議義一篇辯慈湖一貫之說謹用拜納郡獄將空蒙
成何幸伏乞台照

因陳總領

昨拜狀借及學問事荷賜教甚感濂洛亦初未嘗守
定一說象山慈湖之說亦未嘗不自此來却從上蔡
分派上蔡謂王荆公勝流俗之說極好若用之講學
爲補不細象山於是謂千五百年間學者盡是流俗
然象山讀書講學或至終夜不寐亦未嘗不與人同
也上蔡謂佛言性如日念如雲去念見性如披雲見
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明不可有意遂改論語毋

意作無意爲證又斥大學說誠意爲非聖之書然有
心必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動也慈湖寒未嘗不思衣
飢未嘗不思食做士人未嘗不思量破題出仕宦未
嘗不思量處事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
自古惟孔子爲大中至正之極據實平說參之愚夫
愚婦亦無有不合者自孟子出來便是立議論但其
所以立論之心無非欲教人爲善爾只如孔子言性
相近習相遠此六個字參之聖人猶之衆庶求之往
古驗之當今無人不然無往不合此平實語也孟子
道性善又皆可爲堯舜人性固本善而不能人人皆

善人固可爲堯舜而未嘗見有能爲堯舜者此立爲
議論以誘人爲善而非復孔子平實之此也自此眾
論並興皆不能出孔子六字之外雖伊洛說出天地
之性氣質之性亦不過爲一子解性善之說人生而
有性已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與在其中所
謂天地之性既非未生以前虛空中別可言性則亦
不逃乎性相近之說也自此以後諸儒翻倒得一新
說一方便歸之爲宗師孔夫子論語及成堂前太公
說古老言語無復顧之者矣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
子爲師流弊安有窮已哉表蒙齋出來說道理稍能

放平兩邊參合今學者或守其家學及如勇猛更欲
爲皆城借一之戰不知軍帳外四面皆已楚歌矣今
承來教乃知先太師議論不曾如此倒邊爲之豁然
因僭及其略高明必能赦其狂僭也史傳前兩卷係
杜立齋唐伯玉直待行在印到方得拜納伏乞台照

回贛州曾通判

一節允甚及踈教誨忽俸台翰喜慰兩劇垂教回司
之事已於四月十三日此間書牘兩考之後作公申
并作廟堂劉憲之正如來肯但恐事由朝廷非吾輩
便可必爾職錢不可盡放之說仰見遠慮但司存自

有諸郡些少實名錢譬如做人家童入爲出得過且
過士窮乃見節義縱是窮迫亦豈可輕易樓人待王
贖刑之事乃取其金而釋其罪今世乃甚其罪而又
取其金事理不同況古之所謂罰乃其情不當然遂
令其贖呂刑乃衰世所行也已非古人之義今世所
行又非呂刑之義呂刑贖國典而取其金今世官司
之貪暴者既申國法以行其威又取其金以自利吾
輩寧過於寬無過於刻且朝廷爲民而立州縣爲防
察州縣而立監司今監司先自不法以擾州縣又何
以禁州縣之不法而擾民邪契勘本司從來病根只

在一利字上祖宗立法事各有司存本司因其借職
錢一字爲名盡從而攬之此以利而始也祖宗之法
三存一赦赦前事不復理獨本司因文帶職錢二字
合行住催頑忍不捨此以利而終也爲監司者始終
一利則隸監司之下者其害可知矣尊執文以上庠
名流一番橫經分教之餘便以翔華貫以至風月平
分州縣之苦尚未必徹於視聽况閭閻乎本司官吏
沉酣於利一旦掃除盡失其職宜訛言之易興而崇
聽之亦惑也先儒有言剛則伸於萬物之上欲則屈
於萬物之下又有言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某知救吾

民而已司存者窮不暇計也伏乞台察

回太和余知縣

某其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屏書又蒙念舊通籍金
關岳試花縣幸又重逢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
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經從慰我
契闊可人眉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間喜慰之餘不
勝餘蘊垂諭行囊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真情亦
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
前此之擾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
民今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吏奸一朕貫徹流通

於上下之間而監同州縣之官皆其使毒民之具
故區區此心思所以截住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
執事視篆之初試取其前此公移而觀之賜以扶持
不勝願幸若曰公在則某賦錢盡放專匣盡除不屬
本司之雜事並任行初無可在之事也啓者過禮非
所宜蒙某素不講此況於平生之交乎歸璧勿罪伏
乞台照

回信豐都知縣

頃自交訊條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
中得見施行爲慰該被親采采認勤篤第來論過情

非所敢當耳其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即是便民
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
百姓反以多事為勤民徃徃與鄙見相反初官為縣
尉每事執申不與泛行嘗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
自為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
皆相体此意如使縣從執事則其可放心矣果竟令
來世事艱難尤非前此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
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楮拳拳

回樓新恩

頃令兄臨江府判廳發至尊翰放荷如對第講義一

時辭不獲命於吏塵中勉強塞白不料轉塵台覽也
來辭過褒誰是賢者誘進之意然豈敢當若夫繫齋
謂吾以一道貫之却後學未能曉孔子云吾道一以
貫之此句先挈道字在上為一句之主則下面云一
以貫之者指道而言也貫此道也今若移道字在一
字之下則將此一道欲貫何物此語既出於府第之
傳望賜見教恐孔子之言未可輕改大率鄉曲固甚
願有先達亦甚難於有先達蓋孔子平日只是平說
實理若有先達特立於鄉曲必有新奇之說自立門
庭學者方翕然響應因此一番前輩出一番議論改

孔夫子遂變成當面放世老說古老裡話名雖尊之
實則違之務點起來全不相似天下到裏皆有此弊
其人愈賢則其說愈行因其人而信其說先入爲主
自少已熟人若不自覺耳近嘗回衡州教令姪書僭
云吾鄉有三弊知有權利而已者此一弊顯然之弊
也近已漸變矣作文必求奇此一弊說理必求高此
一弊皆隱然之弊也豈亦有自悟者耶惟宣獻之門
無此弊故敢私以爲請耳且如慈湖之實行勁節其
豈不朝夕師尊之若人必有心心動處便是意孔子
故教人正心誠意此天下萬世學士大夫之所同養

也慈湖獨說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闢大學爲非聖
之書一時學者同聲附和更不回頭看孔夫子而最
是面前去愚弄此老先生出門便反誇得此道於老
先生不學他做人好處却學他說話偏處自說一邊
話不知天下以爲非至誤繳慈湖佛頂心經贊乞朝
廷官其後嗣反爲都尊一庸妄者所辱令人拂膺凡
此等亦可爲自悟之機矣僭越勿罪伏乞台照

回制參黃通判

蜀人石有九

垂論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
其善亦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徃復之書

然爾考亭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東坡雖
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歎服其文章而已
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
考亭遂一向發東坡短處遂有寧可是介甫之說介
甫因此得考亭救起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
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
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
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
爲門庭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言也哉

選戴縣丞

景

中庸大學要義書

卷

昨蒙謙訪待教半日無非聞所未聞大學中庸要義
嘗偷忙伏讀仰見家學淵源之深遠平生用工之切
至爲之降嘆不已前日尊諭苟有所見則以相告比
正聖賢與人爲善之盛心不耻下問之至意退惟庸
陋不學何足與聞然旣伏而讀之矣不敢不據所見
以求教焉大率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直是有
功後學知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
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
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正是用工處前輩
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恩誠爲證

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
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是為前輩之拾遺其
他大義不暇論舉惟以蒲蓋為螺蓋雖本爾雅然
螺蠃虫類恐於地道繁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
為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
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
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
據之而易七章為九章之類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
物孰重輕况下文明言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

祖之生為諸侯葬以諸侯為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
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然此特其小節耳細看
要義之所作全以常道為主且謂大道既隱之後不
得不以常道為教比等根源所在却非後學之所敢
輿成書既行之後未必無詰難者蓋恐常道之說本
於孔安國大道既隱之說亦出於漢儒吾儒精粗一
致下學上達世有先後道無古今今一旦截為界限
如此好議論者未必不疑其潛移於老子之說而適
以小吾中庸大學也仰恃賢明敢語及防後之策
如此尚望以其自得者更垂不倦之教使來者無得

而疑焉

葉丞相

咸淳丁卯

恭審勉從趨召入副倚毗指刻宜麻滿朝舉劾伏計
賀幅何止盈箱然區區忠愛之心則有在矣天下事
非權之歸一不可為或事之繁庶雖得權亦未易為
方今朝廷之所以待先生者雖非其之所知而天下
事未易為雖朝廷亦有未必盡知者然先生今日事
勢已不容於不為萬一有不得而自為所願推誠感
動務濟國事必不得已則明白而勇去庶幾進不孤
四海之望下不貽百世之譏惟先生其念之

卷之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八十六

記

修吳縣尉衙紀事

吳縣尉衙改創於開禧乙丑察院羅公相爲尉之日
距廢之官五十有五年間無與葺一椽瓦者而屋頽
矣豈前此爲尉者皆以傳舍視哉尉古司寇官至秦
漢改令名義取除奸尉安良民也世乃以其去民最
近凡逮捕必由之奸豪反得借以毒吾民如震此邑
所見私家升斗之程閭閻睚眦之爭權酒官私受誣
告若其他紛紛事無一不倚尉爲毒豈惟田里騷動

民怨入骨而期限交迫吏亦不得寧厥居又奚暇居之喜聞慶已未冬胡馬飲鄂渚天子赫然震怒斥去凶邪妙東材德擁麾若節以急護畿甸根本而震適幸遭其逢因得請于部使者左司孫公曰索私租非尉職也其害有十且不仁者託名監租而繫其人死之以懼來者不知村民惟計目前名藩大闔刑人于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未寒而高者之項相鬻村民骨肉類不忍其親以屍檢即付之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莫雪矣豈不哀哉使者覽

之惻然爲徧載一路又得請于郡太守發運洪公曰甚哉俗之降也血氣誰獨無之小輩宜易化者今率張皇其辭囑郡縣吏差尉羅弓矢手捕所怨之家曰躬親自郡縣吏若尉吏卒無一不利尉躬親甚至爲尉亦有自利躬親者獨督保日以擾民生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竊嘗譬是奸民黠吏漁獵者也視尉爲鷹犬以魚兔其民而山澤焚竭矣可不惜哉太守讀之慨然訟牒自是無躬親獨權酒官上屬戶部轉運使震官小路遂不得陳一日期限迫因白之士營官陳公曰民果私酷自有酒

庫卒邏之凡脫差尉司者皆私讎誣告以快私忿實無私酷也陳公悟且以非司存亦免差特則虜已遁中國已再安大丞相程公繼鎮是邦為聖天子重布宣德意民欣若更生凡前日之紛紛者盡絕官府益以無事尉亦賴以免譴訶宸廼得竊用其暇積入幕之俸并請益于邑大夫李君共為費五千六百緡有奇自景定辛酉三月十八日役工迄五月二十八日凡聽事門廡堂寢皆新之復還時曩之盛可以觀時政焉非特志歲月叙興修而已也始范文正公石曼卿皆嘗書曰黎伯夷頌於聽之壁羅公謂伯夷聖

之清者也聖人百世之師也作師清堂今不知其址何在因改作聽事之西偏模舊扁於碑陰而榻之廢幾無忘前人之舊有興起者又其西築臺臨道而屋其上列栢森森曰平遠栢羅公手植臺則前尉唐公璘增高羅公舊基改為唐公亦相望入臺察豈有開必先如古鸚鵡灘之類歟遂併葺之易扁曰栢臺以彰二公風憲先兆既即請記其事於今吏部尚書西澗葉公久未暇作爰且滿替先條其事紀之尚俟記文屬後來者入石景定三年壬戌歲後九月甲申

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 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闕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之熄浸久矣方且兢兢軍國事凡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饗襟喉賜緡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鑿鼓明年春告成董役官劉安董石請記工繳余曰是奚足哉蓋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教今修六十有二已仆不存者十有八行且併新之蓋記諸余曰是亦奚足哉蓋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 高宗用向子諶之請始以昔之置

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勃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摧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大屯廩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爲哉倉於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觀薛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今大軍倉尚榜稱轉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初我 孝宗復度地舊倉之西爲今倉方是時 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留意嘉定更化增飭唯謹雲屯百萬今猶賴之柰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糴事者嘗倚轉般爲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

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爲然於戲噫嘻然則轉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未嘗不出於朝廷而其弊也未有不因於有司出於朝廷也未嘗不爲經久博大之規而其屬於有司也未嘗不流於侵尋便私之失倉之更革乎軍實所繫軍之弛張乎國勢所關惟我祖功宗德格于皇天聖子神孫繩繩克肖由紹興而有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覈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胥朝廷出無異疇曩建立之初意汛有司之蠹尤昌三軍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何如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衆慷慨動容於是知大

義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拜手稽首歌以謦之曰轉般之新兮紹興嘗鑿軍之三京誰歟易之兮猶名大軍轉般之再兮淳熙將何爲兮規恢誰歟專之兮轉而自私轉般之修兮吾皇十飽馬騰兮行旅故疆增光二宗兮世世其母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吉日記

立雪亭記

何君茂遠橫經吳泮着亭梅間扁曰立雪取游揚侍伊川瞑坐事也風韻灑然如見矣茂遠其望學者之自得乎一太極之妙流行天地間苟有見焉觸事而

存隨地而足吾夫子川上之嘆與點之意固亦時見
一二然大要歸於循循善誘與教不倦而已伊川瞑
目而坐安知非適然二子侍立雖雪不敢去蓋其敬
師之意反之復之使自得之自有平時之講貫在豈
在一立雪間耶吾願茂遠與二三子游斯亭視斯扁
推廣義類尚友古人映雪讀書先自孫康刻苦入推
之於事窮則爲袁安門外雪深丈僵卧不干人達則
思趙韓王迎拜 太祖風雪中共圍安天下事循是
而進立已立人念念真切工夫接續天理流動則孔
門之學可幾而四時之景無非道妙雖不立雪吾知

自與程子教人意契合不然機觸神悟游心寂滅彼
禪學者亦嘗立雪景定三年十二月日記

崇壽宮記

四明固山水奇絕處也慈溪之西踰二十里其地薄
海氣勢益磅礴有峰特起爲五石山突兀撐天猶若
奮乎其不可遏則又歧而對發各奔駛數十里以入
海東之復出於海者爲伏龍西之復出於海者爲向
頭遂爲今行都國戶門皆斷崖萬仞屹立雲濤浩渺
間嶺地軸以浮天挹仙山之如見故其中沃野曼衍
淑氣扶疎人生其間仕居多秀特而崇壽宮又適居

其水脉之會故其煙林蒼鬱羽衣瀟灑時亦多聞人
如往歲吾叔祖黃仲清以詩聞今往持之祖張安國
以草聖聞皆嘗名動一時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其雲
屋踈踈垂三百年莫之整以僻故也安國之法嗣曰
張希聲神采精悍文而有綜理材始慨然以興起爲
已任余與別二十年意其已老雖有志未必酬俄一
日書來述其居已大備屬余記之且曰吾非求以記
吾勤也記吾居之所自始也吾之居日廣而吾之所
自始日泯非所以篤旣往昭方來也師老子之入
西域也嘗化爲摩尼佛其法於戒行尤嚴日惟一食

齋居不出戶不但如今世清淨之云吾所居初名道
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紹興元年十一
月冲素大師陳立正始請令勅賜額是定四年九
月住持道士張悟真始建今三清殿獄祠建於端平
之乙未法堂建於淳祐之壬子藏殿建於寶祐之乙
卯而山門建於景定之癸亥與夫建文室以集簪佩
建勛齋以列琴書下至庖湍色色粗備則又皆吾錄
績以成未嘗以干人故雖工役之繁費費之多皆所
不必記獨念新之增者舊之忘身之舒者心之肆摩
尼之法之嚴雖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厭毀記之

以自謔言以警後之人也余讀之曰嘻此有識之言亦無窮之思也然吾儒與佛老固冰炭佛與老又自冰炭今謂老爲佛而又屬記於學儒者將何辭以合之且何據耶因書詰之則報曰吾說豈無據者老子化胡經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降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說戒律定慧等法則道經之據如此釋氏古法華經卷之八九正與化胡經所載合佛法廣大何所不通而限於町畦者始或秘之不以出自樂天晚年酷嗜內典至其題摩尼經亦有五佛繼光明之句是必有得於貫通之素者矣則

釋氏之據如此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其事載於溫公之通鑑述於晦翁之綱目則儒書之據又如此余既審之果然希聲復緘示所謂衍鑑集載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兩嘗勅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兩嘗禮部牒溫州皆宣取摩尼經頒入道藏其文尤悉余始復書謂之曰信矣是可記也夫天下事不過是與非善與惡兩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訓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別非絕惡而脩善故能輔人心而裨世教說久而弊始或紛之老子寶慈儉而後世事清談釋

氏持戒定而後世識執着是豈其初然哉老子再化
爲摩尼而說法獨嚴於自律如師所云殆其初之未
變者師而念之而傳之則道之初在是釋之初亦在
是且有近於吾儒之所謂敬于以發山川之靈異恢
道俗之見聞使琳宮仙館千萬年憑籍無窮豈徒在
今輪奐間師曰諾哉因錄其往復之詳如此是爲記
景定五年五月記

霖窻記

客有問霖窻於余者曰孫常州天下士以霖窻自名
何居曰子獨不觀造化之妙者乎日以烜之矣然常

暘也物或瘞焉雨以潤之矣然常陰也物或慘焉惟
夫雨之餘日之物綺縠暈紅山黛眉舒于斯時也起
而視萬物甲者坼者勾者達者蠕動而鳴躍者無不
充滿勃鬱於天地間是霖爲天地之仁之發見而窻
則霖之先見者也故由是而推之人一念內覺善念
油然而生者吾心之霽也革弊而新使百姓鼓舞於
快活條貫者天下之霽也霖窻方將以吾心之霽霽
天下吾知其讀易餘閒鉤簾倚徙六合吾戶曠氣象
同此一清明也客聞而悟仰視天宇余以告霖窻霽
窻笑不語但令滴花露以濡毫書而揭之軒豁處景

定五年七月日記

湖山一覽記

西湖佳麗甲天下富貴家樓臺百萬爭奇繁勝莫不
得所欲然湖本出南北兩山間山各繞湖蜿蜒對發
以趨王城千壑萬狀彼此互挹猶莫能得其全况山
盡水止城居而面牆者乎余友子陶子苦此久時援
梯升簷以望僅僅見髮髻則又愈不愜乃一旦傾囊
舉貸拔屋爲樓三其層巋然出牆上題曰湖山一覽
不特南北山盡擁西湖以獻而凡他人之樓臺上下
包絡山川與夫出城而游畫船金馬駢闐四時者殆

無一不爲此樓設至若夜靜月明水天一色凭欄俯
瞰如身在太虛此時此樂與我共之者又獨造物耳
然則登覽苟得其要雖富貴有力者莫能勝况脫去
凡近而游高明以超覽萬理之會者哉景定五年九
月記

林水會心記

行都關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苕溪之沈氏居之園池
靚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
記之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
此晉人之言莊子之學也子之名室得無有取於是

乎夫人一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
頽乎其前而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
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
人夷曠宅心專外眈庭柯以怡顏枕清流而自潔脫
然瀟灑之趣固宜往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
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仁而至
理流行之寓人為萬物之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
為靈大包宇宙細入無倫何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
會之要當會以體之真見天地萬物之與我為一又
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而各得其所此則

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也聖賢之功雖
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水之間者而已耶吾
夫子川上之歎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動近而有
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冰子曰然是吾心也
幸書之以代座右銘咸淳元年慈溪黃真謹書

高宗賜宗忠簡公親禮碑陰記

臣震洪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一時風雲際遇之
臣杓與驅馳艱難之會九真羽書來上纖悉洞達無
不洞鑿奉書且推置赤心與之斟酌可否如家人父子
面謀熟議於几席間故能動中爭機而其臣亦感激

思奮中興之本特繫於此非尋常從容燕閒留情翰墨此也故其事定功成或勲臣角巾私第或後嗣追榮先烈莫不珍其所賜勒之堅珉崇之傑閣以誇示無窮嗚呼盛矣然此猶南渡後事爾方翠華之未南渡中原尚皆我有特別有若故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宗公實爲^始元勳當高宗以康王出使獨公請無勦此行虜圍既解獨公請即位南京位號既定又獨公結忠義兵百八十萬勞招四夷諸國約尅日滅金前後二十五表疏力請車駕還京師使當是時無從中沮撓之者則金歐無聞之天下正自無所謂南渡

又安有南渡後事可誇其爲盛如今日所見者哉然則以公視諸臣際遇之先後其誰謂公之天之何如而靈漢昭回之章最初光榮於公之家者夫猶散逸而未之顯豈混一偏安之數乎臣子家所遇盛衰之相反亦勢然歟景定五年冬公出使京口識公之五世孫忠簡前知光山縣臣有六一日捧黃襪焚香蛇封出龍章玉軸者三書相與肅拜敬觀則我高宗戒公速生還虜使及宣諭差舟事且曰先忠簡蒙被之真蹟存者僅此爾先父提舉朝奉公遺命俾有大模而刻之力不迨者今又二十年而有六

亦老矣。所當遠先。戒惟謹。幸子有以發其意。臣爲謹
按公以不共戴天之讎。被繫其使。乞斬之。此爲事君
盡忠。高宗以二聖未還。投鼠有忌。戒勿殺。此爲事
父盡孝。向若公視在君側。斬使。擧鼓以出兵。公固身
任之有餘。奈何變與未歸。大計未決。公即奉詔釋其
使八人。使采葛之譏。無由興。此爲處君臣之際。盡義
一舉而關繫之大者。有三。越今日三十有九年。而五
世孫始得壽之石。是又忠之意。孝之事。且義之久而
不忘者也。即此而觀。推此而往。又安知非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而混一之占。此其碩果不食者耶。於是不

勝悲喜之交。往而記其碑之陰。是冬十月二十四日
從事郎宜差云。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
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臣黃震百拜謹書

普盛寺修造記

我高宗丙子。造之明年。翠華南渡。道由丹陽。嘗幸普
寧寺之醫藥院宿焉。方是時。千麾萬騎。濟濟駉駉。其
至如歸。邑之手。蓋莫大於普寧。而寺又倚藥院爲重
久矣。居無何。當建炎庚戌歲。寺俄燬。于兵存者十不
能一二。遺基敗屋。往往紛而爲西北流。寓子孫之居
踰百年。莫之復。亦正以其規模之大。故興復之難也。

初寺之藥院有三主之者曰慈濟師曰神濟師歲月
推遷慈濟者久絕院今暫爲主簿廳惟神濟之院在
寶祐四年釐經界寺之侵疆稍歸神濟之法嗣曰普
清又其傳曰福山起丁巳訖甲子經營再世首尾十
年悉醫藥之羸之藏盡以葺寺之舊殿堂門廡佛像
輪藏乃皆粲然復新房院星處兩廊外者舊十有六
福山亦漸以葺復之大聖院既復即以還其徒不責
償焉華嚴院雖復訪其徒無之則建屋七楹將以待
四方雲水僧此其宏規義槩幾與世俗霄壤隔而福
山未當自言獨貽書屬余記寺之修曰昔吾先師之

功吁亦歟然聞古者工役必書重民力爾方今佛屋
僧廬突兀撐天者羅天下而吾民或不得把茅以居彼
之日豈此之日窮正未知其所終雖其人之賢尚亦何
記之暇顧余於福山之事獨自有感焉者爾天地之造
化何嘗有停息而人事未能體之以有成者自私心始
入心之天理亦何嘗有間斷而私心或得雜之爲累者
自其不知所當務始世利薰染良心易泯人而不知所當
務亦當其勿能者哉頃余捧檄慮因國嘗過所謂神濟
院借爲蓬廬一宿察其事頗審夫寺以院而興意其
院必加潔入其寺山門佛殿輪奐葺飛而院則反惟

塵舊之仍師非一於公者歟院以藥而名意於佛不
暇省宿其地晨香夕炷虔誦精修而藥則特其餘
力之及師非一於所當務者歟師自視髮力守佛所
謂三淨戒食枯淡衣衾惡平生併卧具不置身之有
皆院之有院之有皆寺之有而未嘗以一毫世利汨
其心師之能一於所當務者蓋以此故其寓於醫藥
者皆慈悲之爲而非利之規非利之規而惟慈悲之
爲此其所以能曠 大公以百年廢壞之常住爲己
任恢其佛之居以 其徒之居而退視一室爲不足
洒掃且不自以爲 也天理之未始間斷於人心者

豈不於此猶見髮髯造化之未始停息於天地間者
豈不於此尚足以規其萬分一而世因一私之膠固
遂謗天下事於不可爲者豈不厚誣也耶士大夫果
能出入兵刑錢穀間一切無忘乎聖人之訓而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如師以一房院之力而興一寺其功
用所到又當何如哉此則余所深感願矣有志當世
者學之也若夫工費之若干樂助之誰人師自條其
經於碑之陰云咸淳元年乙丑四月庚子朔記

玉皇殿記

禮惟天子祭天南郊壇而不屋道家者流謂天王皇

屋而祠之徧州縣禮乎否耶人也沒而神事之則有
廟貌然後世不于其主于土木偶已惑矣今其祠天
者例亦設之像天乎乃人待即凡皆余所未喻也平
江府城南可二里有觀曰修和舊亦祠玉皇一日道
士張一雷謁余記其殿之修余因詰所未喻者則荅
曰子謂一元之運渾淪磅礴自呼吸頃積而晝夜而
寒暑而往古來今萬物無一息不生生化化於天地
間果孰主宰之而然哉天也上古神聖代天理物報
本有祭歷代增飭乃郊乃明堂乃雍五時積而迨我
祥符天禧間宮觀遂參錯天下殆皆陶匏結席之推

爾豈吾道家者敢僭予又豈謂蒼蒼爲其間而天之
所以爲天者止此哉天亦氣之爲爾自天而萬類皆
氣聚則成形明之爲人而幽之爲鬼神夫豈有二理
昔溫太真燃犀照牛渚見朱衣車馬一一如人間世
道書所稱水府官之證如此則其所稱天府官者亦
從可知且自昔夢訴於帝夢得請於帝夢至鈞天帝
所或登天門入重者彼皆何所指而言故主宰之謂
帝其來尚矣又豈吾道家者敢誣余聞之曰辨哉今
也而游之古幽也而證之明雖然果若而言亦何以
記余聞世有冒佛之稱者朝祝髮則夕不復禮天曰

神天聽法吾講下者吾今超出造化外人也嗚呼使
造化果有外瞿曇氏當乘雲往來天表不假父母血
氣以生且老於陰陽燼炭以病死矣何誣天至此故
佛老之說雖並行余寧取老子說之本乎夫老之說
本天而斥鬼神事借之甚者淫祠附庸林立廊廡春
秋之簫鼓駢闐往往不之正而之他是何爲者故
叢於老子之祠者雖不一余又獨取玉皇殿之尊上
帝儼上帝之如在肅人心之正敬使天下崇飭香火
者皆如玉皇殿之爲則亦庶乎足以裨世教是可記
也已乃爲輯其事而系之銘曰

昔皇祐	歲癸巳	殿丞公	姓李氏	名龜齡
實肇始	肖像貌	極崇美	十一曜	旁列祀
楊勝者	居同里	再感夢	修驚起	築橐橐
新殿祀	奉以遷	莫莫比	成公譜	記如此
靖康火	獨不燬	於休哉	亦神矣	然歷久
殆於圯	歲癸丑	寶祐中	剝斯復	棟窿穹
華塵蝕	華壘容	主者誰	鳩此工	道都轄
沈大烜	助者誰	費用豐	懷寧令	金起宗
有餘力	振元風	增重撲	撞鴻鐘	來衆敬
綿無窮	偉初昔	記斯宮	王禹偁	文章公

彼所載 此不重

大禹寺記

淳祐初越有清修高識之士施侯商輔忤時相去國
放浪山水一日與余扁舟過鏡湖上禹穴蕭拜敬觀
惟窅石尚存可驗其爲古者碑緯之制石有篆文則
已不可復辨退而酌水飲泉遊所謂大禹寺亦復弊
陋將就北於是相與徘徊者久之顧山川之寂寥感
古今之異變爲之喟然太息曰大哉禹也而衣冠所
藏之地乃亦莫之省歟夫禹穴之名天下已幾千年
於蕭梁以後晚立之佛寺我固無待於彼也然自昔

聖賢有功於一方則一方之人心不能忘有功於天
下萬世則天下萬世之心不能忘事以特殊制隨事
立則守墳域禁樵牧時以掃一寺以代古人萬家
之守亦有不容違廢者其越王錢公寧既兩浙於五
季干戈糜爛之際以歸有德我宋忠厚尚詔立寺冢
旁以慰浙人之思况水自鴻荒無歸而極於堯四海
一壑矣禹也脫生民於魚鼈開萬世以康莊大功既
成執玉帛朝會此山之下者萬國遐想此時輪蹄雜
深鬱鬱鬱致芳華教之薄日月而垂宇宙者端於
此乎輝燁起也此其陟冢之繫屬人心過錢氏幾萬

萬今其守視者顧反出錢氏下乎方今 聖世清明
慨思禹績方將規恢萬里而會稽幸在 帝鄉必有
出而爲之經理者越二十年余官中都越人前歸安
令黃君岳鄉俄以寺主僧惟則之工役始末來曰寺
之昔弊者今新矣余問昔何以弊今何以新岳鄉曰
弊之者禪也寺始於梁大同十一年時未有所謂禪
也雖或昉以禪之前薩來梁未之納也且禪自稱教
外別傳是於佛書無證其果爲佛與否莫知也頃自
禪日盛而其徒嘗攘此寺以居之禪蕩無檢律佛其
祖也佛且爲其所阿於寺何有於禹之穴又何有其寺

之曰以弊者勢也惟則吾弟也

其出家守佛教慈悲

不殺而律已嚴今太師判宗福王開其賢強起之屬
使守禹陵邇以是聞之朝而朝以是奏之 皇帝

戒禪學者勿復預惟則始得一意經營起寶祐丙辰
沆咸淳戊辰而寺之廬臺是更新且視昔加宏大寺
之困九侵疆盡歸且謀增闢故惟則願有記余曰可
也禹之功終天地不可磨則寺亦將與之俱不磨况
余與施侯疇昔之言驗乎且此不特爲寺而記爲禹
記也不特爲禹而記爲今日之續復禹績有開必先

記也然安知不復有大史公不遠江淮數千里走而探禹穴者胡不少需以使之記而顧以屬膏人耶雖然姑草以俟咸淳四年五月吉日慈溪黃震記

龍山壽聖寺記

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始無一日一事不趨於實而天下之所資以爲天下者漸以備矣則反又無一日不轉而趨於虛嗚呼異哉其始始於周之衰乎人之初生也唯憂飢無以充尔寒無以禦爾震風凌雨無以庇而疾痛無以治療尔人生而漸衆則又憂相爭相奪之無以禁相親相接之無以叙遺忘之無以記

而交易之無以志要約尔能豈其所預知縱他有新奇詭異非常可喜之說亦何救吾實利害也哉天生時地生財九可救吾實利害者幸已無不有而非聖人則不能致其用聖人者作乃教之食坊之衣教之宮室以興其利教之醫藥以去其害而又教之書契從而明三綱五常以經紀人極九皆人生斷斷不可一日無者也皆實者也自漢葉堯舜積而至成周然後漸以大備嘻亦勞矣亦至矣盛矣不可復知毫末於此矣柰之何風氣日開人僞日滋而議論日以勝實之極虛之始時則有若莊周列禦寇之徒食享吾之成而不憂飢也衣因吾

之有而不憂寒也官居矣不憂風雨而疾痛有藥不待
嘗試百草之辛毒也生長於君臣父子之常習熟於禮
樂文物之懿而不復知其得自別於禽獸者皆聖人繼
天立極開太平力也於是倨傲鮮腴付天地萬物於一
喙而戲言之盡反天下之常以爲怪蓋唯鄙人生之斷
斷不可無者以爲不必有竊嘗聖其家之方與祖父錄
積以有困廩以知詩書以明訓其子孫爲子若孫者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諠既誕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起而馳
馬試劍一切從事無益或妄意神仙黃白之術飄飄乎
自謂當乘雲帝鄉而不知家則索矣談虛者之關世變

何以異此後數百年而有西域佛氏之說來其初本以
慈悲不殺戒人斷惡修善而止未幾世降而晉又降而
元魏莊列之說益以泛濫則又溢而勦入佛氏中以其
前日紛亂吾聖人之常者而紛之謂善惡爲無二謂有
心而修善爲不可謂無心而殺人爲無傷以一切掃除
佛氏之初說世既日趨於虛不惟佛之徒習之不悟士
大夫類亦浸淫其說以爲高而世變如江河益滔滔下
矣明溥師太成本佛者也一日介余同年進士徐君惠
玉託余記龍山壽聖寺之成乃曰此吾以醫藥之廢爲
之也

自吾祖保和師

至大成 三世皆益以醫藥濟人而人信之故雖不求齋而齋友多

乃相地往來之衝負山揖江起寶祐甲寅經營十年以成今之屋數百楹既又以

至者無以飯與居而守者無以衣 乃買田吳門千畝買山朱橋數百畝

蓋無一非醫藥之施之為亦無一非醫藥濟人之心之推也余聞之曰然師

之事善矣是足恢佛氏之初說矣然則實理之在天下亦豈容一日泯者哉置之屋附之田園而醫藥肆之列通衢如舊是飢必不可無食寒必不可無衣庇風雨必不可無其居而療疾痛必不可無藥實也祖孫三世恪守以迄于成且屬子孫世守之而名之曰祝聖人壽殿閣輦飛齋廬永淨粥魚飯鼓濟濟就列而又託文墨以誦述之是君臣父子之常必不可廢禮樂文物之懿必不可闕皆實也自莊列而下日趨日盛之虛徒口說耳如其說也雖士大夫亦不免淪於虛如其事也雖佛氏亦終不容不

歸於實是尚不足以自反乎抑師之得以成此者鑿也余聞佛之稱醫王稱藥師者非必如今神聖工巧之謂而救人心之病之謂也若今人心之病孰大於談虛試以此語療之可乎咸淳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黃震謹記

梅溪記

自柳下惠擣里予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效之近王龜齡稱梅溪效之者益眾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

之奇豈舊家蒼雲多幽趣而此乎誌君嘗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往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雲降水涸而泉動至於一花初白踈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春徧宇宙芳潤拍塞皆由此廣充尔此非動之端陽之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得矣尚於廣充者勉之哉咸淳二年臘月十日郵黃震記

平山記

九地皆欲其平陸不平車轂摧水不平舟檣危土田不平未稼蒸惟山則不然山高者也高者平之反也維石巖巖峻極于天何平之有嚴陵洪君國梁乃獨以平山名蓋天下事惟高者最宜平此義於山可知孤峯絕岸壁立萬仞雖有攔蘿踏石而登者亦風急寒峭凜不可留殆絕物矣惟夫振履陂陲升高自下登峯造極恬不爲訝去天尺五四海一顧身安步舒如遵大路則山雖高而愈宜故自昔言山者不特平山欄檻爲世歎慕磐石坐千人則吳山之平也潭毒築營壘則蜀山之平也上有瑤池醴泉則高莫高於

崑崙山亦未嘗不平也開闢至今理已如此達人觀皆可意會傳不云乎極高明而道中庸吾謂此洪君國梁之謂咸淳丙寅冬黃震記

耻獨記

羅君季清與余幼同里閨且同舍先余十五年登科從官四方契闊漫久然每見則議論輒益新知其不以仕養學咸淳丁卯春再會余行都忽屬余記其居曰耻獨余於是歎季清之學其成矣蓋遺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此耻之始事也切已者也至其後耻獨爲君子此耻之終事也推已者也伊尹耻一夫之不

獲自其祿以天下弗顧來吾夫子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其用心可謂廣大至自言其所耻亦退
託於巧言令色足恭之類僅僅與左丘明等尔聖賢
爲學次第由己及人每如此今吾李清本物我同得
之理興與人爲善之念所謂自明明德而新民夫豈
一日之積觀陽春之播物迺寒之歸根余於是竊
有感焉者夫余雖不肖亦人耳豈獨無天理明動人
欲銷沮之時而志不勝氣率落類情嘗讀書見古人
心與天地同固慨然耻其不及矣未幾掩卷而條志
之依然故吾無耻也嘗筮仕見州縣或以非道加其

民固勃然耻於力不能救矣未幾因循苟祿非甚不
可者亦或奉行之依然故吾無耻也已之未能自耻
而暇爲人耻乎李清能耻衆人之不爲君子何余之
未能自耻其身之不爲君子也孟子曰耻之於人大
矣周子曰人大不幸無耻余本非無耻者而今若是
殆於無耻之耻無耻矣倘於是而一有觸焉其爲重
可耻也當若何而今而後痛切自耻庶幾獲爲君子
之歸是又再新於吾今日李清之賜故爲記之因以
自敬言是年之三月丁酉日記

混沌剖而山川疏列天和暢而人物挺秀扶與清淑
其爲呈露則均尔然而人傑地靈相與發揮往往又
必有所待而後顯豈非其所重尤係乎其人也哉會
稽之東將百里有山高出曰皇會乃盤而爲煙翠之
竒峯凡七復聚而東奏曹娥大江之上勃鬱未旣昌
踞復起世以其形似各獅山獅山之下有鍾氏世居
之至余友君遇益以文行稱所謂人傑地靈相與發
揮者其不遂顯於今耶君遇旣寔其父止善居士於
山之阿復架屋其間題其顏曰積慶而屬余爲之記
余因得以明山之所由積而其在人者則有不待言

也夫山天下幽僻之地也若獅山去城郭爲尤遠然
其山脈骨以起其植物也允允以澤清流下注演而
爲篤孝之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蘭蕙
之芳從風遠揚而慶雲亦時乎出焉是果孰爲之而
然者一陰一陽造化樞紐繼之者善而山得之以爲
山川之性亦無不善善之積也厚則善之發也宏繼
崖石鍛栗他山或性類剛惡要亦萬不能一二是山
之所由積而善之爲慶者然也而况於人乎故大學
之論明德曰在止於至善太易論積漸之由來曰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夫止於至善而不遷則謂之積積

於其家而不已則謂之慶自昔德厚流光蟬聯赫奕者何可勝計此亦不待余言而知者也况有如君遇家之素積者乎方今聖世急賢燁燁乎起自帝鄉與獅山相發輝者必吾君遇矣入何待余之言而亦竊有請也夫善非積於家而已也非徒善之爲而已也士君子出而兼善天下必去其不善者而後善斯溥也昔晦庵文公言所意獅子必曰使百獸腦裂夫公善類之宗也而其言若是可以想真善之所在矣仰止獅山君遇勉之君家之慶尚當廣而爲世道之慶景定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鄞黃震謹記

三省齋記

此心齊一之謂齋士大夫謂所居曰齋蓋不待盤盂几杖之徧銘所以維持此心者已一字該之矣世乃復他有所取以名其齋如紡齋之類何哉俞侯立父大參文惠公之聞孫行已治民動有法度余固久知其必有得於此者俄一日貽書謂余嘗得滄洲程公篆題省齋之扁其爲記之將日三省焉余於此益信侯之有得於此蓋深而名齋未有切於省者也未齋于其心言也心者吾身之主宰靈明廣大與造化相通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

正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危微精一之語萬世道學之源要不過求所謂中者而執之故自數聖人而傳之孔子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不待言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曾子親得孔子之傳亦惟曰謀不忠乎交不信乎傳不習乎將心不待言而自昭徹於流行之際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嘗言曰君子以仁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心為可知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漲而為坐脫立志之禪學始瞋目株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

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家有主反禁切之使一不得有為其擾者勢也而訝心之難降歟故世有竭平生之力以從事於禪適足以槁誠其無用之身他尚何望奈何世習纏染似是易惑雖明關坐忘之為坐馳者亦或論學者之靜坐忱不自意滔滔流俗承虛接渺談空演妙之極乃有踏實聖門以省名齊如吾侪侯者然嘗聞之曾子曰省之三特自指工夫之闕處為言侯而善學雖不一一襲步耶耶可也由太極流行而有此身則當省其所自來人與天地並列而為三則當省其所自立自君臣父子

之大倫至服食起居之委細天者無不在焉則當省其所自行且學者之用工亦各有自得俞侯之內省既非他人之所得盡知異日俞侯之有進又非今日之所能前知顧其所以自省者進進何如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無時無事不省而能尔乎咸淳三年三月既望歎黃震謹記

水竹村記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爲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蓋嘗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熹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管灌畦之爲因

而潛心探賸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闕亦如天之圓地惟隕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脉絡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於地勢之四達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以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內雖鑿地得泉爲滙爲井氣亦蒸蒸日上騰與海之茫茫江河之浩浩升而爲雲浮而爲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土膏之易燥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騰百川而作雨風雷一晷奮奮迅之餘彌六合皆水氣而生生化化者林林泯泯矣嗚呼此乾運連三之局

天此坤畫斷六之爲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爲坎者歟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爲水位於子造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成苟九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虛其中竅於關節脈理而水氣滋之物皆然竹雖甚其心爲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爲最易貫四時而不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槩其餘且知伏羲氏之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爲精而造

化之勞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余同館潘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地曰三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之萬竿蕭然請易其間浩然與造物者同游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居曰水竹村而屬余爲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銳進進德業異自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詩不云乎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說者謂其間學自脩之益如此惟君其勉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

寶善堂記

揚寶善心愛物發於天性之真而子孫之興勃焉其
所由興者非善而何至關西夫子乃能以其身繫國
安危身雖去國凜凜大節尚能屹漢鼎而增之重一
何壯哉顏魯公以鴻毛芥草視祿山希烈粹然之橫
逆英風偉孽去之千載之下猶若其在斗牛間竊意
其慷慨自將不拘拘小善之爲者及觀其自叙家世
乃自顏延之諄諄訓戒惟善是務世守惟謹以歷隋
唐蓋自昔士君子開公侯衮衮之源固未有不自積
善始亦必其後之人愈擇而愈精故能愈久而愈盛

如其不然陳太丘四世之名非不重蕭瑀公華之傳
非不貴然以陳羣之材猶不過隨世就功名蕭鈞而
後亦未見其能增光前文人而況其餘冉冉統緒之
可自侵尋於盛衰易位高岸爲谷適重有識之歎者
嘻且其初之積善而興果有異乎哉嘗觀夫子繫
易詁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是雖天地之所
爲乎化人物亦不過惟其善及其次第人品乃曰聖
人不可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君子不可得而見得
見善人斯可若以善爲僅僅者孟子道性善百謂人
皆可爲堯舜及其次者人品亦以可飲之爲善爲一

中四下之始甚是非自相背馳其說也天地初賦之
善雖聖神何能加毫末而此善一入于氣質之稟在
往易溺而流於柔變化氣質以盡復其天地本然之
善是又存乎其人焉故人而用心不剛則見善雖明
與無識同安爲人子孫而繼志不力則獲其爲善之
慶鮮亦不溘於富貴爲善之不可一日不勇固如此
余友史猷夫以忠定越王諸孫幼孤寓京而能不慕
於膏粱不眩於繁華刻苦自立閉戶讀書雖仕進不
暇問非剛有力者曷克爾一日俄訪余俾記其所居
習善之堂余曰美哉子之所寶也我朝蟬聯赫奕

鍾鼎相輝孰有如君家之感世或以其太盛也而掩
其善不知其所以能盛者正以其善尔是豈容於不
齊哉夫自而祖越王習於八行公世積之善爲寒士
時已作夜香文祝幽明萬類欲無一不被其福爲尉
時家未有立錫池已能辭醋息錢月二萬不受辭捕
盜賞不受而爲權黃山以濟自古莫救之覆溺及達
而爲帝者師則一念唯欲與天下相安出而帥越
亦必築月河二斗門以爲百姓無窮之利移而帥福
建則括發寺田四十五頃立義莊以育上四州不
舉之子尋築樓閣鎮至水口凡七百八十里民到子

今類之此其爲政之善固不暇悉舉迹其平生宮室
太師壽登九表朝夕會賓朋而未嘗殺一生物此何
止黃花銅雀之心作董北漢知切切然訓迪其子若
孫飲食衣服莫不有戒殆亦無魏顧氏家訓之意然
則君家之蟬聯赫奕鐘鼎相輝夫豈偶然之故正惟
爲之後者當知所自出而常寶此善耳正惟寶此善
者常以剛而防其柔耳剛則利害不足以動必無計
較心以揣此善剛則權位不足以滯必無持固心以
違此善剛則財貨不足以汙必無封殖心以戕此善
窮則以其善而獨善其身達則以其善而兼善天下

卓然天地間常爲大丈夫雖蟬聯赫奕鐘鼎相輝視
之直不過大空一浮雲而何至寶非其所當寶哉歟
夫其勉之積善餘慶豈特將水爲君家之寶故家喬
木吾國亦將永得善人以爲寶矣猷天其勉之庚子
四年戊辰歲重陽日慈溪黃震記

高郵軍社壇記

天豈徒高高在上者之爲天也哉地塊然其下也而
有燥濕溫冷天之爲也人藐然其中也而有呼吸運
用天之爲也天包乎地而人生乎天地之中故分而
言之雖曰三才實則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

亦無往而非天也夫惟無往而非天也天心之仁於是乎有妙合於此者焉天之仁寓於地謂之土以生黍稷稻粱以養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社稷天之仁寓於人謂之心以明仁義禮樂以治萬民而主宰乎是者爲王侯故凡位王侯操社稷者是即天心之仁之妙合也然天心之仁無非爲民計亦神固無異於天人則未必能盡純乎夫社稷固無愧於王侯王侯則未必能盡無愧於社稷子思子稱水旱變置社稷者直指人嘗有功於民而配饗社稷如句龍后稷之類尔若天之所寓以生物曰社稷云者容得而變置之

也哉是以自昔聖賢不惟貴爲天子以天自處雖分命諸侯如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亦未嘗不命之以天及諸侯受命而復於若如曰勿予搢違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亦未嘗不自任以天命念以天視民惟恐或愧至於兩賜豐耗非人力之所能預又舉而屬之社稷之神以全天之所爲民者天心之仁之妙合者於是乎在世變不古此意不明今之太守古之諸侯謾不知我之所以有此人民社稷者皆天之所以在也乃或慢神虐民天者離絕歲時牲酒勉焉具文凶荒札瘥伊誰之咎余同年進士錢侯漢父得郡高郵以

保民命爲根本以尊保障治器械爲翼衛德禮風化
凡有關民彝者尤無所不致其勉人士來京稱之不
容口余既喜其知天之所以在矣一日書來自謂抵郡
百廢不敢不興然皆常事惟州社牆傾屋翬壇壝榛
圯民居僧廬交侵其疆雞犬又從而汙之聖天子之
所付我者謂何而乃若是爲之驚惕亟具屋五楹再
新壇壝四陲垣牆而大書其扁以揭之過者爲棟工
役最小關繫最大此則不可不書使後來者共守余
曰侯之於民若此而後以之從事社稷天心之仁之
合者不其慰乎因書所見使併刻之石庶後之爲邦

者皆知天不在天而在民社之寄以續續盡心焉則
侯之施德是邦將永無窮侯名真孫桐城人咸淳四
年戊辰八月日宣教郎史館檢閱黃天謹記

台州黃巖縣太平鄉義役記

景定初余官吳門先是有常平使者時相爲嘗括
浙西鬪役義米獻羨餘至是因循不革僭甚急民甚
苦會新使者訪民疾苦余因列其事且曰百姓雖鬪
役義役在官司括役米義役士爲民父母奈何不補
助其闕反利其闕忍奪而遂亡之亦不報越三年兵
部郎中會稽王公華甫來爲使者辟余從事余欲以

告未及公已一已首闕役米錢八十萬貫盡役
義役如初一遺驪呼皆言公昔治合結義役有成法方
相與翹首拭目以俟不幸役未及成公先病卒而闕
役米之催如舊余每歎公浙西之義役不及成安得
取成法之在台者書之以勸將來耶又六年當咸淳
戊辰秋司封郎官月湖先生陳公楮俄屬承託台之
黃巖之義役則正成於公治台之日者蓋黃巖自嘉
定五年太平鄉林君從周白其幸陳君汶邑始有義
役然法猶未備歲久弊生田連阡陌者捐助或不毫
毛僅僅及等者反困抑助至淳祐九年王公來爲宰

始因舊法更新之約計產百貫乃鳩田一畝且約能
節貯其餘以別置田大都及三百畝中二百畝下百
五十畝其入足以當元鳩之數即還所鳩衆悅從之
垂二十年無敢變而公來守台復申前約時太平鄉
則從周之子太學進士朱卿司其事最以整比稱公
嗟賞公既去林君益整比惟謹元鳩田二百有五畝
及今遂能積其餘置良田一百七十餘畝賦租二石
視元鳩之畝數雖未盡及租入反已過之遂盡以元
鳩之田還其人如公約宋卿家元鳩田十畝獨不取
與其弟齊卿謀曰吾家主此義者也可亦利之乎併

以附新置田一部之經費益沛然有餘矣余惟官不
容不役民役不能不擾民自昔聖賢皆以爲病至熙
豐間思所以變通之策使民出庸錢僅能免衙前雜
役而役於鄉落便近文移督租稅曰都副保正者終
無策以救迨乾道間松陽縣產戶始出田穀其創義
役以免爭糾而應役者有所取費不復至廢家風氣
日開講究日精已出於熙豐諸賢思慮所未及他州
旁縣往往從而效法之已可謂至矣然上戶雖以爲
便中下戶終未之便尚不免如黃巖嘉定以後之爲
者迺今公之爲法也量戶產以鳩田姑藉爲一時之

開端積餘利以置田永以爲無窮之至計置者既可
永以鳩者盡可復還使貧富而今貧者無期資歸田
之訟昔貧而今富者無隨時再鳩之擾如太平鄉新
置良田二百畝官不得預民不得取始類天造地設
別有一種間田以應辦公私百費使官無闕事而民
不知役者此仁之至智之極放之下萬世不復可毫
末加實自王公發之而林君父子兄弟皆能世濟其
義公雖去而不忍忘公雖死而不忍欺成公之志如
公之存公之德義在人爲何如而死生不肯負惟公
之義是成黃巖之始有義役與既有義役以其餘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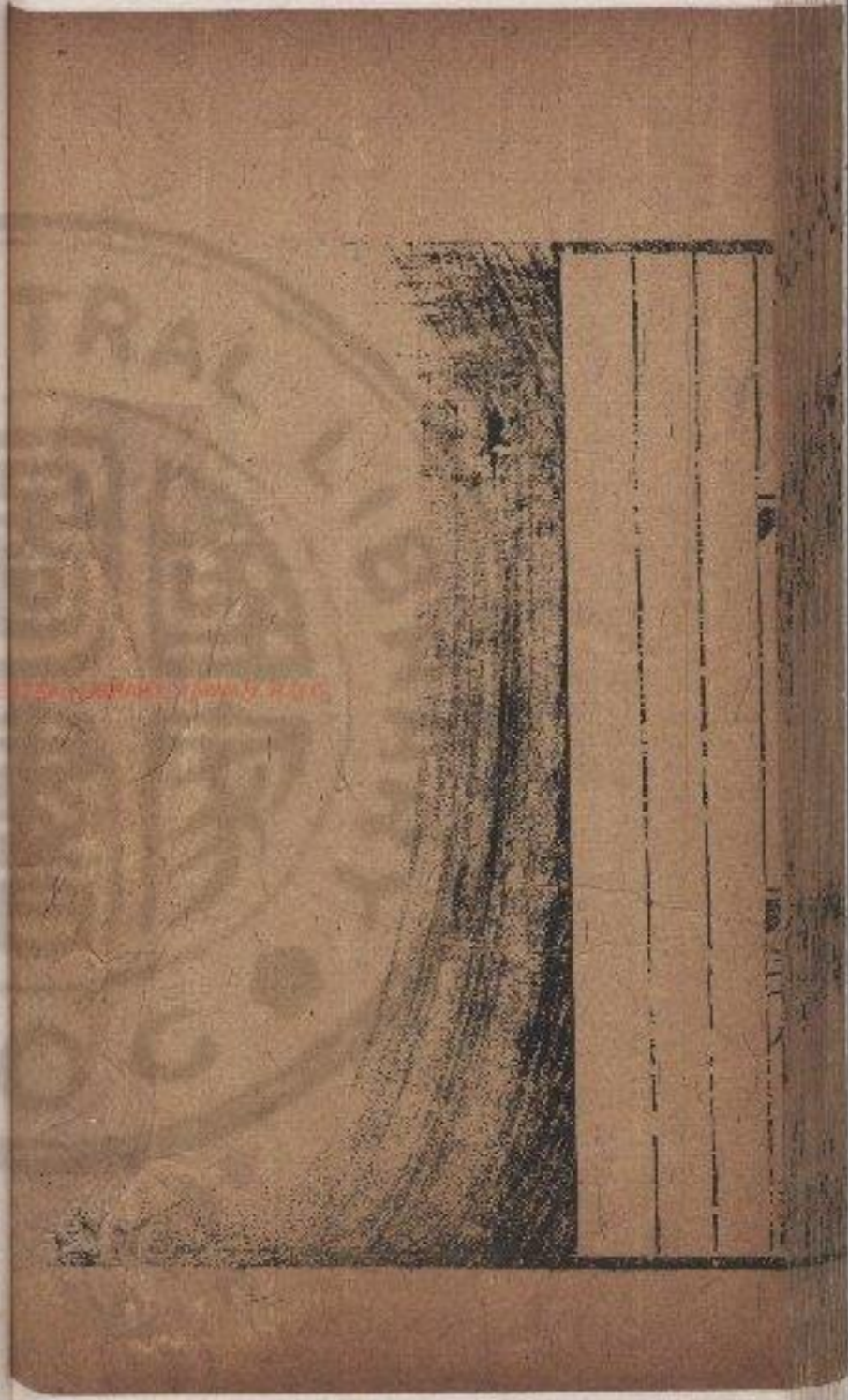
別置田皆助於太平鄉林氏非君與公同此一義亦
疇克至是豈然義利不兩立此役以義結者也而所
結之田若穀與續置田皆利屬也義利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苛况身於利之間而欲主以義非繼此主之
者皆剛腸卓識界限截然人如林君則錢穀出入
之際一有不慊於衷心即蟻穴可潰金堤矣義將安
在余故不暇復辭而詳爲之書庶幾後之君子皆以
林君之心爲心因其成規增增不已復積新置田之
餘展轉又爲鄉曲無窮之義舉雖他之主役如林君
者亦聞風興起無不錄積因其端以迄于成且使爲

邑爲郡爲常平使如王公者尚皆以是而率其人役
無煩擾民樂息肩太平之斯常自茲始淳祐四年九
月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六



100000000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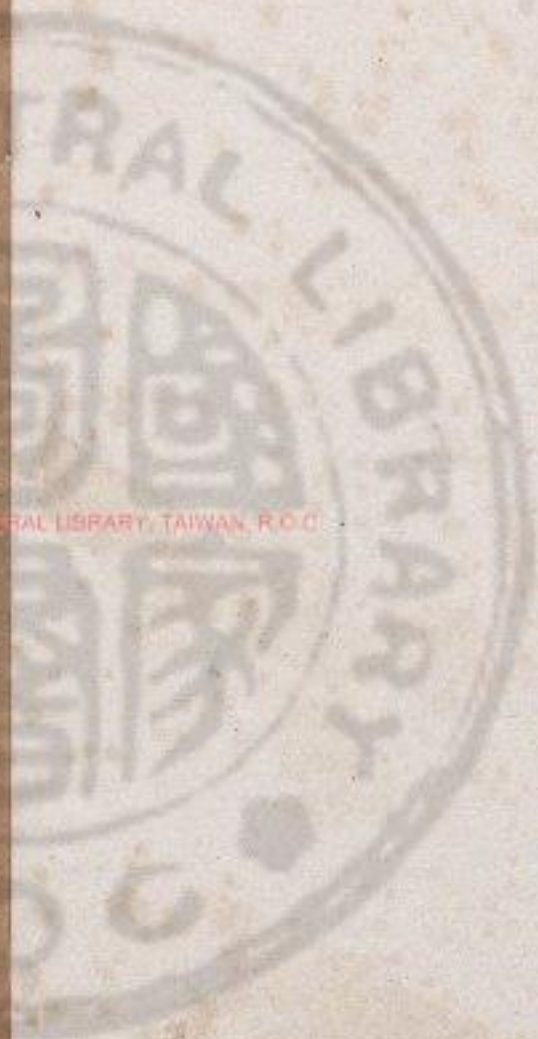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七

記二

廣德軍添差通判鑲記

咸淳四年冬余自史館出為桐川負外丞至則棟宇一新青紅猶濕問之護謂國錄吳君力也桐川斗大其官之有負外置雖郡志莫能詳其初是豈有豪舉壯觀足以垂責方來者哉嘉泰省官屋且改為軍事判官之居嘉熙二年官雖復舊屋則愈陋十閱歲而當淳祐戊申三山陳君應龍始撤而改為之曾未二十年又將老且壓良以疣贅浮立之司寂無資猶河



禪營葺執固應爾吳君獨說以自任力請于郡太守
吳公公賢而可之捐之金繼之粟通守史君見而悅
之首有助留守馬公總餉陳公聞而悅之又皆有助
起三年八月迄今年三月地之密者增之高祀之遍
者禪之廣庭宇壯而觀瞻聳感禋潔而神思清崇軒
後壓通衢而民聽達堂與增窈庖福亦新修於空虛
成此突兀君材過人何嘗一等而後之人繼自今皆
得承厦屋渠之酥酌水知源詎容不書而法亦有
當牽連書者聽事之東曰觀物堂即淳祐間陳君名
以自省書扁者信安徐君霖篆敬齋歲于其屏者

洲程侯公許也聽事之西曰誠求齋則嘉熙庚子金
華康君植名以志親民書其扁與書其志而刻之
者皆山陰施君德懋也方陳君以名流此來撤舊而
新一時文人灑墨交映施君以四考縣最趣召經從
聲動東南康君執維終夕俛焉心期乃行緬想高風
皆足興起于今幾何時非老吏故民已無能知而屏
箴在記類亦漫滅斷缺矣失今不記歲久愈湮安知
不如此驪之置之始雖志郡者莫之詳耶此余不特
為吳君書且為前之人併書也然不特此也凡司存
必有所與立而後可以久顧此司之公費在皆出縣

胥聞前之人皆不以為安而兵君欲去之尤力余既至而知之即曰此去之易耳寧郡無負外丞毋益吏挾員外丞以重擾吾百姓亟盡蠲其錢而請郡太守聞于朝乞從有寵如嘉泰間故平具公曰然第廢置不敢輕願以郡城小戶賃地錢取五十家及張思一鄉役錢代之余曰得無妨郡計乎公曰賃地錢於綱解無閱而役錢正我朝所用募衙前役者也舊已皆分界正俸聽矣添與正差俸其勿辭余辭至再不獲乃就屬牙契庫官司戶參軍司其出入而為之俸者身勿誤以成公仁且廉遜之美嘻設不遇公余方

拔李塞源力請併司存廢不置所以上續吳君與凡前人者將不忘其經營締建之心而于其思去舊比供億之費殆懸其半而奚恤乃今汎百年之弊例開後世來者之模倣併獲豐積以求存是尤吳公賜也視前宦於此肆其貪暴而掊取縣胥錢欺誤後來者吳公之罪人也朝廷任賢以教授出守吳君名元真茗溪人也咸淳乙丑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黃震記

廣德軍通判廳佐清堂記

桐川舊稱江東道統其扁正揭通判廳燕息之堂前

植古梅歲久益清郡太守而下往往婆娑其間用爲
清賞寶慶三年表侯君孺爲守始移取江東道院之
名以名郡齋之燕室通判趙君善璋思所以遜避之
因附築小亭於舊堂之旁以自易名其堂曰歲寒清
節庸紀美於一時冀遺蹟於千載矣曾未四十年已
爲陳故今造其下撫景而思之果難乎其績哉史君
景臯以英傑明敏之才通守是邦始中興其堂三楹
堂成而落之乃徵記於余欲取李白送其弟倅宣城
之句再易其扁曰佐清以桐川舊宣治不敢隳益堅
前人所以名而佐者其職也余謂吾子能卓然有立

豈惟清意之復續斯真足以言清矣特書之
指者果何所取爲清爾夫自混沌既剖輕清爲天老
聃氏謂天得一以清以氣言也毛萇公謂天德清明
以理言也天以是命爲性人物亦莫不各具天之清
以全其生其本也直而靜但隨其所感而不同如近世
士者莫不欲原夫天豈昧其理耶凡此堂前此之所
以得於心者自有無窮之清然使一有玩物之心則
清香翠陰風雪霜月者適足爲流連光景忘人幼孩
之具如是而爲清民何賴焉今景臯父幸以其職言
因請得以明職之所謂清者唐虞命官直哉惟清是

豈蕭然自潔若託物寄興之謂脩己治人必有當知其源之所自出者矣伯夷之清風漢人之清節是皆所遇之不同其進其退全一己之清不得與斯世同其所尚故自然不同也然於此者奈何世變益下此意竟莫能繼至於江左尚清談以成俗適意外物放曠不檢出於禮度之外士者謬相標榜以爲清古人之理身則異得其所養故嘗謂神氣風霆風霆流形此天以一而悠久其清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古人所能恒服其清者也士自一命以上皆分有代天理物之責必欲真得夫清之所在以無負天之所

以昇我望我者亦唯於天命之所當爲推之以用於世夫有純於一德而不自已使在躬之志氣不澄而能清施於人也亦惟舉此而措之善惡自分無所撓而亦清矣人將不知其所以然則曰政清在斯辯蓋莫究其原之所自出也惟人之心不牽弱於人欲而可以自存其天理之正則我之用雖上佐天子躋世清靜比美太古要在爲上以廣其德意爲下以達其疾苦凡可佐其治化者必無一毫壅塞淤滯之慮否則我方岸幘嘯詠之時未必非吾民愁苦無訴之日郡亦奚以佐爲哉

景暉避其言而說焉予復進之曰然願益自勉幸書之于堂以警通守史君景暉鄉世鄞人云咸淳四年戊辰十月望黃震記

廣德軍滄河浮橋記

天地位而水實爲之脈絡川澤阻而人復爲之貫通

五湖之口襟江萬安之渡支海宜皆望洋而不可向者亦無不心慕橐木梁空以行斯亦奇矣至若山川之回鬱波濤之洶湧慎乎哉不可以步有淵也不可
以濟厥桴也必獲久計然後可以措則又鱗比航次板檻鈎接東西兩岸貴以鐵纜引以鐵牛橫水傳陸隨其往來如履平坦其制亦愈奇矣然石梁既成一勞可以求賴歲久不免微圯不可以不葺抑何故舟雖具水潦時集而鼓風兩泐竹雖韌鐵雖固魚龍百
惟惡其梗已也常伺隙此所以雖柱武庫之智不能使河橋之久雖張燕公之大手筆亦無以壽蒲津橋

之傳也然則浮梁其可一日忘葺哉桐川郡北踰十里
有渡曰滄河南受天目宣歙諸水衝潰奔駛然後
演迤以入于海風濤每壯猿狖亦驚故其渡爲最險
郡有祠山每歲二月江浙荆淮之民奔走徼福者
數千里間閔不辭較諸他濟人之渡此爲最衆以此
滄河爲斯郡之要津病阻舟楫往歲郡氏因議建石
梁以通其利計其始終之費爲錢二萬緡再建水泥
爭之又不克成終靡定議今陳令君應元時方爲進
士悉家貲修葺一新之浮梁名以登津費以緡計者
凡十有六萬爲舟十巨艘爲鐵纜四百尺爲石梁兩

岸岸之隈餘波沮洳又各續之松堤三百尺夫然後
樵夫販婦僮稚老叟共犯靈鷲巨鯨以行如行旌席
上前歌後和靡不欣喜曰此陳君之賜也今而後傾
覆叫號於洪濤巨浪者恬然而不之聞矣惆悵溪山
含悲於高險深廣者坦然而釋之心矣將江浙荆淮
數十萬衆咸獲其惠時有懷遠慮者有憂色曰孰維
持是而繼其後也君又發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
畝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歲收其利以備法管葺復屋
其爲浮屠氏者曰思濟院仍處其葺爲舟子者曰水
手以日視舟若棧之所當葺委焉陳君方喜儼有擁

麾而來者忍於奪其利去復撓其措置之規曩之淳
梁於是日且就壞矣及是歲郡父老邁公言狀切切
歎不已余曰是必更有說也夫避寇者必於元戎之
車卻其患而後趨廣德文學之郡獨無吾夫子之學
官陳公慨然兼許無難色知從爲之請於郡太守公之志在於崇教濟衆告於郡博士謝君夢祥君
亦贊其美遂差擇穀旦鳩材命役斧聲丁丁幾壞
者復一新之有加於舊焉近橋南梁有阜巋然正隸
學宮謝君復作頌及其間用便檢視陳君乃大喜屬
余記其詳余謂記所以詔方來今吾夫子之教與天

無極淳梁附之以葺亦將與吾夫子之教無極何往
記爲雖然天下事創之固難守之尤難必無日不葺
而後守之不廢必本今日之政而後日可葺豈惟淳
梁之一事爲然乎殆不可規爲况說他日正當相與
獻吾所蘊而擴充之豈無初於世哉於是拜手以書
凡可以垂範於斯者敢謂後之記者不再書咸淳五
年己巳冬十有一日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
兼管內勸農諸軍事蘇溪黃震記

廣德軍重建藏書閣記

書與何從而始者哉夫造化自然之文有不能不

為文者乎夫自兩儀既判一氣交錯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文於天在地成形則山川草木文於地此猶其文之章於人者凡有血氣舉能飛揚晶明於繁拱抱之不可具述故林林總總充塞乎天地之間何莫非造化自然之文乎民之生也惟聖人之獨得其全者夫孰能與於斯故其日用必以文為言動而言之獨造其妙以教於世人文之文是也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遠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之所以中立其間以明理以修身以能全君臣父子之天以能為夷狄禽獸之主使天地以之位萬物以

之育日月星辰以之無變蝕山川草木以之無蕃毀而造化以之運行於無窮無一不會粹昭發於聖人之經以開示天下後世之人皆吾夫子之易春秋詩書執禮雅素之言誠可以常行者也大哉聖人乎其行可為天下法其言可為天下道其又造化之所託以語諸後覺之民乎天假之以諄諄然面命者乎然造化自然之文賦與萬物又皆紛然雜糅天不惟有日月星辰之文也有蝕竇則文之變焉地不惟有山川草木之文也有榛莽則文之反焉人不惟有六經之文也有異端邪說釋官野史哇聲曼曲則文之賊

適以惑亂生民使不得知我之本無異於天地者焉
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其誰與覺此天開我宋五星聚
奎列聖相承崇尚斯文徵儒積年校讎秘閣而朝廷
藏書亦已勤矣而又勅白鹿洞等四書院藏書天聖
元年王官國都莫不有學文聚監書及紹興二十一
年設官分署六經子史舉令通疏義而天下郡縣學
無不盡其力通解其義聖教旁洽書固家藏而人誦
猶必切切焉從而藏書於官何哉藏於官者聖人之
書外是而私藏者非聖之書書之出於聖人者造化
之至文天地所以莫人極所以立聖朝所以頒教於

天下非聖而言書者紛糾之惡氣天地所以不容三
綱五常所以淪斲聖朝所昭示天下以勿習然則藏
書之關繫果何如而職教州縣之官宜何如其示人
哉廣德軍舊有藏書閣重建於慶元戊午陳公賅修
政之初嘗謀構材命工治之顧惟書亦散失天台謝
君夷甫與公爲同志以慶元己未秋來爲郡博士

而新之始於明年正月癸卯成於是年三月癸巳棟

盡撤書閣之書

之高於舊者五尺字之廣於舊者四尋

屹若

天成煥如日星上崇聖經次下乃列子史其旁乃置朱文公及古今名儒注解著述能行吾聖經者以增比而附益之道德性命無所遺可謂盛哉君之舉也皆非庸常可以比擬又豈但藏書於閣而已乎口誦心惟犁鋤經訓其修己治人之心躬行踐履毫髮不背則此書當藏之身待時行道躋世太平則此書當散而藏於天下文明之治夫然後無愧於藏書之義否則藏而不知讀愚也讀而不知用癡也官所不藏

而私讀邪也造化自然之文鬱聖人造化之理乖則聖朝所命藏書之意孤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抑此志不可以強摠而君之勤於士又非特於畫閣為然也歷觀被葺之新彝教有堂新詠有亭浩觀有閣以及戟門廊廡齋序垣墻皆葺之新廡舍則又增大而更之新來南山之水而三其門高水中之堤而來之柳東引之而礮橋數十尺以達徬雲之門西引之而礮大路千五百尺以通明倫之坊凡所為至游藏地者悉矣天光人境表回互發耳濡目染灑落脫俗士於斯乎觀藏書乎以其舒徐正大之心体吾列聖右

文頒教之心聖人雖遠天地雖大造化雖不可測文不在茲乎咸淳五年三月丙午朔謹記

廣德軍重建錄參廳記

夫政有以迹而推者非官舍乎官舍修政之修可知矣廣德軍事爲繁劇始余來貳桐川首被檄問軍院獄見其獄中器械凡汛掃滌治之具畢潔退而顧其聽事亦更新焉余心異之徐而察其政閱職者無繫繫者必其不得已而皆自謂無冤嘻是其所以能更新者也豈有政之張而屋之壓者哉越明年其錄事參軍李君世弼俄屬余記歲月余曰豈惟歲月子

之政正自足記顧子之職尚不止此焉耳夫郡之有錄參所以綱紀一郡事無巨細皆得預事有是非皆得爭譬是天朝殆御史執法之比焉先是三十年故大丞相董公槐嘗爲子之官釐一郡經界盡明豪民縮頸所怨內逆有証應全者衆公獨爲白之朝直聲一旦聞天下錄參果當如是乎如必蔽繫吾前者斯爲之求其直則民之得直於我者亦寡矣職掌如舊芳躅尚新作而行之特存乎人敢爲子勉且爲後來者勉若夫建藝於咸淳四年八月落成於是年九月增高廣視舊皆三尺費皆已出惟太守吳公洸通守

史君舜卿嘗有助而易扁其東偏之弘毅曰平軒蓋
自淳祐初楮君坦之嘗葺理遂至於今此皆節目云
咸淳五年三月謹記

先賢祠記

大禹無祠洛以爲祠召伯無祠甘棠以爲祠叔子
無祠峴山以爲祠祠果廟貌云乎哉人心感慕之所
在祠之所在也然好惡必合於天下之公而議論當
定於百年之久吳人憐其忠而祠之者君子謂在廷
不當施而濡沫市恩繪像祠列者先儒亦嘗擻去之
雖其有祠誰其祠歟維廣德爲郡垂三百年名宦流

芳者踵相接而市巷僧廬之所祠反或非四方士大
夫之所識咸淳三年令戶部侍郎檢正常公擢爲之
守始擇其功德著在民心名節焜耀史冊衆之天下
而合要之百年而定者自范文正公而下得十人若
龍圖孫公覺崇禔朱公壽昌諫院錢公公輔司諫孫
公譔待制陳公次升敏節常公安民駕部洪公興祖
丞相董公槐兵部康公植各以其治行刻之右而系
之贊用代宵像合而祠之郡西橫山之東西山真公
德秀嘗以部使者駐節此邦賑卹懇惻民到于今思
之亦引而祠之十人之列堂宇沉沉門廡翼翼山明